

熊

熊
沐
著

骷髅人



骷髅人

作者：熊沐

电子书制作：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无血无肉 是为骷髅

第一章 屠场变杀场

一 教儿识血腥

北方重镇，镇名卧牛，山坡累累积叠大石，大石层层，块块均大如碾，平如扇，皆可卧春闲冬憩之牛，故称卧牛镇。卧牛镇是北方大镇，南来北往之人均从镇上过。南去寻暖，北下抵山，卧牛镇乃长白山脚下热闹之地。

卧牛镇人不事农桑，亦无人射猎挖阱下河捕鱼，卧牛镇人从事三大行当：宰杀、开店、卖淫。

只要是卧牛镇人，当无一例外。

男人学宰杀，女人开暗门，老来开店铺，这是卧牛镇上的必然，天经地义的。

× × ×

卧牛镇上，有全天下最大的宰杀场。

春秋杀祭之日，卧牛镇十日无阳光。

天气昏暝，风嘶低吼，吹肃杀之声。当春秋祭日，卧牛镇上杀虎台一日杀牲五千，直让血汨汨浸地，欺得方圆五里寸草不生，地黑漆漆似成铁板，人脸板痴痴若蒙霜皮，牲畜日夜吼，红血汨汨流，天地万物触目皆成血腻。

屠亦有道。

春秋祭日要近女人，汨汨涌血，与女人相戏，弄成一夜，黎明即起，穿一身黑衣，意为肃杀，直奔杀虎台。杀虎台边已齐集屠人近百，以年齿序列，听杀虎台上卧牛镇主屠忠主祭。

祭台雪白，以羊绒织毯，成丈围，中放五盘，盘皆银制，大可卧走马，长可停肥牛，经少女之手洗过，盘器不脏不褻，又刷洗得干净，便熠熠有光。

然后开祭。

× × ×

秋阳甫出，便黯淡无光。

祭台上下，人匆匆忙碌，准备祭礼。远近之人攒头拥挤，欲观大礼，秋祭是卧牛镇一年的最隆重节日，此礼每年都有驱车千百里前来观看的。人们从杀牲腥血中体味那豪气与快感，让体内血脉畅流。

祭台用人腰粗松木架成，皆绞搭成叉架，上铺木板，长宽约可达五丈。人准备祭事完毕，便退至台下，等待成礼。

从镇内走出一行人来。当先者乃一壮汉，膀阔腰挺，虬髯虎目，穿一身黑衣，他身边扯着一个年约十一二岁的男孩，孩子却鼻直口方，面白肤细，怯怯地没一丝豪气。这壮汉大步走至祭台边，一纵身子，便扯着孩子跃上祭台。

他让旁人拿一小凳，安顿孩子坐在台边。

壮汉走至祭台正中，巍然而立。

便几十面鼓同时擂响，鼓声疾如奔马，急如嘶豹，从耳鼓边炸响，直炸向灰蒙蒙苍天。

壮汉转身向祭台，屈膝而跪。便有汉子三五十人一齐吼喝。“啊——呐——杀——”天地失惊，人皆变色。

一个汉子举一火炬，去祭台前点着篝火。火旺烟浓，无风燃旺，烟便随火势，卷一个笼旋儿，一点点升入空去。

祭台上的壮汉缓缓起身，回身执刀，向篝火拜，向天地拜。

就有一阵阵阴风从篝火中出，吹得祭台上烟气缭绕。

壮汉一手执刀，叭地射出，刀飞激厉，嘶嘶带风，一飞掷入银盘，刺透而立。

壮汉吼：“唱——，唱——”

男人的喉咙，吐出粗犷狂野之祭歌：

上天好生，赐人灵长哟，

春田秋猎，滋润心肠噢。

夏耕冬织，衣被肌体哟，

厌食腥血，唯盛唯昌噢。

然后便在歌吼未落之际，追赶上去一个字：“杀——”

歌吼声毕，从祭台下远远地牵过一头牛来。

这是一头犍牛，脊挺臀阔，胸脊肥腴，牛角弯曲。牛虽健壮，但也远远知杀气重，死活不肯向前。牵牛汉子牵拽不动，便有四个大汉过去，一人持一牛腿，一举而起，千斤重的犍牛，竟也挣不脱。四个汉子将牛抬至祭台前，叭地一放，牛腿颤抖，已站立不住，跪在祭台前。

祭台上的壮汉看着那孩子，说道：“你看着，杀祭是男人必须要学的，你不是男人么？”

壮汉从银盘上探手，拿得那一柄刀，身子一振，从祭台上飞下。

牵牛的大汉仍抵死扯住，怕那牛惊恐，一旦脱缰，便会逃逸而去。

壮汉吼道：“放手！”

缰绳松开，那牛一见有隙，便攒四蹄欲逃，这壮汉刀咬口中，双臂一振，便夺住两只犄角，挽牛奔势。

牛嘶竭力，口吐白沫，犹不能动。

便从众人中吼喝一声彩来。

祭台上那孩子也像看得痴了。

这时壮汉右手一松，右臂一划，刀光一闪，在空中划成一个漂亮的弧线。偌大的牛头便坠落在地。

躯体无头，便有一腔血向祭台上喷射。无头牛躯四足趑趄，想竭力平衡身体，终苦于不能，动了几步，便蓦然一声倒下。

祭台上的孩子竟闭紧双眼，不敢再看。

千数众人都高喊好。

就又牵上肥猪嫩羊。猪无心肺，只是哼哼，一刀刺心便死。羊咩咩哀叫，知是杀牲之场，闻血腥而泪落，竟跪蹄不起，乞人们垂怜。

一大汉手拎而至。

壮汉背身向羊，向空中一飞，身子急转，疾转之后，人又落成原势，仍是背脊朝着这只羊。

这羊不动了，初见无恙，慢慢便从脑心门、鼻梁、双唇中沁出血，沁出浆，身子慢慢从中分为两半，倒向两边。

屠亦有技。

壮汉杀牛那一招叫“断鬼门”，而飞刀一击肥猪叫“入冥殿”，杀羊这一刀叫“迎风一斩”。这三刀看上去轻松，实际上包藏着极高内功与一流高手的武功招数。众人喝彩，自也有明眼人的称赞在内。

× × ×

宰过的那头牛卧在银盘中，杀过的猪也放在银盘上，再放上宰杀的羊，马上三牲皆成为牺牲。牛头直立，眼犹未闭，羊头哀怜，泪仍在颊，猪最沮丧，不愿睁眼。配佐以一盘新谷，加上一盘鲜果，成为设祭之大礼。

那壮汉跪下去，这些屠夫们跪下去，卧牛镇的老老少少跪下去，黑压压人跪了一地。向苍天祈祷，愿人之杀孽，不因手染血腥而更重。

壮汉与卧牛镇人，把最好的三牲杀祭上天，然后才开始宰杀。

一旦起始，百十屠夫挥刀溅血，日宰牲灵五千。

屠夫们牵羊拦牛，正欲大开杀戒，突然听得有群马奔驰声，这声音也有千八百匹马在同时驰骋，不然发不出这地摇山崩似的声音来。这声音远较刚才几十面鼓炸响更强壮，更恢宏，直踏得大地也颤抖起来。

须臾便见健马驰至，马奔驰急，一直绕人群而走，团团如走马灯似的。至所有驰马毕至，便有一声嘹亮呼哨从大汉及走马中飞出，所有的奔马立被勒止，有的因驰急控紧，马勒成人立，顿时嘶吼出神驹咆哮，此伏彼起。

卧牛镇上的人们这才见到，那些骏骑武士人人皆带刀佩剑，人人都穿一套红衣服，包裹红头布，浑身上下血一般红，只有足下登一双缠丝黑牛皮靴才见一点儿异色。

正愣怔间，卧牛镇杀虎台上下五六里方圆便被飞骑包围。

从飞骑中传来话语：

“长白山上十二峰，一峰更比一峰凶。”

四周马上骑士均随之应吼。

“铁骑驰骋三千里，踏遍关东留美名。”

一讨话吼声落，便如旋风急扫，疾忙而去，狂飙之后，落一地沉寂。

众马中走出一匹健马，这马形矮小，但一身赤红，马鬃金黄，双足亦足金黄色，这是蒙古种名马“照夜踏金骝”，善山路，脚力甚健。马上一人嘿嘿冷笑，提一杆白蜡长杆，这杆又不同白蜡杆子，杆头上结一长幡儿，像北方哭灵的孝幡儿，又像蒙人挽马的套索，其状甚异。

这人笑道：“大爷是迷魂峰魏三爷，卧牛镇人听好，今日是上天要我等来收拾你阖镇上下人众。诸位莫逍遥，尝尝刀头舐血的滋味。凡非卧牛镇人众，可以从我马前过去，放你一条生路，凡卧牛镇人，男人老人孩童一律格杀，女人拉上山去，服侍山上英豪……”

那人说话声不甚大，却让这杀虎台上下一应众人都听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话声一落，那上千围观之人轰地走散，跌跌撞撞，满面失色地从这马群前走过，连看也不敢回头看上一眼，生怕这凶神恶煞般的长白十二峰变了主意，连外镇之人也杀，因观宰牲而丢命，也不值得。这其中虽颇有几个武林中人，但素知长白十二峰的恶名，畏惧长白十二峰的武功高强，也不敢起身执言，竟也握剑垂头，匆匆而去。

一眨眼，观秋祭宰牲的外地之人走了个烟消云散，只余下杀虎台上，本镇男子千余人。

× × ×

就又听得吵嚷鞭答声，从镇里土路，缕缕行行走出几百人，这都是本镇人的眷属或开店铺的老人及留在家中的孩子。女人们悲悲啼啼，被人驱赶着，慢慢腾腾来到杀虎台下。

一时众声吵嚷，哭声，吵声，呼儿唤女声不绝。

那骑照夜踏金骝的长白迷魂峰魏三爷只是冷笑。

杀虎台上，那壮汉手握钢刀，凛声问道：“长白山上十二峰，咱们卧牛镇究竟欠着你们什么？竟惹动你家如此大动干戈，必欲置我合镇人死而后快？”

迷魂峰冷冷道：“既然有劳屠镇主动问，在下哪敢不回个明白。你瞧瞧这个……”

他手轻轻一扬，便有两物如掷出暗器，凌厉破风，直向卧牛镇主屠忠飞去。

屠忠左手轻轻一划，东西就接在手里。

这是两锭银子，是那种经心作过假的银子，打上官封凿记、银庄字号的二十两一锭的大银。

屠忠微哂道：“这是两锭假银，不知魏三爷意欲如何？”

迷魂峰冷笑道：“这是你卧牛镇向我长白十二峰送的例银，银子有假，人心自然有假。”

屠忠微怔。

长白山上十二峰，是千里内的黑道大帮，千里内的镇乡村落，无一敢于不向他们贡纳银两，送缴粮草，一有差池，自然是人村俱焚。

卧牛镇年年向长白十二峰纳例银五千两、猪三百口，牛一百头，羊七百只，马五十匹。

秋猎之始，便向长白十二峰送去例银五千两。秋宰之后，才向长白十二峰送年年牲畜。

没料到这五千两例银中竟有两锭二十两是假银。为了这两锭假银，全卧牛镇大小男女两千余人将无幸。

屠忠再是冷静，此时也不禁声音发颤：“今年操办例银的人何在？”

就有一个青年自屠人队中出，扑地跪倒。

屠忠目光冷如利箭：“屠勤，你枉为镇抚，竟然将这两锭假银纳奉，你不想要全镇人活命了么？”

被呼为屠勤的青年仆伏在地，磕头以血，泣之以泪，回禀道：“好教镇主得知，例银是我一锭一锭看过的……”

长白迷魂峰就嘿嘿发出一阵冷笑。

屠忠一吼：“胡说！”

他虎目圆睁：“屠勤，念你平日谨慎，我不杀你，你自决吧！”

屠勤仰头而呼：“镇主，镇主！”

屠忠目中似已有泪，他看了屠勤一眼，又四顾周遭，铁骑四围，镇中男人千余，聚于杀虎台下，有人揎臂，有人叹息，静待镇主吩咐。杀虎台左，被长白十二峰徒众驱来妇女幼婴千来人，有啜泣的，有低声骂的，但无一人敢高声喧嚷。

屠忠叹了一口气，低下了头。为了这两千全卧牛镇人，他必须忍耐，受此凌辱。

屠勤也知势不能保全，他仰头狂笑，引颈自决。躯体随一抹血光溅出，便趑趄两步，蓦然仆倒。

男人中有人先跪下，然后是千余男人皆跪在当道。

女人中有人哭泣，一时间竟泣声满野。

屠忠一挥手，男人们都缓缓站起，立于风中。女人们泣涕之声顿止。

屠忠抱拳一揖：“魏三爷，奉银之人屠勤，办事不力，已然处死。请魏三爷转禀天大爷，改日屠忠自上山来赔罪，再送例银五千两以为赔罪之资……”

迷魂峰轻叩马鞭，鞭声是马鞭叩在马鞍鞢木上的喀喀声响。他尖笑道：“屠镇主以为，死上个把人就能把长白十二峰打发了么？”

屠忠一怔，陪笑道：“但不知魏三爷有何吩咐？在下可叫镇人去办。”

迷魂峰纵马向前走了几步，狂笑起来，笑得身子乱颤，虽然身颤，但腿脚松弛不动，马亦不受重力，显见得迷魂峰内功不弱。

他狂笑顿止，一字一句道：“屠镇主以为长白十二峰是孩子么？”

他长啸一声，啸声从平地飞出，竟是十分雄浑有力：“长白十二峰，逆者死，叛者诛。你们这卧牛镇两千余口人，年轻女人拉上山去，其余男女老幼皆杀，不留一个活口……”

哄地一声，卧牛镇众吃惊，如天雷殛顶。

屠忠一吼，镇众平静下来。

屠忠双目圆睁：“魏三爷不以为此举太过分了么？”

迷魂峰悠然而笑：“凡违十二峰者，死得都很惨，屠镇主心里自明。”

屠忠面色苍白，他怔然立在杀虎台上。

迷魂峰一声令下，众骑开始格杀男人，抢掳女人。

屠忠持刀，一声长啸，卧牛镇众便听得见屠忠之令：“护住杀虎台，护住女人孩子，

冲杀上去！”

于是就开始了混战。

× × ×

秋祭之日不杀牲，只杀人。

骑士杀人也快，左手揽辔，右手持刀，横冲直撞，马头一带，刀光一闪，便一声大叫，杀死一人。马徘徊不去，人挤挤而冲杀，就成了混战之势。卧牛镇上的汉子也都强悍，手持宰刀，也杀牲一样宰人，手揽脚踏，拽人下马，横颈一抹，爆一抹血光，人头便落地。

人们就绞杀在一起。

卧牛镇的汉子们眼红了，横冲直撞，杀人刺马，转瞬之间，也杀毙十二峰徒众上百。

但镇人毕竟不擅武功，又非经战阵之卒，便只知杀，只想杀，一心想用手中血腥之刀去割骑人之颈。但那些人都是擅武功懂骑术之人，哪能轻易便让他们得手，于是马溅鲜血，人踩尸丛，渐渐卧牛镇的男人们都退至杀虎台边，困守这一隅作最后之斗。

卧牛镇的女人们都被用绳索捆走，扯去镇里，老妇婴儿老翁被格杀在地。

骑人控骢，往来堵截，向这最后一隅截杀。

杀虎台上，壮汉屠忠目眦尽裂，瞪眼看着卧牛镇毁灭。

他痛苦得要死，愤恨几乎使他疯狂。

突然，一只小手扯他衣襟：“爹，我怕，我怕……”

这是那个十一二岁，面目姣好，怯生生的男孩。

屠忠突然扯住了他的手，嘶声道：“你是男人，你是卧牛镇的男人，你看，你看着，这都是狼，他们杀人不眨眼，你得记住……”

男孩仍不敢看，身子向他怀里偎。

屠忠突然叭地一掌，打在男孩脸上：“你看，你看，你是我的儿子，你看，你看着

豺狼如何吃人！”

男孩呆了，不知是被他那一掌打得怔忡起来，还是被他这一番嘶吼喊得醒了精神，竟不再闭眼，直愣愣地向杀虎台下望去。

二 人命当儿戏

这男孩看见了一幕让他惊心动魄的情景。

像万千股洪水涌激，人喊马嘶，刀光飞舞，血在人中飞，在人身上炸，人炸成血花，炸成一具具不再蠕动的尸首。那些将死之人在地上浴血，滚、爬、吼。刀声剑击，战吼声中发出嘶嘶咯咯的大响，人死了全然不类牛羊猪三牲，竟然远比不上三牲那样有几声悲悲泣泣的嚎叫与嘶喊。他看着杀气像一阵飓风，从台下向台边刮来，向台上刮来。

台下只有几个卧牛镇的汉子在斗了，他们背相抵，持刀苦斗，他们想让这些铁骑晚一会儿冲向杀虎台，他们想保护杀虎台上的镇主屠忠，他们心目中只有这么一个信念。

一阵乱剑又砍倒了三个人。

只有一个人向台上跑来。

他一跑一趔趄，脚下是腥血，腥血粘腻，让他腿软，迈不动步子。

屠忠稳稳地看着他。

他眼看就可以跑到屠忠面前了。

一柄嘶声厉叫的青锋剑追上了他，剑锋透胸而出。

他兀自气喘，一字一顿道：“镇主，为我们……报……报仇……”

他睁眼看着胸前透出之剑尖，像不信剑锋可以从他那宽阔胸膛透射，缓慢倒地。

× × ×

杀虎台下一时静寂了下来。

鏖杀之后的静寂，比杀时更可怕。

杀虎台上只剩下屠忠和他的儿子。整个卧牛镇也就只剩下了屠忠与他的儿子这两个男人。

马便缓慢地拢过来，密密层层地把这杀虎台围了起来。

迷魂峰仍然面有笑意：“屠镇主，如今你只是一个人了，还有一个儿子。在下不用三个时辰，竟将你这镇子给弄没了。屠镇主你看，我这杀法比你那秋祭如何？”

屠忠冷面以对，不作一语。

迷魂峰笑道：“卧牛镇上秋祭日，五千牲灵赴阴冥。可惜卧牛镇人不足五千之数，否则我迷魂峰就可以让这诗句更易，名垂天下了。”

迷魂峰一阵狂笑。

屠忠冷哼道：“魏三，你心如豺狼，荼毒人命，千人之命，转瞬成冤鬼。你这王八蛋，纳命来吧！”

屠忠不回头，只拍拍男孩头：“站着，看爹杀狼！”

屠忠一纵而下杀虎台，扑向迷魂峰魏三。

魏三身子一纵，迎上屠忠。

× × ×

这一场厮杀比刚才更险恶。

魏三身子轻灵，在屠忠周围绕走。屠忠持刀当胸，轻易不出，出则凌厉，一欺便让魏三后退。魏三连连以迷魂杆去勾、拨、套、打，想从屠忠的头颈身边得手攻入，但屠忠一口大刀竟舞得风雨不透。

这时，骑人两分，从后面缓缓走出两个人来。

这两个人都四十来岁，一瘦一胖，瘦子笑，胖子阴森着脸。瘦子穿一身白，胖子穿一身红，二人轻飘飘来到台前。

两人观魏三与屠忠斗。两人一来一往，杀得难分难解。

瘦子笑：“魏三不济，收拾这么一个人也费这么大的功夫。”

胖子苦着脸：“你以为他是庸手？他那刀法，如我眼光不差，山西丁家、湖北双虎、关东刘一刀的狠招数都有，而且比山西丁家刀狠，比湖北双虎刀快，像关东刘一刀走刚劲猛直的路子。”

瘦子抚手笑道：“魏老三的鬼杆子，遇上弱手，神鬼不测。一遇上了强手，只打弯儿，不玩活儿。”

魏三一边与屠忠缠斗，一边听到了这二人谈论，这二人的讥诮更让他着急，白蜡杆子刮得风响，一杆子打散了屠忠的发髻，屠忠披发更全然不顾，一刀狠似一刀，刀刀拼命。这打法让魏三很是吃力。

× × ×

瘦子突然冷笑道：“魏老三，你今日真是鬼打墙了，难不成就得让他溅上一身血么？”

胖子苦着脸道：“不让人家溅血也没办法，他没这个能耐。”

瘦子一挥手：“去，把那个孩子捉来。”

有一个汉子从马上一纵而起，身子一折又折，落在了那孩子身边。他抓住孩子，如缚鸡一般容易，身子轻轻两纵，就拎着孩子来到了瘦子面前。

瘦子轻轻一喝道：“住手！”

这一声喝很是霸道，除了身边那胖子仍苦着脸外，余人均觉得身心一震。

魏三与屠忠便凜立不动。

瘦子笑：“屠忠，你放下刀，受死，咱们让你儿子活命。”

屠忠持刀不语。

胖子苦着脸：“屠忠，你儿子可以活命，但你必须受死。让魏老三杀了你，你不能自己动手了断。”

瘦子笑：“好主意。屠忠，你干不干？”

屠忠犹豫，看着孩子。他一声长叹，放下手中刀。那个拎在大汉手里的男孩突然嘶叫：“爹爹，爹爹，他们是狼，狼怎么会守信用？”

屠忠喝住了他：“住口！”

屠忠双手一揖，向瘦子胖子苦凄一笑：“天大爷、土二爷，二位一言九鼎，言必有信。屠忠这里领二位不杀犬子之情了。在下甘愿就戮……”

男孩子欲挣欲哭，被大汉点了哑穴，就软软地不能动弹，眼睁睁地看着屠忠受戮。

× × ×

屠忠披发如狮，人立风中。

他最后看了孩子一眼，人就慢慢坐了下来。

他坐在了杀虎台下，身后是那堆仍在燃着的篝火，但已是灰烬炭残了，再后面，是那蒙一层雪白羊绒织毯的祭台，祭台已被血染红，红红白白，斑斑点点，更是触目惊心。银盘硕大，牛头、羊头既惊又怜，悯人之无情。

屠忠慢慢闭上了眼睛，等待人来杀戮。

瘦子向魏三笑：“老三，有时杀人不用费那么大力气。”

魏三双目赤红，他既恨屠忠刀泼如雨，让他不能几招奏功，又恨这瘦子与胖子对他言语讥诮，他恨不能生生地活剥了屠忠。

他白蜡杆子飞出，嘶嘶十几旋。

屠忠的身子一抖一抖，上衣像蝴蝶般化为片片，飞向空中。他肩上、胸前、脸上均被蜡杆上的勾子扯去了肉，顿时鲜血淋漓。

屠忠狠狠咬牙，不动不吼。

男孩张大了嘴，喊不出。又闭上了眼，不敢看，又睁开眼，睁大了眼看。

白蜡杆子又风响如箭。

屠忠胸前血肉模糊，肋骨已隐隐可见。

骑人都目不忍视，低下了头。他们习见血腥，但不堪忍受这场面。

魏三又用蜡杆子飞出，勾幡儿在屠忠头上飞旋。

屠忠的头发乱纷纷，飘落下去，血从头上向脸上、脖颈上流注。

屠忠始终不哼声，不仆倒在地，不呻吟告饶。

魏三脸色变了，他挥白蜡杆子更急。

瘦子一飘而上，扯住了魏三的手：“够了。”

他向屠忠一揖：“阁下自去，我当信守前言。”

屠忠用力睁开双目，血糊如眵，已不能视。他看不到他的儿子。他轻轻地抬起左手，拍击自己的头颅，轻轻一声响，屠忠那健壮的身子就倒下了。

杀虎台下无风，淒阳眵目，不忍视这血腥之杀。

三 男孩成骷髅

瘦子、胖子、魏三都凝视着这男孩。

这男孩是屠忠的儿子，他们刚才看着屠忠死去，答应不杀他的儿子。

瘦子一挥手，大汉解开了男孩的哑穴。

男孩咬牙，咬得嘴角沁血。

瘦子笑：“你为什么不讲话？”

男孩仍瞪眼看他。

胖子突然道：“老大，你错了。”

瘦子一愣：“错什么？”

胖子苦着脸：“这孩子骨骼清奇，又遭大变，故而能忍，将来必定是个武林中奇人。”

魏三吼道：“我杀死他！看他还是不是什么武林奇人……”

魏三举掌欲击。

众骑中似有骚动。

瘦子笑道：“慢！”

魏三停在半途，手势未落。

胖子仍苦笑着脸：“老大，莫非你心软了不成？”

瘦子一笑：“笑话！我天池峰取人首级于须臾，百里之外杀人不过三个时辰。我会心软？但你我已答应屠镇主不杀他这一个儿子，难道你要我们出言不践，人前无信么？”

胖子与魏三语塞。

胖子仍在思忖，道：“老大，此事重大，人言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小子如被放走，未来事就不可以估量了。”

瘦子一阵狂笑：“双子峰土二爷一向爽气，今日竟也小心起来了。看来这孩子确不可小视。放心放心，我自有办法。”

胖子与魏三就静等瘦子发话。

瘦子面对着这孩子，像看一件家什，看一件用品，看一块珠宝，看一道珍肴，绕前走后，沉吟顾视。

胖子与魏三静等瘦子吩咐。

× × ×

空中静寂，无声，血气冲霄，竟无一只鸟儿来旋。

瘦子抬头，看天空成灰色，朗然笑道：“人之生死，多由人定，你与我，难道就不能让这孩子生不得，死不成么？”

胖子苦着脸道：“请道其详。”

瘦子说道：“二弟赤阳神掌有七成功力，我寒冰毒掌亦有八成力。我二人本是兄弟，不能彼此无忌一较真力。但二弟不服我，我亦不服二弟，今日就在这里你我一试如何？”

胖子脸更冷，道：“如何较量？”

瘦子道：“以这孩童为质，你我各抵一面，自他背上肩井、胸前乳突大穴注入掌力，一分一分注入真力，直逼至七分，吾看此孩童，毕竟是因寒冰掌而昏厥或是因赤阳掌而不支。但你我都有一忌，不能让这孩子死掉.....”

胖子沉吟道：“这可不易，你我掌力一入七分，人不死也成重伤，马上不治。这孩子身无武功，骨质又弱，怎能不死尸？”

瘦子狂笑：“二弟迂腐了。但教你我掌下不死，你我走时不死，今日死明日死又于我何干？”

胖子点头。

魏三抚掌：“此计大妙，这既可.....”

瘦子狠狠盯他一眼，魏三噤声不语。

× × ×

世上谁见过这奇战？谁见过以一个孩童的嫩骨稚肉来做生死之搏的较量？

卧牛镇杀虎台下，在众铁骑围绕之中，长白十二峰中老大天池峰与老二双子峰一较掌技。

两人端坐，中间是一个不能言语，不能动作的孩子。他不能言语，是因为被点了哑穴；他不能动作，是因为他的环跳、肩井都已受制。

前坐双子峰，后坐天池峰。

两人把掌缓缓伸出，掌化几式，在空中嘶嘶作响。

双子峰土二爷的手就渐渐赤红，像沾满了鲜血，血没入皮肤里去，把骨肉染得通红。他慢慢地把一只右掌摠在孩子的乳突上。

孩童便欲一声狂吼，虽然没一点儿声音，但眼中冒出火来。这赤阳神掌让人如炙如烙，五内欲焚。

天池峰的手就渐渐变白，白成凄惨惨没一点儿血色，像一块块玄冰。他轻轻吐气，

秋阳之日，气竟凝于掌上而化为丝丝冰线。他把这一只惨白白的手抵在孩子的肩井穴上。孩童就感到后背一阵冰冷，冷彻了身心。

人又把另一掌抵在坐门与心脉左边，时时以气蕴之，向其输入内力。若不如此，两人一分功力注入掌中，输入其身，这孩子便会被震断心脉而死。

这是一场以人为鱼肉的刀俎搏杀。

× × ×

双子峰自然不大服气天池峰，因为二人的武功绝技都各有千秋，难分轩轻。平日里老大发号施令，他常常听令而行，但心里有所不服。今日找到了这较量的时机，他自然全力以赴，尽心尽力。天池峰也在心里冷笑，知他心野，欲借这一时机煞他威风，让他知道天池峰比他还是技高一筹，绝不敢再起异心。

这二人就全神贯注，一点点向孩童身上施力。

这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正经受着世上任何人也没有受到过的熬煎，他觉得身内无一处不被火焚，又无一处不被扔入谷底冰中。冰是湖冰，无一点隙缝可透，就连气也喘不过来。他张开嘴，用鼻孔，用七窍透气，觉得出那寒冰之冰砭骨，浸心，从耳眼，从鼻孔一点点浸出来，浸得他几乎在这个时辰体味到了从棺材里爬进去爬出来又爬进去的冰冰冷的感觉，这一个时辰，他从阴寒凄冷中死去活来了千百次。他的身体不只体味着阴寒，还体味着炙热，他觉得火很快就从他嘴里吐出，喷向空中，空中会燃起一团团火。他觉得火正嘶嘶地用疯狂的舌头舐他的肉，把他的肉一点点舐光了，又一点点舐他的骨头，把他的骨头舐得没了骨油，只剩骨渣儿，又舐进去，温乎乎甜腻腻地去舐他的骨髓。这个时辰，他被火焚烧死，烧成了焦炭，化成了枯骨，死去活来了千百次。

这孩子一口一口地呕血。

这孩子奇迹似的被烧被浸，脸上身上的肌肉消蚀得很快。

这一个时辰他流了许多血，血咯在自己的身上，在前面流，流腻了双子峰的手，但

双子峰染血的手很稳定，他正一点点和天池峰把功力运到七成。

孩子的心脉当然更虚弱，双子峰和天池峰的力气都用在这一只手上，用内功护住这孩子的心脉。绝不能让他死掉。如果这孩子当场死了，他与天池峰都面上无光，羞愧在当场。

所以这孩子的心脉仍旺，心仍在勃勃地跳，但他身上的肌肉，体内的鲜血都似已被抽干。小小孩童的脸上——塌陷，没了吹弹得破的面皮，细嫩如乳的肌肉，成了一个皮包骨的骨架，一节风吹得枯干的笋子，一个形似骷髅的怪物。

瘦子的手仍然很沉稳。

胖子的手抖了，他眼见得这孩子流的血比他一刀刀杀死的武林豪杰还多。他心中又惊又惧。他已经不能那么稳笃了，护住孩子心脉的那一只手内力也输送得时紧时松，这闹不好会弄没了这孩子的命。

铁骑人众没一个敢再看这孩子一眼。

连残杀成性的魏三也只是呆呆地看着。

魏三突然一叹：“不，不，不管你们怎么说，我还是杀了他……”

他乘机向孩子头上击掌。

这轻轻一掌拍上去，肯定要了这孩子的命。

瘦子一声沉喝：“住手！”

魏三的手停在了半路。

瘦子脸上堆笑：“二弟，你我都用了六成功力，这孩子眼看不治了。如再斗下去，他只会惨死当场。”

胖子苦着脸：“依大哥之见？”

瘦子：“护住他的心脉，你我渐渐收式。”

胖子点头。

两个人收了掌，但仍以内力护其心脉。

三个人看着这孩子，眼见得他活不下去了。

虽然他的心仍在跳，但如果他们松开手，撤去内力，这孩子是不是会马上倒地毙命？

就是有大罗神仙在此，也救不活他一条命了。

天池峰与双子峰互一示意，两人同时撒手，身子向后一纵。一纵丈余。

他们注视着这孩子。

这不是个孩子了，这只是一具人皮裹着的骷髅。

奇怪的是，他仍然坐着，坐得笔直。

天池峰与双子峰杀人再多，也不禁寒从心中来。

瘦子一吼：“带马！”

人都跨马，千余骑蹄声踏踏，绝尘而去。

只余下满地尸体，没一个活人。

这孩子惟有一口气在，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活人了。

四 狂侠与巫医

时至午后，卧牛镇寂无一人。

杀气已去，空余一地尸骸。

从镇外飞来两人，这两人身形如箭，身子一飘，就停在杀虎台前。

这是两个五十岁开外的老人，一个高个子，奇瘦，长着一副山羊脸面，偏偏颈下无须，就不像很成熟的老山羊。他穿长衣，长衣不长，只可及膝，完全像一件关东粗人穿的大褂，束发挽髻，发髻中插簪，像道者又像儒士。另一个很胖，脸胖得一塌糊涂，下巴尤有特色，如牛之颈，有厚厚的肉自下颏一直落到颈下，正眼瞧去，似乎有无数个下颏。

瘦老人是关东巫医云三跳。

胖老人是长白狂侠梦哈哈。

这两人在关东声誉极隆，行事诡黠，不为一般武林同道所知，做事也亦正亦邪，全凭自己快意。

× × ×

梦哈哈的脸皱起来了：“完啦，完啦，来晚了，来晚了。”

瘦老人比他沉稳，道：“别呆站在那里，四外去看看，看有没有活人……”

两人分别纵身，在杀虎台四周飞身查看，寻找生人。

可惜人都死在刀剑之下，杀戮之中，血泊里，尸首累然，没有一个人有呼吸。

胖老头嗒然若丧。

饶是他见多识广，就算是从武林那重重杀戮之中过来这么多年月，也不曾见到过这惨绝人寰的屠杀。他心惊肉跳，脚步不停，在尸丛中奔走，脚尖连一点尸血都不敢沾，人若浮萍一般飘飞于尸首之上，生怕落入血水之中，血就会把他扯住，让他也化为血水。

胖老人站住了，因为瘦老人也巡视了半圈，回到原地。

“没有活人？”

瘦老人阴沉着脸，点点头。

胖老人顿时泪流如雨：“苍天哪，是我害了他们，我该死，我死一千遍也不能赎清我的罪过……”

他捶胸顿足，大哭起来。

瘦老人只默默地看着他。

胖老人突然扑通一声跪倒，他嘶声而哭。

“苍天在上，让我梦哈哈随这一镇人去吧，让我入地狱，万劫不复！是我害死了这一镇人……”

他右手飞出，向自己头顶拍落。

瘦老人一把扯住，道：“你是不是仍在梦里，梦得糊涂了？长白山上十二峰，都是凶恶的角色，他们早就觊觎这镇子的富庶，想抢想掠想烧想杀，你调笑他们，换去两锭银子喝酒，只不过让他们找到了借口，一举灭镇杀人就是了。没有你，他们一样会屠镇……”

梦哈哈苦着脸：“这么说，罪不在我？”

瘦老人点点头。

梦哈哈又打哈哈，但笑声只是苦笑：“哈哈，哈哈，强盗诛人，罪不在我……”

瘦老人又怜又恨地看着他。

突然，瘦老人的目光中射出惊喜：“快，那边有人！”

梦哈哈一怔，人影随形，同瘦老人一前一后疾飞若箭。

× × ×

在重重叠叠的尸体中间，坐着一个孩子。这孩子看样子很小，但满面是血，衣襟前胸也满是鲜血，看样子必定是受了极重的伤，说不定还是内伤。奇怪的是，他仍然坐着，双目瞠视，眼珠也不动。

梦哈哈一飞至前，凝视这孩子。

“可怕，可怕，这孩子不像是个人，连血带肉都没了，怎么可能活？”

云三跳身子一飘，蹲在孩子身前。

他以掌置于孩子眼前，晃了几晃，眼珠仍凝视不动。这孩子虽然瞠目而视，但对这尘世上的一切都视而不见。

云三跳又急急地抓住那孩子的手，来扣他脉门。

那孩子心脉甚弱，肺腑离位，心脏也被弄得移向正中。

梦哈哈知道云三跳的本事，问：“怎么样？”

云三跳凝定神色，不理梦哈哈。

饶是他见多识广，也没见到过像这孩子一样的人。由于肌销肉蚀，这孩子的血管已隐约可见。但那血管都很细，像一条条线，在白白的皮肤下看得清清楚楚。孩子的头发已大多脱落，头呈老年才现之秃顶。锁骨上颈腔塌陷，像塌入没了五脏六腑的腔子里。

云三跳的目光愈见凝重。他从那孩子脖颈上摘下了一物。

梦哈哈急道：“有救无救，你倒是讲话呀……”

云三跳掌心一亮，道：“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一块玉牌，凸凹不平，做得很精细，有两只牛卧于大石盘上，悠闲自得。

这是卧牛镇主的信物。这孩子是卧牛镇主的亲人。

梦哈哈道：“老巫医，你若能救他，快救。如果他能活下去，我就把这一身本事教给他，让他长大去手刃长白十二峰，报这一血仇。”

云三跳慢悠悠：“梦胖子，这事你可想明白喽……”

梦哈哈急得直跳：“老巫医，快点得了，有什么不明白的？”

云三跳：“如果他能活，就会拿你当仇敌。那两锭银子的事，他不会不追究。除非……”

梦哈哈：“除非怎样？”

云三跳：“除非他死了，或者你什么也不告诉他。要他死很容易，你我只要抽身一走，他就活不过一个时辰去。”

梦哈哈黯然道：“不行，我一定得告诉他那些事实的根底，不然我梦哈哈会憋死的。”

梦哈哈仰天狂笑：“老巫医，你莫非不知道我？我怎么会不告诉他，他要复仇，就让他杀了我好了。我梦哈哈一生不做恶事，他杀了我倒痛快……”

云三跳说：“放屁，放屁！以你的功夫，关东千里谁杀得了你，只有你杀别人的份儿。除了我云三跳你杀不死，杀谁不是易如反掌？你要是告诉了他，他一怒要杀你，还不是给你一掌拍死。早晚是死，我老巫医救他做什么？”

梦哈哈脸色苍白：“你以为他杀我，我会动手？让他杀死我好啦，反正我早就该死.....”

云三跳：“不行。你得把你这一身本事都教给他，才能告诉他这件事。你答应这个，我就救他。”

梦哈哈神情激动，脸色苍白：“好，好，你救他，你救他，让我梦哈哈这辈子也有一个惧怕的人。那样又有什么不好？”

云三跳神色肃然：“梦哈哈，你答应了？”

梦哈哈狂笑：“老巫医，我答应，我答应。我为什么不答应？”

云三跳长吁道：“好，你用功托起他，双手捧着，用你那‘雪尘不惊’的鬼步走一百里，我以掌抵他胸前，让他不至没了心跳。回我那里，再做打算。说实话，梦胖子，我真说不准能不能救得了他。就是救活了他，也得熬白我几根头发。梦胖子，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梦哈哈道：“放屁，放屁！”

他转身向那枯坐的孩子凝掌推出。那孩子便随掌势向上浮起，像身下有人托起一般。他双掌一翻，人已飞至那孩子身后，双手稳稳地托住孩子。

“老巫医，快来快来，回你那鬼洞去.....”

云三跳一笑，走上去，以掌抵住那孩子幽门穴，用功力护住其心脉。

“梦哈哈，能走么？”

梦哈哈傲然一笑：“老巫医，这‘一心双鹜’的本事只你一个人会么？”

天下也只有这两个武林奇人，可以一面用功托住孩子，用内力护住心脉，一面脚下疾奔，逸如脱兔。

人影如烟，转瞬不见。

偌大个卧牛镇，如今只是一片血腥，几千尸骸。

太阳更被欺得惨然无色。

五 寒冰赤阳掌

长白山上，有一座天池。

自七月，天池便寒，周围山峰里犹还葱郁，天池顶峰已是一片白，雪留不去，让长白山巅留凛冽寒气。天池一汪池水，居群峰围绕正中，水奇寒，无人敢涉其中。据言天池是活火山口，这池水便是火山涌动之后而成的。池水深成锥状，中间深几可达千丈，有传言说这池水可直接通达渤海。无人能信这话，因天池与渤海相去几千里，怎能池海相接？但这池水因下面岩块高低，从山巅跳去，便见出深绿湛蓝，一块块水自不相同，犹如人工染成，透出几分诡异来。

天池南侧，有一峰名赤峰，赤峰有洞，叫灵台洞。

灵台洞内住着关东巫医云三跳。

× × ×

叫他云三跳，有一个故事。

他曾去赴朋友宴，见一家人出殡，场面极隆盛，全家人围着棺材哭。

云三跳喝醉了酒，自然嘴里好唠叨，一边颠颠狂狂地走，一边唱：“人不死，茶没凉，人人抱棺哭断肠。逢我神医开棺材，死人也不诉冤枉。”

那些送殡的人见他颠狂，不理他，继续挽牵棺槨，向坟茔而去。

云三跳一蹦，上去抓住打丧幡儿的孝子：“站住，死的是你的什么人？”

孝子想发作，又见云三跳乃醉酒老人，遂隐忍不发，打幡欲行。

云三跳扯住他不放：“别走啊，你家是不是大富之家？你是不是想害了老的，好吞这家财？”

这孝子顿时勃然大怒，揪住云三跳要打。

云三跳道：“慢，慢，慢，你把一个活人装进棺材，我老汉说你一句，你想杀了我灭口么？”

孝子又气又怔，说不出话来。

这时旁边的大管家说话了：“少爷，这等粗人，不必您动怒，您且先歇息片刻，待小人打发他就是了。”

孝子脸气得通红，站在一边。

大管家显然不是好相与的角色，他生就一副鹰隼之相，冲云三跳一揖：“老爷子喝了几坛酒啊？”

云三跳一怔，道：“只有两坛。”

大管家冷笑：“不知老爷子平素海量如何？”

云三跳道：“不多不多，两坛正好，三坛便多。”

大管家狂笑道：“如此说来，老爷子还不是醉了酒来此滋事？请问老爷子，你说这棺内人未死，如果开棺一看，他是死的，你则如何？”

云三跳眼睛一瞪：“胡扯！那时我赔你一个活人便是。”

大管家冷笑：“如果在下的老主人不能从棺内起来，那你老爷子也只好爬进棺材里去了。”

云三跳看定大管家，突然大笑，道：“好，好，就这么办。”

送殡人已不能成行，围观者渐渐堵塞行路，众目睽睽之下，有人敢说死人不死，这让送殡家人又惊又怒，遂与亲人商量，以二三十人持刀围住云三跳，然后开棺验尸。

路人皆围观，暗暗为云三跳捏一把汗。蛤蟆塘刘家哪是好说话的人家，这家人没人敢惹，是关东山上黑道的大爷。

棺材打开了，咯吱吱把棺材“天”挪开，露出一个六旬老人来。这人是刚刚仙逝的蛤蟆塘老塘主刘雪羽。人脸塌陷，双目已闭，气息全无，浑身上下透一股死气。这人已

死三日，怎么能说还活着？

云三跳看着死人，却没一丝儿嫌弃，一会儿摸摸额头，一会儿指指前胸，嘴里还念叨着：“老家伙呀老家伙，我老头儿点三下，你就给我三跳……”

见他这颠狂样儿，那孝子突然脸一红，向旁边家人要过一柄青锋剑来，如果这老头只是调笑死者，这柄剑要把他刺杀在当场。

谁知云三跳用手这么指了三下，棺材中的死人竟自头向上抬了三下，像人在跳蹦了三下。

围观之人大哗，有人吼：“这是巫术，这是巫医，搬弄死人炸尸……”就有人想拔脚跑，有人想上来殴打巫医。

云三跳一吼：“你还不坐起来。还等什么？”

棺材里的人眼珠竟也会动了，人从棺材里坐起来，以手揉眼，说了句：“顺儿，端我的茶杯来……”

旁边一个小厮乐了，他一抛手，把手边的纸钱都撒向天空：“老爷活了，老爷活了！”

从那时以后，关东人人知道巫医云三跳，能以医术治活死人。

× × ×

灵台洞内，有一张赭石床。

这是一块赭色大石，是从那滚滚岩浆中烧出来的石块，它正压在一般泉水之上。泉水很猛，奈何冲不起大石，只是在大石的四周漫漫，直到把大石的一半淹没在水中。这赭石本来奇热，但泉水又寒，就冷热相浸，变化多端。

云三跳让梦哈哈看那块赭石。

梦哈哈一笑：“这石头有什么了不起？天池上下，哪里也寻得有。”

云三跳笑道：“你何不上去一试？”

梦哈哈上去，觉得这石块也很平常，但坐了一会儿，觉得体下生温，颇有暖意，让

人昏昏欲睡。

梦哈哈展颜一笑：“你这石块也平常，不过是一块温石罢了。”

云三跳道：“你何不坐一会儿然后再讲话？”

便听得泉水声汨汨，刚才不甚注意，也不知此时是不是泉水比刚才更旺，见泉水涌动，似要突上来埋没大石。倏忽间那大石就像变成了一块寒冰，让坐在上面的梦哈哈如砭肌骨。

梦哈哈吃惊道：“好，好，好冷……”

他竟牙关磕响，忙运功抵抗，才可以抗得这奇寒。

云三跳笑：“梦胖子，我知道这孩子是如何受伤的。想必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与老二双子峰都用功力去伤损他。老大天池峰习的是寒冰掌，这掌力也有五、六成火候。老二双子峰习的是赤阳掌，也有五六成火候。这二人一寒一热，都用五六成功力向这孩子施为。但我不解其意，既要杀人，就只用掌轻轻一拍，这孩子便可立毙掌下。如不想杀人，又何必用这天下至阴至阳的奇毒掌力伤他，让他肌销肉蚀，人形同骷髅，活不如死？这二人的阴毒邪狠也让人齿冷了，他们这么用功一逼，别说是孩子，就是武林高手，也受不住这一寒一热，必定毒邪侵心而死。可这孩子心脉未断，显见是二人一边用功伤他，又一边用内功护其心脉。这究竟为的是什么？我就想不清楚了。如果他们只想开这孩子的玩笑，让这孩子生不如死，何必如此费力气？他们如果不想让他活，为什么又一边杀他，一边护其心脉？”

梦哈哈一边用功御寒，一边道：“老巫医，先别管什么长白十二峰，先救这孩子要紧。”

云三跳神色肃然道：“好。”

× × ×

接连七日七夜，为孩子疗伤驱毒。

云三跳与梦哈哈二人分别施为，每隔半个时辰交换，被换下之人便去岳桦林中小溪内叉鱼，细鳞鱼在溪中极多，悠闲游走而不知避人。以树枝折成箭，一投刺中一条，每人一餐食三五条鱼便饱。又用细鳞鱼煨汤，喂那孩子，竟也能喝下半盏。梦哈哈平日打哈哈，但从心里不大服气这老巫医云三跳，认为他内功不如自己。如今一疗伤救治这孩子，便见出老巫医云三跳内功深湛，尤胜梦哈哈一筹。先头还是每逢子午之交时，寒热便勤交替，梦哈哈与云三跳每逢一刻钟便一交换。后来梦哈哈疲惫，而云三跳仍然如故，便是云三跳能坚持得半时，而梦哈哈只能坚持得一刻钟。

梦哈哈心中对老巫医不由得更是佩服。

梦哈哈与云三跳将这孩子放在那块奇形赭石之上，让孩子赤裸着坐定，一人坐于孩子身后，仍以一掌抵其后背，内力缓缓由掌度出，护住其心脉，让孩子再受那寒冰之苦，赤阳之苦。虽然这奇寒不如寒冰掌之剧，但也是一涌一奔，其势迅急。这赤阳之热虽不若赤阳掌那如炙如烙，但也是温热侵骨，热炙肺腑。这孩子头三天还昏迷，至第四日起便能视，至第五日便能语，至第六日能动，至第七日能思。

他道：“这.....这是哪里？”

梦哈哈道：“灵台洞。”

他又问道：“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梦哈哈道：“你想想，想想你在卧牛镇上杀虎台边，你没死，只剩下了你一个人.....”

那孩子突然落泪，流泪半晌，方道：“你救了我？”

梦哈哈笑道：“不是，是他救了你。”

那孩子缓缓回头，他看见从洞外飘进来一个人，那人很瘦，长相形同老山羊，只是下颏上没有山羊胡子。

这孩子盯着云三跳：“是你救了我？”

云三跳点点头。

这孩子又哭道：“你为什么要救我？我爹死了，娘被人拉走，你救活我干什么？”

云三跳突然吼了一声：“不许哭！你回头看一看他，看仔细了，他叫梦哈哈，关东狂侠梦哈哈，你拜他为师，他会教你报杀父之仇，报屠镇之仇的。”

那孩子慢慢站起来，他的脚杆很细，站不稳，他用一只手扶住梦哈哈。

“你肯教我？”

梦哈哈点头。

“你教我本事，我可以报得了那些仇？”

梦哈哈点头。

那孩子马上跪了下去，哭道：“师父，师父，你教我吧，我要杀死那些人，他们杀……杀死全镇人，让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全死了，死了，只剩……”

这孩子哭得昏厥了过去。

第二章 对面不相识

一 寿宴神秘客

十里一亭，五里一站。

亭是现搭的，用几根松树连枝带树一齐放倒，扎缚成一个高高的亭台。亭子里有五个人，人都是宽肩阔背的壮汉，穿一身皂衣，在亭上守望。凡有来往拜寿者路经，亭上便有一人引路，或带马，或献酒。亭间有熏兔炙肉，火炉暖酒。亭前束十匹快马。如拜寿人不欲滞留，便有一壮汉飞骑相送，直送至下一站。然后壮汉再回。

五里一站，有在路边侍候之人，指路引渡，向蛤蟆塘进去。蛤蟆塘果然名不虚传。曲曲弯弯，三回九转，非人引领而不易入内。

今日是蛤蟆塘主人公狗子刘雪羽七十大寿。

公狗子，原是指蛤蟆中之公蛤蟆。公蛤蟆奇瘦，累累然只有皮与骨，但很有力气，游行纵跳比那肥腴的母蛤蟆更有力气。

公狗子是武林中人送刘雪羽的绰号，自己自然不愿被人如此叫法。他对人喜称“雪翁”，乐意让外人叫他“雪蟆翁”。

没人敢叫他公狗子的，除非那人不想活在这世界上了。

寿堂上下，花园里外，是一派吵吵嚷嚷，喜气洋洋的景象。这里聚集了关东豪客、马场场主、采金大户、赶山头领、乞丐帮头儿，逐有黑白两道的侠义大盗。

只有刘雪羽过七十大寿，才可以有这么大的排场。

堂内，刘雪羽正陪着几个人说话。

这几个人都极有身份。有长山上十二峰的老大天池峰，有金厂子采金金主丁大牙，有新任的洗马庄庄主长白山十二峰的老三迷魂峰与老六独秀峰，有长白山上一向独来独往的赶山人孙秀，有关东丐帮帮主尉迟雨，有黑道上人人头痛的关东侠客宋冰儿夫妻，有黑道上赫赫有名的神偷于不二。

这些人平日难得一聚，见了面也许三言五语不和便刀兵相见，但如今都稳稳当当坐在大堂上，与蛤蟆塘主刘雪羽话旧。

这时，鹰隼之面相的大管家飞步而入，他一脸焦急之色，附耳对刘雪羽讲了一句话。

刘雪羽脸色立变：“是他老人家自己来的么？”

大管家摇头：“不是。”

刘雪羽站起身来，沉吟道：“那么是谁？”

大管家道：“他只是用黑纱蒙面，人个子倒高，但很瘦，像个病夫。他让把此物给庄主看。”

大管家递与刘雪羽一件什物。

刘雪羽脸色一变，斥大管家道：“既有此物，便如他亲临一样，你为何不早告我？”

他向四外一揖，告退一声，人就匆匆走去，去到蛤蟆塘门外。

他身子轻飘飘地走过，显然轻功不弱。厅堂外那些喧嚷言谈的贺客们都吃了一惊，雪翁如此匆促，莫非庄外来了什么贵客不成？

× × ×

少顷，便见刘雪羽旁引，十分恭敬，领进来一位客人。

这客人十分倨傲，竟目不斜视，直入大厅，走入后室。让贺客们不解的是，这客人身形奇瘦，头缠一黑色纱巾，让人看不出面目来。

刘雪羽便把这客人引入厅室，让至上座。

厅内诸人也感到奇异。

这人是谁？就不免在心里嘀咕。想一想，算一算，关东千里以内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如今已尽在席上了。当然还有那么三五位风尘异人，但他们决不会亲自与刘雪羽贺寿。他们也未见得与刘雪羽有什么来往。眼前的有长白十二峰有采金人赶山客有黑道白道上的侠客大盗有丐帮帮主，再没有什么人值得让这蛤蟆塘主如此恭敬。

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来为刘雪羽祝寿竟然蒙面而至，为什么刘雪羽竟对他恭敬有加，毫不以为忤？

众人又惊又疑。

× × ×

厅堂之上，摆好了寿宴。人便入席。

这席面很大，从厅堂排起，直至廊下，再转而至圆厅，又排至花榭，总共也该有那么近百席，前后簇簇拥拥也就有上千人。居厅堂上首席的有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老三、老六，有金厂子金主丁大牙，有赶山人孙秀，有丐帮帮主尉迟雨，有关东侠客宋冰儿夫妻，有神偷于不二。这些人中，刘雪羽让那蒙面人首席上座，然后是天池峰、宋冰儿等

人。刘雪羽作陪。

这一桌共有十一人。

人都一一落座，刘雪羽就持酒笑道：“这里的人阁下大都不会认识吧？我来为阁下引见：这一位是长白十二峰中的天池峰，一身寒冰掌功夫已臻化境。这两位是宋冰儿大侠、芦灵女侠，夫妻行走江湖，为人仗义。这一位是赶山人孙秀，是内外兼修的高手，一个人出山入山，没人敢向他动手。这一位是北方丐帮的帮主尉迟雨，关东千里的乞丐都是他的子孙。这一位是神偷于不二，你要皇帝的御膳他也拿得到。这一位是金厂子金主丁大爷，他富得快赶上石崇了。这位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三迷魂峰，现在是洗马庄的庄主，自从卧牛镇衰没以来，洗马庄在江湖上一天比一天有名。这位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六独秀峰。这位是……

这位关东路上人人慕名的蛤蟆塘主刘雪羽指定蒙面人，向众人引荐，却迟疑起来了。

众人心内雪亮，又更从心中多出一层悬疑，他连这蒙面人姓甚名谁也弄不清楚，就对人家这般毕恭毕敬，为什么？

蒙面人轻轻一笑道：“在下姓古，名楼，是长白山人氏。”

众人惊疑地望他，那一笼黑纱之后，双目精光四射，显然这人身手不弱。但这人奇瘦，坐在凳子上，给人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

刘雪羽轻轻一笑道：“古大侠久已闻名，幸会幸会。”

这显然又是一番假话，这古楼不光在座的人没听到过，就是让大厅外廊上花榭间人来说，也是闻所未闻。

× × ×

正是寿星喜诞时。

便有些关东豪客，挥金如土者向蛤蟆塘主刘雪羽拜寿。

摆上寿庆之物，真是琳琅满目。

洗马庄庄主迷魂峰魏三与独秀峰许慎查送上蒙古走马三十匹，匹匹良驹，长嘶扬鬣，好不威风。这三十匹是关东难得一见的好马。金厂子金主丁大牙送上一尊金寿星，寿星与人一模一样，雕琢得颇似蛤蟆塘主刘雪羽，嬉笑之态可掬。金灿灿的一尊寿星像捧上来，厅上厅下众豪齐喝一声彩。丁大牙面有得色，喜气洋洋，拱手打揖对刘雪羽道：

“雪翁之神，只有神手书生可以雕得逼真，我请神手书生在我处盘桓，三见雪翁后才敢塑之，颇为不易了。”

刘雪羽忙拱手致谢。

关东侠客宋冰儿夫妻送刘雪羽一柄墨玉剑。这是一柄罕见的宝剑，剑身通体漆黑，看上去确如黑墨。宋冰儿以手断发，发丝一扬，飞在空中，以墨剑轻轻一击，在空中挽数十剑花，发丝便断如杨絮，飘洒而落。众人不由地喝彩道：“好剑，确是好剑！”

赶山人孙秀送刘雪羽一枚长白老参，这参颇不易得，重七两沉。常言道：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这七两之参也要在山上长得四五百年的，确是稀罕之物。神偷于不二送一双冰雪蟾。这是长白山内的稀物，是奇宝，是驱毒的良药。丐帮帮主尉迟雨送刘雪羽一串东珠。东珠本产于长白山下松花江内，水含蚌精，珠蕴便极稀，偏此珠药物之效神奇，又能为饰物，便极珍奇。尉迟雨这一串东珠实足为一百颗，每一粒都大若雀目，又都是一般滚圆，一般晶莹，就实在难得。长白山十二峰的老大天池峰送刘雪羽三瓶熊酒。这熊酒也极珍贵，是在秋阳炙日之下贪吃熟山梨而在肚内发酵时杀熊取梨而酿成的酒。

厅上首席这一桌上，就只剩下蒙面人未向寿星送寿诞之礼了。

众人凝睇望他，只见他离席而立，对寿星刘雪羽道：“家师与老伯让在下向寿星进两句话，以为贺礼。”

众人惊疑，普天之下，送人以礼，哪里有送人一两句话的，这也抵得那些稀世之宝么？如此对待寿星，不唯不是恭敬，简直是亵渎。

刘雪羽会不会暴跳如雷，勃然而怒？

谁知这刘雪羽竟然很是谦恭，别人祝寿，他只是起立逊谢，独对这蒙面人不一样，蒙面人一讲此话，他立时神色肃然，恭然起立，避席行礼道：“请讲。”

蒙面人道：“老伯对你说一句话：‘但愿笑三笑，莫再跳三跳。’”

众人一愣，这算是什么话？至少讲些寿比南山，人如松鹤一类好话，才算送人寿诞的吉言。这一句话，算什么？

谁知刘雪羽看定这人，似悟出无限感喟，竟然呆怔怔地立住了，好久方说了一句道：“多谢有以教我，雪羽今生得老伯如此挂怀，一生信不虚矣。”

众人大惊，就有天池峰迷魂峰独秀峰与神偷于不二等人在微哂或冷笑。余皆惊疑地看看这刘雪羽，又看看那蒙面人。

刘雪羽神色肃然，低头行礼，分明是毕恭毕敬。

他沉默有顷，又道：“不知你师父他老人家有何教训？”

蒙面人一笑，笑声轻微而嘶哑：“师父也只有一句话告你，他说，他说……”

刘雪羽神情竟似有些迫切，道：“快讲，快讲啊……”

蒙面人抑住笑意，道：“师父讲：‘公狗子，公狗子，老公狗子，你呀……哈哈，哈哈……’”

满厅之人哗然。

就有蛤蟆塘的大管家欲上前与这蒙面人为敌，厅上除了天池峰一怔不语之外，余皆面有怒色。刘雪羽在武林之中，人缘极佳，老公狗子这绰号，人人背后可以叫得，人人当面怎么也得尊称他一声雪翁。这蒙面人如此大胆，竟敢当面羞辱刘雪羽，直唤他老公狗子，还直打哈哈，那羞辱之耻，他刘雪羽怎么能忍得下？

出人意外，刘雪羽竟然放声大笑，笑得十分豪爽、畅快。因为他知道，这蒙面人之师如果对哪个人打两声哈哈，那无疑对这人是最大的褒奖，最大的赞赏。怕的是那哈哈

不断地打下去，这将在眨眼之间让你人头不保。

刘雪羽这笑声让厅上之人更是莫名其妙。

这蒙面人是谁？这蒙面人所说的老伯、师父都是谁？是谁能让这蛤蟆塘主刘雪羽如此敬重？

众人就不断地打量那蒙面人。

[page]

二 笑谈渴饮血

一张大桌，中间以松花石为桌面，旁边四圈饰嵌以金边。桌大近丈，十一人坐下很宽绰，一点儿也不显得挤。

刘雪羽仍然揖让这蒙面人为上座客。

谁知这蒙面人竟对刘雪羽一揖，道：“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请雪翁成全。”

刘雪羽笑道：“请讲。”

蒙面人道：“请另辟一桌，让在下一人独处一桌，酒自斟，菜自食，也为长者寿。”

这更是别出心裁。谁来祝寿，与其他贺客不在一席？谁来祝寿，能自斟自饮自菜自食？这不光是有些不近人情，简直是有些故意生事，欲扰人不快了。

连寿星老刘雪羽这次也是一怔，方道：“不知先生因何缘故要独酌自斟？是先生不乐于同在下一饮为快么？”

蒙面人摇头道：“雪翁必欲在下讲明。在下只好明言，在下同你这贺客中有人不大相洽，怕一时言语冲突，扫了雪翁的兴头，就坏了祝寿的美意了。”

蒙面人说着，目光缓缓在宋冰儿夫妻于不第二天池峰迷魂峰独秀峰以及孙秀尉迟雨脸上扫过。众人不由得凜然正色，这目光从黑纱后透出，仍有重重杀气。

这蒙面人与谁有隙？他想杀这座上客中的哪一位？

刘雪羽一笑，道：“好。”

就来人，在大桌后摆上一小桌。这小桌桌位仍是主客之位。不知是刘雪羽有意还是疏忽，那蒙面人的原位上竟一直空席。小桌上摆好菜肴，那蒙面人沉然而坐，目不斜视，自斟自饮，每逢有人起立祝酒，他皆一举杯，以示其意。

在这厅堂首桌上众人举杯时，他竟不随应，只是沉凝视杯，目不旁顾。

这举动自然被这桌上之人看在眼里，众人心中更是恼怒。

× × ×

就见神偷于不二凑上去，举杯对那人道：“先生请了，不知先生是鼓楼是钟楼，我们共饮一杯如何？”

那人不举杯。

于不二神色一变：“莫非先生看不起在下？”

蒙面人沉声道：“我不和你喝酒。”

于不二脸色涨紫，盯住蒙面人道：“阁下莫非以为在下不值劳你举杯？”

蒙面人点点头：“正是。”

于不二冷笑道：“好，好，愿闻其详。”

蒙面人缓缓起立，笑道：“于先生还是不要在这里逼我开口，那样于先生于在下都有些难堪.....”

于不二冷笑道：“先生还是明言的好.....”

蒙面人慢慢地说道：“八月中秋，煮江楼上.....”

于不二突然神色一变，双手抱揖，道：“多谢先生，多谢先生齿及，于某人愧对先生，只有待日后相会了。”

于不二转身，竟然不对寿星老有个交代，就飘然而去。众人惊异其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八月中秋如何？煮江楼又如何？这蒙面人只轻轻吐出几个字，就让天下人人闻之色变的神偷于不二匆匆离席，这不免又有一些诡异。

×

×

×

就见宋冰儿长笑一声，起立而揖，笑道：“先生行藏，如神龙之不见首尾，不知于不二有甚把柄握在先生手里，能让先生如此？在下也敬佩先生神奇，这一杯酒就敬与先生如何？”

宋冰儿一言已毕，一杯酒就缓缓飞向蒙面人。

这一杯酒一出手，去势甚疾，但马上又变得缓慢，迟滞，像宋冰儿手内扯有线牵它一般。它越向前行，其速愈慢，待到行至那蒙面人面前，其速度几乎一点儿也无，眼见这杯酒便将落下来，却又朝向那蒙面人胸前打去，正中蒙面人足阳明胃经库房、屋翳、膺窗、乳中四大穴。

蒙面人叉手而坐，头垂若睡，对这一杯酒若无所视。

宋冰儿大吃一惊。他有些懊悔，这一杯酒推出，用他独家内功心法阳林九诀的“出山诀”中“出山一平快，迅行轻缓行，迅行急带风，缓行滞劳力”的心法，这一杯酒推出去，不挂不荡，不洒不流，没有千八百斤力道，焉能如此？这蒙面人不识内家功力，如被击中大穴，不死亦重伤，这却不是宋冰儿的本意。

心意相通，见杯子马上击在蒙面人胸前，宋冰儿妻子雪花剑芦灵惊骇得叫了一声。

刘雪羽、孙秀皆知道此一击后，蒙面人必将不保，但事出意外，救也不及。只有天池峰、迷魂峰、独秀峰三人互相一视，嘿然冷笑。

蒙面人没动，酒杯击向库房、屋翳、膺窗、乳中四大穴，叭叭连响，如击败革。

刘雪羽不禁失色，他如飞般射向蒙面人，虽已不及搭救，但纯然为了一补心憾，才这么迅疾而去。

宋冰儿夫妻都不禁惊讶地咦了一声，知道不好，两人也双双抢出。

这蒙面人受宋冰儿这酒杯一击，不死也是重伤。

刘雪羽顿足道：“咳，咳，宋大侠，你这……这……咳……”

宋冰儿也心中自怨，如此孟浪，不知来人深浅，便用这一杯推去，误伤人命，岂不大煞风景？况此人来路不明，不知是正是邪，如果误伤邪魔，却也罢了，如果此人平生无恶，这一杯击去，岂不要让人懊悔半生？

宋冰儿面色绯红，答不出话来。

这时，那蒙面人嗒然垂下的头突然抬起，朗声道：“宋大侠，在下与大侠非亲非故，何故以一杯酒敬我；在下与宋大侠无怨无仇，宋大侠何必要置人于死地？”

这一声语惊四座。

要知道宋冰儿在关东道上，让黑道人人头痛，手中一柄追风快剑，再有那独步武林的惊人内功“阳林九诀”，让武林中人不小觑。这一杯酒显见是凝注了内力，一击而杀的。谁料得到，这蒙面人身着重击，被人用酒杯点掷四道大穴，竟能不伤不倒，竟然仍旧朗声而问，这怎叫厅堂内外的豪杰们不惊？

厅堂内外的豪杰们就一阵惊诧声。

天池峰与迷魂峰、独秀峰三人互视，默然一笑。显见这蒙面人穿有天茧金甲一类护体神衣，否则怎能受那拼命一击而身不受伤？这一击就是内功深湛的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挨得，也得咯上两口血，也无法那样朗声而问，若然无事。三人默然一笑，属意在那蒙面人身上的护身金甲。

宋冰儿一笑，道：“刚才以酒杯推掷，原以为阁下功力高深，实未料到竟然误中阁下，阁下功力深厚，让宋冰儿佩服。”

当下一揖而退。其妻雪花剑芦灵也长吁一声，笑揖而退。

刘雪羽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这蒙面人有一个好歹，他就愧对故人，愧对恩人。他暗暗责怪自己孟浪，刚才宋冰儿那一掷之力何等巨大，他想要看看这蒙面人的手段，竟由之一掷而中，幸没出大事，否则他将愧悔不及。

x

x

x

突然座中有人狂笑道：“好，好，果然好身手。”

众人望去，这笑的人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他身长奇瘦，清癯脸庞上有一丝嘲弄之色。他远远向那蒙面人一揖，笑道：“在下向这位先生有礼了。”

众人知他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知道长白十二峰素来心狠手辣，是关东黑道上第一大邪派。近闻这十二峰中老大擅九九八十一式寒冰掌，已修至九分火候，他出掌无风，掌过风寒，寒后见霜凝冰，人莫能御。关东路上的豪杰轻易不敢撄其锋。长白十二峰惹不得，其中老大功力神鬼不测，老二武功几可与之比肩，老七又行事喜怒无常，其余几个也极难惹。如今见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向这蒙面人发难，便人人旁观，待这二人相较，一见高低。

天池峰左手执杯，右手护杯，向蒙面人一揖：“在下天池峰，敬先生一杯。”

蒙面人突然朗声，那声音颤抖：“我.....我不同你喝酒。”

天池峰与众人均听出这蒙面人声音颤抖，以为他畏惧了天池峰的名头，先有了惧心，众人中就不免有了讥诮之声。

天池峰听上去更是得意，他拱手一揖道：“不知先生让阁下做什么？只要是相陪，喝毒在下也奉陪了。”

蒙面人突然冷笑。默然半晌，才道：“阁下是人称长白十二峰的老大？”

天池峰微微颌首道：“老夫便是。”

蒙面人笑道：“久闻长白山上十二峰，一窝蜂子乱营营。这酒不喝也罢。在下要喝的，可不是酒.....”

众人低声惊呼，这蒙面人竟然当面羞辱长白十二峰的名头，这乱子可闹大了。

就见老三迷魂峰冲上去，要与那蒙面人交手。

老大天池峰轻哼一声，老三默然而退。

天池峰轻轻一笑：“不知先生要喝什么？在下奉陪.....”

蒙面人一笑：“喝血。在下与长白十二峰有缘，来日相见，只有喝血，而不喝酒。”

天池峰一惊，随即长笑：“好。”

蒙面人轻轻伸出手来，众人这才见他这一只手有些奇异。这是一只枯瘦如鹰爪之手，手上皮皱如皴裂之枯藤，斑斑驳驳，若有百痕。这大约是老年人的手，可见这蒙面人可能约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这一只手的拇指在掌内一划，便弹破一道血口。血口流血也慢，半天才滴得半杯。那蒙面人道：“不是在下吝嗷鲜血，只是在下太瘦，没多少血可流，只此半盏，以表此意，异日与长白十二峰相见，当以此半盏为限，只饮你半盏心血就是了。”

当下众人大哗。这人当众同长白十二峰挑梁子，这胆子大若包天。关东路上，谁敢当面挑这长白十二峰的梁子？

天池峰面色冷峻，几可凝霜，他道：“好，好，在下这一盅血是喝定了。只怕阁下那心血也不够半盏，那时岂不叫老夫失望？况长白十二峰人又多，一人一口血都喝不得，这买卖也就蚀本大了。”

天池峰以右手化掌，轻轻在左手背上一划，便见一道血痕，血流立涌，比那蒙面人流血要快要多，须臾便流满了一杯。天池峰举杯笑道：“长白十二峰这十年来少有大动，致使江湖上几乎忘了还有咱们这十二个角色。怕是近年来咱们喝人血太少了的缘故。此盏血喝下去，但愿能令我这疲惫之躯也快意恩仇，能在江湖上再搏一声彩来！”

天池峰一饮而尽，喝干了他那一杯血。

蒙面人沉默不语，他一口一口地喝那半盏血，像在品尝奇珍异味。

众豪杰眼睁睁看着这二人喝下血酒，知这二人一旦出得蛤蟆塘，便会兵刃相见，做生死一搏。

天池峰随手一掷，酒杯没入桌面，杯口与桌面平齐。这一手让众人吃惊，方知平素所闻不虚。这天池峰能一掷而使酒杯嵌入松花石中，何止力道千钧？众人不禁面色大

变。

看来这蒙面人再无幸理。

蒙面人哂然一笑道：“这也不错。”蒙面人以食指、中指摁定杯面，那酒杯竟像一只灵物，慢慢钻入松花石桌内，直至杯面与桌面齐。

众豪杰俱是高手，都明白蒙面人这一手，便露了骇世惊俗之功。他那慢慢出手，比天池峰更难。天池峰一揽之力，便引全身力集于一手，一掷有力，而这蒙面人以二指摁压，便使酒杯齐桌而没，更是力道惊人。

天池峰不由得一惊，更注目这人。他冷怔半晌，方道：“好，好，好指力。”

天池峰回手向刘雪羽一拱揖道：“雪翁寿诞，不便多难。在下这里告辞了。”

刘雪羽却也不敢说什么，他只是一声长叹，道：“三位慢走，在下不远送了。”遂呼令那鹰隼之相的大管家送客出庄。

天池峰三人无暇他顾，在众人注目之下，匆匆出庄。

[page]

三 墨剑冰雪蟾

众豪杰见不是事，便匆匆告辞。

一场寿宴，转瞬成狼藉盘盏。

众豪散去时，人走匆匆，不及语别。有的人向刘雪羽匆匆一揖，有人告辞时说一句寒暄话。只有采金主丁大牙，向这蒙面人龇牙一乐，转身就走。赶山人孙秀凝神注目这蒙面人，从上至下细细看过一遍他的身子，说了一个字：“好。”人也就飘出了厅外。宋冰儿夫妻告辞时都深深地看这蒙面人一眼，才缓缓走出厅堂。

千余贺客，须臾走散。

厅堂上，只余蒙面人与寿星老刘雪羽。

× × ×

大管家与众家人送走客人，退归堂上，都嗒然若丧，觉这寿宴收场，让人脸面无光。

蒙面人突然一揖道：“让雪翁扫兴了，在下罪过不小。”

刘雪羽突然放声大笑，笑声中满面是泪，他将一只手向蒙面人伸出，他手中是蒙面人方才交与他的那信物。那是一只玉牌，牌上有一朵云，绕着一座三仞山峰。刘雪羽笑道：“有恩人信物在此，就是赔上蛤蟆塘这一庄人性命，又复何如？没有恩人，焉有我刘某今日。先生如此讲话，也太小觑在下了。”

蒙面人神色肃然，突然起立一揖，道：“雪翁真是信人。”

刘雪羽突然喊道：“快，拿酒来！”

就捧上来三瓶美酒，正是刚刚长白十二峰中老大天池峰贺寿的三瓶熊酒。

熊酒为关东第一名酒，系在秋阳之下由熊腹中剖出之发酵熟山梨、山丁子，取而酿酒，其酒凛冽，味辛而力猛。此酒最难，在于剖腹之时既不能迟亦不能早，迟则梨成生硬块状，已无酒力；早则不曾发酵，与放置地上无二，自然也没酒力。

刘雪羽看着熊酒，朗笑道：“这是长白十二峰中老大天池峰送我的熊酒。这酒性烈，不知阁下是不是喝得？”

蒙面人声音嘶哑，笑道：“血也要喝，何况这酒？”

刘雪羽道：“好。”

二人就各捧一瓶，以长白山四珍下酒。那四珍是：三花鱼、飞龙汤、猴头蘑菇炖鹿脯，糖煨参籽。

蒙面人举瓶欲饮。

刘雪羽道：“且慢！”

蒙面人静待其言。

刘雪羽慢慢陈词：“我与长白十二峰表面往来不断，但暗中他觊觎我蛤蟆塘已久。你不知我蛤蟆塘处长白山阴阳坡交会之处，有这几十里塘泉，有蛤蟆出产，盛产长白山

蛤什蚂，这也是长白一宝。更稀罕的是在我这塘中时有一两对雪蟆。这雪蟆大如牛蛙，形若蟾蜍，凡人不识，不知它好处。以雪蟆补人，能生滋血肉，又能使人善驱邪毒，端的是有其无限好处。所以这长白十二峰总想染指，霸我塘杀我人。这瓶酒还是先验看一下再饮才好。”

蒙面人突然一笑：“其或有毒，能奈我何？”

蒙面人咕咚咕咚饮酒，须臾便饮下半瓶。

“好酒，果然好酒。”

刘雪羽一见蒙面人畅饮，不觉心痒，也举瓶欲饮。

蒙面人忽道：“且慢！”

刘雪羽便举瓶静待。

蒙面人道：“这酒，雪翁不饮也罢。”

刘雪羽惊问道：“为什么不饮？”

蒙面人缓缓放下酒瓶：“这酒中有毒……”

× × ×

三瓶酒都放在桌上。

以银簪试，一瓶酒中有毒。另两瓶酒投簪而入，簪不变色。

蒙面人道：“这是寒冰之毒，雪翁不可用银簪试之。刚刚有人送雪翁冰雪蟾，可以一试。”

就拿出神偷于不二赠送的一双冰雪蟾来。这冰雪蟾确是奇珍，只有牛眼般大小，却是通体透红，筋脉明晰，像一只雕得巧妙的玲珑碧玉，但内中却可见心肝五脏，一双眼红如宝石，通体却晶莹如雪，筋脉血管呈微微绿色。

蒙面人以杯洒酒于松花石桌面上，放一只冰蟾在酒中。酒便慢慢被吸干，桌面上再也无点滴酒星儿。

那一只冰蟾便渐渐变色，如被染色，渐渐通体呈红色，而一双眼睛渐渐变绿，身子也渐渐饱胀，变大。

蒙面人道：“这是以赤阳掌运功，双手握杯，每日凝神一个时辰，让那酒渐渐染毒而成的。”

说这话时，蒙面人突然全身颤抖，激动不能自己。蒙面人又以杯斟另一瓶中酒洒于桌面上，放那一只冰蟾在酒上。须臾，一切如故，仍被它将桌上酒全都吸入。这一只冰蟾也没了那洁白雪色，通体渐渐呈黑，变为黑色，连那双眼亦变，渐渐转为灰黯，似无一点光彩。

转眼之间，这一只雪蟾也成为黑乎乎胀鼓鼓的模样了。

刘雪羽仰天一叹，道：“果然居心险恶，不知这一坛酒中的毒又何故如此明白？”

蒙面人道：“可能是一明两暗。如果你先喝这毒酒，亦死。如果你喝不得毒酒，肯定也要用银簪一试这两瓶酒。如见无毒，你喝不喝？”

刘雪羽不言，如是那样，这两瓶酒他一定会喝下去。那后果不言自明。

假若他要当场请酒，以此三瓶酒宴请厅上众客，那时除了长白三峰之外，诸人自然都遭毒手。

刘雪羽神色黯然。长白十二峰如此下手，几乎是要向他明言，要取他这蛤蟆塘了。

他喊大管家将这三瓶酒拿去埋掉，让他小心，别让那毒酒溅滴身上。

蒙面人突然止住大管家：“雪翁何必如此？这三瓶熊酒，珍贵无比，如此扔掉，岂不可惜？”

刘雪羽惊道：“如此剧毒之酒，不扔掉它，如何敢喝？”

蒙面人笑：“我不是已经喝下去半瓶了么？”

刘雪羽这才一惊，想起那蒙面人刚刚饮过毒酒。

可这蒙面人仍是无恙，他莫非已先服下了解药？

刘雪羽如今对这蒙面人已是敬佩不已，他问道：“依先生之意，这三瓶酒如何处之？”

蒙面人道：“你再拿酒来，你饮三瓶酒，这三瓶酒我来喝尽它，岂不大妙？”

× × ×

刘雪羽与这蒙面人对饮。蒙面人不说不笑，自斟自饮，将那一瓶寒冰毒酒喝掉，又将这一瓶赤阳毒酒也喝下去了，复来喝这一瓶毒酒。

这瓶酒不知下的是什么毒。

刘雪羽也是个大行家，知道世上没有什么人可以练成百毒不侵的金刚罗汉之身。人不中毒，只是已有御毒之法罢了。但谁见过可以把奇寒奇热的两种毒酒全喝下去之人？那可真是龙虎交会，更加热闹了。这蒙面人声色不动，竟然喝下了两瓶，还要喝下这最后一瓶毒酒。

刘雪羽沉吟道：“这一瓶.....不喝也罢？”

蒙面人似看透了他的心思，就笑道：“你以为毒酒能制我，怕我一旦毒倒，当场难堪？”

蒙面人大笑，将这一瓶毒酒喝了下去，一饮而尽。

刘雪羽凝神望定这蒙面人。

他又惊又喜。他知道这人准是那个救他之人的传人了，只有那个当世无匹的人，才会有这么一个百毒不侵的后世传人。但他又称那哈哈狂侠为师，难道他竟是兼祧两宗么？

刘雪羽挥手叫管家过来，吩咐了他几句。

管家就捧上来一柄剑和一只小小的锦匣。

剑是一柄墨剑，这是大侠宋冰儿刚赠与刘雪羽的。锦匣内是空的，原来这便是那装冰雪双蟾的一只小小匣子。

刘雪羽笑道：“阁下非常人，此剑奉赠与阁下，愿阁下能在江湖上扬名振威，也不

枉了这墨玉剑有主。这一双冰雪蟾儿也赠送与阁下了。我蛤蟆塘中也时或有雪蟆可捉，其效也神异，不稍差于这冰雪双蟾。这双蟾请阁下带去，以备不时之需。”

蒙面人忙欲推却。

刘雪羽正色道：“阁下乃我恩人之传人，又是狂侠之徒，我送这两物与阁下，如送恩人狂侠。如阁下不受，就未免是矫情了。”

蒙面人只好再拜而受。

他向刘雪羽告辞。

走至庄口，他突然回头问道：“雪翁，不知师父他老人家那两声哈哈是什么意思？”

刘雪羽一愣：“你还不知？他老人家只哈哈两声，其意就是四个字：保你平安。如果再哈哈下去，就全是杀机了。”

蒙面人不语。

刘雪羽悠然而思：“狂侠作为不类常人，人说他‘哈哈两声最好，多了一声要命。’就是此意。”

蒙面人突然一拱手道：“告辞。”

人飞如箭，转瞬不见。

刘雪羽痴立庄口，喃喃自语道：“真想让他揭去那黑纱，看看他是谁……”

[page]

四 护身黄金甲

五月的关东山，山染鲜血，呕一地杜鹃。

花丛之中，显是悬崖。一丛一丛，确是那鸟儿大啼了血，染一地血色。

从山道上就匆匆走来一个蒙面人。

这人走路姿势特怪，别人行走以胯为轴，双腿分别前后挪动而行，他却是如一条木杆分出两杈，两杈一剪一交而行步，那样子十分生硬，像双腿没血肉，而只是双拐挪动，

借就的一双义足。

这走法很平稳，居然每一步都是一尺八寸。

他目不斜视，风吹面上黑纱，似乎也竭力想看出他的面目神情。

他走到两簇杜鹃面前，站住了。

从杜鹃后透出一阵阵杀气。

身后是一丛灌木，春日灌木无叶，只生小小枝芽，便显得萧疏。从那里也透出一阵阵杀气，那杀气竟比这杜鹃丛内传来的杀气更重。

蒙面人突然一声大吼：“滚出来！”

应声而出的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前面的是神偷于不二，后面的是赶山人孙秀。

二人皆袖手，冷冷地看这蒙面人。

神偷于不二的神色很是得意。

有人要和他联手，杀死一个他很不喜欢的人。他怎么能不得意？

他不喜欢这人，是因为这人熟悉他，熟悉得太多了一点儿。这就让他不安。为了自己能心安，这个蒙面人就不可能再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而赶山人孙秀，自有他自己的打算。

他同长白三峰一样，知道这蒙面人穿有一件贴身衣甲，这衣甲功用非凡，能让关东侠客宋冰儿那一击无功。这东西真让他孙秀垂涎三尺。

一个人奔波于江湖，难免不逢战阵，闯重围。如果他孙秀有了这一身护身金甲，那天下群豪又能奈他何？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有这护身金甲，又有天下无双的轻功，谁能奈何得了他？

孙秀一想到这里，就打心眼里快活。

× × ×

孙秀与于不二站在蒙面人身前身后。

于不二冷冷道：“八月中秋，煮江楼上，阁下知道些什么，不妨明讲……”

蒙面人神情冷漠，言语也懒懒的：“阁下心里自明，何必动问？再说那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要在下喋喋不休地再三为你宣扬……”

于不二道：“好，好。”

他从怀里掏出一对小小的判官笔。

这一对判官笔比人家的笔又要小许多。江湖人多见过判官笔，那是用来打穴的外门兵刃。江城连家、诸城富民、中州芦家三家笔法最为有名。但那笔多是两尺左右，或者三尺以上，能打穴，兼用来格、劈、挑、勾、划的，间或也有以笔为枪，变为双枪之势、单枪之势的。但于不二这笔形奇特，每支全都长一尺，笔又很细小，像文人书呆之笔。如此之笔，若用于临敌，岂不一震而飞？

谁知这蒙面人见了双笔，便神色肃然，道一声：“好笔，好笔！”

于不二笑：“当然好笔。”

身后赶山人孙秀用一根棍。这棍被赶山人称为“索拨棍”，是赶山人在山中寻找山货时用的。那棍长近一米，因是索找山货，拨动草丛，惊吓草虫而用的，就不甚粗壮。它原是赶山人用来防身、护体、寻货、打蛇用的棍儿，如今拿在孙秀手里，隐隐透几分杀气，不啻一柄利剑。

蒙面人没有回头，道：“你用棍？”

孙秀就笑道：“一根小棍儿，打蛇、拿货、壮胆用的。”

蒙面人沉声：“好。”

三人凝立山坡上。

孙秀窃笑道：“你枉为江湖中人，如此刚刚入世，便赍志而没，岂不可惜？”

蒙面人不语，他全身松弛，胸前露无数空门与于不二，身后无数空门留给孙秀。他连背上那一柄墨剑都没拔出。

蒙面人身上没有杀气。

只要孙秀与于不二一齐发动，他一定会倒下。

孙秀突然一叹：“你不该有那么一件护身金甲，让我垂涎……”

蒙面人怔道：“什么金甲？”

孙秀面色突然一变，急道：“你身上穿着金甲，何必骗我？”

蒙面人突然大笑不止。

他双手缓缓放下，一件件扯起衣服。一件长衣，内里是一件亵衣，然后就是他的血肉之躯。很难说这是血肉之躯。因为从后背看，那肩胛骨奇大，几乎可以垂下盖住他半面后背，后背只见肋骨累累，如白色布丝一般的皮肤，竟看不出血色。

蒙面人轻轻一抖，衣服便垂下，人也转过身来了。 he 现在是背对着于不二，面对着孙秀。

蒙面人笑道：“现在你该走了吧？”

孙秀恨恨道：“你要弄了我，我更要杀死你不可！”

话声刚落，人便飞起，如海冬青搏兔，旋风般扑下。

身后，于不二也如猛虎一般，双笔直刺蒙面人八道大穴。

蒙面人决受不住这天崩地坼的一搏。

蒙面人欲与孙秀同归于尽，他对于身后那两支判官笔没看在眼里，连躲也不曾躲。孙秀和于不二暗暗快活，只要于不二的双笔点中他的后背大穴，这人马上受制，动也不会动，哪里还有能力迎上孙秀这当头一棍？

孙秀心里畅快，因为于不二比他快，他已经听到了于不二点在蒙面人后背的那几声响，一共是八声微响，孙秀也知道蒙面人此时是神堂、魂门、膏肓、魄户、肝俞、胆俞、三焦俞、肾俞八大穴被制，这一瞬间，蒙面人足太阳膀胱经被制，人已不能动。

是以孙秀飞得从容，他的棍如风，原本一棍击在蒙面人头骨上，可一棍击碎他天灵

盖，忽而改击在他左肩上。孙秀狞笑，似乎已听到了蒙面人肩骨、腰椎都咯咯脆响，被一棍击得粉碎。

他没想到，这蒙面人的左手仍能动作，枯瘦的五指分抓，一把抓住他的索拨棍，轻轻一振，他就虎口一热，蒙面人右手抬起，在孙秀胸前轻轻印上了一掌。

孙秀身子又向上飞去，一飞数丈，砰地倒在地上，孙秀开始呕血，连咳带呕，吐血不止。

于不二呆了。

他这一双笔会过很多江湖上一流高手，也经过数十回生死关头。

但没一回让他这般吃惊。

他这一回是活活地遇上了鬼了。

他分明是双笔疾点，一瞬间连刺蒙面人八道大穴，使他足太阳膀胱经受制。哪料得到这蒙面人竟然行若无事，一举击杀孙秀？

他想转身逃走，但已不及，那蒙面人已面对着他，默然而立。

“想让我告诉你，你在那个八月中秋，在煮江楼上都干了什么事儿么？”

于不二连忙摇头：“不，不，不想。”

蒙面人又慢悠悠地说：“用笔啊，你这四笔点八穴的功夫很是奇妙。传说连家笔法已经式微，没人能有你这绝技了，何不再来一试？这一次点哪里呀？”

蒙面人缓缓张开左臂。

“这是手太阳肺经，你从少商穴点起，鱼际、太渊、经渠、列缺、孔最、夹白、天府，也来上这么一下，四笔点八穴，让我看一看，好不好？”

于不二竟然怔怔地不敢动。他一击不成，不敢再试。

蒙面人突然长叹一声：“你不动手，我可要动手了。”

他突然冲空中嘶吼道：“杀——，杀——，杀——”

这声音凄厉，似人之最大吼喊，又是兽性之一呼。

于不二竟被这呼吼声所逼，转身就跑。

× × ×

于不二没能跑出多远。

蒙面人飞纵而至，他双掌疾飞，连点于不二七道大穴。

蒙面人似已失去理性，他嘿嘿冷笑，用掌在于不二身上重重一击，于不二吐血喷箭，人狂奔几步，仆地而死。

蒙面人回头看孙秀，孙秀干张嘴，欲说出些什么。

蒙面人凝立在身前，静静地瞧着孙秀。

孙秀目无光，人在一点点吧嗒嘴，他吃力地道：“去，去……天池下……洞……”

头一歪，人已死去。

蒙面人转身就走，他连头也没回。

在刚刚杀过人的山坡上，残落一地杜鹃花瓣。

无善无恶 是为骷髅

第三章 血火染墨剑

一 人杀狼也杀

一片乱石，犹如坟丘。

有无数衰草丛生，大石块上，有许多白骨累然。时或有野狐草兔雉鸡窜跳飞鸣，给这石坡岗上添无数凄凉。

前面不远，是一片废墟。颓墙瓦砾，在土中尘积，被衰草淹没。风一吹过，便只有

乌鸦啼叫，声声凄伤。

就有一个人躺在这里。

他如今脸上没了那蒙面纱巾，这里没人，除了一堆堆白骨之外，只有狐兔野雉与蓬蓬衰草。

他在这里已躺了五天五夜。

他不食不饮，只是在这一蓬蓬衰草之中寻找，他在寻找他父亲的尸骸。那个虎一样的壮汉屠忠是他的父亲。他曾日夜思念，想着风吹，想着雨淋，想着曝尸荒郊的父亲。他就夜夜难寐，他牙齿咬得格格响，以仇恨浇心火，想着这屠镇之举，心中怨恨如火焚五内。

他像狼一样四足爬行，在一蓬蓬衰草中爬，在杀虎台周围寻找尸骸。他以为父亲身子健壮，尸骨必然也较旁人硕大些。但杀虎台周围已无一具完整尸首。他只好今日认定几具，明日又认定另外几具，把他们都掩埋在累累卧牛石边。掩埋也十分草率，他以墨剑挑土，须臾便成一小坑，将尸首向里一推，匆匆掩土而就。

他伏在土坑边，欲泣无泪。

他一点儿泪水也没有了，这十年来他就没落过一滴泪。

他夜枕尸坑，仰面向天，像野兽一样蹒睡。

夜里，有一头公狼过来，慢悠悠地凑近了他。

夜很静，月亮挂在中天，衰草与土坡都在鼾睡。那狼就悠闲，一步步凑向这沉睡之人。

狼嗅嗅他头，又去嗅嗅他的身体，再去拱拱他的脚。可能因为他太瘦，浑身竟无一点精肉，也可能狼闻不到人血那腥味，人汗那气息，竟转过身去，想弃他不食。

他一跃而起，人如飞鹰，落在狼头前，双手掐住狼颈。

雄狼力猛，嘶吼惨叫，用力挣而不能得脱。

他恨恨而骂道：“你这个狗东西，你也看不起我，你也拿我不当人。你也敢以为我是怪物？你为什么不吃我？你要吃我，咬我一口，我就放了你，饶你活命。你不吃我，嫌我瘦，是不是？”

他以一手抓住狼颈，另一手横扫，就将狼之四足打折。狼腿最不耐折磨，人都云狼是铁头蛇腰麻杆腿。他右手一用力，狼四腿俱断在腿根，而且被打折成几节。

狼就被掷在地上。

狼卧于地，四腿不能行，身子犹一纵一纵扑向他。

他冷冷地看着狼跳，又倏忽伸掌，叭地击折了狼的脊梁。

狼一声哀嚎，声音凄惨。

这人也一声哀嚎，颇近狼嚎之声。

他用手去碰狼头，吼道：“妈的。咬吧，咬吧。莫说我不给你一个机会，这很公平……”

狼自然狠毒，用那尖尖钢牙咬住他那枯瘦的手。

就听得咯咯一阵响，想必他那一只手的骨骼已被狼咬得粉碎。狼突然仰头惨嚎，吐一嘴鲜血。

这人竟也不躲不闪，让脸上满是鲜血。

狼张开大嘴，惨叫着嘶鸣，这狼竟也能像狗一样发出那挨痛打之后的嘶鸣讨饶之声，更叫这人愤恨。

“狗东西，生死算得了什么？这么不中用，撕下你的舌头，让你这狗东西再也叫不得，省得叫我心烦。”

他的手从狼口里掏出来，竟扯下了那狼的一条舌头。

狼只吭哧着从咽喉中咳，发不出一点威风来。

他对狼冷笑道：“看出来，你还是不行吧？”

他以左手捏住狼腮颊，右手探入去狼口中，一粒一粒将狼牙掰下，狼从下颏处流血，

他亦不旁顾，对这狼笑，直至掰没了狼的全部利齿。

狼已经奄奄一息了，这人才长吁一声，觉得无趣。

他拖狼至大石边，以头枕在狼颈上。狼犹未死，身体尚温。他以狼为枕，又鼾然入梦。

二 洗马庄杀劫

在卧牛镇不远处，有洗马庄。

洗马庄后有一道河，这河叫纹河，因河中产一种类乎斑鱼那纵横条纹的卵石而得名。

纹河水不大，但河边常奔驰伫立千匹马，这些马野生放养，不缰不辔，甚至连那长长的马鬃也不梳剪，更显得野性十足。

洗马庄是关东第一大马场，虽然不及长白山下的连云庄，辽河畔的卧马池、黑森林内的野马镇闻名得早，但近十年来，隐有赳赳然后来居上之势。

洗马庄有走马一万七千多匹，其中不乏日行千里的良驹。

洗马庄生意颇隆，连当朝天子的御禁卫骑乘也来洗马庄选马。因为洗马庄有天下毛色最纯、跑得最快的好马。

洗马庄十年前建镇，便日日兴旺，如今已成为有了上百驯骑手有几个管家有连荫成片的青砖瓦舍的俨然大镇。

洗马庄大庄主魏三爷，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三迷魂峰。

洗马庄的二庄主是许六爷，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六许慎查，人称独秀峰。

洗马庄内人人是刀口上舐血、马蹄下求生的人，个个不怕死。

没人敢上洗马庄来寻衅，除非他不要命了。

×

×

×

天已正午，春阳骄似火，中午的长白山太阳毒，晚上山风冷，这就是长白山上独特的气候，冷春暖春头。

披鬃烈马都伫立在纹河水边，或躺卧在河滩上，或立于河水之中。看马的汉子懒懒地躲在树荫之下，打盹儿。

突然见一个黑影如箭似地飞来，黑影踩踏在马背上，马还来不及嘶鸣，人在马背上跃，几个跃纵，人便过了纹河，隐入洗马庄中。

看马的汉子眨眨眼，以为是白日见了鬼。

洗马庄有一圈大围墙，围墙内只有那么簇簇拥拥几十幢房子，大门是有吊环沉实的木板门，两个壮汉坐在门边守卫。

他们根本没必要守卫，十年来，除了买主上门，要往门边做威风凛凛状，还守什么？连耗子也不敢奔洗马庄来。

他们看见从庄外慢慢踱进一个人来。

这人以黑纱蒙面，全身着黑，尤其叫人生惧意的是那两条腿，奇长，像条棍儿支着人的躯体，走路的姿势也很怪，不与常人相同。

这人在两大汉注目下，来到大门前。

“长白山上十二蜂，一窝蜂子乱营营。哪一个蜂子在家？”

大汉一愣，应道：“二……二庄主在。”

蒙面人道：“好。”

人便向门内闯。两个大汉忙起身拦阻，但没等身子完全站稳，两颗头颅就一跳而飞入空中，又跌落在地，无头的身子才歪倒在门边。

门内的汉子闻听门外惨叫，心知有变，忙抄家伙向门外奔。

“嘭——”地一声，这人竟以身一扑，透门而入。

木板门如腐朽，被他生生撞出一个人形大洞来。

持刀握剑的大汉们吃惊已极，人人怔立在当场。

蒙面人吼喊一声：“快叫你们二庄主出来！”

他右手提剑，凝立当场。

众大汉把他围在正中。

门边站出一慊悍男人，他虎目凛凛，看定这个蒙面人：“是你，你终于来了……”

这是长白山上十二峰中的老六独秀峰许慎查。

长白十二峰中外门功夫第一的，该属这个老六独秀峰，他一身十三太保横练功夫，全身如铜铁一般，极难攻入，即或是用一柄快剑，也不能取其性命。寻常兵刃更只能在他皮肤上留下点点印痕而已。

这人在十二峰中性子最急，人也最骄横。

偏偏这一回，急性子的人也不急了，他只是瞅定被围在院中的蒙面人而笑。

“你闯入长白十二峰禁地，为什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蒙面人冷冷一笑：“你真想看我面目？凡看到我面目之人，必死无疑。不过你也是必死之一，看看也罢……”

蒙面人把头上黑纱撕下，揣入怀中。

院子里所有的人都极震惊。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一张脸。这不是一张脸，只是一具骷髅。头骨之上只包一层人皮的骷髅。这脸无腮、无额、无颊，双目内陷很深，一条细细的脖颈支撑着这骷髅人的头。一张脸上根本就没什么表情，皮肤因不见阳光而变得惨白。一张脸上只有眼珠灵动，让人觉得极为可怖。

骷髅人也笑：“这回看明白了吧？”

老六独秀峰饶是杀人如麻，也不曾见到过这样的人形骷髅。人活到这样子还可以在这世上喘息，这真叫看他的人难受。老六不由得从心中升起一丝恐惧。

许慎查哈哈狂笑道：“人活着为人，死为骷髅，你既为骷髅，又何必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人添惊扰呢？”

骷髅人一叹：“想死还死不成，有俗世之愿未了。”

许慎查道：“不知是什么心愿？”

骷髅人淡淡说道：“杀死长白十二峰，连同他们那些徒子徒孙，一定要杀够三四千人。还有一个掉换银锭的混蛋……把这些人全杀死，我当然也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

许慎查惊诧已极：“杀长白十二峰？就凭你？”

骷髅人望定独秀峰许慎查，突然吼：“杀——，杀——，杀——”

骷髅人吼声未落，人如同鹰隼，纵飞而起，直扑向独秀峰。

独秀峰力道千钧，硬生生以一只铁拳砸剑，骷髅人一不小心，被他一拳将剑砸飞，剑飞入墙壁，刺入三分许，剑柄犹颤动不止。独秀峰一见骷髅人失利，更是得意，双手直捣骷髅人头，这两拳夹击，是他一记杀招，连猛虎也躲不过。

谁知骷髅人不避不躲，双掌欺进中宫，直印独秀峰胸膛。

掌先抵上胸，竟软绵绵的无甚力道，独秀峰心中一喜，今日这骷髅死定了。

蓦地，独秀峰浑身一寒，似有无数冰雹轧轧压向五脏六腑。他一声狂吼，身子一疲，向后退了两步。

这两只力重千钧的拳头当然也没砸出去。

骷髅人如风疾迅，一连点了独秀峰七道大穴。

独秀峰竟如患大病，头出冷汗。

院里的人便知道不妙，其中有三个人夺门而逃。

还有二十四人都持刀握剑，围住这骷髅人。

“想走，没那么容易！”

人飞如箭，只见刀剑相交，人影急闪，二十四人都被打倒刺伤。

骷髅人身子一纵，如去箭射出，双手抓住马尾，马尾负痛一甩，他便就势飞出，一掌印在骑在马背的大汉头上，大汉便头骨咯咯而裂。他又一飞身欺上前骑，化指为刀，四指一刺而透，指尖从那大汉前胸出来。

前边那大汉又惊又怕，打马急奔。

这马神骏，转瞬之间，已离那骷髅人有二三十丈远。突然一物破空疾飞，直奔大汉后脑，那是骷髅人随手扯裂下来的马鞍鞢环。铁环飞速甚急，一飞入脑，穿入大汉脑中。

大汉委顿而倒，那马仍疾奔如箭，飞驰而去。

骷髅人回到了院子里。

这也不过片刻。

那些倒地的刚刚爬起，那些被刺伤的也正要逃走。

还有几个大汉正在煞费气力地为老六独秀峰解穴。

就听见了身后响起那冷冰冰的声音：“别白费力气了，如果这样就可以解穴，还叫点穴么？”

大汉们就觉得身子一冷。

院子里躺了二十四个人，院外躺了三人。

许慎查望着这骷髅人，心生寒意，道：“你只杀我便是，何必杀死这么多人？”

骷髅人冷冷地望定他：“卧牛镇有两千余人死在你们手中。光杀你们十二个人，怎么抵得了他们的命？”

许慎查望定他，目中闪着惧怕的光：“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卧牛镇主的……”

一柄黑剑透胸而入，让许慎查再也说不出话来。

骷髅人一拔墨剑，许慎查兀自不倒下，他仍断断续续地说道：“卧牛镇……我没……”

三 卧牛镇坟冢

春日刚刚升起，山峦道路草稀露浓。

便有数十骑从官道上疾驰而来。

数十骑都是快马，马扯长身子，如贴路面上飞。

数十骑的声音只有那一整齐的踏驰声，数十骑前后不一，竟能马蹄骤驰声一致。

这些骑在马上的人都焦急万分。他们昨日里收到了一只信鸽，信鸽只带给他们四个字：有人劫庄。

这些人冲到洗马庄前。

数十人下马，都手持兵器，分散开把庄子围了起来。

站在最前面的是长白十二峰的老大天池峰、老二双子峰、老三迷魂峰。

他们惊讶地看着那个门上的人形大洞。

三个人走近去看。

谁能一用力便把这厚近三寸的木板撞成这样一个大洞？这个人的内力让老大老二都暗暗吃惊。他们自忖，若不是人的内力运到极致，真不能做出此一撞，但这来人竟像是身子斜都未斜，直直地撞过门，走进去了。

老大与老二对望一眼，神色阴沉。

他们轻轻迈步，从这人形的门洞里走进来。

老大走进来，不由得心里一惊。

这从门洞里进来的人全身直挺挺的，门板被撞碎时，他全身露在庄内的是空门。这时在庄内的每一个人向他出手，都可以致他于死地。他为什么这样托大？是他睥睨长白十二峰，还是有惊世之神功？

院内躺一地人。都成了尸体。

天池峰阴沉着脸，他命令下人把这些尸体都翻过来，让尸体仰面朝天。

他们的致命伤都在一处：咽喉。

有人用剑飞快地一横扫，便轻轻断喉管为两截，人自然活不成了。

这里二十七具尸体，只有三人受伤不同，一个被击碎头骨，一个被利器透胸刺穿，另一个被暗器贯入后脑。门后还有两具尸体，无头，头被塞在门外狮子嘴里。

狮子都被扭向庄里，头向着大门，嘴里叼着一颗人头，血流凝在狮子身上，那狮子看上去像活了一样，让人心里恐怖。

天池峰突然吼道：“都站在那里愣什么？快，进屋去搜！看看还有什么踪迹没有！”人就都提刀持剑，冲进庄内。

× × ×

在洗马庄正中五堂相连处，有一个暗室。

暗室内有洗马庄的宝库，那是两个小小的匣子，匣子里装一些珠宝。魏三急急奔去，进了暗室，不一会人又冲了出来。

他脸色阴沉。

双子峰惊问道：“东西没了？”

老三点点头。

是谁能杀死或是劫走那一身十三太保横练功夫的老六独秀峰？是谁对洗马庄肆意来一场洗劫？难道他不知道东边道关东山麓这一带根本就无人敢捋长白十二峰的虎须么？难道他不知道长白十二峰是睚眦必报的么？

可是，没人知道这个杀人者是谁。

突然，一个下人喊声道：“看！”

门边，在被撞出人形大洞的门边，有一行血写成的大字：去卧牛镇找坟冢。

卧牛镇？

他们已经忘记了有过一个卧牛镇。

因为现在没有了卧牛镇，他们就一时找不到那个地方在哪里。但十年前呢？他们想起了十年前那一场血腥屠杀。那样的一次屠杀毕竟不是每年都有，所以他们想起来了。

天池峰低喝一声道：“走！”

数十匹快马如箭。

× × ×

卧牛镇的旧址离洗马庄很近。

卧牛镇没了，只有一堆堆圯墙、废弃的房屋、蛛网尘积。

没有人，也没有尸体。

天池峰与双子峰都站在镇外，等消息。

没有人，为什么在洗马庄那庄门上写下了那几个血字呢？莫非有人在耍弄他们不成？

魏三突然说道：“咱们……该去那边看一看。”

他指的地方，正是卧牛镇外杀虎台。

天池峰与双子峰不大愿意提起旧事。自从那一次他们用那孩子较力，没分出输赢来，双方只不过一笑了之，但背地里都在用劲儿练掌法。两人平日绝不言谈武功，更不一较掌力，彼此间十分客气。

他们不愿提起卧牛镇，更不愿提起杀虎台。

有些人能杀人，但不能在杀人之后去看死人，也不能在杀了人十年之后去看那一堆堆暴露在荒郊之上，被风吹雨淋，鹰啄狐啃过的人骨。

但他们得去，也许在那里可以找出一点儿老六的踪迹来。

他们向杀虎台缓缓走去。

这里，已经是荒草的世界。照例是新草芽儿都冒不太高，隔年枯死的衰草密密实实的，大都一人多高。草很密，得用刀砍才行。就有徒众上前开道，从草丛中砍倒一片，

人都进去。

这就是那个昔日曾在关东威名四震的卧牛镇的杀虎台。杀虎台一片凄迷，丛草正绿，嫩嫩的绿草正捧着一只只人头骨在掘斟天上无根水，以之为琼浆。

这情形让他们吃惊。

当年那一场屠杀如今只剩下了这荒坡上的一堆堆白骨。白日的凄迷，竟使这里添无限阴森。

老三突然道：“看！”

在杀虎台下，有些异样。

他们忙过去看。

这里真如一个荒坟前的祭台。

一片被风吹雨淋蚀锈弄得没了色的银盘子，里面装了五颗马头，只有砍下来的血淋淋的马脑袋，没有身子没有四肢。马眼睛睁着，神情十分恐怖。

这是五匹上好的千里马，是白眉心、红赤兔、雪里踏青、五花骢、玉麒麟。

世上除了这里，没有任何别处可以见到把五匹上好千里马一刀断头，祭在这杀虎台下的。

银盘前面还有一块坟墓板儿，上面写着：

供奉卧牛镇主屠忠及全镇父老冤魂

以长白十二峰之六独秀峰许慎查送祭

骷髅人立

老大天池峰老二双子峰老三迷魂峰就这么默默地看着坟墓上的墓牌牌。

这里有老六的尸体？竟真的有人敢向长白十二峰头上寻衅？

这人是谁？骷髅人？江湖上从没听说过这一号人物，他是什么人？莫非只是隐去身份，用这骷髅人做一认记？

三人想着与长白十二峰有隙的人。

关东侠客宋冰儿夫妻？不会，这夫妻做事不会这么诡谲，不会透着这么几分阴气。是哪一位隐居林泉的江湖高人？

天池峰突然道：“来人，把这挖开！”

就把那木牌摘了，把地挖开，这儿是两块巨大的卧牛石之间的隙地，挖得也快，他们马上见到了一具尸体。

这正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六独秀峰。

一柄剑在他的胸前刺透，胸前身后两个洞口。

好快的剑。

一击而入。

但许慎查练的是十三太保横练功夫，一般刀枪难伤到他。这一柄剑从背后刺还是从胸前刺，都不该把他刺透。

“看看他的手。”

看左手，是红红的，又撕开他手臂上的衣服，见到一条胳膊红红胀胀地肿起老高。

赤阳神掌毒！

老大看看老二。

老二吼起来：“老大，别用你那鬼眼珠看我，我和你在一起，根本没离开过，怎么会害死老六？”

老三突然脸变了色，结结巴巴道：“老大，看！老六一只右手也有些异样。”

这一只手惨白白的，撕开上衣，前胸也是惨白一片。这独秀峰老六左半身子竟然是中了寒冰毒掌。

老二阴沉着脸：“老大，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不寒而栗，谁知道？许慎查同时中了寒冰掌与赤阳掌，这毒掌在关东千里只有

长白十二峰老大天池峰与老二双子峰才功力惊人。

老二问道：“老大，这是怎么回事？”

老大阴森着脸道：“我也不明白。”

× × ×

天空飞过乌鸦，鸣噪。

三人都心中生起寒意，杀了老六独秀峰，这人也不会就此罢手吧？

他还想杀谁？

老大喝令：“来人！用我的信物，去调老七、老八、老九回来！”

三骑上马，飞纵而去。

四 留人馆豪赌

在洗马庄北一百多里内，有一家关东有名的妓院。

这妓院叫留人馆。

留人馆中有三百个房间，有四百个女人。

留人馆的生意很兴旺，尤其在春季，杨柳抽枝，人去裘腋，便在春日煦煦之下到处见春色，人皆思春。

留人馆待人热诚，四百个女人什么样儿的都有，保你销魂。

留人馆是不夜馆，天天有丝弦竹弄，天天有花天酒地，天天有笑语欢歌。

留人馆内还有赌场，可以让天下的男人在这里一尽赌兴。

对于漫漫春夜无处可去的人，对于吃也饱了喝也足了的人，这留人馆该是一个打发春宵的最好去处。

× × ×

刚刚挑灯，便来了一位客人。

这客人独身，竟骑了七匹马。

七匹马都是良驹。不像是骤驰了几百里才到的，这人没有旅途那劳顿，没有那风尘仆仆的疲惫。

他驰马进了留人馆。

不一会儿，他已经洗过脸，喝过茶，坐在留人馆的楼厅内了。

留人馆的楼厅是客人入馆后打眼的地方。他们在这儿挑拣女人，然后或是去赌或是去嫖。夜很长，但他们都神色匆匆。

因为有了女人，他们可以卸去一些负担。如果有了赌场，他们就可以拼拼气力，寻寻运气。

只有真正的赌客才知道，赌是要花力气的，而且是比一切其他事儿都费力的。

这男人长得很高，很瘦。

老鸨看他这样子，心中暗笑：“娘的，就这一把骨头，还来这儿？如果一会儿走出去，连骨头渣子也剩不下了。”

但当这人摘下帽子时，老鸨不由得吃了一惊。

这男人很英俊，面如敷粉，有一绺长须，三十岁左右的年纪，很持重，又很威严。

这是那种谙风情、懂风流的男人，是那种让女人乐于服侍的男人。

这人背一个大大的沉重包裹，包裹放在桌上，很重地响了一声。这响声让老鸨心花怒放。

这不是那些阮囊羞涩的赖皮客，这是囊积颇丰的阔佬儿。

老鸨就尽可能地在脸上堆满了笑。

她想笑得奉承，笑得快活，笑得让这客人快快地从他那背囊里往外掏银子。

“这位大爷，您是想赌啊，还是想找人玩上一玩呀？”

这男人声音嘶哑，低声道：“我想找女人，也想赌。”

老鸨心里乐开了花：“好啊，女人有的是，要能干的，要能喝酒的，要漂亮的，还是要能唱曲儿的？”

老鸨哈哈大笑，笑得脸上的肌肉直颤。

男人不动声色。

老鸨仍陪着笑：“这位大爷，还是先赌，还是先找女人？”

那人叹了一口气，道：“先找女人，把你这儿的女人都叫来，陪我。”

这儿的女人有四百个，当然不能全都一齐来。有的女人已经有人了，在呷酒。

就一拨一拨，五个五个的让这客人挑拣。

这客人先送了老鸨一锭五十两的大银，老鸨就眉开眼笑。

上来一拨女孩儿，他就——地看。那些搔首弄姿的，那些浪声浪气的，那些偎偎蹭蹭的，他都不问。

有一个女孩很羞，低头敛眉，打算从他面前轻轻走过。他喊住了她。

他问道：“你今年多大了？”

她回答道：“二十岁。”

“你是哪地方的人？”

她眼睛就红了：“卧牛镇。”

那客人似乎长吁了一口气，他回头向那老鸨问道：“不知卧牛镇是什么地方？”

那女孩就要流泪，低下头去，强忍住。

老鸨陪笑：“这是附近一百里外的一个镇子，原来是个大镇呢，如今没了，被人灭了。”

老鸨附耳过来，轻语道：“我这留人馆里，足有七十多个女人是那个镇子上的人呢。”

客人不语，看定那女孩，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孩羞怯地说道：“我叫羊羔。”

客人起身道：“就叫这位羊羔姑娘陪我好了。”

× × ×

屋子里只有他与羊羔。

羊羔很羞，他也不讲话。两个人就沉默相对。

羊羔坐在床上，等待。她知道，强暴是早来是晚来总会来。她很怕，每一回之后都是一阵子惧怕。

那男人不动，坐着看她，面上没什么表情。

她想天已经晚了，她知道这个男人来干什么的，他来这里，不过是要她。她不能让他总等着。

羊羔用头上的银簪挑了挑烛花，她轻轻地去扯那男人道：“这位大爷，让我……服侍您安歇了吧？”

那男人面上淡漠，没一点表情，他只是看着羊羔：“你是卧牛镇人？”

羊羔点点头。她觉得有些奇怪，她是卧牛镇人，十年了，没哪一个客人问及过她。这六年她及笄长成后，有客人过夜，也只是随口问那么一句，不像这男人问得这么认真，一再问她是不是卧牛镇人。

那男人又问道：“这里的女人有多少卧牛镇人？”

羊羔答道：“七十三个人，加上我，一共七十四人。”

那男人沉吟不语，好似有什么话不大好问。

他轻轻道：“你们……在这里过得……好么？”

羊羔眼眶一红，哽咽道：“大爷不知，咱们在这里的日子，真没法儿讲呢……”

她一挽袖，胳膊上处处红红的伤疤。有的结痂了，有的是新痕。

羊羔的泪像一串失线珍珠般滚落。

到了下半夜。

羊羔哭也哭了，人也睏了，她眯着眼问：“大爷，你要不要我？”

那男人道：“你睏了，睡吧。”

羊羔说道：“你要我，要完了之后我再睡。”

那男人突然有些激动，但那面上仍无一点表情。他说道：“你睡吧，别让我扰了你的好睡。”

他不睡，羊羔也不睡。

好一会儿，那男人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他说道：“好，我陪你睡。”

羊羔很高兴，这个男人没那色狼似的猴样儿，还关心她羊羔的身世，问她过得好不好。这个男人就比那些只要她身子不问她想什么的男人强许多。她要好好报答他，让他知道羊羔很能干，能让他快活，羊羔也是个女人。

她就马上脱衣服。

不料那男人止住了她。

男人轻轻一伸手，便把羊羔抱起来了，如抱一包棉絮。

羊羔心跳得快，这男人很解风流。

男人把她轻轻地放在床上，盖上锦被。然后他踌躇了一下，见羊羔用她那一双黑漆漆的眼睛看他，他就一笑，说道：“好吧，咱们都睡。”

他就脱下了鞋，上床来，抱住羊羔的身子，和她一起拥在被下。

羊羔从没见过哪一个来留人馆的男人像他。那些男人一进屋子，就恨不能成为赤裸。他这么温情，却又不要她羊羔。为什么？

羊羔听见了他的心跳声，很急，急得像打鼓。

他是个雏儿。羊羔心里喊。他可能从来也没来过留人馆这种地方。

她轻轻问道：“你头一回……来？”

他有点诧异，又点头：“对。”

羊羔心里升起一片柔情。这男人二十多岁，人好又有钱，竟是头一回来留人馆这种地方，真叫人难以相信。

她轻轻地坐起来，去解他的长衣。

她很温柔，她说道：“不要紧，来两回之后，就习惯了。哪有你这样子的男人，来，让我教你……”

她的手刚刚触上那男人的长衣，就不能动了。

男人说了一句：“你好好睡吧。”

他点了羊羔的昏睡穴。

他抱着羊羔，睁大着双眼，像抱着一个宝贝，动也不敢动。

他终于有了一点动作，那就是抽出他的一只右手来，抚摸羊羔的头，轻轻地很深情地抚摸着她的头，摸着，他的眼角流下了一滴泪。

× × ×

他想，那是十年前卧牛镇的一个春天。

他那时十二岁，他在卧牛镇的家里走出来。

大门外，是井栏。井栏用半尺高的护栅围成一圈，周围又围造出一个亭子。一个小姑娘坐在那亭子里，在咬花瓣。

他走上去，问：“你是谁？”

她嘻嘻一笑：“羊羔。”

他道：“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眼珠子一瞪：“就叫羊羔。”

他撇嘴道：“怎么叫这么个破名字？”

她看看他：“你叫什么？”

他傲然答道：“屠仁杰。”

她问：“你是镇主家的？”

他点点头。

她还是在咬花瓣。

“你为什么吃花瓣？”

她笑：“妈说，吃花的女孩长得比花还好看。”

他笑了，那女孩犊儿头很大，长大了，能怎么好看？再怎么好看，有这么大个犊儿头，也不怎么美了。

他记住了，因为那也是一个春天。

他记住了，因为那时他已经十二岁了，十二岁，是个能记得住一切的年龄。

他记得住卧牛镇，记得住杀虎台，记得住那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记得住那个春天井栏边咬花瓣的女孩儿。她叫羊羔。

× × ×

红烛滴泪，见到了红烛泪，心中有伤情的人才知这是红烛泪。

羊羔长长的睫毛闪动着，人忽然就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她呢喃着问：“你还没有睡？”

他看着她，摇摇头。

她问道：“你就这么抱了我一夜？”

他点点头。

羊羔的眼里流泪了。她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男人。

她抱住他，连连吻他的脸，他的脸很凉。

× × ×

他领着羊羔，去找老鸨。

他要赌。

老鸨笑，她笑得很开心。

如果这男人只要女人，她还赚不了他多少银子。如果他一入赌场，他就可能输个精光。

老鸨答应带他去赌场。

赌场在后进院子。

这里很静，也很闹。

说这里静，是因为从留人馆外任何地方也听不到这里有人在赌。说这里闹，是因为这里赌徒们又吵又嚷，没一刻清静。

这里有三张台子。一张台子赌牌九，一张掷骰子，另一张台子上掷钱。

掷钱是北方赌戏。以一枚唐代或宋代的通宝一掷而定，或字面或背面，一赌输赢。这东西掷起来比骰子快，也比骰子简单。正规赌场掷钱不讲掷，讲“拧”，用钱立在桌上，以手指拧旋，让钱飞转，赌家数十个数字后钱停转方能作数，否则算无效，重拧。

这男人坐到掷钱一桌，坐得没一丝踌躇。

这桌边有三个人在掷，每一掷一分银子。

男人拿出一锭大银，这银子是官银，足足五十两的官银。

庄家立刻满面陪笑：“这位客要几两银子一掷？”

“五十两。然后加番。”

加番，就是赢上来的银子全加上，再一掷。

做庄的是留人馆的二赖子，他一见这五十两银子，心里就很快活，就像看见这锭银子归了他自己一样。

他手里捏着这一枚钱，这是一枚“开元通宝”，只要他把这枚钱在桌子上一拧，这五十两银子就归了他。

这很简单。

二赖子很有把握，对这枚“开元通宝”极有把握，他要字就字，要背就背。

说穿了也没什么稀奇之处，这枚“开元通宝”的字面有一个小小的坑，背面就多出来个小小的赘。这可能是铸币时，偶尔不大小心，把一粒砂粒硌进了钱币，就弄成了这个样子。一字一背，有这些微的差别，也就够了。

除了这一点毛病，这枚“开元通宝”没别的毛病，它不厚不薄，不歪不斜，不重不轻。

其实，那一粒砂眼也算不上毛病。

二赖子就用这枚“开元通宝”连掷了两次，两次他就赢了这人一百两银子。

这男人拿起这枚“开元通宝”看了看，笑一笑说道：“这枚钱没大造好，是不是？”

二赖子尽量十分镇定：“你看这枚钱怎样？”

“造得不错，只是可惜生了一个小小的眼儿。”

那人一边说一边把这一枚二赖子赖以吃饭的铜钱从窗子掷了出去。

这一掷颇劲，铜钱飞出，从窗棂木中透出，飞得无影无踪。

那人就拿出十枚新钱，这是正在行用的本朝新铸铜钱，上铸四字“皇祐通宝”。

二赖子不敢说什么，只好再掷。

可能是失去了那一枚“开元通宝”，也可能是心虚，二赖子就失去了准头，连掷九把，九把皆输。

二赖子头上冒汗，周围掷骰子与推牌九那桌上见这桌大赌，都住了手，来围观助兴。

赌家都乐意见庄家输钱，恨不能见他输得赔不出才好。那人每一掷，众人便喝一声彩。

这第十把，该那人先掷，要了个字，果然就又掷出了个字。

庄家赶掷，又失了准头，认赔。这一赔是两万五千六百两银子。

二赖子推出银子。

众人连声喝彩，这一次又该二赖子先掷了。

他抓起了铜钱，他知道他手心里都是汗，他已经昏了头了，这一掷是字是背，全得由天定了。

他闭上眼，掷钱。

钱在转，转过数了十五个数字才现出字面，这一次二赖子又失了准头，他要的是字，偏偏现的是背。

那人就笑道：“这一次我又赢了。”

他抓起钱，轻轻一拧。

这男人掷得很潇洒，每一次都是钱转得飞快，人们数足到了二十个数字时，看上去本来还有不尽力道的钱突然就没了转兴，不拧不扭，不歪不跌，一落成定局。

果然又是，人们一数到二十个字数时，那钱又现了一个背。

二赖子没勇气去推出银子了，他的手在抖。

他这一掷已经输出了两万五千六百两银子。

那男人仍笑，笑得很轻松：“这一次该我先了。”

他抓起铜钱，要掷在桌上。

“且慢！”

这时，门帘一挑，从屋子里走出一个瘦小精干的汉子来。

这汉子冲男人一揖，道：“在下姓杜，绰号抱残峰，排行最末，这一掷就让在下陪掷如何？”

男人微微一笑道：“好，请！”

男人待这十二峰站定，就抓起铜钱，轻轻一拧。

这次男人用的是左手，在旁观看的人们早已看得明白，这人左手右手掷起来均如己意，要字要背可随自己心意而定

这人要的是字，这一次果然掷出个字来，“皇祐通宝”。

杜十二没说二话，认赔。

庄家赔出五万一千二百两银子。

男人仍是神情淡定，默默地等待。

杜十二一揖而笑：“不知这一回可不可以由在下选定赌法？”

男人仍淡漠十分，问道：“什么赌法？”

杜十二冷冷一笑：“在下这留人馆四百女人，加上这留人馆的房产地面，与你一赌输赢。这些加在一起，也该有那么三五百万了。如果你能赌则赌，如不能赌，就恕在下不奉陪了。”

众人中就有人想嚷不公平，但被身后人扯住，知道这留人馆是人家的地盘，嚷不得的，只好翻了翻白眼，不做声。

杜十二看定那男人，大鱼吃小鱼，吃定了。他今天一定让这男人走出去，然后让他在无人之处血溅赌财。如果他拿不出三五百万银子来，就无法同杜十二一赌，就只好转身走出去，被人追杀。

谁想那男人又淡淡一笑，道：“羊羔，递我那包袱。”

羊羔从身后递上来那包袱。

包袱甚是沉重。

男人轻轻解开包袱。

众人顿时一声惊呼。

这里是珠宝奇珍，有晶莹无瑕的美玉，有剔透圆润的明珠，有雕饰巧妙的金饰。单是那一串圆润剔透的明珠，就价值不菲，二三十万也买不来它。

那男人把这一包袱珠宝连同刚赢到的满台银子一齐推拢，笑道：“以此作注，也该有五百万之数了。”

杜十二脸色阴晴不定，忽然狂笑道：“好，好，阁下果然好身手。杜十二这一场赌，就陪阁下了。”

他一挥手，要人取来一只匣子。

“这是留人馆地产与四百女人的身契。如果阁下赢得在下，就把它拿去好了。在下将一个人走路。”

男人一诺道：“好，如果你赢得了我，这些都归你了。我也是一个人走路。”

杜十二沉声道：“好。”

这一掷该有三五百万钅金之数。这一掷该有三五百万之得失。

众人几乎要屏住了呼吸。

男人问：“不知阁下喜欢怎样掷法？”

杜十二随声应答：“掷骰子，赌小。”

× × ×

凡是赌徒，都讲究练这掷骰子的巧劲。

当然有假，灌水银的灌铅的骰子有假，让人上当。南人称被人做了假吃吞了还不知的人叫羊牯，北人称这号人为冤大头。用灌铅的骰子易被人发觉，就有丢了头败了家的危险；灌水银的骰子也容易被发觉，发觉后那下场也一样。还有的是碗里弄鬼，骰子面上弄得粘些，靠这些法儿，难逃明眼人耳目。

一般赌家，上来掷骰子，讲究掷上个四五六，这是好骰子，庄家喝声“一路顺风”，就是个四五六。除了六六六三个六的“六豹”可以拿下它，就只有这四五六为大了。可这杜十二偏偏不赌大，赌小，难道他有什么绝技不成？他能在这骰子上掷出三个一点来？才定要赌小？

这男人点点头道：“好。”

× × ×

一局豪赌。

在场的众人不用说从来没有过三五百万两银子，也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大赌注的一场豪赌。

三五百万，够他们享用几辈子的了。

现在，这个留人馆的大老板杜十二要与这个男人一掷而定输赢。

× × ×

杜十二很兴奋，脸微微有些涨红。

那男人很镇定，静静地等待杜十二开赌。

杜十二看看这人，心里知道遇上了劲敌。

三五百万两银子的一赌，这人竟然仍是那么镇定，那么自如。他想想也有些紧张。

杜十二向那男人一揖道：“请！”

那男人抓起骰子，手未动，三粒骰子竟然能在掌心滚动，只要用另一只掌去轻轻一引，骰子便滚动不止。

杜十二脸色微变，他知道这一次遇上了平生劲敌了。

杜十二在那男人欲掷未掷时，突然叫道：“慢！”

那男人微微冷笑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杜十二刚刚见了他掌中滚骰子这一绝技，突然想起了老大天池峰与老二双子峰一次赌戏。二人以掌向骰子，骰子受二人冷热掌力竟能自生旋转不已。当时他们十二峰中其余诸人皆以为奇。老大当时说：如果世人有人可以举一人之力将此骰子这般旋转，那样他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天下赌王。

但那时他们认定，天下绝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因为他绝对不可能同时练成寒冰掌与赤阳掌，所以他也绝对不可能让骰子在他掌下飞旋。

可现在，杜十二亲眼见到了这人手掌里的骰子未掷而自动，这让他又惊又惧。

杜十二盯牢这男人道：“在下还有一事讨教。”

那人道：“不必客气，请讲。”

杜十二朗声道：“如果先生这一掷，便是个三点，在下就可能输了。请先生告知在下大名，让在下知道这输也输了明白，输与个名手。”

众人一听，这杜十二问得也有理，也没理。说他有理，是因为谁要是押上了三五百万两银子，如果一掷而光，竟连赢家是谁也不知道，那岂不是天下的大笑话？但你设赌在此，人家上门来赌，来去是赌客，但赌莫问名。这是天下设赌的规矩。你因为人家要赢钱，便打问姓名，这显然不是设赌的规矩。

谁知那男人却不以此为怪，他淡淡地答道：“好教先生得知，在下姓古名楼，是本地人氏。”

众人听这名也不怎么样，可这杜十二一听这名字，马上如雷殛顶。

古楼！就是那个在蛤蟆塘大闹寿诞席的蒙面客，就是那个以血为酒，欲与长白十二峰寻畔的蒙面人？

杜十二突然冷笑了：“好，好！先生是不是去过蛤蟆塘，为雪翁寿？”

那男人点点头。

杜十二满脸杀气：“先生是不是同天池峰老大喝过一盏血酒？”

那人也点点头。

杜十二朗声大叫：“好！来人！”

就从屋内冲出来二三十人。

这都是留人馆的打手，平时做龟公做捞毛的点灯的扫席的，攒几分昧心银子，如今一声吼令，便冲出为杀手。

他们做杀手比在妓院干得更顺手，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长白十二峰的杀手徒众。

杜十二冷冷一笑道：“先生这一赌之后，咱们还有帐可算。”

这时，围观的众人都想溜走，恨不能多生上几条快腿。

那男人突然对羊羔一笑：“你怕不怕？”

羊羔道：“怕，怕得厉害。”

那人笑，狂笑道：“别怕，别怕，你不是见过杀人么？他们杀卧牛镇人的时候，你不是在那儿看见过么？”

羊羔仍然抖，缩成一团。

那男人把包裹包好，一个角一个角地扎缚，直到自己也认为弄得很稳当了，才把这包袱放在羊羔怀里。

“你坐好，莫动，等我和他一赌。”

他看定杜十二，仍在笑：“如果你还赌，我们就一赌，如果你不赌，我可就走了。”

杜十二沉凝不动，他双手如爪，手指放在桌上，竟一下子抓进了桌子里。手指一点点没入桌内。

他擅淮阳鹰爪门的大力鹰爪神功。

如果他一跃而起，这两只手抓在人的头骨上，人的头骨只能像这桌子，咯咯地应声而裂。

他盯着这男人的头，欲奋力一抓。

那男人突然甩手在桌上一抹道：“我想你还应该赌。你说对不对？”

那男人的右手在桌上一抹，这桌上就亮晶晶地好似被抹上了一层珠光。

杜十二一愣，他知道那不是珠光，那是一层冰晶，这男人擅寒冰掌，这掌力也该有六七分火候，与他们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的功力难分轩轻。

杜十二不由得心中一沮。

这男人仍笑，笑得声音颇有些嘶哑：“你如果不做这一赌，今后你这赌场还讲什么信用？还会有人来与你赌么？这样的场子没有也就罢了。”

这男人用左手在桌上一抹，桌面上就如同刷上了一层黑漆，黑黑的如同燃烬的木炭。

杜十二一见他这一手，顿时脸变得如同土灰。

这本是长白十二峰中老二双子峰土二爷的本事，赤阳神掌练到了五成火候，便可以以手炙木，木成炭色。但武林中人人都知道，这赤阳神掌与寒冰掌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两大神功，这男人竟然能以右手施寒冰掌，左手施赤阳神掌。这不是见了鬼了么？

杜十二吓得话也讲不出来了。

他说话结结巴巴：“好，好，就赌。”

× × ×

人沮气不旺。

那男人一掷，果然就掷出个三点来。

那些没走的赌徒们就喝了一声彩。

杜十二也掷了个三点。

他盼那男人下一次会掷出个大点来，最好是掷三个六，不是三个六，是四五六也成，哪怕掷出个一二三来也好。

可古楼偏偏又掷出个三点来。

杜十二手就有点抖。

这一抖，就抖出了——四来。

杜十二瞅着这骰子，半天讲不出话来。

那古楼仍在笑，慢慢伸手过去，把那匣子抓过来，递与羊羔。

他对杜十二冷冷说道：“限在今日午后未时，如你的人不走开，我一律杀死他们。”

他对羊羔笑：“你说，我是不是运气很好？”

羊羔捧着匣子，抱着包袱，流着泪，不讲话。

他笑道：“羊羔，你拣出匣子里那些女人的身契，把她们一一叫来，打发她们走。凡是卧牛镇的人，都发给一百两银子，凡是他处的，给八十两吧，好不好？”

羊羔直点头，泪水因为点头而甩落。

羊羔太高兴了，太开心了。

第四章 天下第一杀

一 天池秘聚会

天池之上，夜色也清冷。

天池一泓碧水，在夜色下显得银光闪烁，更是寒冽，偏有人夜上天池，偏偏夜上天池的人又有那么好几十人，这些人又不为观天池夜景，也不为睹天池奇胜，这些人显然另有所为而来。一上来，便有三四十人分散开来，去乘槎河边，去天池水边，去那上天池的唯一一条路“一线天”上守护。

余下的十一个人稳稳地坐在天池边河滩上。

夜很凉，这天池上又凉风嘶吼，风生水寒，更凉得人欲颤欲抖。

但这十余人仍静静坐在天池边不动。

他们似乎在等人。

× × ×

从一线天那儿上来了几个人。

先是一个人，这人看了看飞溅轰鸣的瀑布，看了看三四十丈高处的一线天，从他脚下曲曲折折，如蛇一般蜿蜒爬上的便是这一线天。这一线天，爬上去极难，须人贴石壁，一步步挪向上面，得三四个时辰，然后过乘槎河，直至天池边。

这人冷笑几声，一声长啸，声闻数十里，在林中回荡。

他身子一纵，人身横飞，一纵而飞上一线天。

但见人身子横纵，一窜几十米，一停伫立，便是双手扒住石壁，身子如壁虎般吸附于石壁之上。然后再纵，如此重复，不消半个时辰，这人已到了一线天尽头，来到乘槎河头，瀑布边缘。

上面已经有十余人站立，吼道：“来人是谁？”

这人就阴阴冷笑，笑得十分阴森，笑声有如夜枭。

那人说道：“原来是麻先生到了，请！”

× × ×

天池边，那十一个人仍静坐不动。

这人衣袂不举，就飘忽焉来至众人面前。

他扫了一眼众人，笑：“难得，难得，长白十二峰竟然来了十一个人，这可真是让在下感到荣幸啊。”

天池峰拱一拱手：“请坐。”

从身后飘过来一个蒲团，一举而飞，其行甚缓，直至这人面前，突然平平而落。

这位麻先生坐上去。

天池峰缓缓而言道：“我们长白十二峰遇上了一点小麻烦，想麻烦麻先生。”

麻先生笑道：“好说好说。”

天池峰继续说道：“有个刚出道的雏儿……”

麻先生陡然变色，双目精光四射，瞪住天池峰：“老大莫非是要开我的玩笑么？”

天池峰摇摇头：“不瞒麻先生，这人连我们长白十二峰并肩子上，也不一定是他对手。”

麻先生突然咯咯一笑道：“老大这么讲，我倒是有点兴趣了，不知这人姓甚名？”

天池峰沉声道：“他自称古楼。”

×

×

×

时过三更，天池水更加银白。在朦胧群峰之中，又添一层淡淡雾霭，这是长白天池欲将早醒的征兆。

长白十一峰仍都静静地坐在沙滩上。

便听得有拖沓、拖沓的声音走近。

这人走进来。一线天把守的三十余人竟然一点儿都没发觉。是因为天已近拂晓，把守一线天的人心生倦怠，还是这人轻功身法绝妙，让人神不知鬼不觉？

天池峰正闭住双目，此时缓缓睁开眼睛，看着这人说道：“阁下真是守时。”

那人不答他的话，只问道：“说，是谁杀了他？”

天池峰一叹：“何不坐下来说话？”

就又有一只蒲团缓缓飞向这人，落在他面前。

这人却不坐下，只问那一句：“说！是谁杀了他？”

天池峰道：“古楼。”

这人眉毛一扬，惊诧地问道：“古楼？没听说这么一个人。”

天池峰回头，望着抱残峰杜十二说：“十二，你给天下偷王说说那个人。”

那个人行踪飘忽不定。先是在蛤蟆塘主刘雪羽的寿宴上和宋冰儿一较身手，受重击而不伤；又当场与长白十二峰饮了血酒，订成生死之搏，出门后就杀死了赶山人孙秀和偷王的弟子于不二；然后去长白十二峰的洗马庄，杀死二十九个庄内高手，用寒冰掌法与赤阳掌法治了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六独秀峰，挑了洗马庄，至今洗马庄一万七千匹马无法拦回；这人又连赶上百里，来到留人馆，和长白十二峰杜十二豪赌，一赌把留人馆三百万两的家当赢去。

偷王嘿嘿冷笑道：“他凭什么杀了我的徒弟？”

天池峰浩然一叹：“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同我喝那一盏

血酒，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挑洗马庄，拿留人馆.....”

偷王一笑道：“好。”

他竟不说二话，转身拖沓、拖沓而去。

× × ×

天已拂晓。

无池峰回头望这十个兄弟，说道：“此人对我长白十二峰，志在必得。诸位弟兄回去只好在大寨里，守于一处，近日内不要外出，否则被那人看见追踪，必将无幸。”

老八立石峰瓮声瓮气地道：“大哥，你也太多虑了。我们十二峰一齐出手，怕也不至于输了与他。”

天池峰厉声喝道：“胡说！长白十二峰已损其一，如何去做，我自有主张，何必要你多嘴？”

就听得一个女人在笑，长白十二峰中，只有老七是女人。她笑得轻松：“老大，你让我去吧，我看看那人长个什么模样，能把长白十二峰吓成这势儿。”

天池峰沉吟一下，说道：“也好，老七可以去探探他的底细，也顺便看看麻先生与偷王能否得手，必要时助他们一臂之力。”

这十一人从一线天向下走，半个时辰人便不见。

天池边又复归它那永恒的平静。

二 柔情是羊羔

古楼就坐在留人馆，看羊羔遣散那些女人。

凡是卧牛镇的女人，都可以得到一百两银子，凡是他处的女人，都可以得到八十两银子。

女人们一个个都走出去了，当然有很快活的。那是些有亲戚也有家的女人。也有捧

银子坐在门外动也不动的，那是些无处可去的女人。

羊羔乐呵呵地告诉他：“完了，都分完了。”

这些女人从今起，都可以不再强作笑颜，侍候人以自己的身体了。

古楼就对羊羔喊了一声：“好。”

谁知道门外还有些没有走的女人，她们挤挤轧轧，你推我拥，想要进来见他。

他很快活，就让她们都进来，让她们讲话。

可她们一讲话，就让他大吃一惊。

她们推出一个女人来。这女人很妖娆，她媚笑着向古楼抛飞眼儿，笑道：“公子把我们打发到哪儿去啊？我们姐妹们都商量好了，还干这个，请公子做我们的老板。我们这一百两银子也交上去，做为积蓄……”

古楼顿时愣怔住了。

他好半天才道：“你……你们为什么还要干这个？”

那女人低下了头：“不干这个，去干什么？我们没有家了，卧牛镇也让人给毁了。”

古楼没办法。

他只好点头。

留人馆变了个名头，叫“恋人楼”。

这是指狎客浪荡者的迷恋，在此楼偎红倚绿，不愿离开温柔乡。

× × ×

一间内室。

古楼与羊羔对坐。

“你知道卧牛镇的女人都在哪里？”

羊羔摇头。

“你知道镇主夫人……她还活着么？”

羊羔又摇头。

古楼静坐不语。

他每日除了吃饭，就一味这样静坐。一连这样坐了两天。

他告诉羊羔，要她管这里的事儿。

他为羊羔约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小孩，嘻嘻哈哈的小娃娃，另一个是个胖子，时时嘴里都在不停地吃的胖子。

他告诉羊羔，有什么事可以让这两个人去办。

他就打好包裹，准备起程。

偏偏有人不让他走。

前厅来了一个男人，这男人点名要这“恋人楼”最好的女人。

去的人都被斥回，一个个悻悻然。

胖子手里抓着鸡骨头，说：“老板，没人了。”

小娃娃也吵：“没人了，没人了，让他走吧。”

羊羔突然站了起来：“如果没别人了，是不是我得去？”

古楼没有应声。

羊羔一叹，道：“你也以为我该去，是不是？”

羊羔就站在那男人面前。

“你想要一个女人？”

那男人很英俊，犹如玉树临风，穿一身素白长衣，一笑顿生双涡，若是女人，准是个绝世佳人。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那男人慢慢站起身来：“好。我就是要你。”

羊羔看那男人。

那男人很会看，他用眼睛一扫一扫，那眼光中还含着笑意，那眼光就让羊羔脸涨得通红。

羊羔突然大声道：“你要我，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从今天起，就不行了。”

那男人奇道：“有什么不行的？”

羊羔脸更红了：“因为从今天起，我就是这座‘恋人楼’的主人了。”

那男人笑了，笑得很阴冷：“我要找的就是这‘恋人楼’的主人。”

羊羔瞅着他，讲不出话。

那男人又咯咯笑：“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就不会说不行这个字眼了。你知道我是谁？我叫……”

就有人冷冷地接上了话：“不管你是谁，你在这里都不该这么猖狂。”

从角门走出来三个人，中间的是这“恋人楼”的大老板古楼，左边的是那个胖子，右边的是一个小孩。

这男人嘿嘿笑了：“你就是古楼？”

古楼点点头。

男人一叹：“好，找的就是你。”

男人嘿嘿冷笑：“有人叫我‘天下一杀’，就是说，不管是谁，只要出三十万两银子，我就替他杀人。我杀的人并不多，世界上并不是天天有价值三十万两银子的人等着你去杀。对不对？”

古楼沉默不语。

男人道：“我姓麻，人都叫我麻杀。”

× × ×

古楼与麻杀在悬崖边站立。

二人谁也不想先出手。

麻杀这人，看上去绝对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在脚夫、堂倌、帐房先生这行当中，处处可以见到这么一个人，像他这样子的人。

就是这么一个平平淡淡的人，却是“天下一杀”。

麻杀缓缓说道：“我杀了七十二人，连你是七十三人。只要我告诉过谁，我要杀他，他就没有命了。”

古楼问道：“你想杀我，为什么不告诉我，是谁给了你三十万两银子，让我也心中有个数？”

麻杀道：“我一向不对活人说这个。我怕的是没买卖。你如果现在想活命，只有一个办法。”

古楼道：“什么办法？”

麻杀笑起来：“你先付给我三十万两银子，这银子算是你的活命钱，然后再付我三十万两银子，我才可以告诉你谁想要你的命。最后你再付我三十万两银子，我就可以替你去杀了他。”

古楼摇摇头：“我要杀人，我会自己杀。”

麻杀笑道：“好，好。”

他慢慢举起了手中的伞。

这是天下第一杀的伞，他的伞是黑色的，骨是精钢，面是金茧丝织就的，看上去邪门无比。

“你小心了！”

一声叱喝，麻杀纵身飞上，举伞向古楼狠下杀招。

古楼忙出墨剑，迎向黑伞。

这一战绝不同任何一战，古楼战起来并不轻松。

他先出手制住独秀峰，是赖他那浑厚掌力，不待出剑，便已占先机，及至出剑，就

已将独秀峰制死。而面对这麻杀，他递不上掌去，麻杀也屡屡以伞抵剑。剑虽利，但金茧伞却是可以挡、勾、挑、拨，让这墨剑击出无功。

古楼擅两大绝技，寒冰掌与赤阳神掌，但这麻杀竟也熟知他，不让他近身，只是以伞抵之，让他墨剑刺不出去。

古楼情急，一纵而起，以狂侠的“癫狂三十六式”剑法去战麻杀。

“嗤——，嗤——。”剑厉破风，一击而入，这一剑正刺在麻杀臂上。

虽无大伤，却也让麻杀惊惧，他身子一纵，人如鹰隼一般飞退。

麻杀发狠道：“古楼，你知道，杀那七十二个人时，我只流三次血。每次让我流血的人都死得很惨。第一个人我捏着他喉咙，让他吞下了他自己的生殖器；第二个人我让他喝下了三杯他自己的血；第三个人我当他面杀了他的妻子。你是第四个，我一定让你死得好受些……”

麻杀猛扑而上，像一只出柙猛虎。

古楼的墨剑疾刺，麻杀的黑伞急闪。

古楼使出狂侠的“癫狂三十六式”中最后六式，一着“狂人痴立”，一剑斜斜向麻杀脚下刺去。麻杀以为奇怪，这一刺使他全身空门毕露，让麻杀有一个杀他的机会。

这机会得来颇易，麻杀就犹豫了一下。

这剑又从下面斜斜挑起，一着“狂挑酒旗”。

这一剑竟斜斜刺入麻杀右肩，顿时血标如箭。

麻杀大吼一声，黑伞顿缩，三十六支伞骨齐射，像一面墙似地直射向古楼。

古楼急躲，但肩头、腹下、腿侧还是中了三箭。

中间伞骨矢箭竟勾一细链，链前有箭，箭上有勾，这一枝勾箭深深射入古楼肩骨。

古楼的剑仍留在麻杀肩内。

麻杀的勾箭也扯住了古楼的锁骨。

麻杀用力抖锁，金链连连飞抖，古楼吼声连连，但他定住不动，麻杀也不能将他抖下悬崖。

古楼的剑只要再递进去一分，麻杀的右臂便废了。但他气力不济，已不能再递进去一分。

两人僵持不动。

× × ×

就有人在嘿嘿冷笑。

从悬崖边树丛内跃出三个人。这三个人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二双子峰土二爷、老四云雾峰李壮、老九恶林峰朱颂。

这三人飘至二人身边。

土二爷笑道：“老四、老九，你瞧这二人还真认真，像是不死不休的劲头。”

李壮也咯咯笑：“二哥，你可别冤了人家，这一位是咱们天下第一杀手呢，他要杀人，得要白银三十万两呢。”

土二爷道：“老九，你说咱们的白银够不够用？”

朱颂道：“二哥，本来是够了。但这两天呢，我弄了个女人，四哥也买了一家庄园，二哥又想买一点珠宝，咱们这钱可就大大地不够用了。”

土二爷道：“既然咱们不够用，也就拿不出钱来买这小子的人头是不是？”

李壮道：“对，对。麻先生你可看好了，这是咱长白十二峰给你的银子，三十万两，都是京城同仁堂的银票，十足十可兑的，没一丝假，五千两一张，一共是六十张。麻先生，你可是来拿啊？”

麻杀瞪眼而视，恨不能吃了这李壮。

土二爷道：“既然麻先生不便来拿，我们也不便去送了。但麻先生可知道，咱们是人货两讫了。其实呢，麻先生也没杀了这小子，我们也就不必付给麻先生银票了。”

李壮笑道：“这小子呢，我们就料理了。至于麻先生么……二哥，你说怎么办？”

土二爷突然面现杀气：“杀别人如果给他三十万两，要他杀你呢？那时你岂不是也没命了？”

李壮大笑道：“好，杀！”

一个“杀”字出口，三个人一齐出手！

土二爷双手齐挥，这是一双红得似血的手掌。掌风起处，如扑烈焰，带一阵热风，扫向古楼身前七道大穴。李壮双锥齐出，左锥刺麻杀大椎穴，右锥刺麻杀太阳穴，双锥疾扑似猛虎扑食。朱颂用两支判官笔，一笔刺古楼“环跳”，一笔刺麻杀“膻中”。

这三人配合默契，出手如风，煞是凌厉。

古楼的剑还在麻杀肩胛中，麻杀的伞骨全部刺出，带勾箭的链子还扯住古楼，二人手无兵刃，怎能回手反击？

麻杀突然吼了一声：“你们长白十二峰这些王八蛋，老……”

他一抖链子，身子一闪，已坠下悬崖。

古楼只觉得身子一痛，也被麻杀扯下去，向悬崖下坠落。

土二爷和李壮、朱颂站在悬崖边，向下探看。

北方的悬崖，不似南方陡峻，如壁立。这里是一个深深的万丈渊坑，人失坠半天，也没有一点回应声响。

李壮眼尖，看见了一柄墨剑，墨剑在悬崖边，正刺入一棵虬松之中。

三人把墨剑弄了上来，向悬崖下走去。

× × ×

月夜。北方的冷冷月夜。

山都涂了月色，染点点雾嶂，看上去朦朦胧胧。

在悬崖下，五十米处，有两棵斜长的青桐柞树，这树斜斜的树枝上吊着一条铁锁链，

锁链的两边吊着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用双手抓着锁链，不肯放手。

他们已经在这树上吊了半天了。

他们没法放松，只要一放松，两人就会一齐坠入悬崖底去。

他们也不敢动，那一棵青桐柞树本来很细，这一棵树枝虽然很韧，但它的根不那么牢实，土已经在簌簌地向悬崖下落了。

他们已经没办法活命，这棵青桐柞树一旦松脱，二人便没命了。

麻杀与古楼只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束手待毙。

麻杀突然说：“我要能活下去，我就不让你死得难受了，我让你选一个死法。”

古楼冷笑道：“你怎么活？你就得和我一起死。没杀尽长白一窝蜂，我死了也不瞑目。”

麻杀突然道：“不瞑目你也得死。”

古楼道：“可惜你这个天下第一杀手了，被人杀了还不知死，竟然死死缠住我。那些蜂子不光螫我，也一样螫你。”

麻杀吼道：“妈的，我如果能活下去……”

可惜他这一用劲，青桐柞树的根须又扑簌簌露出土来。这棵树马上就要绝根而起，他两人眼看也就要没命了。

古楼叹了一口气，他闭上了眼睛。他已经完全绝望了，他最后想到的是杀虎台下那一堆堆人的尸骸。

麻杀突然吼道：“你看！你看！”

古楼一抬头，从悬崖上垂下来一条长长的绳索。有人在喊：“古楼，古楼，古先生……”

赫然竟是羊羔的声音。

怎么会是羊羔？

羊羔又不擅武功，她能垂下这长长的绳索，她也扯不动。悬崖上又无树木。他一扯

只能连她也扯下悬崖去。

他试着去扯绳索。绳索竟很有力，他怎么也扯不动。

他向上爬，爬到一个凹窝处，又喊麻杀拽住绳索向上爬。麻杀来到这凹窝处，不爬了，非让他先爬上去不可。他就一点一点向悬崖上爬。

他一边爬一边念叨：“羊羔，支持住。羊羔……”

他终于爬上了悬崖。

羊羔一扑扑在他的怀里，哭泣起来。

他说道：“羊羔，难为你了……”

就有人哈哈大笑，笑声中分明是两人，一个爽快，一个脆声。

古楼一看，原来是他带给羊羔的那两个人，胖子和小孩。绳子正系在胖子腰上，小孩坐在胖子身边，扯着那绳圈，胖子坐在地下，正啃鸡骨头呢。

古楼大笑：“哈哈，胖子，小崽子！”

那二人对他不理不睬，只顾自向着羊羔念叨：“告诉你别救他别救他，他这人没点礼数。你救了他，他也不领情，不道谢的。”

又从悬崖边爬上来了那个麻杀。

他的样子比古楼更狼狈，提着一把垂吊着锁链的无骨伞，人站在寒风里，头发披散。

胖子冷哼了一声：“古楼这个混蛋我是看不上，但看不上也不能轻易让哪个王八蛋给杀了。这么好杀，我自己杀了他就得了，何必让肥水流了外人田。你说对不？”

他这话是对小孩说的。

他很胖，身子狼狽，谁知竟很灵活，一句话刚说完，便双手齐发，口中连吐，向麻杀飞去无数暗器。

麻杀不动。这些暗器全打在他身上。

脸上流了血，这是胖子口中吐的鸡刺骨，身上被扎点了穴道，这是手里抛掷出去的

鸡腿骨。

麻杀没动，他不想动。

胖子见他没动手，反倒怔住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麻杀说话很冷：“你干得对，你应该扎瞎我这一双眼睛。”

胖子看着他，叹口气道：“你这么说，我倒不知道要怎么杀你了。”

小孩冲麻杀嘻嘻笑：“你就是天下第一杀？”

麻杀点点头。

小孩笑得很认真：“你这个人没了，被人杀了，你知道不知道？”

麻杀看定这孩子，突然笑了：“多谢指教。”

胖子叹口气：“你这人还懂点道理，这根鸡骨头就给你啃了。”

麻杀正饿得难熬，捧过来就咬，这是一只香喷喷的烧鸡，北烧锅的烧鸡。

三 墨剑会杀人

春雨淅沥。

整整下了五天。

这五天里，古楼哪里也没去，天天在“恋人楼”与胖子喝酒，与小孩赌钱。

他很生气，虽然并不是很认真地生气，但很生气。他生气的是他喝酒喝不过胖子，赌钱赌不过小孩儿。

喝不过胖子，他偏要和胖子喝酒。

赌不过小孩儿，他偏要和小孩儿赌钱。

他每喝两杯酒，胖子就喝三杯。他桌边有两只空酒坛，胖子的桌边有三只空酒坛。

胖子喝得很得意，他一边喝一边向古楼讲述仪狄造酒纣王醉的酒史，又讲前朝酒仙李太白，斗酒饮下诗百篇的诗情，讲得含含糊糊，口干舌燥。

古楼只好喝酒，听酒史。

他一边喝酒一边和小孩儿掷骰子。

他掷不过小孩儿。

小孩儿会做鬼。他抓过骰子呼呼吹气，这一吹之间那设假的骰子就被灌了水银。他掷完之后古楼抓过来掷，就成了没一点假的好骰子。

他每掷必输。

他已经输给了小孩儿十三万七千两银子。

他问小孩儿这些银子赢去做什么用？

小孩儿笑，说道如果他古楼娶羊羔为妻，他就把这十三万七千两银子给他们的儿子做压岁钱。如果他们不成亲，那就算白说，如果他们成亲了没有儿子，那也算白说。

羊羔坐在一边，听了这话，脸羞得通红。她笑着骂小孩儿人小鬼大，将来当不成爸爸。

小孩儿笑道：“当得成的，将来你和他生了女儿，嫁给我不就成了？”

胖子就抚掌大笑，连连称妙。

× × ×

这时，就听得外面马蹄骤驰声。

羊羔听这马蹄声，知道来了许多人

胖子眉一皱，说这是来了十四五个人。

小孩儿说这十五个人中有三个是高手，控辔不缓不急，人如跗骨之蛆附于马背之上，很难听得出这马蹄声的轻响。

古楼一笑道这十五个人中有四个是高手，但有一个的骑术不那么精明。

马蹄声渐渐驰近。

胖子叹气，小孩儿懊丧。胖子知道这酒是喝不下去了，小孩儿知道他也没法儿再赌

下去了。

就听得众人在门外下马。

随即有人朗声说道：“‘恋人楼’内听清，我等是关东侠客宋冰儿、雪花剑芦灵、妙手弥佛唐胜、病大夫铁琼等，特来拜会古楼先生的。”

喊声一落，小孩儿就一蹦，笑道：“胡扯，胡扯！在天池上灵台洞，也没人叫这小伙子古楼先生，他偏偏叫个什么狗屁先生，真正叫人生气啊生气.....”

古楼冲胖子小孩儿一笑，站起来朗声而答：“既是关东侠客贤伉俪来访，便请进来一会。”

来人果然是宋冰儿、芦灵夫妻，还有一个壮大黑汉子，一个脸色蜡黄，阴沉着脸的老人，其他还有十一位武林豪杰。

古楼请这些人在楼厅坐下，待茶。

宋冰儿一揖道：“春日雨绵，本不该扰古先生雅兴，冒昧造访，但这里有一事相问，不得不冒雨来访，但请见谅。”

古楼打揖，一笑道：“请说无妨。”

宋冰儿问道：“在下有一柄墨玉剑，是蓝田采玉人在寒涧之中采掘而来的，其坚逾铁，其色如墨。曾在蛤蟆塘主人刘雪翁寿诞之日以此剑相赠，此事当时祝寿人多，大家都见得。”

古楼点头称是。

宋冰儿一指身后那人：“这人是蛤蟆塘大管家刘云鹏，他说当时众豪杰告退时，雪翁曾以此剑与冰雪双蟾并赠古楼先生。不知此事确否？”

古楼道：“确有此事，这位大管家说得不错。”

宋冰儿脸色一变：“不知古先生那一柄墨剑哪里去了？”

古楼哦了声道：“这剑在前五日，因与天下一杀麻杀在悬崖争斗，被长白十二峰中

的老二双子峰带人乘危下手，把我与麻杀打下悬崖，墨剑当时失手，可能是堕落悬崖之下去了。”

宋冰儿又道：“既是如此，古先生与麻杀又如何呢？”

古楼答道：“我与麻杀皆以为必死，谁知苍天有眼，让我二人落在一棵树上。麻杀以伞中锁链勾住我肩胛，这才以绞链缠住那树。眼看无救，幸得这时胖子和小孩儿赶到了，救了我与麻杀。”

宋冰儿又问：“古先生难道没去寻找墨剑？”

古楼摇摇头。他也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不去找墨剑。

宋冰儿一阵冷笑。

古楼看看他，又看看雪花剑芦灵，见芦灵眉尖微蹙，显然也不大满意他这回答。

古楼就一笑道：“宋大侠此一来三番五次地盘问，莫不是拾到了那一柄墨剑？”

宋冰儿一叹道：“剑是有一柄，请古先生细认一认，看是不是你用过的那一柄墨剑？”

宋冰儿手一带，一柄剑就轻轻放在桌上。

古楼一见那剑，心中一喜，此剑是蛤蟆塘刘雪羽亲手赠与他的，总不好一战便失。如今这墨剑失而复得，让他心中惊喜。

他连连说道：“好，好，正是此剑，这确系刘雪翁赠我之墨剑。”

宋冰儿冷冷地看着他：“这柄剑确系雪翁赠你那一柄墨剑？”

古楼细看了看，这剑通体漆黑，没一点亮色，确是一柄利刃，不是他那一柄又哪里去寻这一柄墨剑？

他点头称是。

他忽然觉出不好。他见到那鹰隼之相的蛤蟆塘大管家正在愤怒地瞪他，那个病大夫像瞧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一样用怪眼神看他，那个妙手弥陀唐胜正冷冷地冲他哂笑。他心中一凛，便知有些不妙。

孰料此时关东侠客宋冰儿突然拍案而起道：“那就好。请古先生明示，你这一柄墨剑，怎么会插在蛤蟆塘主雪翁的背上？”

这话顿时如五雷轰顶，让古楼目瞪口呆。

有顷，古楼才问道：“你说，这柄剑……插在雪翁的背上？那雪翁他……他还……”

鹰隼之相的大管家朗声而呼：“我虽然知你武功高强，但凡事压不过一个理字，你滥杀无辜，我主人劝戒你，给你墨剑，要你少杀人，给你冰雪蟾，让你救人。你怎么不分好歹，竟然杀死我主人？”

古楼有些迷惘，他怅怅地问道：“你说我杀死了你的主人？”

大管家高呼道：“就是你杀的，我亲眼见的，有什么不对？”

胖子突然笑嘻嘻地说道：“他要去杀人，这几天我跟哪个王八蛋喝酒的？”

妙手弥佛唐胜突然阴沉着脸问：“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来这里插嘴？”

胖子望着唐胜，笑了，又啃了一口鸡肉，竟囫圇吞进肚里，好险被咽住，他望定唐胜，嘻嘻而笑：“蜀中唐门，暗器名家。一出栈道，鬼魂不发。这倒满吓人的。你这人不过是现在的掌门唐三奶奶的孙子的小堂兄弟。你叫唐胜，因为能双手抛出三十六样暗器而叫个什么妙手弥佛。你最拿手的一式叫‘随手发招三十六计’，是你这人向后跑，左手右手扔出十六只铁蒺藜、八粒铁莲子、一把断魂沙还有七根夺命针。你这一招中的断魂沙、铁莲子、铁蒺藜皆为虚招，目的在于封住来人走路逃处，而这夺命针才是正路。这七根针认人七道大穴，三前四后，或四前三后，或六前一后，有这么三种变式，要知你这如何变，只要看你抛掷暗器时右手的食、中、无名三指如何弯曲便可以知道了。”

这胖子像对人讲故事，一点一点如数家珍一样讲妙手弥佛唐胜这暗器招数。

他刚刚讲述时，妙手弥佛唐胜犹在冷笑，渐渐就听得变了脸色。

他既愠又怒，但他双手放于胸前，不敢出手。唐门暗器，确为精品，很少出手，出手之后，必见伤亡。可这胖子唠唠叨叨，如数家珍一样讲出他的暗器手法，让他既惊又

怕。他恨不能一把暗器打去，马上把这胖子打成马蜂窝一般。但他又不敢出手，胖子能这么细数他如何出手，让他一动也不敢动。

他只好冷笑，他也只有冷笑的份儿。

宋冰儿又冲古楼一揖：“不知古先生有何话说？这位蛤蟆塘主的大管家既然说是亲见古先生去蛤蟆塘杀了雪翁，想必便没有错。这位先生大约是喝多了，醉了，就容易忘事.....”

突然有人搭腔道：“可恨啊可恨，可恼啊可恼。我老人家在这里坐着，掷了五天五夜的骰子，竟然没一个人问我这事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奇怪么？竟没一个人问我同谁掷骰子，这不怪么？”

众人闻声望去，见古楼旁边那大椅子上，正盘腿坐着一个小孩。

病大夫铁琼突然噗哧一笑道：“你老人家不知有多少岁了？”

那小孩毕竟年幼，竟不知这病大夫铁琼是在调侃讥笑他，就一本正经地掐指而算，口里还念念叨叨：“我就怕算这个，师父告诉我要细细地算，先记住，人家一问好回答。谁知道总是忘。一七得七，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六六三十六.....我老人家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六百七十六岁了。”

病大夫看这孩子那认真劲儿，不由得哑然而笑，连那十几个人亦随之大笑。宋冰儿与芦灵也对望一眼，莞尔一笑。这孩子真逗。

但这孩子轻轻一叹，让他们马上止住了笑。

小孩儿道：“笑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天池峰上一仙洞？难道你们不知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一年’么？”

宋冰儿他们都不笑了。

病大夫铁琼也马上止住了笑。

他们都想起了灵台洞，“天池峰边灵台洞，狂侠处世无邪正”，他们敢笑灵台洞么？

他们敢笑灵台洞的人么？

那小孩儿见他们止住了笑，就叹道：“你们是不是信我老人家的话呢？”

宋冰儿与芦灵面面相觑。谁知道从这里又杀出个灵台洞的人。他们要讨杀死刘雪羽这个公道，就更难了。

这小孩不忘病大夫铁琼，他冲铁琼天真地一笑：“你赌没赌过啊？”

病大夫答得有点吃力：“赌赌赌.....赌什么？”

这小孩不耐烦地道：“掷骰子啊，推牌九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赌法。对了，你号称什么‘病大夫’，一定有过人的本事，咱俩就赌吃毒药。你吃我一粒药，我吃你一粒药，看谁先被毒死，好不好？”

病大夫铁琼张口结舌，他想不到这孩子会让他这么一赌。他忙道：“那.....那就赌掷骰子吧。”

那小孩有点不大乐意：“咳，我都跟这小子掷了五天五夜骰子啦，他总输。我都掷腻了。”

病大夫没话可说。

小孩儿说道：“好，就掷骰子。你赢了，就是你说得对，是这小子用这把掏灰的剑杀了那个什么翁老头儿。你可以用这剑杀了我。如果我赢了，就是你错了，是你用这柄剑杀了那个老头儿，就用这柄剑杀了你。对，就这么办。快掷！快掷！”

这小孩儿竟要把这大事儿当成儿戏。

可宋冰儿与芦灵一凛。这小孩的疯话也有他的用意，如果真如他们说，是别人用这剑杀了刘雪羽呢？

病大夫铁琼满头是汗。他知道他面临绝境。

他想起了这小孩儿是谁。

灵台门下只有一个小孩儿，这小孩儿尊狂侠是亦师亦父，这小孩天资聪颖，十二三

岁已在江湖上行走了两三年。他有一大绝技，就是每赌必赢，时时事事以赌为准，以赌定好恶，以赌定行止。江湖上没人比他更会赌，江湖人因他赌技绝高，称他“善财童子”，又因他一说就做，又称他“金口小菩萨”。

他说赌就赌，他说赢就会用这柄墨剑砍去他病大夫的脑袋。

病大夫知道他一抓起骰子就必然会输，但他又不能不抓这三粒骰子。他面色凄惨，想一掷骰子。

古楼突然喝道：“别掷！”

他顿住了手。

古楼盯住他：“把骰子给我！”

病大夫像扔烫手山芋一样把这三粒骰子扔给了古楼。

古楼接过了骰子，才放心说道：“你不能掷这骰子，你一掷必输，你如输了，他就一定会用这柄剑割下你的头。那时你就一点法儿也没有了。”

病大夫这回更像病人，盯住那小孩儿目不转睛。

那小孩却叹口气道：“如果你不和我掷骰子，怎么能知道是你说的对呢还是我说的对？”

宋冰儿朗声道：“墨玉剑是古先生的，古先生当着这天下豪杰应当有个交代吧？”

古楼望定宋冰儿，突然说道：“交代什么？”

众豪就一阵吵嚷。

古楼狂笑道：“人言我可杀，我意独怜才。说可杀者有理，说怜才者无理。你怎么办？”

这时，坐在一边的羊羔突然站出来：“诸位大爷，我也不是你们武林中人，我也不会武功，但我可以证明，古先生是一直坐在这里，和他们俩喝酒掷骰子的。”

宋冰儿望定羊羔：“你是什么人？”

羊羔笑得很天真：“我就是这儿的人。”

宋冰儿恍然：“噢，原来是留人馆的……”他这一句，轻蔑之意显见。

古楼神色一变：“宋大侠，你把不把我看成个人，这都没什么，但希望你不要轻视羊羔姑娘。不然你会后悔的……”

宋冰儿正色道：“古先生这是想威胁在下么？”

古楼冷笑不语。

那小孩突然笑了：“就威胁威胁你又能怎么样？”

宋冰儿不耐烦，冷笑道：“那就要向古先生讨教讨教了。”

四 黄雀戏螳螂

“恋人楼”外，站一群人。

这是宋冰儿十四五五个高手，与古楼、胖子、小孩儿对峙。

宋冰儿、芦灵俨然大师风范，卓然而立，凝如峙岳。那个唐胜仍是笑眯眯地，他的目光只不离开胖子，胖子站在他的对面，手里仍端着一只酒杯。看来他大概是十分厌恶人们打断了他的酒兴，正愁眉苦脸地喝酒。

只有那小孩儿仍贼兮兮地四外瞧着。

宋冰儿望定古楼，全身杀气渐凝。他抽出宝剑，欲做一击。

古楼动也未动，只是冷冷地看定他。

宋冰儿蓦然一声巨吼，剑影如山，剑光如幕，一连向古楼攻出十八剑！

古楼也欺身直进，人闯入剑幕。

满天剑幕倏忽而没，古楼人欺身已近宋冰儿，他二指轻弹，一阵冰冷传入宋冰儿手中，握剑如握千载玄冰。宋冰儿几乎受不住，手中剑几欲脱手而飞。

宋冰儿大惊，忙疾身而退，引一个剑诀，凝而不发。

古楼却不容他再占生机，狂吼一声：“杀——，杀——，杀——”

这一声吼嘶，如地裂山崩，似人变恶兽，作最大声嘶吼。这吼声引来古楼无数杀招，也激起宋冰儿杀机。

雪花剑芦灵一见情形不妙，忙仗剑而上，助宋冰儿搏杀古楼。

这时情势互易，宋冰儿剑法大开大阖，剑带风厉，嘶嘶而攻，让古楼不得欺身。雪花剑芦灵剑法绵密，一剑剑稳沉扎实，为宋冰儿卫护空门。这夫妻合璧，剑法顿时加了威势，让古楼一时攻他们不下。

× × ×

胖子与那妙手弥佛唐胜仍然施施然对立。

胖子仍然在吃，一边喝酒，一边吃鸡。

胖子的身上，不知从哪儿总掏得出吃的东西。

唐胜笑：“你为什么这么贪吃？”

胖子叹了一口气：“你不知道，人如果正在吃，就知道自己正在享受，正在享受别人享受不到的东西。这样你就对生活很满意了，没有什么不快活的事可以烦扰你了。这个世界上，不快活的事还是很多……”

唐胜仍然面带笑容道：“好，有道理。”

胖子停住了，问唐胜：“你为什么总笑？”

唐胜笑得更诚挚，更热情：“天天打打杀杀，本来都是很生气的事儿，人一生气，就会积郁不舒，积郁不舒就会得病。你如果总笑，杀人时也笑，岂不是快活得多？”

胖子又叹气道：“对，对，好像很有道理。”

唐胜好像仍有点依依不舍：“你这个人挺有趣的，我倒有点不忍心杀你了……”

没等胖子答话，唐胜就出手了。

胖子说得当然都对，但只有一点错了。

那就是没人能看得清唐胜的右手是如何出手的，看不清这右手的出手，自然也没法儿猜测他这一次掷暗器时是什么手法。

唐胜手如千手弥陀，微微飞扬，便有暗器向胖子飞来。飞出的暗器上下中三路奔逐，飞在前的，飞在后的，还有的互相撞击，转角折射，但三十六件暗器，件件都奔向胖子那狼狽的躯体。

果然是十六只铁蒺藜、八粒铁莲子、一把断魂沙还有七根夺命针。

胖子眼看无幸。

恰在这时，胖子那狼狽身躯迎着这剧毒暗器，他突然口中一吐，那是被他咬碎的鸡骨头，便有十只铁蒺藜被鸡骨打落。胖子吐过鸡骨之后，又噗地一口，内力十足地吐出满天酒雨。这酒顿时让唐胜的断魂沙无功。

可那七根夺命针仍暗无声息，飞向胖子的身躯。

胖子身子一纵，从身后飞扑而回的四支毒针射空了，但他身子向下一沉时，那后发的三支毒针射向他的前胸。胖子以手一揽，三支毒针都射在他左手上。

他落地之后，盯着唐胜看。

唐胜哈哈狂笑起来。

蜀中唐门，暗器绝好，天下奇毒，中者无救。唐胜见这胖子手上中了三枚毒针，不由得大喜。这胖子如果在数十个数字之内将他的左手连臂砍下，他还会有命，否则他就没救了。

偏偏这胖子不知死，在唐胜的哈哈大笑中，从兜子里掏出一只鸡腿，用那只右手慢慢送到嘴里，大嚼。

唐胜惊讶地张大了嘴。就是他自己中了唐门暗器，也只好连忙服药，延缓毒性，马上日夜不停奔回蜀中，到了唐门才会彻底解毒。

唐胜冷冷笑道：“你没救了，死定了。”

胖子还笑，把那一支鸡腿吃完了，用右手从左手掌上抽出毒针，看。

“唐门真他妈的缺八辈子德了，干点什么不好？偏好用毒。”

他把三支毒针拿下，举在阳光之下看。毒针呈暗绿色。

胖子冷笑道：“你这小子，在唐门也算不上什么好角色，人家用的毒药渣子给你用，当什么？”

胖子慢慢走上来。他抬手一击。

唐胜想躲闪，但没躲过去，这一掌拍在他胸前。

这一掌没什么力道。

但唐胜心中一凉，一阵子麻木从胸前传开。

他知道中了毒针，胖子把毒针又钉在了他身上。

胖子悠闲道：“快吃药，你死不了，回蜀中唐门，好好治。”

唐胜声音嘶哑：“你.....是人是鬼？”

他马上吞服解药，否则无救了，他吃惊地看着这个胖子。

胖子对他笑嘻嘻：“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是巫医云三跳的门人。”

唐胜马上汗出如雨，巫医云三跳，死人也能让他跳三跳的人，怎么能怕蜀中唐门的毒器？

病大夫盯住了那个小孩儿。

他暗想道：这孩子虽是灵台洞门下，但传闻多半不实，即或是他每日练武，十二、三年能有什么大成？何况人又不能一生出娘胎便会习武。如果他七八岁才习武功，如今不过有那么四五年的功力，怕他做甚？

但病大夫心中踌躇。江湖上人称病大夫铁琼阴沉多智，决非虚言。他当下叫道：“你出口不逊，侮辱长者，我本该给你以教训。但我如此人物，岂能与你敌对，让江湖豪杰耻笑。你还是与他们一试身手，如何？”

那小孩嘻嘻笑：“铁琼，你也别托大，从我灵台洞那儿论，你比我还小一辈呢。你比不比？你要比咱们就比掷骰子……”

病大夫铁琼怒从心中来，恶从胆边生，想刚才蒙羞受辱，现今不找回来，有何面目在江湖上走动？于是他狂吼一声，冲向那小孩儿。

他一上来，使用了他的分筋错骨手。

这是一门很歹毒的功夫，一触上身，一旦得手，便抓得人骨节节寸断。

小孩回身一翻，施一个云里翻，让了过去。他大声吼喊：“看哪，病大夫铁琼要杀人啦！”

这一吼喊，顿时让场上诸人都注意到了这一对的厮杀。

病大夫一旦出手，便不遑再让，招招凌厉，式式杀手。他恨不能马上掐死这小孩儿。

小孩儿步法飘忽，让病大夫不及进招。

病大夫铁琼是高手，一看就知这小孩儿擅一门极高深轻功。他的分筋错骨手一探出，明明看上去可以立时抓断其臂，却让那小孩儿轻轻一闪，就巧巧地躲过。他招式凌厉，但都在那小孩儿身边捏拿提打，一丝儿也抓不住那小孩的身子。

病大夫明知无望，但又无法退步，只好勉力而行，一步步施他那六十四式分筋错骨手。

× × ×

宋冰儿和芦灵杀机不重，只想生擒古楼，便剑下没浓重杀气。尤其是雪花剑芦灵，每一招都攻古楼之必救，让宋冰儿去夺古楼的先机。既是这样，四十招过后，古楼便见迟滞。他施展寒掌，去击宋冰儿的剑，但芦灵心智，一见他出掌便出剑去击他掌心少商穴，让他施不得寒冰掌功夫。而他左手急施，扫一阵热风直奔芦灵时，宋冰儿又大折剑式，直刺他臂上三大穴，让他急急缩手。这样，古楼就无法逼向宋冰儿夫妻，也施不得那寒冰掌与赤阳掌的毒掌功夫。

宋冰儿夫妻倒也不敢大意，仍一招一式沉凝稳定地向古楼搏杀。

× × ×

场上局势已变。

唐胜与胖子一对儿已见分晓。胖子又去吃他的东西，看古楼与宋冰儿夫妻厮杀。唐胜在急急服药。小孩儿也一掌击退病大夫，让他呕一口血后急喘不止。蛤蟆塘大管家刘云鹏本来想呼众齐上，但见了胖子那不畏毒器神鬼莫测的本事和这小孩儿那奇绝天下的步法，顿时心生惧意，只与众豪杰等待宋冰儿这三人一场厮杀。

宋冰儿也已冷眼觑得这情形，他长啸一声，剑急人飞，一连向古楼飞出二十四剑。

芦灵心一凛，知道宋冰儿动了真怒。她很少见宋冰儿如此大动肝火，觉得这样对古楼痛下杀手，似还有点不妥，就剑一迟滞，慢了那么一慢。

这一慢给了古楼一个机会。

他先斜身而让，让过宋冰儿平平一剑，这一剑直刺左胸，直奔他心窝。他身一斜，剑贴胸前而过。

宋冰儿剑一走空，马上变式，一剑横削，平平削去。这一剑得手，马上让古楼身为两截。

宋冰儿已见到了古楼胸前衣裂，血标。

芦灵突然惊呼了一声。宋冰儿的剑马上一缓。

这时古楼身子一斜，右掌轻轻地印在宋冰儿肩头上。

宋冰儿马上脸色一变，浑身冰冷。

他只好颓然收剑，坐于地上疗伤。

胜负立判。

× × ×

两个大汉抬着唐胜，一个大汉背着宋冰儿，这一行人默默地走了。

有时讨正义的人反遭折辱，他们本想问罪于别人，没想到先折辱了自己。他们只好低下头，默默地走开。

无喜无忧 是为骷髅

第五章 天门杀尽人

一 骷髅人杀讯

雁门，双翅峰。

这是天门派的驻地。从一室一居做起，直做成一个蔚然城镇。这城镇又在雁北的高山双翅峰上，就更显得雄壮。

天门派，是七大派之外的武林名派。

虽然其名声不及少林、武当久远，气势不及峨嵋、崆峒雄壮，徒众不及淮阳、华山众多，剑法不及点苍那么招式狠辣，但作为天下一大门派，也是武林人士素来看重之处，轻易也无人敢来此寻衅。

所以，天门派二百年来在江湖上行走，也声名赫赫，手下徒众也颇有侠名。

这一日，天门派突然飞鸽示警，将天门派在外所有人都召集回山。

天门派的英豪们纷纷快马回山。

天门一鹰许方重正在为孙子做周岁饼会，一见飞鸽传讯，便五骑快乘飞向雁北。

天门一鹫印方明正在与少林寺达摩堂三长老印证武功，在嵩山钵音谷打了三天三夜，见飞鸽传警，从少林寺借得快马，直飞雁北。

天门派的好手纷纷归来。

×

×

×

堂上，有一张大桌子。

天门派的掌门人天门一隼李方恩正坐在桌后。

他已嗒然若丧。

桌上有一锦匣，锦匣是白色，上面画着一具骷髅，匣里有一颗六阳之首，那是天门一隼李方恩的儿子笑方侯李士雄的首级。

李士雄十八岁入江湖，风风险险走动了七年，以“玉面笑朗神剑如电”八个字冠绝江湖，令江湖宵小不敢小觑。可如今，他已被人杀了。

匣内还附一柬：

天门掌门李方恩阁下：

贵派弟子笑方侯李士雄不识时务，不谙风流。三五之夜，本是月圆佳期；风清玉树，本是郎思女怀之时。我有佳人，李士雄妒之，便有一怒，拔剑相向。怎奈天门一派剑法式微，令人齿冷。三五招式，令郎授首。如此之易，殊非憾事？思十五月圆之夕，人至雁北，身现双翅峰上，遍会天门诸雄，不亦快哉？！

其柬之后，又不具名，只画一具骷髅。那骷髅形状，同锦匣素色上所画一模一样。

天门三鹰看毕此信，又看那匣，许方重与印方明二人遂劝老大李方恩节哀，好在月圆之日不远，可等待那贼徒上门，碎尸万段，为侄儿报这血仇。

他们遂来计议这骷髅人。

许方重道：“江湖上近日传言，有一人名古楼，在关东声名颇振，他在蛤蟆塘主刘雪羽宴上斗长白十二峰，又回头杀其老六独秀峰。是不是这个古楼，也未可知。传说中此人与狼鹰为伍，宿郊餐露，一心快意恩仇。如果是这个人，便须一见便格杀，无甚怜悯可言。”

李方恩道：“天门一派，至我们兄弟三人，也算颇为光大，徒众行走江湖，多做侠义之举。这个骷髅人杀了雄儿，大抵是雄儿撞了这贼子采花淫窃一类勾当，一言不合，

便即动手。雄儿死得也算其所，但这骷髅人敢传书示警，显见并不惧我天门派。这倒不可不防……”

老三印方明猛然吼道：“叫他来吧！咱们也杀了他，为侄儿报仇，让他明白，天门派也绝不是好惹的！”

× × ×

人磨剑，马佩鞍，人不解甲，雁北双翅峰从此不夜。

直等到五月十五，月圆之夕。

从白日直待到日已西沉，玄乌方坠，玉兔又升。

李方恩叹一声道：“也许是一场虚惊，那骷髅人只是一场大话，要安吾等之心，以便他远遁关东，让我等寻他踪迹不便。如果是这样，也颇麻烦。”

许方重、印方明道：“大哥放心，不管他逃到哪里，我兄弟二人也把他拿回来，在侄儿灵前一祭。决不能让侄儿英灵受屈。”

三人就在双翅峰上驻鹰亭喝酒。

时已近夜。

从双翅峰下闪出一行人来。人奔极迅，直奔双翅峰而去。

一行二十余人，到了双翅峰前，便有人朗声而啸道：“双翅峰上人，请禀报天门派李方恩，就说骷髅人到了！”

这人声音浑厚，清亮，显然内力极深。

寨墙上便有人下寨，飞报掌门人知道。

李方恩与师弟二人偕三十徒众来到寨门外。

见对方人成散形，都施施然站立在寨门之外，一共有二十三人。

李方恩一揖道：“不知哪一位是骷髅人？”

居中瘦长一人面带面具，那面具像是社火之戏中的鬼魅，猩红又狰狞，那人咯咯笑

道：“在下姓古名楼，江湖上人称骷髅人的便是。”

李方恩道：“这么说，犬子是丧生在你手下？”

那人不答，只是咯咯冷笑。

李方恩怒道：“好，你能来便好。”

印方明怕大师兄急而无智，于是抢上前去，吼道：“贼子，纳命来吧！”

印方明一吼而上，直扑过去，形如飞鹭。

谁知那人身子一闪，便轻轻避过，身边一人迎上前来，与这印方明交手。

印方明不用兵刃，直以双爪劈抓格打，声势甚厉。他双臂快如风，直欺对方面门，这一只鹰鹭之爪，如抓中面门，对方便是金身罗汉也当被抓得血肉淋漓。

谁知那人让过了这一抓，随手劈来一刀，这一刀却是五虎断门刀法。

印方明微哼一声，又左欺面门，右抓钢刀，左右手齐施。

这二人你来我往，斗得极酣。

场上就有了突变。

三句话不合，便有了许方重与对方一个胖子的搏斗。许方重手里一副精钢爪勾，一抓一剔一拿一咬，让对方只好躲闪。看对方那腾挪身形，显然是一个高手，对手手里持剑，但剑持有若无，时常又以剑为掌式，一推一卸，莫不是极高深的掌式。这让许方重暗暗纳闷。对方既然用掌，这一柄剑便形同于无，既手中有剑不如无剑，何不弃剑？

李方恩也与那骷髅人交手。

那骷髅人冷冷笑道：“好教李掌门得知，我这一双手擅天下两大掌法。左掌可能是赤阳神掌，右手可能是寒冰毒掌，我今日如用两种掌式胜你，也算是欺你天门派无人。今日我只以一只掌击你，让你尝尝我寒冰掌的味道就是了。”

说罢，骷髅人就劈掌而击，一掌带寒，寒凝冰霜。

李方恩暗暗吃惊，只好以一柄青霜剑敌之。

×

×

×

双方混战，直至拂晓。

天门派弟子虽众，但功力鲜有与三鹰平齐者，就渐渐不敌，被敌手当场格杀。惨吼之声不断。

天门派双翅峰堂门前尽是尸首。

现在，天门派徒众已经尽数战死了，尸横遍地。

而对方二十三人只死伤了七、八人。

印方明，许方重、李方恩犹在苦斗。

他们身边站满了围观之人，这些人剑器滴血，正伺机而上。

李方恩就边战边退，直退至许方重身边。

李方恩嘶吼：“二弟、三弟，快走！”

许方重长啸而笑：“大哥，死算什么？咱们以血溅敌就是了。”

印方明狂吼道：“二哥说得对，痛快，痛快！”

李方恩吼道：“天门一脉，不能绝于你我之手。你二人出山，放追杀令去，把这二十三人一齐斩了。”

许方重一愣，流出热泪：“大哥，你……”

李方恩吼：“快走！”

他不顾骷髅人击掌，转身一剑，向那与许方重恶斗之人一剑击去。这一击是他天门派镇山之法，名叫“临空一堕”，其义原系鹰鹫自堕，不愿老死，而愿飞翔之中一堕而死，虽死而心荣。这一击力道极大，一剑将那使刀者刺伤。

那人突然将刀一掷，从怀里掏出一白蜡杆子来。

骷髅人突然一吼：“老三！”

那掏白蜡杆子的人一怔。

许方重此时一飞而至印方明面前，二人齐出。印方明双爪抓向那人下部，许方重双爪横扫那人胸前。一时身前要穴全在这四爪笼罩之下。

那人惊惧，急闪身而退。

许方重与印方明双双飞起，直飞向寨墙。

有人在掏暗器，骷髅人冷冷一声喝住：“别动手，让他们去吧。”

这时，围观之人渐渐走至面前。

天门派掌门人李方恩身陷重围，被这十五人围得风雨不透。

单是一个骷髅人，他就已难对付。这十五人围攻，他必死无幸。

谁知李方恩大笑起来，这笑中满是悲愤仇恨：“好，好，只要我三弟印方明在，他放出那名动江湖的‘追杀令’，你这骷髅人和你们这一党，没有一个可以逃过，就是你进了地狱，也必死无疑。”

骷髅人也冷笑道：“你也笑得太早了一点儿，是不是？”

李方恩凝定，持剑傲睨，的是一代宗师风范。

“来吧，你们这些王八蛋。”

骷髅人慢慢走了上来。

那个胖子突然说了声：“大哥，我来对付他……”

骷髅人一笑，笑得很是阴邪：“别忘了，人家是天门派一派掌门人哪，还是你我兄弟一起上吧。”

二人同时向李方恩出掌。这回，二人均以空掌对付李方恩。

三五招过后，李方恩剑更迟滞。这二人掌力精深，绝不像刚才持械时那般沉稳，显出毒狠阴邪，一招比一招快。李方恩胸前总受那冰冷寒风一阵阵砭人肌骨，身后又似被那胖子刮起的一阵阵热风烤焦。

他知道他这是真正遇到了寒冰毒掌与赤阳神掌的高手。

他知道这一次已是绝无生理。

他突然纵身而去，这又是一式“鹰绝三折”。

飞鹰失堕，不光折翅，也折头断颈，求血溅岩石。飞鹰折堕乃悲壮之举，自然选择绝高之巅，清洁之石，以求溅血之烈。它飞入云霄，直失而堕，疾落如箭，鹰翼三折，加速其堕势。这一招叫做“鹰绝三折”。

不想这胖子与骷髅人识得此势，吼道：“小心，这是‘鹰绝三折’！”

李方恩从空中折下，飞手出剑，一剑破空，无比凌厉，剑贯入一人胸前，又穿入后面那人小腹，二人抱拥着倒下，蓦然一声如坠重物。

李方恩空中机变，手持一双小巧精钢爪扑来。

他左手掌分，一爪勾住那胖子后背，爪搭其背，便觉有大力反弹，使他爪击不下去。另一爪抓在那骷髅人面上，一下将那人脸具抓掉，露出白惨惨一张瘦脸来。

因他是头先失堕，所以不待回身，胸前、背后被印上了一掌。

胸前一掌火热，背后一掌奇寒。

他跌倒在地，喷血如标箭。

李方恩戟指着那白惨惨脸面的人，怒喝：“原来是你，是你……”

白惨惨脸色的人冷笑道：“李掌门，你死前已经知道死在了谁的手中，该死也瞑目了吧？”

李方恩喉头格格乱响，他的心脉已断，嘴角涌血。他缓缓地倒了下去。

正如鹰折绝堕之姿势，他双臂直软，头颅菱倚。

但他双目向天，不能瞑目。

是鹰折其身，不折其志么？他还在怅恨苍天么？

二 江湖追杀令

嵩山，少林寺。

方丈禅房。

这里现在坐着天下七大门派的长老。

少林方丈澄聪坐在上首，他坐在一蒲团之上，自然身姿较众人为低，但众人仍敛首低眉，静等他讲话。

左面的凳子上坐三位。

头一位是一个矮人，笑咪咪的，是武当派长老之一。这人是武当七长老中传说名声最不振的一人，他的大名叫“笑扫”，传说他在武当山上清宫天天洒扫，让他习武他就不乐，说武当剑法极难学，不如洒扫可以一心一意。他师父答他五十鞭，说他习艺不勤，难成大器。只有武当掌门，现时掌门人清天道人的师父见了他的洒扫，大加喜悦，告诉全宫人不得扰他清修。这人轻易不入江湖，入江湖辄因大事。这人身长只及常人一半，自称笑扫道人，手持一柄竹帚，好像到哪里都想扫地。这一柄扫帚走到哪里便带到哪里。

第二位是一女尼，人称冷面师太。她年近四十，虽在这一群人中算少者，但这一伙人没一个人敢小觑她。冷面师太出家之前就已经是江湖上的一个黑煞星了，蒙峨眉清静师太收伏，为徒七载再入江湖，便一改恶性，专行善事。她这三年来在江湖上所闻名头实已不小。

第三位是点苍派的孙长老。这人一身儒者打扮。但眉心不宽，双目之中积郁愠气，显然神思偏狭，不属宽厚长者。这人不论别人怎生议论，也只是傲然一笑，不作一语。

右面凳子上也坐三位。

头一位是华山武三屈。这人一手华山剑法据说已不弱于其掌门人鲜三怒，一柄剑曾重创连天寨三十二徒众，一日杀三十二人，曾有人问道：“疲否？”武三屈朗吟而笑道：“人疲剑不疲。”这人威名，在江北江南都著，黑道人闻之无不畏惧。

第二人是崆峒三长老之一，“不哭不笑”凑热闹。据说此人姓秦。但因其好生事惹人，被武林人称“不哭不笑”，言下之意，不外是武林人见了他，哭不得也笑不成。这人行止，嘻嘻哈哈，不闲不憩，无休无止。但武林人知，如他同崆峒另外二老“不悲不喜”无老少，“不痴不癫”笑罗汉比起来，这人比那二老更难对付。

第三人是淮阳鹰爪门的掌门人杨伯怒的师兄曾刚。这人一手鹰爪功据说已能生裂虎豹。这人生性刚直，是火仗脾气，与人三言五语不合便即忙着动手。

这六个人等着少林方丈澄聪讲话。

澄聪手里持一块玉牌，这玉牌晶莹碧透，十分珍贵，正反两面，各刻一字，这两个字是：杀恶。

这玉牌是天门派前辈掌门人大力神鹫当年行走江湖的信物。大力神鹫武功深不可测，曾分别与少林等江湖七大门派有恩。当年七门派集会嵩山，铸此玉牌，赠与大力神鹫以为信物，让他持此物可以调得江湖七大门派中人为天门派出力解难。但大力神鹫印定海武功盖世，直至终老天门双翅峰，也无甚要事要江湖七大门派去做，所以这江湖追杀令落在了其子天门一鹫印方明手中。

印方明当天门派折翼喋血之时，将这江湖追杀令送上少林，求少林方丈澄聪会集七大门派长老，计议寻仇之事。

澄聪手持玉牌，沉吟不语。

华山武三屈颇为不耐烦，他声音响亮，直问澄聪道：“不知这块玉是不是真的？”

澄聪一叹，点点头道：“这玉确系真的。当年我七大门派在江湖上历风险，遭邪魔围攻，七大门派掌门人俱受困于黑森林中，是天门派大力神鹫印定海将我七派掌门救出。当时七派掌门齐聚少林，以此一块海心澄玉石刻字送与大力神鹫，许愿异日有召，当为天门派一效死力。这事不出三十年，想诸位都熟知的了。”

众人纷纷答允，承认其事。

点苍孙长老道：“久闻此玉出自少林，有一灵验，不知可否验看一下，也好慎重其事。”

少林方丈澄聪道：“孙长老所言极是，拿水来。”

就有少林寺僧从后堂持一瓷钵而上，这瓷钵如玉洗铜盂，可为净水而用，钵中装满清水，水清见白瓷，一白如玉。

少林方丈澄聪以此玉牌投入瓷钵，便见出了奇怪：这是澄澈之一钵清水，忽然皆为绿色，绿而透明，就显出水似被染过一般。

众人齐声道：“果然是好玉。”

澄聪道：“此玉为武林一宝，为海心澄，乃玉中奇品。当年七大派掌门以此玉赠天门派掌门人大力神鹫，原是赞他心如此玉，澄澈透明，使世中浊水为清，清水更碧之美意。但也是七大门派向天门派许诺，可为天门派一死效力。如今，天门派人来求见七大门派，有要事求告。”

澄聪向门边寺僧略一点头。

门边寺僧便打开门。

门外进来形容枯槁之天门派人天门一鹫印方明。

印方明向七大门派长老行礼。

七大门派纷纷询问。

印方明将骷髅人示警，后又杀上双翅峰屠遍天门派诸人，如今天门派只剩下自己与二哥天门一鹰许方重。

印方明目眦尽裂，声继以血。

七大门派人人动容。

如此狠毒，如此阴邪，这骷髅人让他们起了敌忾之心。他们不再因这骷髅人在江湖上籍籍无名而予以轻视，他们决心让这骷髅入地狱，让他万劫不复。

七大门派决定，向骷髅人出手。

三 江南旖旎游

江南好，江南春，人皆忆江南。

江南风景梦中谳，恰似熟遍，又未熟遍，人景如画染。

古楼喜欢这江南春色。

他想上金陵一游，想上太湖一游，也想上苏杭一观。他想去的地方很多。

他是跟随长白十二峰的足迹来到江南的。长白十二峰直奔雁北，忽然不见了踪迹，他就来到江南，寻踪追觅长白十二峰。

他要杀死他们，把他们一个个送去卧牛镇，做阴灵之祭。

他如今来到了江南。

江南的样子真好，但一切都显得小气了些。

江南楼小。那一座座雕梁画栋的小楼独栖柳下，有一些水乡雾蒙中的绮丽之姿。有南人迤迤而来，大多粉面锦衣，扭扭捏捏，让他觉得好闷。

这远不如和胖子喝酒痛快，也远不如和小孩儿掷骰子快活，更不如和羊羔讲话舒坦。

他决心上酒楼自谋一醉。

酒楼也是雕梁画栋。一切都安排得极工细，连窗前那风雨剥蚀得十分厉害的窗扇都刷得油漆几乎比木板还厚，透着十二分的古老。

这楼叫“眺湖楼”。

楼下是太湖。

太湖烩鲤，自然很是有名，他叫了三瓶酒、一盘鱼来吃，还有维扬小菜。

他就自斟自饮。

边饮边望太湖湖水，湖水倒是很阔大，风习习临湖，吹皱一湖春水，让他心也舒怡。

一抬筷，那鱼没了。怎么只吃了三口，这鱼就没了？

他喊来伙计，要再来两盘太湖烩鲤。

伙计应声而去，须臾转来，端上来两个小盘，盘中当然是他所要的名菜：太湖烩鲤。

他一看，不由得怒从中来，这两个小盘比前一盘子更小，这一个比一个小的盘子，只可能装那么一块烩鲤，叫他怎么吃得饱？

他大怒，吼道：“是我不付你银子么？弄这么三口两口来糊弄我？”

他一抬那两只盘子，把它向楼口一扔。

盘子如飞般直奔楼口，眼见得鱼洒盘碎。

楼上众人一见有客人震怒，都来瞧他。

这时，忽然有一长衣书生身子一飘，人就飞到楼口，双手一抄，那两只盘子就来到他手上。他手势几旋几转，化解了那盘子的飞旋之力，他便又鬼魅一般来到了古楼桌前，托住盘子打揖道：“大哥如何生气，是不是因为这鱼不够吃啊？”

古楼也正想自己忒孟浪了些，哪里寻事不好，偏在吃上寻衅，为人不齿。这时见这书生一飞一旋，身姿美妙，转瞬间化一场争吵于无形，也很佩服，忙打揖道：“在下北人，十分粗鲁，想是贪吃这太湖的烩鲤了，就急了些，怎耐这伙计一盘一盘皆以这挖耳勺般的小盘拿来，以为我不付银子么？”

那书生就笑道：“这事好办。”

这书生朗笑而呼伙计：“快来，捉太湖红鲤，以银盘烹之，拿来下酒。取三瓶上好女儿红来，我来与这位相公共饮。”

伙计马上去取银盘，持烹红鲤。

伙计送来之后，站于一旁。

那书生笑道：“如此一盘怎够？”

伙计踌躇。银盘红鲤，其价逾倍，贵于寻常太湖鲤鱼。

见这书生与那相公相酌，显非熟识，怕出意外，沉吟立于旁而不去。

书生突然醒悟一笑，原来这伙计是怕这银子泡了汤。

书生从衣袋内掏出一锭银子来，这银子足足有一百两之数。

“告诉厨下，就用这同样银盘，一次一条鱼，好生上来，何时吃够说不要了才行。”

伙计连连点头。这一条银盘红鲤，也不过是七八钱银子。足足一百两，能吃多少条？

就又叫来女儿红酒，二人边饮边食太湖红鲤，边眺太湖景色。

便有了七八个银盘摞在了一起。

身边也各自放了几只空酒坛。

古楼吃得兴起，对这书生长笑，直呼其为老弟：“老弟快人快语，一问果然不是南人。这小小盘子真叫我气恼。来南方游玩，那小盘小杯小盏，也真叫人扫兴，让人吃得不爽快。”

书生一笑，举杯一邀，一饮而尽。

古楼连呼痛快痛快，喊伙计拿大碗来。

伙计就拿来了大碗。

古楼看着这碗，笑，问那书生道：“你看，你看，果然这就叫个大碗。”

这碗也只不过比北方的二碗还小那么一圈儿。在北方这大碗只好算做小碗。

“这也算是大碗？算了，算了。”

古楼捧起酒坛，直饮坛中酒。

其实，这坛在北方，也只好算是小罐子，像北方人熬药用的小罐子。

那书生笑道：“对，像小药罐子。”

“来，来一口小药罐子。”

“对，来一口小药罐子。”

二人皆醉。

二人从楼上走出，已是趑趄摇晃，不辨东西了。

古楼道：“兄弟，你去哪里？”

那书生道：“大哥，你去哪里？你去哪里我便去哪里。”

古楼大笑道：“好，好，去，去夜游太湖。”

那书生也道：“好，好，去，去夜游太湖。”

× × ×

太湖之夜，也别有情致。

湖中水静，水睡了，但鱼未睡，偶尔可以听得见水中鱼的喋喋之声。时而见水花鱼跳，水波哗哗响。远处，渔火点点，时隐时现，又滞在湖水中。船乘黑暗，一点点向湖中心去。

两人都趴倒在船头船板上，看水。

近处可见一两米，远处皆是梦中水了。

古楼道：“兄弟，酒楼邂逅，只知你是北人，可不知你的名字呢。”

那书生略一迟疑，笑道：“我也不知你的名字。”

古楼叹气道：“我叫古楼。但这名字也是假的，真名字是一段伤心事，不用它也罢了。”

那书生笑道：“我叫封汝申。这名字怪吧？”

古楼看一看他，没讲话。

书生笑道：“我有一个同胞妹妹，叫封南子，她比我好上百倍，真比男人都强。娘把名字叫差了，她该叫封汝申，而我该叫封南子。”

古楼不讲话。

他突然说：“封老弟，你是哪里人氏？”

封汝申一笑道：“我是关东奉城人氏。”

古楼拍击船板大笑道：“可不是熟悉么？见了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封老弟，你让我觉得.....好欢喜。”

封汝申望着他，不讲话。

他不知古楼自幼便失训怙，没了父亲母爱，虽然又拜到了灵台洞门下，但狂侠不叫他称师，与他亦庄亦谐地开玩笑，这也让他极少想起人的亲情。如今见了这个封公子，人又漂亮，又知人心意，古楼自然心里十分快意，像见到了多年不见的亲人，一种亲近之情油然而生。

古楼望定湖水，久久不语。

书生道：“古大哥，你莫不是疲惫了，你如睡了，就进舱中去睡。”

古楼摇摇头：“封老弟，我心挺乱的。”

封汝申问：“大哥心中有事，不知可不可以同我一诉？”

古楼一跃而起，踞坐于船舱上，面对着封汝申，一双目光中炯炯而闪精光，他说道：“封老弟，不知你是不是看得起我？”

封汝申止不住心跳，看定古楼，强笑道：“大哥有话，但直讲不妨。”

古楼道：“酒楼上一见贤弟，便知你身手不弱。也是江湖中人。我辈中人好一个快意恩仇，语言直爽。我身世凄凉极难尽言。一生中很少与人相亲近。与兄弟太湖酒楼上相逢，也是一个缘字。我想请兄弟同我结拜，成为不离不弃之兄弟。这样也让我在江湖上有一个亲人。就不知贤弟肯是不肯？”

封汝申一笑，拍掌笑道：“好，好。原来大哥也有此意。刚才在酒楼上，我一见大哥豪爽，才生结纳之心，才不揣冒昧去接大哥抛掷的那两只盘子。那两只盘子岂是那么好接的？其实我也看出了大哥那两只盘子最后也不会洒了鱼失了汤，只不过没人接时会顺顺当当落在楼口楼板上。但我不去接这一下，就无法与大哥讲话了。其实，小弟

心中甚是佩服大哥豪爽，英气逼人。”

古楼大笑，心中疑虑一扫而光：“贤弟过奖了。什么英气逼人，不过是英气逼鱼就是了。”

× × ×

太湖船上，老汉轻轻棹舟。

太湖船外，点点渔火沿湖迤迤，像洒了一地夜星。

老汉自有香火，置于饭盆之上，二人在船上，对天地祷祝。

二人愿结为兄弟，生生死死，不离不弃。

古楼很快活，他轻轻抓住了封汝申的手，笑道：“二弟，如今我可有了一个亲人了。我这回可以向胖子和小孩儿吹嘘一下了，我的二弟人好，功夫也好。”

封汝申笑，任由他握着自己的手。

太湖的天要亮了，那拂晓的曙色先是映在太湖灰蒙蒙的湖水里的。

古楼与封汝申都偎在船舱中睡。

古楼睡得很熟。

封汝申也睡得很熟。

只有舱后，那棹舟的老汉仍有精神，他一下一下地荡桨，这船静静行驶在晓雾的太湖上。

封汝申突然睁开了双眼，双目如电。

他悄悄地从袖里拿出一柄匕首，这是一柄有毒的徐夫人匕首。

他轻轻地向古楼身边偎去。

他双目中射出一股杀气。

他如奋力一刺，古楼马上就会死于非命。

他毫不犹豫地奋力一刺。

这时，古楼的脸色突然没了那平静，充满了杀意。他突地猛吼：“杀——，杀——，杀——”

他这一吼虽是梦中所为，但那声势也显然极像他平时杀人，带无限怨恨与杀机。这奋力一吼让封汝申顿时脸色吓得苍白。他马上把匕首又置于袖内。

老船家吓坏了，他不虞会在他船舱熟睡客人之中发出这样的嘶吼，马上放下桨，探头入舱，问：“客官怎么啦？客官怎么啦？”

但是，船舱内二人都仍在熟睡，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

老船家又去扳舵荡桨。他确信这二位相公中有人是睡魇了。他心中暗笑自己，干嘛这么心慌意乱的，这两位相公都那么文雅，怎么能有杀人之念？

但他看那雾蒙蒙一望无际的太湖，想这二人之中如有一个奸歹之徒，那他的头也没了。想到此，老艄公止不住连连打上几个寒颤。

× × ×

古楼与封汝申二人甚是相得。

古楼多志，便事事行而果断，颇有主意。以往行事，虽有胖子与小孩儿，但二人也不把他的话说奉为圭臬，他自然不甚畅意。如今有了封二弟，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而且颇解人意，只是听他吩咐，要玩便玩，要行便从。这让他玩兴大发。于是二人就下扬州，游金陵，过苏杭。

玩得十分快意。

金陵乃六朝故都，繁荣花城，如锦似玉的一个世界，他二人玩得十分快意。

在鸣钟寺见到了一个算命之人。

那人要古楼与封汝申算卦，而且说定要多取他二人二两卦金。

古楼忙问何故。

那人笑道：“如二位这样福相，在金陵城六万人中也难得一见。为什么不多要卦金？”

又如二位这样子的福相，命相自然多奇多折，正如武人刀剑、文人墨宝，一见辄喜，便跃跃而欲试。二位就舍下银子，来算上一卦如何？”

古楼摇头不语。

封汝申直笑道：“大哥，走一次金陵，算上一卦也好啊。”

封汝申递上银子，让这人先为古楼算上一卦。

就抽签，爻卦。

算卦人把卦签放在桌上，沉吟许久，方才对古楼一揖道：“这位相公的卦相十分奇怪，不知能不能直说？”

古楼有点惊异，望定这人，笑道：“好，但说不妨。”

四 卜人沉吟间

那算卦人凝神望定古楼，一句一字地说道：“阁下非是常人，此看额头命相，已知底里。想来阁下曾经死去一次，人命已没，所以就显了一次丧生之相。但不知怎样，竟有福纹斜来，轻轻化去这一次地狱之劫。这让阁下有后来之福了。当真可喜可贺。”

古楼突然从兜袋里掏出五两银子，放在桌上，道：“好，细看一看。”

算命先生见一谈之间，便有五两银子卦金，知是豪爽之人，惊喜之色溢于眉尖。

“阁下生有贵相，看额头蹙眉，是心有积郁，久久不解的，但阁下手上现杀纹，而且杀气隐现，看得出阁下有杀心。杀心颇重，这可能让阁下一了积愿，可获成功……”

古楼听得极专注。

只有封汝申四外张望，显然神思不属。

算卦先生盯住古楼看：“先生还要看这卦签么？”

古楼道：“当然要看。”

算卦先生将卦签拾起，沉吟着看手中卦签。

这时，一辆马车突然从身后急急冲过。

带起一群人向外一拥。

身边的封汝申趁这一拥，向古楼挤了一挤。

他也只是那么挤了一挤。

算卦先生手一扬，手中那根卦签卟地飞入古楼肩头。另一只手抓起一筒卦签，向古楼随手而掷。

卦签成散花状，飞向古楼前身。

卦签飞速甚急，古楼离算卦先生又近，只有两米远。

这一把卦签必将全部插在古楼身上。

这时，封汝申竟掏出了那一柄徐夫人匕首。

古楼应该闪避，躲过这卦签之一击。

没想到他身子向前一冲，迎着卦签飞身而上。

他身子在向前动时便移了位置，那些认穴极准的卦签都击在他身上。

他身上顿时有许多处伤口，在流血。

古楼的身子不慢，人疾射上去，一把抓住了那算卦先生的左臂。

古楼怒喝：“你是谁？为何害我？”

算卦先生狂笑道：“古楼，你这个卧牛镇的孽种，你中了我的毒了，你活不过一个时辰去。”

古楼接气凝右掌，准备一掌击向那算卦人的胸膛。

谁知那算卦人从怀中抽出一柄软剑，连连对古楼刺出八九剑，古楼左右躲避，扯住他臂，时时以他臂迎剑，让他不敢再刺。

算卦先生怒喝一声，挥剑一斩，一道白光。

人已转身脱逸，瞬息不见。

古楼手里紧紧握着那算卦先生一条手臂，血淋淋的。

围观之人如市。

封汝申仍手持匕首，扯住古楼道：“快走，一会儿该来官兵了。”

二人急忙从人丛中逃走。

× × ×

金陵名城，熙熙攘攘之中也有僻静之处。

僻静偏往热闹处。

封汝申带古楼去城北大钟楼上去歇息，治伤。

古楼伤势很重，算命先生那一排竹签，几乎要了他的命。虽然当场不曾溅血丧生，但也伤重异常。

古楼很少流血，大约因为他身体内没有多少血。

封汝申要查看他的伤口，他不让，他自己用上金创药，躺在大钟楼顶的阁子里歇息。

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每天这儿都有缕缕行行的善男信女们。这里又是最清静的地方，人都在眼前过，所有的人都眺望大钟，却没有一个人去眺望大钟上的藻井，更不知道藻井之上还有阁楼，阁楼之内藏有个养伤之人。

古楼的伤很重，他主要是中了毒。

封汝申为他弄药，对他百般呵护。

古楼人很瘦削，脸无血色，渐渐地伤处发黑，红肿，气若游丝，至第六天早晨，他竟然昏迷过去了几次。

封汝申喊他道：“大哥，大哥，你醒醒啊……”

古楼悠悠醒来，他对封汝申一笑道：“二弟，这几天累你了，让你熬得又苦又乏。好在为兄这几日便可撒手而去，也让贤弟不再这么劳苦……”

封汝申泪流如雨，伏他身上大哭道：“大哥……”

古楼很平静地看着他。

“二弟，我死之后，你可以把我送去西郊铁槛寺去，把我的棺木置厝寺内，放上七天，再命寺人安葬。这样就可以了。我此生时日不多，得以结识你这样一个好友，好兄弟，真比什么都强……”

古楼轻轻击节而歌道：“人云此生兮信不枉，佩剑云游兮走四方；别梦依稀兮情所系，剑风荡涤兮扫魍魉。”

古楼双目圆睁，眼视那庙槛飞檐，似有无限怅惘。

封汝申哭道：“大哥，如果没有你，兄弟走在江湖上，就再也没有像你这样的好兄长了，那该多寂寞。”

古楼望定他，笑了一笑。

突然，大钟寺哄地热闹起来了，从静夜中清醒过来的凡夫俗子们又拥入寺，他们仍来这里寻他们的寄托，来这里找他们的平静。

寺众开始早课，在一片祷祝声中，他们二人脚下那只大钟敲起来了，三次，再三次，又三次，成九之数。

钟声像从地下传来，在空中震响，这钟声也不曾让古楼睁开眼睛，他呼吸急促，生命濒于死亡。

封汝申轻轻说道：“大哥，我能不能揭开你面上的面具看一看你？我想……看一看你。”

古楼摇摇头道：“那……那会吓坏你。”

封汝申不语，看着古楼，在哀求他。

古楼道：“我死之后，你可以随意。但我怕吓坏了你。我这人的脸相，比死人还可怕。”

封汝申道：“我不怕。”

二人握着手，在静静地等待着死亡到来。

封汝申想：他在将死之际，还想着别吓坏了我，可见他这人为人敦厚，江湖所传这人暴戾，看来不完全是真话。或者，也许是人之将死，其思也善罢。不管怎样，大哥要死了，我只好静静地等着……

封汝申道：“大哥，你中的毒……”

古楼一笑，笑得很吃力：“我中的是关东山之毒，这是关东三毒，瘴毒为表，虫涎为里，倒鳞鱼为附。这三毒很厉害，我吃的那药也不顶事……”

封汝申一叹：“那算卦人一定有解药，可惜找不到他，在这金陵城内，找他这么一个人也很难……”

古楼叹息道：“我命该如此……”

封汝申紧握着古楼的手，这只手渐渐变得冰冷。

× × ×

又是一个月圆夜。

六月月圆夜，金陵夜冷，大钟寺夜更冷静。

封汝申慢慢地放开了古楼的手。

古楼死了。

他静静地看着古楼那一张平静的没有表情的脸。

这并不是古楼的脸，他的脸在这一张面具下面。那一张脸上的表情是怅惘？是失意？是怨恨？是轻松？他很想知道。

他想去揭古楼脸上的面具，但又停住了手。

他慢慢地跪下去，说道：“大哥，你原谅我吧……”

他去揭开古楼脸上的那一张薄薄人皮。

这人皮面具做得很巧，即便是当年的七巧童子在世，也不过做得这样的面皮。面皮

揭下后，他先在月光下细细地看这一面皮，轻轻地赞了一句：“好！”

他放下这张面皮，又去看古楼的脸。

就是在明亮的月光下，这张脸也极为可怕。

苍白，没有血色。眼珠不转动，便使这面上了无生气。

两颊塌陷，下巴尖出，额头窄而突起，这只是一具骷髅外面包着一层人皮罢了。

封汝申看着心惊，他颤颤地说了一句：“大哥……”

他又要流泪了。

× × ×

夜已很深了。

封汝申在阁楼上守着古楼的尸体，他点上檀香，烧了几陌纸钱，看定纸灰余烬，又望望僵卧的尸身。他不再望古楼那面容，但又想看，就匆匆地看了三次。

更深了，有更夫敲夜更，正是三更。

封汝申坐下来守夜。

突然从远处传来嘶嘶声响，像毒蛇的吐信声似的，又有些不似。

人影一闪，就有人站在了他身后。

他对来人恍若不见。是他太累了，不知道有人来。要不就是他困倦了，正恹恹假寐。

来人像鬼魅一样站在他身后。

封汝申仍像睡着了一样，坐着不动。

突然，来人讲话了，他慢慢说道：“他死了？”

封汝申似对来人没一点惊怪，也好似早已知道来了人，应声道：“他死了。”

来人也一叹，不再讲话了。

来人站在古楼的尸体前：“这小子，原以为他有什么大不了的本事，老大和老二也太多虑了，又调偷王，又调天下第一杀手，又去灭了天门派，让江湖七大派去对付他，

如今这些计谋都没用了。只用了老七的一点妙计和老九的一条胳膊.....”

这人竟然是那个失去左臂的算卦人。

封汝申仍坐着不动。

算卦人冷笑道：“也好，也好，总算可以让长白十二峰过几天安稳日子啦。”

算卦人向北跪下，拔出佩剑来，向天祷祝：“六哥，你英灵不远，九弟为你报仇了。”

他回身持剑，向古楼那死去的尸体狠狠刺去。

这算卦先生恨古楼夺他一臂，虽古楼已中他毒器而死，他仍不觉解恨，这一次竟然想戮尸以解其恨。

剑光如匹练，刺向古楼的尸体。

五 生死不可言

算卦先生这一剑抖无数剑花。

他把剑杀向死人，死人无言也不动，他这一剑便可将古楼的头切下，将古楼的肺腑挑开，将古楼的肝脏挑出，让他分尸为八块。

这一剑下去，古楼的尸首便不能完全。

古楼没动，死人根本不会动。

这时，封汝申一跃而起，上去点住了算卦先生的穴道。

算卦先生顿时怔立在那里，持剑欲击，一副呆状。

算卦先生怒道：“老七，你想干什么？”

封汝申道：“他是我的大哥。”

算卦先生怒极，吼道：“狗屁大哥，你与他拜把子，不过是做戏罢了。你是长白十二峰的老七.....”

封汝申话语慢悠悠：“咱们拜把子，也不过是做戏罢了。你说对不对？你们十一人

当年与我爹拜把子，说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我爹死了，你们却都不死，这不是很可笑么？偏又想出个新主意来，让我充你们这个数，又要和我‘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不有点滑稽么？”

封汝申竟微微冷笑。

算卦先生气道：“胡扯！你爹病死，又不是仇家所杀，我们长白十一峰怎能去陪他死？”

封汝申道：“对呀，既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又何必说那假话？”

算卦先生吼道：“狗屁，你这个丫头，净说狗屁话，让你补老七的位置，是不想让我们长白十二峰的名头缺折，你以为你配？”

封汝申大笑道：“好。果然是快人快语。但我们毕竟结拜过了，对不对？”

算卦先生道：“那是自然。”

封汝申笑道：“既是兄弟，就不该手足相残，是不是？”

算卦先生道：“那对。”

封汝申道：“那好，我和这古楼也是结拜弟兄，他既已死，你绝不可以在他身上动一点儿杀意，他的债孽已还，你如果不解气，就在我身上戳几刀也行。”

算卦先生愣怔了一会儿，愀然不乐道：“老七，你真的认他为兄弟？”

封汝申道：“当然。我要把他送去铁槛寺，守灵七日，然后再送他回卧牛镇，把他埋在那里。”

算卦先生笑道：“好，好。这骷髅有了你这么个结拜兄弟，此生也不枉了。”

算卦先生道：“既是如此，我就告辞了。”

封汝申道：“好。”

他上去解了算卦先生的穴道。

算卦先生转身而去，但他乘封汝申一低头之机，身子一旋，飞速扑向尸体。

封汝申大惊，急向算卦先生后背扑去。

算卦先生料定他会顾及活人面子，而不能对死人更为眷顾，就不怕他背后下手，向古楼身子猛拍一掌。

这一掌，就是铁石身躯也会被击得粉碎。

封汝申也一掌击在算卦先生后背上。

算卦先生狂喷一口鲜血，这一口鲜血竟全都喷在古楼脸上。古楼那骷髅一样的面色，染上了斑斑血迹，更是阴森可怖。

算卦先生望定古楼，突然大吼一声，转身就逃。

封汝申由他逃逸，也不去追。

他望定古楼，突然叹息道：“大哥，我对不起你。让你死后肢体受残，这虽然不是我意，但如我早些察觉，他定然不会得逞的……”

他流下了泪。

月光下，古楼的尸体仍冰冰冷，脸上那血仍是极为可怖。

封汝申战战兢兢，恍然中以为所对非人，饶是他胆大有识，也心中战栗。他撕下长衣，为古楼擦脸上的血，那脸血很难擦拭，他费了很大气力，才把这面上血迹擦去。

封汝申望定古楼，低低地说了句：“大哥，我们走吧。”

他上前去抱起古楼。一触手时，竟然觉得他浑身又有暖意。心生念转间，又暗暗笑自己多疑，人死了已近四个时辰，哪里去寻找暖意呢？这不过是他心生的幻想罢了。

他发觉自己真不愿意让古楼死去。

× × ×

铁槛寺内，摆放着三口棺材。

其中最前面的、居中的棺材是一具大大的、上好的楠木棺材，前面草厝一灵牌，上写“兄长古楼之灵位”。

封汝申天天在这铁槛寺守灵，但他也是白日来焚一陌纸，晚上自去寺后客房安歇。

如此过了四日，再有三日，封汝申便要雇车将古楼的棺材拉回关东去了。

封汝申每日两次焚烧纸陌，超度亡灵。

这日下午，他正在焚烧纸钱，忽然听得有人咳嗽，这咳嗽声很怪，连连咳，不止气，像人被呛哽住了似的。那声音很清楚，但封汝申四处一顾，寺堂内没有一个人。

“是谁？”他沉声问道。

不知从哪里飘忽出了一个人来。

这个人很怪。身上的道袍已然破旧，但脏兮兮的还像布袋一样挂在身上，人很矮，只可能有一米高，笑眯眯地扛一把竹扫帚，他很好说话，一见封汝申在焚烧纸钱，就笑道：“小兄弟，你怎么烧个没完了？死人烧纸活人看，这儿也没人看，你就不烧也罢……”

封汝申看一看他，不答话。

“你咋知道没人看？”有人接上了话茬儿。

不知从哪儿又飘进来了一个人。

这人身子倒长，如儒者打扮，背上背一把窄窄长剑，封汝申一见这长剑，便知这人是点苍派的高手。他抬头见这人笑也阴森，且眉头蹙处，似积无数心思，便知这人不是善类。

笑扫道人说道：“你说有谁看？”

这位点苍派孙长老笑道：“自然是这棺材内的人在看了，你在这里烧一张，他在那里念叨一次：好，一张了。你再烧一张，他再念叨一次：好，又一张……”

封汝申慢慢起身道：“难道二位是前来消遣我的不成？”

笑扫道人像很吃惊，又有些怕事，忙说道：“不不不，不是不是。咱们就只是想告诉你，这棺材中的人没死，他会龟息之术。如果你细听听，他还在呼吸。你这边烧纸忙碌，还悲伤万分，他那边轻闲躺着，还笑你傻瓜蛋，你岂不是上当？”

封汝申道：“二位话如果讲完了，请走开如何？”

点苍孙长老神色一凛：“施主真的不信？在下愿以人头担保，这人没死。”

封汝申冷冷一笑。他想到，说别人没死他还可信，这古楼死在他眼前，他是握着他的手，渐渐死去的。死去四个时辰，还挨了一掌，这一掌是少林派的大般若掌，轻易挨不得的，就算是自己生生挨上那么一掌，也会心脏碎裂而死，何况一个死人？就是他有十条命，如今也去了十条了。哪里还会有什么龟息之法，有什么活着的人？这二人骤然诘难，大约是想与他过不去。

他便冷冷笑：“二位如果有什么过不去的，请向我说就是了。”

笑扫道人正色道：“我们只想打开那口棺材……”

封汝申厉声道：“不可！除非你们拿去我的颈上人头……”

点苍孙长老冷冷一笑道：“何必如此固执呢？你以为你的颈上人头很牢实，是么？”

他身子一纵，人突然横飞起来，来一式“苍鹭一点”，空中抄手，从背后拔剑，挑起剑芒，连向封汝申刺出八剑。

这一下兔起鹘落，纵身、拔剑、击刺，一气呵成，妙在自然成势，无一丝迟滞。

封汝申连忙避了开去。

这时，笑扫道人身子纵起，扫帚突然横涨成更大之扇面，他顺帚一刺，逼封汝申向旁一躲，他那扫帚便去挑棺材厚重的盖板。

封汝申岂容他动，回手一击，剑指笑扫道人胸前七道大穴。

笑扫道人轻轻闪过。

这时，点苍孙长老的剑正刺在他身后手太阳小肠经五大穴上。

他即时咯血，不能动了。

笑扫道人止住孙长老道：“这人与我们无冤无仇，不要伤他。”

孙长老见笑扫道人制止他，心中老大不快，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快快收剑。

就有人赞道：“道兄好主意，确是慈善心肠。”

从寺堂外走出来五个人，这是少林寺达摩堂长老澄圆、淮阳门曾刚，崆峒长老“不哭不笑”、凑热闹、峨嵋冷面师太、华山武三屈。

五个人静静站在封汝申面前。

少林僧澄圆向封汝申打一个问讯道：“实在唐突，贫僧少林澄圆，在此向施主告罪了。”

封汝申突然冲澄圆一笑：“大和尚犯什么罪，要向我告罪？”

华山武三屈性子刚烈，突然朗笑一声道：“小兄弟，咱们就是要看一看你这口楠木棺材中有什么鬼名堂……”

封汝申冷哼一声道：“诸位想必是天下七大门派的高手，七大门派向来做事正正大，这次怎么竟然想干起这下贱勾当来了？”

孙长老冷晒问：“你说什么是下贱勾当？”

封汝申道：“人死无大过，不管我大哥欠你们什么，他如今已成故人，自然不再欠你们的了。”

少林澄圆道：“好。但我们只是想开棺看一看，这人是不是骷髅人，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

封汝申突然恨恨地说道：“好，如果你们开棺之后，找不出我大哥的毛病，我一个决不饶过你们！”

曾刚大笑道：“好，好！我可是越活越不济了，还要你这后生小辈饶过。”

他大步一踏，左手一揽，右手一错，便遥遥对棺材搅过一式“推耳问鼎”。

棺盖便咔咔移向一边。

封汝申心中一痛，不敢再向棺内看一眼。他知道，棺内的古楼死去多日，那脸面该是惨不忍睹。

谁知他注意到澄圆、武三屈、孙长老那目光中都透着惊奇，古怪，这目光让他不禁回过头来，向棺材内望去。

棺材内什么也没有。

不光没了古楼的尸体，甚至连古楼那丧器丧服都不见了。

武三屈一把揪住封汝申，喝道：“这是什么鬼名堂？”

封汝申更是呆住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棺材内是空的。

人呢？古楼哪里去了？

他是死了。但谁偷去这死人的尸体做什么？

他守灵，他悲戚，觉得古楼的逝去让他没了最好的朋友。可是，什么时候这棺内变成了空荡荡的呢？他的悲戚只对着一具空棺。人不在，尸无存，这让他又惊又怒，又气又恼。

他缓缓闭上了眼睛，流下了泪。

古楼，你在哪里？

你要我守这儿七日，送你在铁槛寺内停灵，七日不到，你的尸体却没了。这叫我怎么办？如何办才好？

第六章 杀人与被杀

一 偷王的手段

一人飞奔似箭，脱逸如烟。

这人来到金陵郊外梅林内。

梅已过时，只余满山葱翠。

这人把背上大布袋放在地上。

布袋里只一个死人，一个死去几日的死人。

这是在铁槛寺内偷来的死人，这死人是古楼。

这人把古楼的尸体摆平，放在地上。

他坐在一边，边瞧这尸体边念叨：“这个人哪，是个死人。按理说呢，对死人不该亵渎，人若是死了，你让他好好歇着就是了。但我偏偏不爱这么干。如果谁问起我干什么呢？我就说偷东西。偷什么东西？一个死人。偷来死人不算什么，可要把他弄活就不容易了。”

他一边念叨，一边围着这尸体转。

这尸体还没臭，这可不容易。这小子太瘦了，没骨头没肉的，就瘦，这就让人觉得不容易。人死了不臭，不容易啊。

他站在古楼尸体的前面。

“怎么弄呢？用刀戳几下？那不大好。用绳子勒几道？也不大好。行了，就用江南水火堂的那火弹，一打就沾在他身上，烧啊烧啊，一把火烧个干干净净，也就行了。

他就顺手去兜子里掏火弹。

就在这时，那僵卧在地的尸体突然动了一下。

这人就哈哈大笑道：“好，好。你小子终于动弹了，是怕我的火弹，是不是？”

尸体竟然缓缓拧动了几下，就坐了起来。

这人是古楼，他那张脸仿然是惨白的，没一丝血色。他穿一身丧服，口头衔一枚铜钱，全身穿一身麻衣，脚登一双纸底鞋，鞋面上竟然系一只大红的绣球。

这人狂笑道：“好，好。你这模样也太好看了。”

古楼声音嘶哑，他像是久已不惯作人语：“你是谁？”

这人不笑了，冷冷地看定古楼：“我是偷王，于不二是我的徒弟。”

这人就是偷王，名闻北九省的偷王。

偷王不出手，出手必得。

最大的，偷过武当山玄清宫内的大钟，那钟重五百余斤，偷出武当山之后，武当山全山道众竟然不知不觉。最险的，偷过少林寺达摩堂的经卷，说五日内偷走，果然经卷不见了，说七日后送还，果然经卷又安安稳稳放在阁架上。

若见偷王，人财必亡。

这人就是偷王？

眼睛不大，还有点肿眼泡，嘴角斜抿，穿一双拖沓脚鞋子，人一走快，鞋如贴在脚上，便无一丁点儿声息。如一慢走，便拖沓拖沓响个不停。穿一身花污油衣，虽然质料高贵，剪裁也考究，但衣服脏得出了味儿。

他眼睛一瞪，目光一闪，直视古楼，他很平静，一字一顿地说：“我就是偷王。”

偷王坐在古楼对面。

他眼里是嘲弄。

他知道古楼不曾死？他知道他偷来的准是个活人？他是没出手时就知道？还是出手才知道不对了？

偷王淡淡一笑道：“我没封你穴道。你要想跑，尽可以跑。”

古楼不想跑，遇见了偷王想跑的人是傻瓜，天下的人谁跑得过偷王？

古楼笑道：“我不想跑，我跑不快。”

偷王也一笑：“你跑得没我快。”

古楼闭上了眼。他是不愿意看偷王，还是念着躺在那大大的楠木棺材里，听静静的焚烧纸陌和封汝申絮絮叨叨的念叨声？

偷王问道：“你怎么不讲话？”

古楼倏地睁开了眼：“好，讲就讲。你怎么知道我没死？”

偷王冷冷笑道：“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下一次你装死时，千万不要一开始就选一个

最舒服的姿势躺着。如果先这样躺着，以后你换哪一种姿势都不舒服，都不会坚持长久。你先用一个比较别扭的姿势躺着，直到你再也坚持不住了，才换一个舒服一点儿的姿势。这样直到最后，你会用一个姿势躺很长时间的。”

古楼默然。

偷王忽然冷笑道：“你问完了吧？该我问你了。”

偷王站起身来，他的身子像是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站在古楼面前的是个强悍凶猛，敏捷如豹，狡黠似狼的凶手。

他满身杀气。

偷王的脸上仍然带笑：“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样杀死于不二的？”

古楼脸上神情淡漠。

他怎样杀死了于不二，还有那个赶山人孙秀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一点点儿讲，讲宋冰儿那致命的一击，讲于不二和孙秀以为他有护身金甲，才向他出手，才死于他手中。

偷王冷笑：“你有那护身金甲么？”

古楼当然没有，他摇摇头。

偷王仍在冷笑。

古楼说道：“我的心脏和常人不一样，它偏向正中。”

偷王惊异，冷冷道：“我要杀你，不用动你那鬼心脏。”

古楼讲完了。他讲得很艰难。他不会再向任何人讲述杀人的故事了。他发觉，讲述杀人比真杀人还更要难。

偷王沉吟不语。

他垂下了头，昏昏欲睡。

天将入暮，林梢都抹上了橘红色。

古楼当然盼天黑。

偷王突然说话了：“你以为天黑了，你好溜一点儿，是不是？告诉你，偷王能在夜光里捕捉蚊子比白天更快。”

古楼心中一惊，知道他所说的是实话。

偷王讲道：“古楼，你这人活得也颇不易。当面杀你，让我偷王下不了手。如果偷你，你又没什么可偷。偷王终不能偷你这一身丧服去当铺当钱。我和你来一场公平赌赛，如果你赌得过我，你杀了我徒弟，就算白杀。如果你赌不过我，那我可就得宰了你，给我那不争气的徒弟报仇了。”

古楼仍神色镇定，他慢慢问道：“不知偷王要与在下赌什么？”

偷王决意与古楼赌喝酒。

偷王的手边有一坛酒。他与古楼赌喝这一坛酒。

赌法是每人一杯，一抵一杯地喝，轮替当先。

偷王大笑道：“你和我赌酒，死了也不枉了，这是全江南最好的女儿红。”

金陵世家王御史，家有千金小姐七人，偏王御史家代代女儿旺相，一家三代都有七个女儿。御史府里有一花园，花园中有亭，亭下埋有女儿红酒。这酒是王御史的姑姑十四岁时埋下的，如今怕不有个四五十载了？

偷王一提酒便眉飞色舞，不类常人：“喝，他家一共有三坛这样的好酒，喝过了，再去取来。”

偷王举杯道：“好了，我先喝。如果你喝下这一坛酒后死了，真的死了，偷王负责替你办一个风风光光的丧事，绝不会像那个小丫头，一个人在那里天天憋憋屈屈地哭。”

古楼笑道：“这么好的酒，怎么会死人？”

偷王正色道：“酒是穿肠毒药。这话你可不能忘了。”

古楼接过酒杯来，刚要喝。

偷王忽然叫道：“不行，不行，等一会儿。”

古楼停杯不饮，等偷王讲话。

偷王向古楼伸出了手：“拿来。”

古楼不解，问道：“你要什么？”

偷王道：“冰雪双蟾。你用这玩艺儿糊弄了别人，可别用它糊弄我……”

古楼摇头道：“我没那东西，有也不能给你。”

偷王笑道：“偷王怎么会要你的东西？只是先替你存放一下就是了。何必这么吝啬？”

古楼笑一笑，不答。

偷王只一笑，手一拂，向古楼比划了一下，说道：“好，好，不拿就不拿。你喝酒吧。”

古楼把这一杯酒饮了下去。

酒竟醇香无比。古楼从来不曾喝过这么香的酒。

偷王冷冷一笑道：“这酒真合了那一句话，此酒只合天上有，人间哪得一杯尝。你以为这酒好喝？这酒中至少有人世难寻的至毒药物五种……”

古楼道：“这酒有毒？”

偷王冷冷道：“没毒哪有这么香？”

古楼放下杯子，不放心地去摸怀里。

这一摸，他神色立变。

怀里的冰雪双蟾没了。

偷王手掌一伸：“在这里呢。”

古楼顿时气馁：“给我冰雪双蟾。”

偷王道：“凭什么给你双蟾？你喝酒，我也喝酒，你喝几杯，我也喝几杯。”

古楼道：“不然你给我解药。”

偷王十分诧异：“给你解药？你以为我这解药是容易配制的么？你喝我的酒，再吃我的药，那样我不是太吃亏了么？你要么不喝我的酒，只要我的解药。要么你喝我的酒，不要什么解药，只能要一样。不然你给我这么好喝的酒，我给你解药，行不行？”

古楼看定这偷王，见他认认真真，若痴若呆的样儿十分可笑。

可笑的不一定是偷王。

偷王抓住了酒杯：“不然你就别喝了，我一个人喝，你看着，好不好？”

古楼问道：“你说，这酒喝下去，得多长时间才能死人？”

偷王沉吟道：“你呀，至少得五、六个时辰，才会再躺到棺材里去。”

古楼见他又要将酒杯倒向喉咙，突然伸手过来，一把夺过酒杯：“这次该我的了。”

偷王大叫道：“不行，不行，你再喝不得了，这酒有毒啊，真的有毒！”

古楼大笑道：“既然喝一杯也是死，喝一坛也是死，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喝？”

偷王一愣，也大笑道：对，对。不喝的才是傻瓜。”

没有人可能品味到这样的美酒。

即或是刘雪翁在世，喝着那凛冽凶猛的熊酒，也不见得能比得上这多年醇香的女儿红。女儿红酒劲绵软，多年埋藏，便更是香醇。女儿红只有一个绵软，算是缺憾。但要在这一坛酒里下了五毒天下至毒，酒劲当然不再是绵软的了。这种酒哪里去找？找到了又有谁敢为了一饱口福，拼命来喝它？

偏偏有人不怕死，古楼就陪这偷王大饮特饮女儿红毒酒。

一坛酒就须臾喝尽。

偷王意犹未尽：“活死人，你喝够没有？”

古楼的惨凄凄白脸仍无血色，但一双眼睛中也闪着暖光：“好酒，好酒，可惜没喝够。偷王，偷王，你枉为偷王，有酒拿不来，算什么偷王？你不是说他家还有两坛此种

好酒么？为什么不把它拿来！快去！快去！”

偷王凝视着古楼，见他脸色惨凄凄地白，显然已是离死境不远了。他悠然一叹道：“你这人真是个汉子，偷王便让你死前快活一回，又有何不可？”

偷王将酒坛一抛，人倏忽而退，转身奔走，迅飞如烟，须臾不见。

古楼见偷王远去，便长长地叹一口气，又躺了下去。他要毒发身亡了么？为什么又要躺下来？

他没了冰雪双蟾，就没了解毒的良药。这酒中的五种剧毒，在他身上发作时，他能忍受得了么？

太阳一跳一跳地跳下山去。

不一会便爬上来了月亮，月亮比太阳更静，更羞怯。

月光怯怯地照着他，他躺在地上，像一个死人。

× × ×

便有一个人影摇摇晃晃而来。

走近来，才听得拖沓、拖沓的脚步声。

这人几步便来到古楼面前。

这是偷王，他左手右手各擎一只酒坛，三十里路，只用了半个时辰便奔了一个来回。

偷王喊古楼：“起来，起来！酒来了，酒来了！别挺尸。”

古楼不动。

偷王心慌，忙放下酒坛，来看古楼。

“死了？不会呀，毒不会发作这么快的。对了，糟了，他原来就中过毒，又在那鬼棺材里躺了好几天，不死才见鬼呢。妈的，你死了，我一个人喝酒还有什么味儿？”

偷王狠狠踢了古楼身体两脚。

古楼在月色下慢慢张开了两眼：“你干嘛踢我？”

偷王吓了一跳，一窜蹦出去，一见古楼坐了起来，不禁大喜，狂笑道：“哈哈，你小子没死？你小子没死？我说不会死，我说不会死的。”

古楼心中一热，也大笑道：“没把你这两坛酒喝掉，我怎么会死？快，拿酒来！”就对月酌酒。

月是林中的月，冷清。酒是毒酒，香醇。人是仇敌，喝得推心置腹。

三坛酒就陆续进了二人的肚子里。

偷王也不胜酒力：“幸亏他家只有这么三坛酒，要是多几坛，老子今天也得陪你死在这里。我死了不要紧，谁替你办那一个风风光光的丧事？再说，老子要是死了，全天下的人睡觉都安安稳稳了，那可不好，不好……你说，你死了要什么排场？”

“要什么排场？抬棺材得八个人吧？不行，不行，得十六个人抬。还得有那么几班吹手。吹喜调子，别吹得哭丧丧的。抬棺材的十六个，吹手三十二个。孝子呢？你干？你不干也行，让你那些徒子徒孙干，打灵幡儿摔盆儿。抬棺材的一个人赏银子十两，孝子呢，一百两，吹手一个人赏银二十两，行不行？”

偷王摇头：“不行不行，太多了，太多了，我付不起。”

“不用你付，你去偷嘛。”

偷王大笑道：“对，对，去偷。老子怎么忘了这个茬口啦。”

古楼问道：“还得多久才能死？”

偷王看看月亮：“大约还有一个时辰吧。”

古楼叹了一口气：“太慢了。”

偷王也一叹道：“可惜可惜，如果你没杀了我的徒弟，如果你早些见到我，我一高兴就可能收你为徒弟。你比我那徒弟强多了。天下偷王的徒弟，你说好不好？可惜啊，你现在只有一死了，你死了也比偷王强，有偷王给你办丧事。将来偷王死了，谁管？”

偷王很认真，真正是一脸悲戚。

他喝下去的毒酒很多，虽然服了解药，但毒性发作起来，也让他眼晃心跳，面红耳赤，行步踉跄。

这时，林中有人冷冷地接上了一句：“你不用担心，你将和这具骷髅埋在一起，就埋在这树下！”

二人一惊，睁开醉朦朦的双眼用劲儿看去。

树林里，施施然飘出了几个人。

二 月夜古树林

树林里一共走出了七个人。

这是名震天下的七大门派高手。

这七个人，哪一个走动在江湖上，也让黑白两道的人为之瞩目，这七个人在江湖上有极大的名头。

这七个人是少林达摩堂长老澄圆、武当七子之一笑扫道人、峨眉一代英豪冷面师太、崆峒“不哭不笑”凑热闹、淮阳掌门的大师兄曾刚、点苍三长老之一的孙长老、华山武三屈。这七人联手，天下人莫能抵御。

这七个人围起偷王与古楼二人。

七个人静静地看着古楼

就是这个人，其实他也不算上是一个人，只是一个人形骷髅，就是这个骷髅惹动天门派，灭了天门双翅峰，杀了掌门李方恩，惹动江湖上七大门派应对江湖追杀令？

无论怎样看，这人都不像能惹起那么大风波的人。

偷王向西周一看，对古楼说道：“这可不好，这可不好。这些人怎么来了？我最怕见他们啦，他们一讲起江湖大道理来，让你想自杀都不成。快走，快走！”

偷王这时也走不动了。

他扑通一声坐在地上。

偷王仍在自念叨：“还好，还好。幸亏那三坛酒都喝光了，不然被这群兔崽子喝了，还骂咱们害人，咱们有多冤屈？”

少林僧澄圆对偷王道：“偷王别来无恙？”

偷王笑道：“还好，还好。天下哪一个地方也比你那少林寺达摩堂强。你那些老和尚太抠门，太小气，几本破书看得那么紧，比皇帝还差劲，皇帝也没你们那么抠门……”

澄圆正色道：“偷王见罪了。此次老衲与众位来，是与这位古楼施主有些缘分，偷王如不见怪，可以回避回避。”

偷王大笑道：“叫我回避？胡扯！别看你们这一群人，我偷王一点不在乎。你，澄圆，擅少林大力金刚指，又会大般若掌，还懂拈花指神功。你，武当笑扫道人，一把扫帚如箭，扫天下四处烟尘。但你那一支支竹箭扫不得我偷王。还有你，曾刚，你那鹰爪子也奈何不了我。点苍孙愈范，一口剑从来不走正路。这个女人，就不说她了，耻讥女人大不祥。崆峒凑热闹，你那阴阳怪气的本事天下第一，但遇上偷王也莫奈何。华山武三屈，你我来斗上三百招如何？”

偷王趑趄趑趄，比比划划。

众人冷眼瞧他，不语，只见人影飘忽一闪，一击而退。

原来那人是峨嵋冷面师太。她冷冷说道：“你该再记住，耻讥女人命不长，而不是大不祥。”

这一剑刺在偷王肩上，顿时血标如箭。

偷王忙为自己点穴止血，但他毒性大发，手竟有些发软。

偷王还向古楼笑：“你看，喝……喝得太多了。是不是？我告诉过你，酒是穿肠毒药，你不信，偏要喝。你马上要死了，我也得死了，便宜了这些东西……”

古楼不语，似乎已醉酒，或是已被毒昏。

偷王突然朗笑道：“你们这些七大门派的高手们，想干什么，快点来吧，老子可等得不耐烦了。”

点苍孙长老道：“我看，把他们一齐杀了就是。这个偷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偷王冷笑道：“对，对，点苍孙愈范是个好东西，真是个好东西。”

点苍孙长老大怒，呛啷拔剑，便向前疾刺。

少林澄圆身子一飘，闪过他身边。

孙长老这一剑刺空，澄圆带偷王躲闪于他身侧。

孙长老剑快，澄圆更快，这让孙长老一惊。

澄圆道：“阿弥陀佛，只找骷髅人便是，何必滥杀无辜。”

众人便不再言语。

澄圆便向古楼施礼道：“老衲失礼了。请教施主是不是姓古名楼，人称骷髅人？”

古楼忽然抬头，目光眊然。他昏昏然似未听清，就点点头。

“施主为什么竟能在天门双翅峰毁一派，杀尽门人，击死掌门天门一隼李方恩？这样做，岂非不体上天好生之德，妄生杀戮之心么？”

古楼忽然答了话：“高僧所说，我一句也听不明白。”

澄圆一愣：“你去没去雁北，上没上双翅峰，杀没杀人，杀没杀死掌门人李方恩？”

古楼抬起了头：“没有。”

澄圆道：“这是天门派的信物海心澄玉石一块，天门派前掌门人大力神鹫印定海于我七大门派有恩，所以送这一块玉石，为七大门派报恩令。你杀了天门派掌门人，七大门派也一定要杀了你。”

古楼一叹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澄圆脸色一变，道：“施主不承认杀死了天门一隼李方恩么？”

古楼摇摇头。

澄圆道：“不知施主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没去雁北，没在双翅峰上杀人？”

古楼想：谁会为我作证？也许在太湖“眺湖楼”上相认的义弟封汝申会为他证明。但二弟也不知他是不是去过雁北，也不知他杀没杀什么天门一隼。谁会为他证明？

古楼望定澄圆，缓缓道：“大师明鉴，古楼没人可证明，只好自己为自己证明。我没杀死什么天门一隼。”

澄圆道：“事已至此，施主何必还推托呢？”

就从林子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神色悲愤，目赤如血，他盯住骷髅人细看，看了他半天，才嘶声道：“诸位明鉴，这人正是那天领人来攻双翅峰，杀死掌门师兄的骷髅人。”

这人是天门派的天门一鹭印方明。

澄圆对古楼道：“人证已在，不知施主还有何话说？”

古楼扼腕长叹道：“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了。”

澄圆道：“既是如此，古先生便请与老衲一试掌力。久闻古先生擅寒冰掌与赤阳掌，这二者乃水火之功，不可调剂，不知施主怎能同时有这两种修为，却也让老衲心生羡慕。”

古楼黯然道：“大师见笑了，可现在我一点修为也没有了。”

澄圆惊异：“这是何故？”

偷王冷笑道：“因为我给他灌了一坛毒酒。”

澄圆大惊，但一见古楼与偷王神色，知道所言不假，当下心想道：如古楼未被毒倒，就可以放手与之一搏。如今他手无缚鸡之力，看看已将死去。他怎能对一个濒死之人出手？

澄圆叹气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澄圆遂不再言语。

七大派中人均是江湖上了得人物，任谁也不想在这时上去杀一个垂死之人。人已将死，平白又堕了自己的名头，这事没人干。

这时，天门一鹭印方明突然道：“各位心思，在下自明，但我天门一派死伤惨绝，被这骷髅小子几乎废我一派。天门派创派至今二百载，何曾有此惨祸？不管诸位如何，今日我势必杀死这骷髅！”

印方明一步步走向古楼。

古楼凝定目光，望着印方明走来。

他已无丝毫抵抗之力。

偷王遂起身，哈哈大笑，走至印方明面前。

印方明身子一飘，人侧飞去一丈。

偷王身子一飘，也飘出去，偷王就仍站在他面前。

偷王的轻功天下无双。

印方明脸色一变，吼道：“滚开，我不杀你！”

古楼叹道：“偷王，你走好了，这里又没你的事。”

偷王仰天狂笑道：“古楼，你他妈的这小子也太把偷王小瞧了，偷王岂是见势不妙，脚下开溜之人？”

印方明也笑：“好，好。”

印方明倏忽出掌，掌击偷王，这一掌让偷王受伤颇重，吐一口鲜血，人被击出一丈远外。

偷王爬起来，又趑趄趑趑走过去。

古楼一把抓住他：“算啦，你身中剧毒，何必硬拼？”

偷王突然一叹道：“古楼，你这小子真倒霉，何必和我喝这三坛酒？要知道这些王八蛋找你，我可不能让你变成这个熊样儿……”

古楼一笑：“你何必后悔？我可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美酒。”

偷王几欲滴泪：“如能不死，偷王保你总能喝到这样的美酒就是了。可惜，你这小命今天和偷王一起送在这里了。”

这时，印方明冷笑着，向古楼与偷王走来。

他站在二人面前，缓缓凝神引爪。

只要他一抓，古楼和偷王势必头颅碎裂。

古楼突然笑起来，这笑既痴又狂亦愤。

“偷王，你说的总有那几十年陈酿女儿红与我喝，这话可真？”

偷王道：“唉，命已至此，又何必提它？”

古楼一笑道：“那可不一定……”

话刚说完，就见他身子一飞，左手抓住偷王，右手在印方明胸前印上了一掌。

印方明猝不及防，人倒跌而飞出。

七大门派人突见古楼飞身而奔，也不及防范，便都怔了一怔，随即是少林澄圆大师身如脱兔，随之飞身而去，后面笑扫道人与冷面师太、武三屈亦随之而出。

四人如飞，追逐古楼。

古楼携带着偷王，跑不快。

四个人追在古楼身后，越追越近。

澄圆看看已经赶上，突然听得身后一声惨叫，那叫声尖厉，显是冷面师太遇上了什么不测。

澄圆身子一闪，立即轻轻停住，人又向后飞出。

冷面师太倒在地上。

笑扫道人与武三屈在查看冷面师太的伤势。

她伤得不重，只是肩头上插了一根尖尖的树枝。但血流不止。

像是正在追赶时，有人从旁下了手，伤了冷面师太。

但这个人是谁？没有人看得见。

澄圆大师喝道：“让武先生照看师太，道长请同老衲去追捕这骷髅！”

笑扫道人应了一声，二人又追了下去。

陡坡上，偷王与古楼被追上了。

笑扫道人仍是笑吟吟，澄圆大师庄严宝相。

古楼放下偷王。

他决心与笑扫道人、澄圆大师决一雌雄。

他凝神注视澄圆大师。

澄圆衣振有风，鼓荡长衣，人一步步向古楼走近。

古楼双目如血，大吼一声，冲上前去。

他向澄圆击出左掌。

澄圆显然是怕他寒冰掌与赤阳掌的威力，就不与他对掌，掌风回旋，一击辄收，让他近身不得。

二人苦斗多时，慢慢地身边聚集了许多人。

这些人是七大门派的其他四人，还有受伤的冷面师太与印方明。

笑扫道人突然哈哈一笑道：“大和尚看来也斗不了这骷髅。看来真应了佛忏一语啊，凡人好渡，骷髅难送，还是道人帮你一帮吧？”

笑扫道人也不待澄圆答话，就冲上去，助澄圆斗古楼。

× × ×

已经是五大高手围斗骷髅人。

如果是江湖争斗，自然七大门派人各有顾虑，可如今是天门派发下江湖追杀令，七大门派为这报恩令，自然对这骷髅人是志在必得。

澄圆大师的大般若掌功夫纯熟，他一人就让骷髅人感到掌风难抵。笑扫道人的一柄扫帚鬼神莫测，他竟能以扫帚化为笔、棍、刀、剑几种兵刃招数。扫帚劲风疾猛，让他呼吸不畅。武三屈拳风疾劲，孙长老剑又迅疾，这让他迭迭遇险。

天已拂晓，正是杀气浓似露的时辰。

骷髅人已迭遇险境，他肩上有伤，身中澄圆大师一掌，这一掌打得他几乎难提内力。

他突然冲天疾吼：“杀——，杀——，杀——”

这不类人之吼，像狼被搏杀之吼叫，像野兽坠入陷阱时的惨叫。

孙长老剑略一顿，骷髅人随身欺上，当胸一掌。

这一掌力道颇大，把孙长老震飞出去。

孙长老猛喷一口鲜血，倒在地上。

笑扫道人不笑了，大扫帚横挥，突然人向后一退，扫帚向前平举，直刺骷髅人脊背。

扫帚离骷髅人尚有一米远，所以他全然不惧，仍全力应对面前的武三屈与澄圆大师。

突然他背上一麻，人就萎倒在地上。

从笑扫道人的大扫帚上飞出十来支竹箭，小小竹箭并不是刀削刻就的，只是牢牢长在竹枝上的干竹叶。几枚竹叶打中了骷髅人的穴道。

他坐在地上。

孙长老嘶吼：“杀死他！”

冷面师太不说话，她凝神望着古楼。

澄圆合十而立。

笑扫道人又笑吟吟地，不作一语。

印方明被骷髅人打了一掌，正颤抖喘息，凑热闹在为他运功疗伤。印方明见众人不语，就站起来，慢慢过来。

印方明道：“我要亲手杀死你！”

骷髅人低下头，不回答。

他抬起头，看山下拂晓，山峦隐隐约约，山脚下，有个城镇，那里有一个人，早就为他哭过，为他焚过纸钱。

她是一个女人，偏偏又是他骷髅人的二弟。

印方明无法使用内力，就只好去拿过孙长老的剑，准备割下骷髅人的头颅。

众人等待着。

三 偷王会杀人

偷王突然站起身来，长吁了一口气。

他早已服了解毒药，过了半夜，喝下去的酒毒自解。

偷王吼了一声：“且慢！”

印方明一怔。

偷王道：“这小子杀了我的徒弟，要杀死他也不用你杀。”

印方明道：“他杀死了我师兄！”

偷王冷笑：“你们得手在后，我已先得手了，他如不服下我的毒酒，你们更拿不住他。没有偷王，你们只会找到一具空棺材。”

印方明道：“你想怎么办？”

偷王道：“我来杀他。”

印方明朗声道：“好。你杀死他之后，尸体交给我。我要用他的首级祭我师兄亡灵。”

偷王道：“不行！此人与我赌胜喝酒，服毒而死。我不会让他身首异处。”

澄圆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印施主大仇已报，又何必用这骷髅去祭人，佛心慈悲，该恕人罪愆。”

笑扫道人也随声附和。

印方明道：“好，你杀他也可。”

偷王站在骷髅人面前。

偷王道：“你杀死了我的徒弟。”

古楼微微一笑：“他想杀我。”

偷王道：“不管怎样说，你不该杀死他。”

古楼不再讲话了。

偷王道：“我想杀你。我杀死你之后，决不让他们碰你一下。我让你选择，我可以给你一刀，或者是让澄圆大师冲你心脏击一猛掌。”

古楼看定偷王，突然道：“好，我答应你。”

澄圆大师双手合十，望定古楼，双目中微现诧异神色。

“如此，得罪古施主了。”他一掌击去，其势甚缓。

这一掌甚是雄劲。

古楼的身子如一只纸鸢，飞起来，又落在地上。

他狂喷了两口鲜血，便已气绝。

古楼真正死了。

印方明上前看定古楼，见他确实已无呼吸，双目不视，手脚冰凉，真是死去了。他扑通一声跪倒，冲着雁北方向，大声告祝道：“大哥，大哥。幸赖七大门派出力，澄圆大师出手，一举击杀骷髅人，为你报了仇，你英灵不远，足以告慰了。”

印方明伏地大哭。

偷王上去，抱起骷髅人渐渐去远

七大门派人在山坡上分手。

笑扫道人与武三屈去送冷面师太回峨嵋，凑热闹与澄圆大师送印方明回雁北，其他

人自归本门派。

印方明十分高兴，虽身体冷颤，仍向七大门派中人打揖致谢，感激援手杀死仇敌。

× × ×

当晚，笑扫道人与武三屈租一辆马车奔走了四十里路，来到了梅雨镇。

梅雨镇是一个南方小镇。

找到了一个小店住下，笑扫道人与武三屈住一间屋子，峨嵋冷面师太住一间屋子。

夏夜漫长，冷面师太早早睡下，武三屈与笑扫道人在酌酒消夜。

虽然是应了七大门派的报恩令，但笑扫道人与武三屈并不快意。他们心中仍有疑虑，不知天门派那一次灭门之祸是不是确由这骷髅人所为。

武三屈忽道：“道长，今日有一事甚是蹊跷。”

笑扫道人道：“何事蹊跷？”

武三屈道：“月夜追人，乃是澄圆大师在先，你我在后，冷面师太在你我之间，是谁向她出手，给了她那肩头一击？”

笑扫道人摇摇头。

武三屈仍感到大惑不解。

× × ×

梅雨镇头，有一小小平房。

房内住着一个很本分的老实人，这名叫王四申。

说他叫四申，就是说他每天下午至申时一定关门睡觉。

这人的日子过得很怪，不工不农不习武不经商，偏生日子过得还不错，每日有吃有喝，甚至还有酒有肉。

没人知道王四申是干什么的。

今天，王四申家下午照例早早地就关了门。

但门前来了一辆马车，马车上下来了一个人，又和王四申一起把什么东西抬进了屋子。王四申就走出来，把窗下那只鸽笼子打开，从中放出十几只鸽子，鸽子一飞而起，直没入黄昏的夜空。

王四申家就灯火不熄。

直至夜半，从镇外来了几伙人。

头一拨人都骑乘，一律黑衣黑马，十余人驰马直奔这王四申的平房，到了房外，所有的人都下得马来。奇怪的是并无一人进屋，都席地而坐，既不交谈，也不饮不食，都将兵刃放于身侧，静静地等待着。

第二拨，来了几辆车，几辆车有大有小，但都很轻快，从每辆车上走下来几个人，都进了那平房。这些人有的年老，有的年轻，但都背着箱子，像是四方走动的郎中。

第三拨是两个衣行人。这两个人都面罩黑纱，显然是不想让人看见真实面目。一个落在王四申家后房脊上，一个落在远处墙边，二人都注视着王四申这平房的灯火。

王四申的平房内很静。

一张大床上，躺着一个人。

这个人脸色苍白，没有呼吸，像是一个死人。

床前坐着一个人，他黑着脸，回头向那些偎依在墙角边的七八个郎中静静地发了话：“如果你们救不活他，你们这几个人绝对活不到天亮。”

这个人是偷王。

房外席地而坐者就是偷王的“十三番”。这是十三个人，是偷王的赌本，像麻将中的“十三不靠”一样，这十三个人是偷王的弟子，偷王手里最大的本钱。

死了一个徒弟于不二，如今这里坐的是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每一个都很有本事。他们接到的信鸽上只有四个字：来梅雨镇。

偷王用王四申这地方，只用过两次，第一次是七年之前，偷王被人奇袭落难，几乎

死掉。

这一次偷王是为了救人。

七八个郎中都是南五省的名医。

他们有的被劫来，有的被“偷”来，他们知道情形很不妙，如果他们救不活这个死人，他们自己也一样会没命。

但这个人已经十停中死了十停，让他们怎么救？

他们忙忙碌碌，又吵嚷又合作，在救一个根本无法救活的人。

快到了天亮，夜色在渐渐消褪。

这床上人终于睁开了眼。

他望着偷王一笑，笑得很凄惨。

“我不行了，我要死了。”

他一句话说得偷王落泪。

偷王道：“你是条汉子，得活下去，咱们赌喝酒，喝毒酒。”

偷王把冰雪双蟾递与他，放在他手里。

他轻轻说道：“我要它已经无用了。”

他轻轻闭上了眼睛。

偷王向郎中们冷笑道：“难道你们这些江南名医就技止于此么？”

郎中们互相瞧瞧，就有一个六十岁左右的人站起来道：“现在他已经没救了，你也见到了，我们忙了一夜，也只能让他清醒这么一个时辰……”

偷王看也不看他道：“难道……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么？”

郎中一叹道：“也不是没一点办法，现在只要你拿得到峨嵋的‘救心丸’与长白十二峰的‘救心丹’两种药就行。”

偷王默然。

峨嵋“救心丸”、长白十二峰的“救心丹”，都是天下奇药。如果假以时日，别人拿不到手的東西，偷王也一定拿得到。可现在峨嵋远在千里，长白山更是遥不可及，让他怎么办？

突然，窗外叭地飞来一物，直击向偷王。

偷王知是暗器，忙探手接住。

又从另一窗子飞入一暗器，直奔偷王脸面。

偷王一探手，暗器笼入袖中。

偷王蹙紧眉尖，凝神待动。

就听得窗外吼喊：“站住！哪里走？”

十二人飞身在纵赶着放暗器之人。

偷王把手中的暗器现于掌上。

这是一个锦盒。锦盒上是绵缎织绣，那一峰一峰耸立的，不正是峨嵋金顶么？

那老郎中惊叫：“这是峨嵋‘救心丸’！”

偷王忙从袖中掏出另一枚暗器，这却是一个圆圆的白蜡丸子。

那老郎中忙不迭的从偷王手上抢过这一个蜡丸，把它捏碎。

老郎中把蜡丸放在鼻前嗅嗅，突然狂吼道：“这是长白十二峰的灵药‘救心丹’！”

郎中们都笑，连偷王也笑。

× × ×

骷髅人就又活了。

他轻轻地吁了一口气，像不很开心。

偷王很开心。因为他头一回救人，也像偷一样得了手，虽然这一次九死一生，但偷王毕竟又得了手。

古楼道：“我没死.....”

偷王笑了：“那老和尚慈悲，他打你那一掌，只用了五成力道。”

古楼：“他五成力道也足以让我死掉。”

偷王很快乐：“可你没死。如果我不用毒酒药倒你，别人就不能杀死你。”

古楼冲偷王一笑，他笑得很快活。

这七八个郎中也很快活。

因为他们的命保住了，更因为偷王答应他们每人可以提出一个请求。

头一个郎中要五百两银子，偷王点头答应了。

第二个郎中要偷王给他一幅字画，要唐代以前的，偷王也答应了。

第三个第四个郎中要一匹马，要偷王送他们回家。

最后的是这个老郎中。

他沉吟着，望着偷王：“我要的恐怕偷王办不到……”

偷王一笑：“办不到的偷王自然不去办，如果办得到呢？老先生不妨说出来听听。”

老郎中道：“我求偷王的事是，只要偷王在世，我家里从不失盗。如有被盗之物，失一还十。”

偷王一愣，望着老郎中那笑意狡黠的脸，突然哈哈大笑道：“老先生果然聪明，这一条我偷王答应了。”

老郎中大喜过望，向偷王一揖道：“多谢，多谢！”

他是南三省名医，家道颇富，无偷无盗，使他家少了多少惊扰。难怪要向偷王施礼。

四 女人会女人

一前一后两个身影飞入树林。

两个人站在林中。

一个是峨嵋冷面师太，一个是位娇美绝艳的女人。

“你是谁？”峨嵋冷面师太问话声音颇冷。

这姑娘秀眸乌发，艳面皓齿，向冷面师太微微一笑答道：“我与师太没什么渊缘，师太对我又何必动问？”

冷面师太道：“你女扮男装，与那骷髅人相伴，却又图他生命。这显见你与他有隙。但他一死，你又何必假惺惺装模作样，又哭又守的，扮与什么人看？”

姑娘马上绯红了脸，怒嗔道：“你是出家人，何必污言伤人，岂不知佛也讲求慈悲么？你以毒心对人，佛也嗔怒你……”

冷面师太冷笑道：“我不知你是谁，你这人心思难猜。如果我看得不错，你向窗内投了一粒暗器，莫非你也想杀死偷王不成？”

姑娘叹气道：“我不想杀死他，我只是给了他一粒‘救心丹’而已。”

冷面师太大惊道：“你是长白十二峰的什么人？”

姑娘微微一笑道：“我就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七神女峰。”

冷面师太的脸色一会儿一变，她望定姑娘，连连说道：“好，好。”

姑娘望着冷面师太，不知她为何神色大变。

冷面师太人若沉溺入梦，话音恍恍惚惚：“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卧牛镇？”

姑娘点点头。

冷面师太道：“那镇子里有三千多口人，一日之间，便没了一个男人，只剩下一镇的女人，这一镇女人又都被弄去供长白十二峰手下人糟蹋……”

姑娘低下了头：“我那时还小，还只有六、七岁……”

冷面师太狂笑道：“可你是长白十二峰中的第七峰！”

姑娘点点头道：“对，我是神女峰。”

冷面师太拔剑出鞘，道：“长白山上十二峰，一峰更比一峰凶。不是么？来吧，让你试一试这复仇之剑的滋味。”

冷面师太一纵而上，剑剑杀招。

姑娘忙以匕首抵挡，二人杀在一处。

天已大亮。

峨嵋剑法，细腻流畅，便带几分温柔。剑光温柔，却是为了杀人。冷面师太将峨嵋剑招一一化势，势势搏杀，让神女峰的匕首难于递上。匕首奇短，虽然神女峰剑招亦诡谲辛辣，但难于同冷面师太的长剑匹敌。

她迭迭遭险。

冷面师太一招“千峰竞秀”，使她左肩受伤，血流不止。又一招“金顶寻佛”，让她衣带寸断，长衣飘落。

姑娘只是身穿小衣，站立在冷面师太面前。

她轻轻一顿，匕首掷地，任由冷面师太宰割。

冷面师太长剑一递，便要杀了这长白十二峰中的神女峰。

“跪下！”

神女峰一笑道：“为什么要跪？”

冷面师太道：“你是跪卧牛镇二千亡灵……”

神女峰凄笑道：“我连卧牛镇在南在北都不知道……”

冷面师太低吼道：“可你是长白十二峰……”

冷面师太长剑一抖，剑刺神女峰膝间穴道，神女峰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

冷面师太眼中噙泪，口里在喃喃向天祷祝。

她手中的剑又唰地刺向神女峰。

这一剑直取其命。

神女峰见势不妙，身子一翻，人滚向一边。

就有一物从神女峰颈上跌落。

这是一块玉石。

长白山中盛产一种玉石，其质优又色碧，触摸生温，玉质细腻，名松花玉石。这落在地上的正是一块松花玉石，是玉块雕琢成的半卧牛图。一只懒散公牛卧在一块大石之上，顾盼之态栩栩如生。

冷面师太马上抓住这玉石在手，她神情急迫，反复观看，脸上的神色忽惊忽喜。她一把抓住神女峰，问道：“这块玉……这玉是谁给你的？是不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是不是老三迷魂峰？你说，你快说……”

神女峰也被她弄得吃惊不已。

她几乎被冷面师太勒紧了脖子，没了呼吸：“你……放手……我告诉你。”

冷面师太松开了手。

神女峰看定冷面师太：“这是他给我的……”

冷面师太：“他是谁？”

神女峰：“古楼。”

冷面师太如梦如痴：“他……是他？他还活着？”

她本以为那一镇的男人死光了，再也没有男人了。可现在，他还活着。她忘不了那一天，那是一个祭日，卧牛镇的杀祭日。她不像镇里的一些女人，她不喜欢看杀祭，自从生了儿子后，她从来不去看杀祭，她怕听那些牲畜的哀吼。那天，她给儿子穿好衣服，让屠忠带着他去了杀虎台……

后来的一切，都是一场梦。

她以为他也死了，和屠忠一样，死在杀虎台下的一场血战之中。

他没死，这个骷髅人就是她的儿子，是那个卧牛镇上的孩子。卧牛镇上剩下的唯一男人。

冷面师太泪水满面。

她解开了神女峰的穴道：“你走吧，我要去找他。”

神女峰道：“我不走，我也要去找他。”

冷面师太冷冷道：“他只会杀了你……”

神女峰嫣然一笑：“我也该被他杀死，我……”

冷面师太看着这女孩子，她突然发现，这女孩子很美，尤其是当她没了杀气，没了心计的时候。

× × ×

二人冲出树林。

天已在下午，她们心里很急，急着去见一个人。

这个人生死不卜，虽然他服下了峨嵋的“救心丸”，吃过了长白十二峰的“救心丹”，可他伤势极重，不知能不能活下来。

所以，她们二人心急如焚。

二人冲进了梅雨镇，冲到了王四申的房门前。

王四申的平房有些异样。

有些异样，是指同昨天不一样了。门前没了车马，没了那些席地而坐的人，也没了平房前的热闹。有些异样，也是指不像王四申平日，如今已经过了午后申时，按理这平房该大门紧闭，但门仍大开，房内静静的没一点儿声息。

冷面师太与神女峰心急，就冲进了屋内。

屋内没人。

显然那些人是匆匆离去的。王四申什么东西也没带走，只拎走了窗前的鸽笼子。

大约这平房内只有这一只鸽笼子对他有用。

冷面师太与神女峰慢慢走了出来。

两个女人面面相觑。

冷面师太问：“你去哪里？”

神女峰眼光很亮：“找他，找到他，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冷面师太又问：“如果活着，你还想把他杀死？如果死了，你就仍为他烧一陌纸钱？”

神女峰脸上微生愠怒，但抬头看看冷面师太那愤怒的神色，就点点头。

冷面师太沉吟不语，然后慢慢说：“你已知道了他是谁？”

神女峰点点头：“长白十二峰都知道。”

冷面师太怅怅地说道：“你知道我是谁？”

神女峰摇摇头。

冷面师太道：“可你心中大概猜得不错，知道了我是谁。”

神女峰点点头。

冷面师太道：“你走吧。我本来该杀了你，不让你去找他。但这块玉石救了你的命。

你走吧.....”

神女峰不动。

冷面师太道：“你为什么不走？”

神女峰道：“你还我那块玉石。”

冷面师太脸色严峻：“不行，那不是你的。”

神女峰仍不动声色：“你还我那块玉石！”

冷面师太一口回绝：“不行。如果你再纠缠，我只好杀了你。”

她飞快拔剑，剑逼向神女峰。

剑刃离她脖颈只有一寸，冰凉的剑气砭她肌肤。

神女峰话仍说得清清爽爽：“还我玉石！”

冷面师太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像是在哄一个孩子：“你.....答应我，把这块玉石送我吧，好不好？”

神女峰说得很硬：“不行。你可以杀死我，但不能拿我的玉石。”

冷面师太笑了，笑得不像一个出家人：“真的这么重要？那好，还你。”

神女峰马上把这一块玉石系好，挂在脖颈上。

× × ×

两个女人缓缓而行。

她们要找古楼，找古楼就必须去找偷王。

可偷王无处去寻，除非偷王找别人，别人很难找得到偷王。

冷面师太一路上总是在打量着神女峰，她那冷峻的脸上渐渐地有了一些笑意。

她看着神女峰，见她乐于攀枝折树，采花惹蝶的，就不由得又笑。

神女峰还只是一个孩子。

十年前她多大？

神女峰说她只有十几岁，十年前她尚是个总角之婴儿，怎能去卧牛镇杀人？

冷面师太暗暗叹息，骷髅人志在杀死长白十二峰，这神女峰亦难幸免。她也想杀死古楼，这也是仇杀一世的难剖难解的血海深仇。

冷面师太看着咯咯笑着的神女峰，突然问道：“你见到过他.....他长得什么模样？”

神女峰一愣，没答话。

她无法回答冷面师太。

冷面师太神情急迫，在等着她答话。

古楼行走江湖，都带一人皮面具，那面具模样像一三十多岁人，像一清癯文弱之人，谁也没见到他的真实面目。

神女峰缓缓道：“他.....长得很好看。他.....”

冷面师太悠然神往：“他肯定是个俊朗男人，像个北方男人的样儿。他很瘦，但肯定很俊。他小时候就很好看.....”

冷面师太的模样像看见了那孩子又来到了面前，像是见到了那古楼，笑嘻嘻地仍是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站在她面前。

神女峰忍不住想哭。

无恩无爱 是为骷髅

第七章 偷王的病人

一 地下的宫殿

上京，此时叫蓟州。

蓟州有大户，是北方大都，是热闹集镇，有三十万人口聚居。南来北往之人都在这里做生意，游玩。

蓟州城西有庙，庙为孔庙。

世上的庙最糟的是孔庙，世上的庙神最穷的是孔子。

可孔子不在乎，历代帝王也不在乎。

孔子不在乎，因为他心里总是在时时念叨着“君子固穷”，念叨着“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历代帝王不在乎，因为他们明白，对待孔子，只需用时封给他一个封号，来点虚的名衔，孔子自然会眉开眼笑，为他们出力。

所以，孔庙一直都很破落。

孔子如果神灵有知，对天下的孔庙最不满意的大概就是这蓟州城西的一座了。

因为，这一座孔庙是偷王地下宫殿的门户。

所以，这一座孔庙很热闹。

城西人很少，所以人们也不大注意，这儿来来去去的人都是一些怪人。有的人骑马

乘轿，鲜衣怒马，锦轿壮夫，呼拥而来，喝道而去。有的人破衣烂衫，蹒跚落魄，趿鞋赤足来去。

孔庙来者不拒。

来孔庙的人都先上大成殿。

说是殿，其实也就是像那么两间房大小的正房而已，房正中坐着那个不笑不悲不怨不亢的圣人孔夫子。左面是弟子颜回子夏子路，右面是曾参冉有，有楹联一副雕于两侧柱上：

批春秋论世事多说治世齐家

走六国编史集不语乱力怪神

横额上自然是书那四个大字：

万世师表

来人那神态都是出奇的恭敬。

× × ×

先是一个富贵长者向孔子叩头。

他一边叩头一边说道：“您是我们读书人的王，当年你也向子弟要束脩，束脩也就是干肉，我这里却没有干肉，只有一些弟子写过字的纸，敬请您老人家笑纳。您老人家当年写字用的还是那竹片片，用那苇子编成捆捆，比现在是大不如了。小人现在写字用的是上好的帛纸，您老人家就也享用一下吧，看是不是用得惯。如果用得惯，学生下次再带些来就是了。”

这人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念叨这一套祝辞，恐怕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一套了。

但旁边的庙祝不以为怪，只是低头侍立，陪他行礼。

这老年人把手里的一沓子薄纸理齐，向供桌上那一口鼎中一放。

那庙祝也只是看了看那一叠纸片。

这叠纸片显然不是什么宣纸，那只是一叠子银票。那是当朝最硬的山西老钱庄、蓟州同仁堂的银票。

这一叠银票有三十张，每张银票上写的数量是一万两。这人难道要为孔子再塑金身，重修庙宇？

庙祝的手只是在桌上轻轻一摠，那鼎中的纸片便无影无踪了。

这富贵长者顿时变得面有喜色，连连向孔子叩头，转身退出，带人匆匆离去。

× × ×

就又走进来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

这人也连连向孔子行礼。

这人显然是个不第秀才，或者落魄街头的失意文人，他一边叩头一边祝祷道：“人言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读书时冷得身子直哆嗦。人说书中自有千钟粟，我读书时饿得肠贴肚。人告我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读书十年娶不上妻。唉呀呀，我给你叩上几个头，你保我再读再读尽如意……”

这人念叨着，似乎在穷诉慨叹不如意，但两眼四下打探，见四周没人，就往怀里掏，掏出一串晶光莹润的十八粒佛珠项链，掏出一双雨点墨白玉扇坠，掏出一柄吴道子写意帝王夜游扇面图，掏出两本黄皮书册，都一样样放在鼎内。

这一次他每一掏，那庙祝都惊异地一望，显然是又惊又喜。

庙祝低声道：“看来不二兄即使活着，这一次也让老兄比下去了。不愧偷神……”

庙祝又似无意，轻轻摠一下桌子，鼎内的东西又都无影无踪。

× × ×

孔子塑像的屁股下面，安着一个机关巧妙的洞口。

如果有人想入得洞来，须得去摸那楹联上的几个字，那摸法是先摸“乱力怪神”，再摸“治世齐家”，然后孔子才慢慢转动身子，让出洞口。

从这洞口下去，便见一室。

室内秉烛高烧，有大鼎一只。

鼎上棚间有一洞，当庙祝一摠桌子，那洞便张开口，孔子面前祭鼎内的东西便飞落到下面大鼎内。

初一十五两日，为孔庙的祭祀之日。

来这蓟州孔庙祭祀的人是全天下三十六州的大大小的偷儿。他们每年都向偷王进贡两次。

偷王不偷，全天下的偷儿供奉偷王。

× × ×

偷王的地下宫殿很大。

这里有内殿，有外殿。

外殿的出入口在坟丘，在野外。殿室不同内殿通。外殿里有许许多多房屋，每一间屋子都布置得极其奢华。外殿是供偷儿大家，犯了大案的人躲风住的。在这里，可以吃，可以喝，可以赌，可以偷。

当然可以偷任何人，包括那些侍候他们的男人与女人。在这里住得最长的是十一年，这是偷了当朝皇帝妃子的人，他把妃子装入内务府的采水车中，把她麻醉成欲死之态，放入水车里，从皇宫内拉出来，然后带这妃子在江南江北游玩。皇帝当然不能容他，遣人千里追杀，一直把他追到这里。他就在这地下宫殿里呆了十一年。

这里不禁偷，偷既合理又合法。

因为偷王明白，可以不给他们自由，可以不给他们阳光，但不可以不让他们偷。

如果还可以偷，他们就认定自己仍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就知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用，还可以活得下去。

如果不偷，他们怎么熬过这地下的难耐时光？

偷王派去侍候他们的人就兜里揣上银票，揣上珠宝，甚至带上一些食物，那些该给他们吃的食物，不直接带给他们，让他们千方百计偷去，才吃得香甜，吃得快活。

× × ×

偷王的内殿一共有十个房间。

每个房间都很大，只有一个房间很小。这个很小的房间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偷王的习惯是把所有房间里的东西都夹带吞没，再放它回到原处。这像神奇的魔法一样让侍候偷王的人感到有趣。偷王用山西老钱庄和蓟州同仁堂的银票贴墙，墙上全是成千上万两一张的银票。一间大大的屋子，柜中地上到处摆满了珠宝玉器，古画珍玩。只有这一间小房间中什么也没有，只放一张陈旧的木床，一张三条腿的桌子，还有一个破了边的粗瓷碗。

偷王告诉古楼：“这是我的屋子。这整个地下宫殿，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如果我乐意，可以从燕北十六州买起，一直买下大半个天下。但这一切都是偷王的，只有这一间屋子是我的。我没有成偷王之前好多好多年就只有这些东西……”

古楼看着他。

偷王道：“我有时睡不着觉，就到这里来，躺在这张木床上，用这只破碗喝生水，就睡着了。但也只能睡那么三两天。时间一长，我又受不了，还得去那边吃燕窝粥，睡锦缎被榻……”

古楼仍不讲话。

偷王看定他：“我让你住在我这张床上，你乐意不乐意？”

古楼点点头。

偷王一笑：“不过，我不能给你喝凉水，你得喝人参汤，燕窝粥。你这个王八蛋，杀了我的徒弟，我还得侍候你……”

古楼不讲话，只是龇牙一乐。

二 想念的是谁？

偷王很有钱，也很有办法。

他天天给古楼送来冰糖燕窝粥，天天让他看那些说不尽的珍奇古怪玩艺儿。

古楼不咯血了，但他的身子仍然很虚弱。

他不开心。

偷王问道：“你想要什么？”

古楼笑一笑：“王御史家的喜酒。”

偷王也只是一笑。

偷王又问道：“你想见谁？”

古楼笑一笑：“只想看你。”

偷王像看一个怪物一般，看着他半晌。

他身子渐渐好起来，但他的心境不大痛快。

他的心境不大痛快，他的身子就很难更快地好起来。

这让偷王很为难。

偷王想来想去，认定古楼需要一个女人。

凡是他这个年纪的男人，不管身子有病没病，都需要一个女人，都很需要一个女人。

偷王很得意，得意他想到了这一点。偷王也很懊恼，懊恼他早应该想到这一点。

× × ×

古楼睁大了眼睛，望着这个女人。

她很平静，从门外走来，慢慢关上门，又慢慢走到他面前。

他没给他带来吃的，也不是来给他换衣服的，他从不用女人换衣服。他怕，他羞。

这个女人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恍惚中曾在哪儿见到过这样的一个女人。

在哪儿？他记不清。也许是因为这女人太漂亮了，让他生出陌生中的那熟悉之感。
这个女人不讲话。

对于不讲话的女人，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个女人对着他笑，笑得很浅，玉一般白的脖颈上，就笑出一个浅浅的笑涡来。这笑涡让他吃惊。他想不到人的脖颈也能这么美。她的脸是红的，有那么一点点胭脂色的红润，这让他羞愧，他从来没见过过这种皮肤颜色。

这女人慢慢地脱下长衣，又轻轻地褪下小衣。

浅红、葱绿色都从她身上消退，只留下一个玉一般的胴体。

这是个女人，是一个让他吃惊的女人。

这女人告诉他丰腴，告诉他赤裸，告诉他成熟。

他只是呼吸急迫，瞠目而视。

女人不急，她知道她有的是时间。

她像丢掉了一身垃圾，在萎地的衣服上踩来踏去，她在地上走。

她像仙女在游，他像在一睹汉水之滨那飘乎而逝的仙女。她不忙，让他一点一点地看她走动，让他看女人是如何走出美来的。

他就呼吸急促，他就有些头胀，他觉得不那么好受。

女人不走了，她好像走了很长时间。她轻轻地坐在床边，伸出手来，抚摸他。

这手如玉。

他心想：这么一只温柔的手，像玉，一定也是冰冰凉的。

可是不然，这一只手很暖，摸着他的脸，慢得很，让他感到自己的脸在发烧，很热。

他很急，心想应该告诉她，他很瘦，很瘦很瘦的，瘦得会让她吃惊，会吓坏了她。但他的喉咙很紧张，可能是因为想说话那声音太低，就一句也讲不出来了。他的喉结大大的，只是很饥渴地滚动了几下。

她依偎着他，平躺着，和他一样，渐渐呼吸成了一律。她的身子很暖，也很光滑。

他忽然忘了卧牛镇，忘了他的血仇，忘了他的伤痛，他想起了他是个男人。

女人的头这时恰好慢慢偎来。

古楼的心一下子像鼓起的风帆，涨得满满的。

他第一回要成为一个男人。

女人鼓励着他。

古楼的喉咙咯咯响：他的身子很艰难地转过来。

但是他不行。

他喘息，像那些被屠杀后圆睁着双目的牛。

这女人很温柔，一点点地抚摸他。

她笑，笑得很宽宏，也很自负。当女人终于知道男人有那么一方面不如自己时，她就有了信心，她就很自负。

她像哄一个孩子一样抱着他，假装没看见他已经流了泪。

她心想：他可能是病得太厉害了，不知道自己还不能接近女人，不知道像她这样的女人，不光是他，就是一个体壮如牛的壮汉，也得打起精神来才对付得过。

她心中窃笑，她对自己很满意。

古楼流了泪，他觉得他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男人。

他从卧牛镇上那刀光剑影里听得屠忠那一声吼喝后，就觉得他再也不是一个男人了。

从那时起，他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复仇的影子。

他哭，伏在这女人的膝头上哭。

她笑着：“你不必急，慢慢就会好的。过两天，你一定会有力气……”

她说这话时，竟然能很羞涩，竟然能让那桃花般的面颊羞得绯红。

他不讲话，他对自己能真正成为男人没有信心。

漂亮的女人就抱着这个男人入睡。

她很深情地看着这个男人，因为他很羸弱。

这目光中有慈和，有母亲似的温暖。

就有人在问道：“他睡熟了么？”

女人就吃吃笑，嗲声答道：“你干嘛不自己看？”

“怕看到你那羞涩，不好意思……”

女人窃窃轻笑道：“你想要干什么？”

那人的声音若近若远，人也没有踪影，只有这声音飘乎焉西，又飘忽焉东：“我真想做一件事……”

女人道：“你想干什么？”

那人迟疑了一下，回答道：“我想看一看他的脸。我想知道他长个什么模样……”

女人慢悠悠道：“这很容易。”

那人答道：“但我不愿意。不愿意在他熟睡时偷看。”

女人笑得天真：“你好像头一回想不偷……”

那人一叹：“头一回。”

夜至更深。

骷髅人仍在熟睡。

他睡相很不老实，一会儿咬牙，一会儿呓语，一会儿又轻轻嘶吼：“杀——”。他那脸面很不平静，神色很痛苦。

女人看着这张脸，出神，他有极大的苦痛难与人诉。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男人。

他咬牙，在喊：“二弟，二弟，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女人……”

他那神色很不安，他像在梦中与人争执。

他又喊：“羊羔，羊羔，快拽，不然我就掉深渊里去了。”

女人瞪圆了双眼，看他。

他喊的是谁？二弟？女人？还有一个叫羊羔，羊羔是一个人，还是一只羊？

三 众里寻他处

很少有人知道偷王居在蓟州。

也很少有人知道有偷王。知道有偷王的人不是夜里做梦也笑眯眯，知道自己可以因为有偷王而发财，就是心惊胆战，十分肉疼，被割去了一块心头肉地惧怕。

没人知道偷王。

如果你不是偷王的人，如果你想找偷王，而且找得很急，你怎么办？

神女峰笑了，笑得很得意：“我们不去找他，让他来找我们。”

× × ×

一连五夜，蓟州城里大户被盗。

盗的都是珍宝，蓟州大豪许涤心家有晋唐字画三十帧，一夜被卷盗而去。偷盗者在墙上留言：要想还画，去找偷王。蓟州一富公西寿，一座上好玉石山也被搬走，留下字笺，说是：偷王喜爱，请君割舍。丐帮蓟州分舵舵主郜龙家有三册春秋韦编竹简，这是上千年的文物，是未有纸笔时的刀刻竹简，十分珍贵，世上皆无的。郜龙因为有了这三册竹简也被江湖人称为“雅丐”。谁知一夜之间，这三册竹简也不翼而飞。郜龙十分恼怒，只是在放竹简的书筐里找到了一张字条：天下奇珍皆归偷王。蓟州圣心庵是女尼修持处，也有一尊小铜佛像被盗，佛像原只是铜铸，不值什么，但佛像是圣心庵的独特之物，是上京圣僧在唐时东渡，从扶桑请归的佛宝，是圣心庵信徒颇众、香火颇盛的缘由。在被窃之佛像宝座上，留下一纸：偷王礼佛，敬请归之。更有蓟州金狮镖局局主景慕诏，家有祖传景氏长剑七七四十九式剑谱，也被人窃走。当然也留有书信，言明是偷王下人

所为。

蓟州城上下人心不安。

× × ×

蓟州很多人都知道偷王住在蓟州。甚至有的人还知道偷王的人常聚在城西。像丐帮蓟州分舵舵主郜龙就知道更多的底细。他不光知道城西那儿的一座圣庙有些古怪，甚至还知道圣庙下面肯定有机密密室。但丐帮蓟州分舵不与偷王的人相扰，彼此也就无甚仇隙。

偷王以前在蓟州城住得很安宁。

这是因为偷王的人从不打蓟州人的主意。偷王的人信奉一句老话，也是他们做事的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

可现在，偷王向身边下手了。

是因为身边草丰腴？还是偷王的羽翼已丰，决心向这些人动手？

丐帮蓟州分舵舵主派人把蓟州大豪许涤心、蓟州一富公西寿、圣心庵师太无心、蓟州金狮镖局局主景慕诏都请来，在蓟州“天香阁”议事。

“天香阁”是蓟州的老字号饭庄，是二层酒楼。

× × ×

五个人坐在一起，有的闷闷不乐，有的愤怒不已，有的伤心难抑。

富豪心中闷闷不乐。如果你有钱，而且被偷儿盯住了，盯住你的又是天下偷王，你怎么会乐？哭也来不及。

如果你开镖局，你自认为你的镖局开得不错，生意颇好，信誉也盛，但偏偏有人去你的镖局里偷走你的最心爱之物，这不光让你难堪，而且也给了别人一个疑问：这金狮镖局护镖真可靠么？他们连自家的剑谱都看管不住，你可以把你的身家性命财产珠宝交给这样的人么？如果因为失了剑谱，既没了景氏长剑的祖传之秘，又没了金狮镖局的

生意，他怎么不愤怒？他恨不得抓住那个盗他剑谱的人，把他掐死。

出家人本来无忧无伤无喜无惧，因为出家人身无长物，心无尘念，但偏偏这佛像既可入世又可出世，就被人盗走成为偷儿的拜物。一想到佛像要被一群犯戒之人顶礼膜拜，无心师太便动了怒心，也感到伤心。佛身如此圣洁，竟然也被玷污，难道人们连神佛也不愿敬么？

五个人都落座，但没有一个人讲话。

他们都不想讲话，因为丐帮一弟子持分舵舵主郜龙的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你丢了最重要的东西，速来。他们就来了。他们等郜龙开口，他们希望丐帮能知这事的底细，他们知道，如果丐帮还找不到这事儿的根梢，他们就更无能为力了。

郜龙向众人拱手一揖道：“今日请几位前来，自是十分冒昧，但事出急迫，不得不如此做就是了。丐帮分舵在蓟州，一向与诸位很少亲近，圣心庵是净地，丐帮不便前去骚扰，恐惹神佛降罪。如今有了大事，想必也波及诸位，所以请来相商，拿一个主意。”

金狮镖局局主景慕诏人称智多星，就比别人多点机心，他向郜龙一揖而笑道：“金狮镖局与丐帮很少亲近，不知郜舵主这一次因何见召？”

郜龙看定景慕诏，心中冷笑：这人不想让人知道他失去了剑谱，所以作聋作哑。这种人也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于是郜龙冷冷一笑道：“我请诸位来，是因为我丢失了三册竹简，想请各位相助，寻到偷主，找回竹简。”

蓟州大豪许涤心一听动容，问道：“难道这人如此胆大，竟敢连丐帮分舵也不看在眼里么？不知郜舵主这三册竹简可以算做什么宝物？”

郜龙浩然一叹道：“这东西无价，相传是春秋时孔夫子之弟子子夏亲手刻书，为孔夫子《论语》之本，虽是书籍残牍，却也是一宝。你想春秋至今，已一千余载，竹简可说是十分昂贵的宝物了。我请人验看过，虽不可肯定是子夏所书，但绝对是先秦之物，这一点是无疑的。江湖上因在下手里有这三册竹简，才有了个雅丐的名号，在下的名号，

也是借这三册竹简的力呢。”

众人皆黯然。

许涤心嗜古画，家中珍藏百幅，仅以这三十帧为最贵。他有一湖心堂，堂设于家中湖心，每日乘船一渡，去湖心堂把玩这三十帧古画。这些古画是三十二年前开始购置的，后来就越选越精，越置越好，如今这三十帧，几乎可以说帧帧是上品，幅幅是奇珍。可一夜之间，让人席卷而去。这偷儿确是高手，许涤心那湖心堂外的十余人都没有听到一点点儿声响，字画就全不翼而飞。如果不是墙上留言，许涤心还以为是那十余个看守人中的某人见画谋盗呢。

现在，许涤心想抽干澄碧湖，扒掉湖心堂。他连想都不敢想，他怎么能去看那徒然四壁的湖心堂。

许涤心这时应答道：“郃舵主失去三册竹简，我却失去三十帧字画。这三十帧字画无一不精，件件是上品，是我三十二年来汰选购置的，也被偷儿一夜卷盗。”

郃龙道：“留下字了么？”

“写在墙上。”

圣心庵无心师太也合十一揖道：“老尼庵中香火极盛，原是因庵中两景两物而致。两景一为梅树之茂，生得好，让施主们赏心悦目，二景是庵后山景石，叠得好，无看不端正处，那巧致不是人能摆设得出来的。两物一是金丝莲蒂，为佛拈花讲经之态。这金丝莲花用极细金丝织成，莲系白金，在佛心在佛手，就闪无数宝光，让世人景仰；另一物是尊铜佛像，佛像为一尺六寸，系唐渡扶桑请归之物。这铜像之宝，难与人说。圣心庵香火之盛，也多赖这铜像。蓟州天有冷暖，梅又只开一季，山景石叠难在冷天细品，只有这金丝莲与铜佛为本庵之至宝。偏偏这一回佛像又被盗走……”

景慕诏问道：“敢动问师太，这人也留有字纸么？”

无心师太道：“有八个字，是‘偷王礼佛，敬请归之’。”

愁眉苦脸的是蓟州一富公西寿。

他连连叹气。

郃龙问道：“公西先生叹息，是为了你那玉山么？”

公西寿无精打采：“圣心庵的佛像毕竟只有一尺六寸，也便于偷者携带，圣心庵又人众混杂，难免不被人男扮女装乘机偷了佛像。竹简三册，一只手拢一拢就可以携走。三十帧字画，也不过用一布包裹裹，没什么重量，我这块玉石，原是立在大门前的照壁。用它做照壁，显我公西之富。这块玉石是有唐至今几百载中，陕西蓝田所挖得的最大一块玉石。这玉石重一千七百多斤。如此重的东西，怎么能搬走？用几个壮汉去抬，也得有一点儿声响，怎么就无声无息被弄没了？这让我心冷了大半，他要偷我，岂不是顺手牵羊，方便已极？他既能偷了这玉山，怕是连我的房子和人也能偷去。”

众人一惊。偷王手段，确不寻常，那偌大一座玉山，竟一下就被轻松偷走，这让人想来更是心惧不已。

独有蓟州金狮镖局局主景慕诏没有讲话。

郃龙问道：“不知景局主有什么见教？”

景慕诏微微一叹道：“本来我不想讲，我金狮镖局的生意蒙江湖上朋友关照，也确实混得下去。但这一次竟栽在了这偷儿手里。偷儿入我金狮镖局，把我的景氏长剑剑谱盗了。这事说来让人羞愧，但愿诸位为我守此秘密，如果传闻江湖，金狮镖局的生意也就没法儿做了。”

众人纷纷答应。

郃龙听去心惊。

他听得丐帮下人打探，知道四处皆失了宝物，或剑谱或佛像或玉山，但他并不十分信真，如今听来事事是实。他想从这四处来找那偷儿的足迹，谁知却没一点儿线索。

这偷儿实在本事高强。

郜龙道：“既是如此，我们何不去找偷王？”

景慕诏道：“说来惭愧，在下在江湖上走动这么多年，也只知道有偷王这么一号人物，从来没见过他什么模样，也不知他在哪里。”

郜龙起身道：“咱们去找他，现在就去。”

× × ×

丐帮人不备车，紧急时则乘马。

五个人就都乘马，还有十余个随从。

郜龙带头，一行骑乘直飞奔蓟州城西。

城西无人家，直到了那破烂孔庙，众人才下马。

景慕诏奇道：“这里只是一座庙。”

许涤心附和道：“而且是一座夫子庙。”

偷王会上夫子庙来？孔夫子大斥盗跖，显然不愿与强盗为伍。这偷王来孔庙做什么？

郜龙不讲话，带这四人入殿。

庙祝迎上前来。

他见了这几个人，也只是微微有些惊愕，便恭迎至圣人塑像前。

郜龙取三炷香在手，向孔子一拜。

郜龙的祝告声很大：“孔圣人，在下是蓟州丐帮分舵舵主郜龙，在下三天前丢失了三册竹简，这三册竹简在你看来本不算什么，可它过了千年，现在就成了郜龙的无价之宝。在下要把这事着落在圣人身上，如果找不回这三册竹简，在下只好不客气，把你这圣人像打得粉碎。身边这四位是蓟州大豪许涤心、蓟州一富公西寿、圣心庵无心师太，还有蓟州金狮镖局局主景慕诏，他们也都失去了宝物，要着落在圣人身上，寻找这宝物出来。”

郢龙这祝告之声甚大，庙祝与四人均听得清清楚楚。

许涤心等四人十分惊异，不明白郢龙何以这样大声祝告，何以向孔夫子讲这失简之事，心中暗暗称奇。

就见那庙祝脸色一变，想转身溜走。

郢龙喝道：“别动！”

他飞快出指，点中那人肩窝、捉觔二穴。

庙祝应声倒下。

郢龙从怀中取出一纸，把这纸片放在孔夫子香案鼎内，然后摠住桌案，就见那鼎内一闪，纸片倏忽不见。

郢龙就轻轻吐了一口气，道：“好了，就在这里等他。”

× × ×

五个人结成阵势，坐于孔庙殿堂内等待。

等了有一炷香的功夫。

坐在殿堂正中的孔夫子塑像突然轧轧作响，孔子慢慢转身向隅，用背脊对着众人。

从孔子坐处慢慢走出一个人来。

这人是偷王。

偷王看了看这五人，问道：“不知蓟州大豪许涤心，蓟州一富公西寿，丐帮蓟州分航舵主郢龙，还有金狮镖局局主景慕诏先生驾到，有失迎迓。不知圣心庵无心师太到来，有失礼处，还望海涵。”

四人望定他，等着郢龙问话。

郢龙道：“久闻偷王住在蓟州，一向不曾亲近，有失礼处，也望包涵。”

偷王一笑：“不必客气。”

偷王看着五人，摇头苦笑：“几位家中事，我已尽知。但我敢担保，我手下之人没

人动诸位，我们是盗亦有道。绝不会平白地就破了那规矩。”

郢龙疑道：“这么说，那盗画偷书移走玉山之人不是偷王的下人了？”

偷王决然道：“绝对不是。但我可以把这人找出来，即便是诸位不讲，我也容不得这人如此。”

这时，从庙外飞步闯进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这人是曾来孔庙奉祭的那神偷。

他附耳对偷王说了几句话。

偷王点点头，一笑，就向众人一揖道：“拿走诸位至宝的那人已经找到，幸好人在不远，诸位便同我去一见那人如何？”

× × ×

一行就来到了蓟州城外的田家庄。

田家庄庄主苦着脸，站在五个人面前。

偷王问道：“你的客人在哪里？”

田家庄庄主问道：“你是谁？”

偷王一笑：“我是偷王。”

屏风后闪出两个人来，这是两个女人。

这是峨嵋冷面师太与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七神女峰。

丐帮蓟州分舵舵主郢龙刚要动问，神女峰就嫣然一笑道：“各位看看，这是不是你们的东西，有无伤损？”

三册竹简，回到了郢龙的手里。

三十帧字画，让蓟州大豪许涤心老泪纵横。

佛像回归圣心庵了，无心师太连连合十道谢。

金狮镖局局主看定自己的剑谱，心中沉吟。

峨嵋冷面师太一笑，看透了他的心思：“如果景局主不把自家剑谱外传，我能担保

这剑谱不曾被人看过、抄袭。”

景慕诏眼睛一亮，问道：“是吗？”

神女峰笑嘻嘻答道：“景氏长剑剑谱虽好，但也不算是江湖上最好的剑法。我这里有三招剑式，送与你如何？”

景慕诏打开图本一看，顿时大喜过望，连忙向神女峰致谢。

景慕诏面有喜色，他知道这一次失盗之后，他自己的收获最大，他找到了他景氏长剑中七七四十九式剑法中久已失传的三招剑式。

× × ×

只剩下了偷王面对着两个女人。

偷王问道：“你们费这么大力气，就是为了找我？”

冷面师太点点头。

偷王看看冷面师太，又看看神女峰。他知道这二人并非一路，冷面师太同其余六大派人追杀骷髅人，是古楼的对头。而这个神女峰就是那个悲悲泣泣为古楼烧一陌纸钱的女孩儿。

这两个人找他有什么事？

冷面师太道：“我要见他。”

偷王明知故问：“谁？”

神女峰道：“古楼。”

偷王仰面向天：“他已经死了。”

冷面师太一抖，身子哆嗦：“你说什么？”

“他死了。”

神女峰冷冷一笑：“他没死。”

偷王反问：“你怎么知道？”

神女峰向偷王笑：“你看。”

她手中握着的是一只蜡丸。

偷王看了一眼，他只看一眼，就知道这是长白十二峰的“救心丹”。

冷面师太手里也有一只小小的锦缎盒子，盒子里赫然便是峨嵋的“救心丸”。

偷王突然说道：“好，我带你们去见他。”

四 相见不相识

峨嵋冷面师太站在了古楼面前。

只有峨嵋冷面师太与他相对。

两个人没有讲话。

师太很激动。她看着古楼，突然说：“你去过卧牛镇？”

古楼摇摇头。

冷面师太说道：“那是一个秋祭日，我给孩子穿上衣服，让他父亲领他去杀虎台看秋祭。他父亲总想让他看血腥，让他成为一个男人。我给他穿了一身新衣服，让他父亲领他走了。那一走，就是十年……”

古楼仍然呆坐在床上。

“卧牛镇的男人都没了，卧牛镇的女人都受人糟蹋，卧牛镇也没了，只剩下一堆堆废房屋和一丛丛乱草……”

古楼仍端坐不动。

他戴着人皮面具，冷面师太看不出他是不是很激动。

冷面师太一脸清泪，她低下了头，怕想这些伤心事。

往事不堪回首。她不再讲话，只是垂头哭泣。

古楼的话音很冷，也很慢，一字一字讲得很是吃力：“不知道师太为什么要向在下

讲这些？”

冷面师太惊愕地看着他。

冷面师太问：“我从她那里见到一块玉石，那是一块卧牛图，不知古少侠从何得来这块玉石？这块玉石是两块咬嵌而成的，那另一块玉石古少侠不知可不可以给我一观？”

古楼摇摇头：“恕难从命。这玉石是一个至交好友交与我的。”

冷面师太垂头不语。

古楼又道：“师太还有什么话？”

冷面师太一怔，她还有什么话说？只要这个古楼不是她日思夜想的那个人，她就失去了一切希望。但她想道：或者是他不愿承认其事，有难言的苦衷。她去过杀虎台下，找过那些尸骸，岁月使尸骸成了枯骨。她埋葬了几具枯骨。因为她疑惑这其中或许有她丈夫屠忠的尸体。但她无法知道哪一些是她丈夫的尸骨，哪一些是她儿子的尸骨。

她猛抬头，看见了古楼眼中那柔情的光。

她的话语似哀求：“古少侠，不知你能不能拿掉这面具，让我看看你？”

她期待着，她仍不放弃最后的期望。

古楼轻轻地说了句：“不行。”

冷面师太再也无话可说。

她想不起来还应该和这个人讲些什么。

她转身走出去，走到门口，她突然站住了：“你的兄弟她是个女人。”

古楼轻轻一叹道：“我知道，我都知道。”

冷面师太头也不回，走出门去。

古楼从床上跳下，跪在地上，向门口叩头，叩得地直响。他双手如爪，去颤颤地抓面，想把脸上的人皮面具抓成稀烂。

但他停住了手，他想起了自己那张让人生怖畏惧的脸。他不能用那张脸面面对世人。

× × ×

他不能不站起来，因为他面前又飘进来一个人。

这是个女人，一个很美的女人。

这女人冲他笑。

这女人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七神女峰。

这女人扑通一声向他跪倒：“大哥，大哥，是我……”

古楼看着她，无话可说，他只是悠然一叹。

女人流泪了：“大哥，大哥，我给你下了毒……”

古楼话声淡漠：“我忘了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惧任何毒药，世上没有可以毒死我的毒药，除非我不能行功，否则气血一行，寒毒热毒自解。”

女人仍哭：“我不是封汝申，我是长白山十二峰中的老七神女峰。”

古楼话声呆板：“我猜到了。”

女人说道：“结义之后，我一直想杀了你……”

古楼道：“你总用那一把匕首比划我，我知道……”

女人不讲话了，既然他什么都知道，又何必多讲？

古楼问道：“那个算卦先生……他是长白十二峰中人？”

女人道：“他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九恶林峰。”

古楼问道：“他们派你来杀我？”

女人突然大声道：“不是。是我要杀你。你要杀尽长白十二峰，我只好杀了你！”

古楼问她：“既是如此，你有数次机会可以下手杀我，为什么你不干？”

女人像同自己争辩：“我没有机会。我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早就杀了你。”

古楼细细讲述道：“第一次是在湖上，你我结拜，你用那一柄徐夫人匕首比划我，为什么不动手？再有就是算卦先生击我前胸，你在我身后，已经掏出了你那鬼匕首，为什么不刺？”

女人大声吼道：“我刺不下去，我同你结为兄弟，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你死了，我岂不是也得死？”

古楼冷冷道：“你同长白十二峰也结为兄弟，也说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女人冷笑道：“就你聪明，你自以为你想的一切都对？”

古楼道：“别的都可能想错，唯有这一次是对了。”

女人冷冷道：“告诉你，我根本不是那个神女峰，长白十二峰的老七是我爹，他是神力峰。他病死了，我就成了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七。”

古楼哑然，他没想到，他应该想到。

长白十二峰成名已久，她只有十几岁，怎么能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七？

但他心想：长白十二峰恶名昭著，她能混于其中，仍然也不是什么善类。

她似乎想透了他的心思，突然冷哼道：“可惜世上人对这个骷髅人也没什么好感。”

他默然。七大门派是江湖上的正派代表，七大门派追杀他一人，让他几乎丧命，看来他骷髅人在江湖上也绝不是什么善类。

她突然长叹一声，道：“我该走了。”

古楼道：“你为什么不紧跟着我了？”

她看着他那张脸，没什么表情。她心里想着他那张骷髅脸面，但不敢在面上现出畏惧的神色来。她尽力去笑，说道：“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是谁，我自然杀不死你。不能杀你，我还跟着你做什么？”

古楼也知道她这句话有理。

他慢慢说道：“你仍可以找机会。”

她说道：“没有这机会了。”

古楼知道她说得很有道理。

她问：“你知道我是女人？”

他答：“在酒楼上，就知道。”

“那你还同女人结拜？”

他浩然一叹：“男人女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这话很伤感，也很凄凉，她明白这话的意思。

她转身盈盈向外走，他不动，也不讲话。

她说道：“如果你现在不杀我，你可就没有机会了。”

他很坚定：“我有机会，我同天池峰喝过血酒，我会把长白十二峰杀得一个也不剩，还有那个换走两锭银子的人……”

她笑：“那你为什么不马上杀掉我？”

他突然狂笑道：“你是不是有些糊涂了？我说过要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如果我杀了你，我岂不是得马上死掉？我一死了，你那长白十二峰中的十个恶棍岂不是又可以好好活下去了？这样的傻事我可不干。”

她眼光一亮，又低下了头：“我们的结拜可以不算。”

古楼道：“我可没悔过”

女人不再讲话，慢慢走出去了。

× × ×

古楼自己坐在床上。

他心中很是难受。他心想道：女人，女人，偏偏都是女人。一个是生他养他的女人，他不能相认。如果认了，冷面师太就同一个骷髅沆瀣一气，让天下正宗门派如何讲说她？长白十二峰怕又会去害她。他决不让人去害她。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他

决不能让她遇到一点风险。这个神女峰，就是那个和他结拜的封汝申，他之假死，她哭泣也哀，看来友情确乎真挚，偏偏她又是这长白十二峰中的神女峰。

他又只剩下了自己，坐在床上。

这时，那个夜中偎依他的女人袅袅娜娜地进来了。

“你滚，你给我滚！”

那女人吓坏了，她从来没被男人这样喝叱过，她嚤嚤而泣，掩面冲出门外。

古楼让他自己留在这屋里，让仇恨陪伴着他。

第八章 秋风吹煞人

一 奇怪买参客

九九重阳日，关东山下驿马集。

这是个大集，远远可以眺见长白山。

长白山古称不咸山，是古老的华夏版图上的知名大山。最早见之于《山海经·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足见长白山之古老，卓然可以与黄河长江文化渊源相齐肩了。

这驿马集系在鸭绿江畔，长白山南麓，暖江江边。

鸭绿江，古称马訾水。其上源有二，一爱濛江，一葡萄河。爱濛江即暖江，源出长白山南麓，距天池四十余里。由三奇峰腰向西南去，至南天门，水脉若伏若断，有沙石无水线，土人名之旱沙河。又南二十余里，细流涓涓，向东南流，土人名之爱濛河，暖江之名始于此。

暖江边驿马集，是长白山参客下山鬻参之地。

九九重阳，长白山百宝下山。

×

×

×

驿马集平日冷落，只有九九重阳之日才有月余热闹。

热闹非凡。

这里此时住满了南来北往的富商大贾。

他们等待着从长白山上下来的赶山人。

那些赶山人披星戴月，面色疲惫，从山上赶下来，人形枯槁，衣衫褴褛，急急一头扎在那些富商大贾驻扎的帐篷里，吃喝睡。

他们都等九九重阳这一日。

到了这一日，他们才打开桦皮小包，拿出他们挖来的上好山货，卖与识家。

山上下来的土人与猎户也在这里乘机兜售他们的稀有奇珍、山货药材。

这几日就特别热闹。

驿马集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所有的买货人都在九九重阳这一日看货。所有的赶山人下山来都白吃白住，住在买参人的帐篷内，吃喝算买参人的，最后那花销由买参人成交数额多寡来支付。谁买到的山货多，谁便多付与赶山人这吃住的费用。

谁家的帐篷搭得多，谁便是大富豪。

有一排小帐篷，足有六、七十顶，帐篷外都飘着十二色条纹的旗帜，帐篷边都有人握刀持剑把守。这是长百十二峰的帐篷。

没人比长白十二峰更气派，年年如此。

×

×

×

可今年似乎有些异样。

在长白十二峰的帐篷对面，突然来了三十骑人。

人是武士，马是良驹。

这些人下马之后，不由分说，便在对面对打桩，扯帐篷。足足扯起了一百顶帐篷。每顶帐篷都是黑色的，帐篷外面也有人守护。

这是什么人？

下山来的赶山人不知所措了。他们过去下山，总是一口气直奔长白十二峰的帐篷。没有人比长白十二峰出手更阔绰，也没有人比长白十二峰做生意更讲求信用了。

可现在又有了一百顶新帐篷，它们的主人是谁？他是不是更比长白十二峰肯出大价钱？

他们徘徊在两者之间，不知该去哪边。

于是，有的人进了长白十二峰的帐篷，也有人进了黑帐篷。

进黑帐篷的人笑了，黑帐篷比长白十二峰的帐篷更气派，待人更大方。

后来的人就都去住黑帐篷。

一人住一顶帐篷，这是规矩。

拿下山货的人像女人生孩子，不乐于让别人瞧到。

× × ×

就到了九九重阳之日。

九九艳阳天。

太阳刚从长白山巅上露出脸来，便是重阳之会的开始。

大会在驿马集的大场上举行。

人都无声，坐于地上。

购参客都坐在前面。

最气派的是长十二峰与那个无名的购参客。两家都各搭一帐篷，正主儿都在帐篷之内，帐外设置桌椅，各三套，居中空闲，旁边坐一人。

长白十二峰这里坐的是一个老人，模样儿像是个钱庄师爷，六十多岁，稀稀落落的

有十几根胡须。他坐在那里，很是悠闲自得。

他该自得，因为只要他一喊，那参的成色、价值就被说定了。他一言九鼎。

所以他很自尊，很傲。连长白十二峰在这几日里对他也很是恭敬，因为这几日要专看他的本事。

他在呷茶，一口一口地呷，很斯文，他胸有成竹。

黑帐篷那边坐的却是一个女孩子。

这女孩子四处顾盼，神色很是随便，哪有一个大参客大方家的样儿？这让周围的赶山人暗暗称奇。

这女孩不讲话，只是看着席地而坐的土人、猎户和赶山人。

她惊讶，她从来没看见过人可以穿这样破烂的衣服，她从来没看见穿着这么破烂的衣服的人还这么激动，这么快活。

就开始了看货。

货看一家，千家求。

有一个参客打开了桦皮卷。

这是一苗四品叶。四品叶是五年生参，有四片复叶。五年参算不得大货，所以长白十二峰座上的那老人只是懒懒地看了看，笑道：“从你这四品叶开始叫价，自然可也不低了。至少不是个‘二甲子’或者‘灯台子’。好，就给你三十两。三十两！”

众赶山人一片议论之声不绝。

这开价实在不低。这让他们心中一喜。

开价不低，可以说能让他们比往年的日子更好过一点。

他们当然把期望寄托在长白十二峰身上。

三十两的开价，没有人再肯多出银子买一枚四品叶子。

那个左顾右盼的女孩子突然笑了，她嚷道：“这么大的一苗参就卖三十两银子？三

十五两!”

长白十二峰开盘的老爷子几乎气个倒仰。这个小姑娘准是个外行，她说人参时竟说个“这么大的一苗人参”，人参能论大小么？像萝卜论斤两用大秤挑？

他不吱声，让那小姑娘花三十五两冤大头钱。

三十五两银子，她买了一苗四品叶。

众赶山人哗然。

他们以为遇到了奇迹。

这小姑娘比长白十二峰出手更大方。

她接连买下了六苗人参。

她只是比长白十二峰多出银子，只要那老头喊出数儿来，她准比他多出五两银子。

不多不少，正好是五两。

那老爷子暗暗冷笑。

从帐篷里走出来一个人，趴在老爷子耳边窃窃私语。

老爷子的脸马上涨成了猪肝色。

显然帐篷里的人对他不满意，长白十二峰对他不满意。

接着上来几个赶山人，拿出些山货，老爷子闭着眼，不吐口。那小姑娘也不讲话。

就另有买参人出价购进。没了老爷子与这女孩儿的抬价，参价就少了些，很持允。

老爷子好久没开口，那小姑娘也浑似忘了来干什么的，只是左顾右盼地看热闹，一点儿也不去注意这些参货。

老爷子当然不能总不开口。

有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上来了。他的袖子都被林子扯光了，只穿一件无袖式的破衣服，他打开桦皮包。

这是一苗有头、有身、有须、有形的大参。足有八两。

人论参时，常说一句俗语：七两为参，八两为宝。八两之参，难得一见，百年来也很少有人挖得到。

老爷子一打眼，就知道这是一枚宝参。

老爷子禁不住心跳。

他笑向小伙子道：“小伙子，恭喜了。”

小伙子点点头，等老爷子开价。

老爷子看也不看那姑娘。

他打算施出一手撒手铜，让那姑娘知道他的厉害。

老爷子放下茶壶，悠悠说道：“一千两！”

那姑娘连看也不看这苗人参，就说了一句：“一千零五两！”

赶山人都忍不住笑，知道她准会压老爷子五两。

老爷子话音轻轻一吐：“两千两！”

那姑娘马上接上：“两千零五两！”

老爷子很恼怒：“四千两！”

那姑娘像是身不由己似的，对老爷子软软一笑，还是娇娇怯怯地说了句：“四千零五两！”

两个人抬口，这一苗参现在就叫到了一万零五两银子。

老爷子低下了头。

他不敢再叫了。

突然，身后帐篷中有人闪出，对老爷子说了一句话。

老爷子的脸马上放了光。

因为他明白这一句话的分量，他知道 he 可以和这个不知死活的小丫头斗一斗了。

这一句话是：你怕什么？怕长白十二峰没银子么？怕他会拿走你的银子么？

老爷子暗暗自怨：真是的，如果那赶山人敢多拿他长白十二峰的银子，他会没一两银子，还会丢了项上人头。

他怕什么？

老爷子站了起来，吐了一句：“十万两！”

十万两银子，能买下一个北方小镇，能让五万穷人过上一年日子。十万两银子用车拉，得用十辆车。

一苗参无论如何宝贵，也值不上十万两银子。

那卖参的小伙子已经傻了。

这小姑娘也站起来了，赶山人和众买参人看她，像看一个怪物。

这小姑娘仍是故伎重演，只说了那么几个字：“十万零五两！”

没人讲话。没人知道怎么办，没人知道怎么收场。

这卖参的小伙子突然给那个小姑娘扑通一声跪下了。

他直磕头：“小姐，让小人安安生生过日子吧，让小人把这苗参卖给那位老人，咱不要十万，不要一万，给一千两银子咱就卖……”

这姑娘浑似不觉，愕然道：“这位大哥，银子多了有什么不好？”

小伙子磕头道：“万望姑娘宽恕，银子多了我拿不动，搬不走。又提心吊胆的。”

这姑娘笑了：“这容易，你看，这是银票，一千两一张的，只是那么薄薄的一张纸，你就可以带走了。去蓟州，去汴梁，都可以进钱庄兑换银子的。”

小伙子哀求道：“小姐，就让我把这苗参卖给那位大爷吧？”

姑娘奇道：“为什么你一定要卖给他？”

她望望那怡然自乐的老爷子，突然明白了，叹气道：“你怕他，怕他杀了你是不是？这好办，来人哪！”

真的从帐篷里走出来一个人。

可这个人一走出来，众赶山人就笑了。

这个人在这种场合下，也算是一个人么？

这是个人，只是一个孩子。

可在这驿马集的大场合上，这孩子实在算不上一个人。

这孩子不顾众人的讪笑，他冲着这小伙儿乐。

“你怕他？你不用怕，你跟着我，拿着你那十万两银子，他们动也不敢动你一根小手指。”

赶山人更笑，笑这孩子说大话。

这孩子被笑得木讷，像傻了一样，他随手抓过身边那人的长刀，说道：“这很可笑么？你不信我的话？”

赶山人仍笑，笑得爽快，笑得放肆。

他们突然不笑了，因为他们看见那小孩正用两根手指，把那一柄亮闪闪的钢刀掰成一片一片，随手扔在地上。

再笑，谁就真是个大傻瓜了。

× × ×

从长白十二峰的那帐篷里就钻出来三个人来。

这三个人是老五三奇峰、老九恶林峰、十二峰抱残峰。这三个人神形各异，老五状似木讷，总张着嘴笑咪咪，好像一无机心；老九失去了一条左臂，脸色阴沉；杜十二瘦小精悍，旁若无人。

这三个人一落座，那个很尴尬的老爷子就只好在一边站着了。

老五三奇峰笑咪咪地问：“不知姑娘是谁呀？叫什么名字？”

那姑娘嫣然一笑，拍手道：“五大爷别逗乐子啦，杜大爷想必早就看出了我，我是留人馆的羊羔啊。”

其实，杜十二也早就知道她是羊羔。

既然那骷髅人已死，这羊羔又来干什么？

羊羔笑，像猜透了他的心思，回头说道：“我不要来，他们偏生让我来，没办法，我只好来了。”

她身后这时走出两个人来。

一个奇胖，胖得一塌糊涂；一个很瘦，瘦得叫人担心。

三奇峰怕这瘦老人是骷髅人，他向老九恶林峰、杜十二看一看。

他二人摇摇头。

三奇峰也就释然了。骷髅人已经死了，其余人就不足为虑。

三奇峰一拱手：“不知道诸位来扰长白十二峰的买卖，有什么见教？”

那瘦老人双手仍抱臂，冷冷一笑道：“长白十二峰杀我兄弟骷髅人，还杀天门派掌门人，嫁祸于我兄弟，这笔帐自然不可不算。”

杜十二大吼道：“算就算，你想怎么样？”

老九恶林峰朱颂嘿嘿冷笑道：“莫说我们没杀天门派人，就是杀了，你又能怎样？你看在下这一臂已残，便是给你那骷髅人害的。就是宰了他，也不解我恨！”

那瘦老人冷笑道：“好，我们今天就来算算总帐。”

二 血溅驿马集

这是一场好杀。

赶山人与买参客都远远避开这血杀。

× × ×

瘦老人果然厉害。他欺身而进，直攻向老五三奇峰。三奇峰用一柄戒尺，戒尺招招不离他身子前后，但总被他那诡异身法避开，使三奇峰招招无功。

小孩儿同老九恶林峰斗在一处。

恶林峰原来是用判官笔的，刺杀骷髅人一剑失手之后又失去左臂，便不再用笔，如今他只用一柄青锋剑，同小孩儿对峙。小孩儿步法诡异，一步一闪一腾一挪，打起来像个陀螺在转，让老九剑招难递。

胖子同杜十二斗在一起。

这一对儿却斗得清闲。

胖子像没睡醒。他一双眼儿肿着，看杜十二。

杜十二暗暗惊喜。

杜十二是用毒的好手。他见那胖子一脸钝相，便知他不大伶俐，肯定不识狡黠。于是他在指甲上挑了一点毒粉，在与胖子对掌时只是慢慢绕着他转动，手指向胖子脸上轻弹，把毒射向胖子。

胖子竟然没一点儿察觉。

杜十二就先住了手。

杜十二很得意，冲胖子冷笑道：“你已经完了，中了我的七步断魂散。只要你走出七步，你的命就没了。”

这胖子居然还在笑：“真的？”

杜十二大笑。

胖子道：“那好，我就走七步。”

他向一边迈出去七步。果然是七步，这七步迈得又大又急。

胖子就又走了回来，同样又是七步。

胖子叹了一口气，说道：“你是不是弄错了，把解药当毒药了？”

杜十二也诧异，这绝不会错，但这胖子居然没死。

胖子没死，就一定他弄错了。

他低头看怀中的药粉。

这时，胖子的手指一弹，点中了他的穴道。

胖子突然变了脸，叭叭打了他两个耳光。

胖子怒骂道：“妈的，我最恨你这号人，动不动就给人下个毒什么的。用个蒙汗药麻醉散也就是了，偏用什么‘七步断魂散’这类狠药……”

这两个耳光打得杜十二吐出了好几粒牙齿。

胖子就悠闲地看小孩儿与老九斗狠。

× × ×

小孩儿与老九相搏，另是一番景象。

老九性急，折臂之恨使他生无名怒火，偏偏众目之下又让他与这一孩子相斗，这让他脸上无光。这小孩儿的武功招数精奇，虽然内力不强，但步法精妙，他明明一剑递去，志在必得，却又偏偏被他一闪身让过。小孩儿像蝴蝶，轻飘飘地绕身而走，应手出掌，一招一式都极有模样，这二三十招过去，便让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九恶林峰心生焦躁。

他痛下杀手，一口剑舞得泼风一般。

他用剑行刀法，那刀法是武林中刀法中的一绝“披风刀”。

他一刀“华山寻钹”，剑尖一挑，就让这小孩儿的胳膊流血。

小孩儿一见右臂流血，心中大惧，急忙哭叫着退向一边：“胖子，胖子，不好了，他杀了我，他杀死我啦，胖子！”

胖子身子一长，就来到老九恶林峰面前。

胖子痴痴地笑：“你这个人怎么和小孩儿一般见识？”

老九恶林峰心中生气，如果不是他胡乱用刀法使剑，他与这小孩儿斗上百招也不一定会得手。九九重阳驿马集大会上，他这脸面就丢大了。可这胖子一上来，竟然就直指他恃强凌弱，这让他很是生气。

恶林峰朱颂一声怒吼，持剑冲向胖子。

胖子居然呆呆傻傻地看着他，不动手。

长剑递过去，嘶嘶有声，这一剑力道居然不小。

胖子一闪身避过。

恶林峰见剑招去空，心中暗暗吃惊，知道这一下不免被动。但胖子身子向后一闪，人却失势，本可变招攻向恶林峰时，他却偏偏不动。这又让朱颂暗暗心喜。

他马上变剑招为凝重，想不再走险。

但剑一提回来，没了那气势，一口内力软软地滞在丹田，凝不起来。

恶林峰朱颂大是吃惊，他嘶声而吼：“妈的，你弄什么鬼怪？”

胖子嘻嘻一笑道：“这是你兄弟送我的七步断魂散。”

朱颂大惊，当下跌坐在地。

杜十二又惊又怒，肿着一边面颊，苦着脸，递与朱颂解药。

朱颂不敢怠慢，急急服下解药运功驱毒。

× × ×

三奇峰与瘦老人更是一番恶斗。

三奇峰以暗器名闻于关东。

他绕身疾走，已经向瘦老人发出二十几枚暗器。

有十几枚是被这瘦老人出掌击飞了，还有十几枚被老人抓在手里。三奇峰脸上便有了阴鸷的笑意，他的暗器件件淬毒，这瘦老人竟敢用手去抓，岂不是不想活了么？

但瘦老人全不在意，招招攻向三奇峰大穴。

已是该毒发的时候了，三奇峰大吼一声：“你倒下罢……”

他双手齐发，十几件暗器飞向瘦老人。

瘦老人显然中毒已深，脚步一迟，身上便中了两枚暗器。

这是一枚暗青子，一枚蝶镖。

瘦老人一怔，三奇峰的右手便递了上去。袖风拂处，手里握一只小剪。

这是他的暗器之王，用来剪那些被他击中打倒之人的咽喉的。

这小剪递上去，瘦老人将不再呼吸尘世空气。

三奇峰身子疾奔，便有左肩带后背给了瘦老人。

瘦老人只在他后背上轻轻地印了一掌。

他狂吼一声，喷一口血箭，血箭向天，花束般一闪。

三奇峰吼道：“骷……髅……赤阳神掌……”

三奇峰倒在地上，双目不闭。

瘦老人对驿马集上买卖参货的人们喝道：“在下只与长白十二峰有隙，并非来搅这驿马集大会的，在下告退，各位可各安其业，自做买卖。”

众人都喝一声彩。显然他们不耐长白十二峰那专横，不愿做长白十二峰的治下之人。

瘦老人与胖子、小孩和他们的人带着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五三奇峰的尸体、被点了穴道的老九朱颂、杜十二缓缓向西而去。

× × ×

天池峰、双子峰与迷魂峰、云雾峰驱马赶向驿马集。

他们接到密报，驿马集上，有人向长白十二峰挑梁子。

驿马集是赶山人的大集，从这九九重阳之日起，将有近月的时日热闹非凡。

长白十二峰不能失了驿马集，他们每年从这里拿回无数山宝，赚得许多油水。他们不能把这驿马集的权力给予别人。不管那黑帐篷的主人如何高强，他们也决不会退让。

长白十二峰除了同骷髅人有那令人伤脑筋的生死之搏外，关东一带还没人敢在长白十二峰的头上动土。

关东千里，长白十二峰是夺命太岁。

三十骑向驿马集飞奔。

驿马集在望。

天池峰等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驿马集怎么冷冷清清？

像是没有一个人？

驰近一看，显然驿马集是散了。

地上的帐篷支架还在，扎脚的杆儿还在，还有参客抛弃的破衣烂衫，有成交之后抛弃在地上的桦树皮，有扔弃不用的锅碗瓢盆，有一地啃过的骨头。

正有一群狼在啃那堆骨头。

没人，没有一个活人或者死人。

驿马集刚刚开了九九重阳这一日，第二天便散了？

天池峰与双子峰神色阴森。

失散的人已经告知他们，老五、老九、杜十二都性命不保，或落入敌手。

这一群狼不理睬这三十骑的到来，仍在那儿啃骨头。

天池峰一声怒吼，人如鹰隼，几个纵跳飞入狼群。

狼先是惊愕，继而是凶性大发，一头头饿狼扑向天池峰。

天池峰连连击掌，掌掌击在狼头上。

狼便哀嗥惨叫，倒地而毙。

群狼不知他厉害，见他赤手空拳，便生敌忾之心，齐向他扑来。

天池峰叭叭一阵子疾击。

只剩下一头狼向一边逃窜，偏又忙中出错，逃得离双子峰他们近了些。

双子峰掷去一只匕首，正刺在狼腰上。

这一匕首力透脊骨，狼塌了腰，跑动不得，只好拖着身子，惨嚎着向前爬去。

天池峰飞步赶到，一把抓起这伤狼。

这是狼的首领，一只很雄壮的公狼。它见天池峰空手来抓前腿，便一口咬住他的右手。

狼要用它那无坚不摧的犬齿咬碎天池峰的手，咬碎他这条臂。

天池峰冷冷一笑。

狼便咬不动了，它觉出它的牙正咬在一块坚硬无比的玄冰上。它的舌尖、下腭都因为这坚冰太寒而颤抖不止。

天池峰一吼，双手抓住狼的两条前腿，用力一撕。

他生生把这条狼扯为两爿。

三 卧牛镇幽魂

卧牛镇无一丝人烟。

卧牛镇已死，卧牛镇的荒凉让活人生怖。

自从那一场惨烈的屠杀之后，卧牛镇这里的太阳永远不会明丽，卧牛镇这里的景色永远是满目疮痍。

这里已了无生气。

落日之前，一片萧瑟。

衰草丛中，有一个人在跋涉。

这是一个牵着一匹马佩着一柄短剑的女人。

这女人向杀虎台走去。

她先是在卧牛镇那一堆堆废圯的墙垣前站立了半天，然后才慢慢地向杀虎台走去。

她知道那里是血腥之地。

她拨开密密的衰草，走到杀虎台下。

这里，很干净，被辟开了一块土地。

土翻过的，黑得可怕的熟土大概是被血浇灌而成的，翻过的土上没有那一丛丛的衰草。

她看见这块土地上有坟墓。

这是四座坟墓。

她不用过去，也知道这四座坟墓的排法，知道每一座坟墓下埋的是什么人。

最前面靠左边一点的，那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五三奇峰的坟墓。

长白十二峰中，老五三奇峰对她最好。

小时候，是三奇峰把那小小的羊腿骨剔净，找出那么几只小小的血红色的“嘎喇哈”（一种羊骨节中的接隙骨，关东女孩儿家用四只嘎喇哈并以一只小口袋抛抓掷戏）。血红色的“嘎喇哈”很不容易得，据说得杀羊时让羊血走入骨髓，遍入骨骼中去，才会成为一只“血羊”。五叔三奇峰不谙这技术，他偷偷地杀了好多羊，才做了这一副“嘎喇哈”。

如今五叔三奇峰死了。

他死于骷髅人之手。

他没杀卧牛镇的任何一个人。

可卧牛镇的后人，这个骷髅人竟把他杀死了。

五叔后面是六叔独秀峰，他死在洗马庄上，被骷髅人杀死。

六叔旁边空着，这个位置应该是长白十二峰的老七，应该是她的位置。

后面左边又空一个位置，然后是老九恶林峰朱颂的坟墓。

他在地下有知，会不会恨她？如果那一次她出手迅疾的话，九叔可能不会死，可能也不会丢掉那一条胳膊。

她是不是该为九叔之死而内疚？

九叔之后，还有一座坟，那坟也是新坟。那是曾经做过留人馆的大老板的杜十二的坟墓。

长白十二峰已去其四。

她走上去，在这坟墓前默默地坐下。

她坐在五叔三奇峰的坟前。

她想着当时杀虎台前那惨杀，仍然十分恐怖。

为什么杀这么多人？为了建洗马庄，为了去掉日见兴盛的卧牛镇，为了卧牛镇上那近千个血勇的男人？

她知道天池峰与双子峰可能这么想。

天池峰与双子峰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

他们一出手，就屠了卧牛镇。

他们把男人杀光，把女人都带去为娼。

这是卧牛镇人的血仇。如今这血仇就落在冷面师太、骷髅人身上了。

她也难说这件事是不是对。

长白十二峰都应该躺在这里？

为了天池峰、双子峰、迷魂峰三人出手屠镇，长白十二峰就会都在这里占一抔黄土？

神女峰人很绮丽，又聪慧狡黠，她不知道她该怎么去办。

她只好在这里也寻一块葬身之地。

她也把自己埋葬在这里。

她掏出一柄徐夫人匕首，用这锋利的匕首削一块木牌，在上面深深刻上“长白十二峰神女峰之墓”。

她为这坟墓培上土，为她自己修好一丘既简单又认真的坟包。

她起身走了，她把长白十二峰的老七神女峰留在了这里。

她跃马而去。

她没扬鞭，只是任由那匹马自由自在地把她带走，随便那匹马把她带到哪里。

× × ×

草丛之中，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她瞧。

那人似乎想呼喊她，但又咬紧牙关，不出一声。

待她走得远远的之后，那人就冲了出来。他看到了那块用木板立就的墓碑牌，脸上的神情似哭似笑，似悲似喜，难说其实。

他吼道：“你没死，你没死，你何必装做死了？！”

他冲上去，把那片木牌牌拔掉，一甩甩出去很远。

他像要哭泣。

他念叨着：“你没死，你没死。你何必总是装死？你死不了，你死不了……”

他用双手去扒那土堆的坟丘，把它扒平。

他看着这被扒光了的坟丘，嘿嘿傻笑着。

他躺在这土上面。

他像是要睡熟了。

他又一跃而起，念叨道：“不对，不对，怎么会没死？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七神女峰肯定是死了，没死的是我的二弟封汝申。封汝申，神女峰，你、你……你把我瞒得好苦……”

他又慢慢地把那一丘坟修好，修得比原来更好。

他又去草丛里找到了那一块木牌牌，把它插在坟丘上面。

“对，对，神女峰已死，从此襄王不梦矣。”

他手舞足蹈，比比划划。

远处传来马蹄骤驰声。

有十四个人，他心想，其中有八、九个人的功力极高，马如空轡，没一丝沉重感。
长白十二峰来了？

他起身向杀虎台后奔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山坡后面。

× × ×

是天池峰、双子峰、迷魂峰和云雾峰。

老大天池峰下了马，静静地伫立。

双子峰点了点头：“果然不错。”

双子峰喝令道：“扒开这坟……”

是老五三奇峰，他脸上带笑，笑得很舒坦。

只有中了寒冰毒掌的人才面带微笑，而中了赤阳神掌的人面色阴沉或者面目狰狞。
这如同在北方风雪之中冻死的人永远是面带笑容一样。

把身子翻过来，果然后背上有一块肌肉白生生的，没一点黑色。

这是中了寒冰掌所致。

老大天池峰道：“把老五背上这块肉挖下来。”

老二、老三、老四均一愣。

他们明白老大的意思。把这一块肉挖下来，放在稍阴冷之处，看它需几日才能腐烂。
从这时日上可以看出骷髅人的寒冰掌有几分火候。

但老三、老四颇为不忍。这是老五三奇峰，是他们长白十二峰中待人最诚的一个人。
虽然三奇峰已经死了，他们还是不忍心去残害他的遗体。

所以老三迷魂峰，老四云雾峰都没动。

老二双子峰阴沉着脸道：“妇人之仁……”

他飞身过去，从一大汉手中拿过一柄吴钩，连割带扯撕下了老五三奇峰的脊背。

他用一块布包好，扔给一个大汉，吼道：“拿着。”

那大汉忽遽之间忙伸手接住，捧在手里。

老四云雾峰李壮轻声问道：“老大，其余的坟……不挖也罢。”

天池峰冷冷一笑道：“你想不想死？”

老四没有应答。

确实是难以回答。

如果不想死，就一定要知道这个骷髅人的功夫究竟有多高，知道他的赤阳掌和寒冰掌练到了什么火候，为了这个，他们必须把坟墓一一挖开。

老九死于一剑，而且显然是致命的一剑。

骷髅人用剑？他用一柄墨剑，那是宋冰儿送与蛤蟆塘主刘雪翁的，又由刘雪翁赠给了骷髅人。

但那柄剑应该是回到了宋冰儿之手。

那么这一剑是谁刺的？

是那个小孩，还是那个状若痴憨的胖子？

双子峰脸色阴沉，慢慢说道：“他不会让胖子和小孩儿杀人的。”

几个人默然。如果一个人身受这奇辱，有了这血海深仇，一定不假手于人。

天池峰想起了和骷髅人喝那一杯血酒时的情景，不禁嘿嘿冷笑道：“我一定宰了他！”

杜十二的左右太阳穴里流凝了鲜血。

鲜血凝成了豆粒般大的一块血痂。

天池峰细看看杜十二的脸，他脸上的神情是惊讶，似乎不相信面前那个人会出手杀了他。

天池峰看了半晌，以手出掌，慢慢抵向杜十二的太阳穴。

那血痂被吸掉了，从太阳穴的伤口中滚出一粒暗器。

这是一粒很小的暗器。

用水一冲，才看出是一粒骰子。

长白十二峰中的杜十二的最后看家本事就是一双玉石骰子。

如今这两枚玉石骰子掷进他的太阳穴内。

天池峰、双子峰、迷魂峰都面面相觑。

把两粒骰子从左右太阳穴掷进去，这要有极巧妙的暗器功夫，需要有极深的内力。

就又扒开神女蜂的坟墓。

这里面没有尸体，什么也没有。

大汉们扒了很深的坑，底下是一块厚厚的卧牛石，挖不下去了。

天池峰看着双子峰，缓缓问道：“老二，你看，这字是不是她写的？”

双子峰细看一看，点点头。

她为什么为自己写了一块墓碑，为什么给自己造了一个假坟？她是向骷髅人示弱，还是向长白十二峰宣告她要逃避这骷髅人可怕的追杀？

天池峰问道：“老三，你说老九讲过，老七不让他得手？”

魏三点点头。

她不让老九恶林峰朱颂得手，她一定是心向这骷髅人了。她心向骷髅人，又怕长白十二峰不容她如此，她才为自己造了一个假墓，人已杳去，不知所终。

天池峰说道：“凡我长白十二峰，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她叛我而去，就不能怪我们不容情……传令下去，有见到她的，格杀、生擒都可。”

众大汉躬身听命。

天池峰、双子峰、迷魂峰、云雾峰皆跪在地。

他们朗声告祝：“五弟、九弟、六弟、十二弟英灵不远，哥哥一定拿住那骷髅人，把他剖心挖腹，来祭弟兄们的英灵。愿弟兄们英灵护佑！”

四 狂侠的劝告

小孩儿看着他，说道：“你去吧，师父等你。”

他看着小孩儿，小孩儿笑嘻嘻。

小孩儿虽然无父无母，但他因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谁，就没那么多的血仇要报，就没那么多的恩怨难消。

何况，这小孩儿口口声声喊狂侠为师父，狂侠也笑眯眯，一递一声地紧答应着。

他不能叫狂侠师父，他总要叫，狂侠不答应。

狂侠告诉他，他是学武的好坏子，是天意要他从狂侠习武的。

狂侠有时看他那眼光很是奇怪，像看一个很叫人畏惧的怪物一样。

他以为狂侠也是畏惧他那骷髅面相。

后来他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了，一定是别有隐情。

他曾经问他另一个师父云三跳，云三跳只是叹口气，不讲话。

现在，小孩儿来告诉他，狂侠在山谷里等他。

他疾步奔进山谷。

× × ×

一棵大树下，坐着胖胖的狂侠梦哈哈。

人家都说他爱打哈哈，但古楼跟他十载，从没听见他打过几次哈哈。

他在古楼面前，总是很正经的样儿。只有在这小孩儿面前，他才嘻嘻哈哈地嬉笑怒骂，游戏风尘。

梦哈哈坐在树下，紧闭着眼睛。

他听见了古楼急匆匆的脚步声。

他没睁开眼睛。

狂侠见了古楼总没见了小孩儿那么亲热。

古楼心里一酸，想掉泪。

狂侠轻轻说话了：“听你的脚步，近来功力又精进了许多。”

古楼打揖道：“是，师父。我从没停止练功。”

他当然天天练功，他活着只为了练功夫，练功夫只为了复仇。

他活着的目的很简单。

狂侠点点头道：“长白十二峰，你已经杀了四个，逼走了一个，还剩下七个人，你想不想罢手？”

古楼打揖道：“师父……”

狂侠打断他，语调很淡漠：“别叫我师父。你就只告诉我你想如何办就是了。”

古楼道：“我要杀尽长白十二峰，还要杀死那个用两锭假银造成这灾祸的人。”

狂侠身子不动，眼不睁，点点头道：“好，我明白了。”

狂侠睁开了眼。

狂侠的眼中没有那种高手极具深湛功力的精光四射。但这种看上去没有什么内功显示的人更让人猜摸不透他的本事。

狂侠道：“你用寒冰掌打我一掌试一试。”

古楼躬身道：“弟子不敢。”

狂侠道：“你不是我弟子，这一点我已经向你讲述了不知有多少遍。你进掌来吧。”

古楼凝神引掌，欲向狂侠一击。

狂侠袍袖一挥道：“何必如此小心，尽全力一击便是。”

古楼打点起全副精神，引掌回腕。他手掌掌纹便越见苍白，指间无血，掌中有条条寒冰凝霜化为沙沙冰屑纷落。

他叭地一掌击向狂侠左肩。

狂侠的身子只颤了一颤。

狂侠凝定心神，内神导引，五气归元，不一会头上便生出一些氤氲的气来，后来那白气便渐渐变淡，一点点渐进至于无了。

狂侠睁眼看古楼，说了一句：“好个寒冰掌！”

狂侠又对他说道：“试试你的赤阳神掌。”

古楼点头应是。

他对这位武林前辈既尊且惧，他不知道狂侠为什么不让他称其为师父，只是一会儿以为可能他是狂侠某一得意弟子的后代。但他又想想不对，心道父亲学的是刀法，虽刀法不错，但毕竟在江湖上是个二三流角色，别说与狂侠梦哈哈、巫医云三跳这样的一代武学宗师没什么渊源，就是与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老二双子峰相比，也绝对不可相提并论。

他绝对不会是什么狂侠亲淑弟子的骨血。他一会儿又想大概是狂侠自高身分，不愿有他这么一个人形骷髅的弟子在江湖上行走，报仇杀人，坏了狂侠的名头，因而不让他称为师父。

但想想又不妥。狂侠并不是一个很讲究徒弟模样的人，也不大拘泥那些礼数尊严，他与小孩儿有时就嘻哈相戏，一老一少像孩子，又笑又闹，那样子绝不是一个持重稳健之人。

你如果称狂侠稳健，他会以为你是在骂他。

所以，古楼对这位前辈既敬且惧。

狂侠叫他一试赤阳神掌，他马上点头应是。

他先引掌吸力，让那一蓬热从丹田涌出，自膈入胸，又走手阳明大肠经，直至手掌变得血一般红。

他这次不敢不尽全力，怕狂侠嗔怪，一掌合力，击向狂侠右臂。

这一击足可以开山裂石。

这一击过去，狂侠冷哼一声，生生挺住了。

古楼见狂侠似要沁血。

狂侠紧紧闭住了嘴巴，好半天才轻声说道：“好个赤阳神掌！”

古楼静静侍立，等狂侠说话。

狂侠好半天才轻轻地一声接一声地咳嗽。

狂侠咳后不吐，慢慢地把血都吞咽入肚。

好半天，他才运功疗伤完毕，说道：“好怪，你身上的赤阳神掌与寒冰毒掌功力相若，这才助你成就了冷热奇毒这一身功夫，却不知为什么你身上的赤阳神掌功力反而比寒冰毒掌的功力强上了许多？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这样下去，久而久之，你会受热毒而死的……”

古楼一惊，打揖道：“师父可知我能活多久么？”

狂侠沉吟一下，道：“多则二三载，少则八、九月。”

古楼一笑道：“好，好，活上十载，便是便宜了一次，又多上了十个八个月，不更是白白捡来？何况这十个八个月我也可以杀尽这些仇人了。”

狂侠道：“如果你不去寻仇，可去长白山顶找你云师伯，他或许可有良法让你渡过这一劫。”

古楼笑着摇头。

他不想去。

他只想早一点去找长白十二峰，寻仇。

狂侠道：“好，那也随你。”

古楼看着狂侠，心中生出一阵阵温情。

他父亲死了，死在杀虎台下，用他的生命换来了儿子的一副半死不生的枯骨架子。他从那时起，平生最亲近的一个人就是这狂侠梦哈哈了。他想道：如果师父坚决不许他

去寻仇，那他就不去，师命难违么。

可狂侠从来不命令他做某事。

狂侠有事宁可叫那个小孩儿去办，甚至他自己去办，也从不支使他。

这让他不解。

狂侠说道：“以你现在的功力，你还不是天池峰的对手。”

古楼道：“我知道。”

狂侠说道：“昨夜里在洗马庄前夜半一啸，好像是天池峰所为，这人快要气冲十二重楼，修成不坏之躯了。”

古楼不语。

狂侠道：“你不一定要寻仇，杀死了四个人，还有那些从人，也足够了。”

古楼道：“可他杀我两千多人，把女人都送去……”

狂侠点点头，不语。

一提起这个来，佛也会嗔怒，何况是人？

狂侠拿出一只小盒：“这里是十粒药丸，每日辰时服它一粒，在太阳喷薄之时用力导引，连服五日，再停三日，再连服五日，可收奇效。”

古楼拜受。

狂侠说道：“这药不是我给你的，是另一位世外高人给你的，他想助你成功。”

古楼叩头称谢。

狂侠身子一振，人就飘飞向上，缓缓而升，人如神仙，渐渐奔山顶而去。

狂侠就看不见了。

小孩儿问道：“他又给你什么好东西了？”

古楼道：“十粒药。”

小孩惊道：“他把那药给你了？那是他用四十年工夫弄来的药草熬炼成的，就都给

了你？”

古楼点点头。

小孩儿大惑不解，频频称奇。

五 天门派传人

雁北，双翅峰上。

天门派又重修城垣，重聚人马。

天门派仍然兴旺。

八百里加急文书传递，把天门一鹰许方重召来。

许方重心惊肉跳，又以为是山门急难，急急赶奔而来。

他冲入双翅峰上。

× × ×

大厅外，有一块石头，石头上立着一群鹰。

鹰皆是饰物，用鹰羽披成，但几可乱真，天上飞过的鹰隼频频呼唤同类，地上的禽雉不敢向隅而来。

天门派有规矩，凡本门的子弟在江湖上走动，闯下名头者，都在这双翅峰的堂前群鹰石上有一只鹰以象征他。

天门派上一代人以大力神鹫印定海为最强，于是一鹰高翔，众鹰低回。而这一代人中以天门一隼李方恩为最持重、天门一鹰许方重为最声隆、天门一鹫印方明为最火爆，于是三鹰聚名，比翼齐翔，三鹰扑翅，都极凶猛。

鹰羽是真羽，鹰头高昂，鹰眼是宝石。

中间一只鹰已经没了鹰眼，鹰眼中的两粒宝石已被剝去。

凡是已逝的天门派人物，都有姿有势，却无眼珠。

×

×

×

双翅峰上，没什么异常。

许方重从山下奔走如飞，直上坡顶，直到眺望到大厅外那群鹰之像时才刚刚心定。

他眼睛看一下那中间的一只鹰，心中突然悲恸不已，杀死师兄天门一隼的仇人据说是骷髅人，这个骷髅人如今是不是被杀死了，师兄英灵是不是九泉之下也安了？

他几步奔上大堂。

大堂之上，坐着许多人。

印方明居然坐在正中的掌门人的位置上。

许方重突然心中一喜，因为他知道师弟肯定是找到了仇人，报了这灭门之仇了。

许方重面如重枣，声似洪钟：“师弟，找到了杀师兄的仇人么？”

他们师兄弟曾约定，如果谁杀了那个骷髅人，报了本门大仇，便可任这天门派的掌门人。

印方明笑道：“师兄仍是快人快语，快来见见这里的几位。”

印方明——介绍这几个人。

这些人都不是江湖上的什么高手。

许方重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头。

许方重心中一愣，微微生疑。他隐约觉得不大对。

这边坐在第一位的一个瘦子，显然是练过独异武功的，脸色白惨惨的，连唇上都没一点儿血色。

另外一位脸色阴沉的胖子，心不在焉，对许方重的大嗓门似乎闻也未闻，这人定力极高，从许方重一走入大厅，他就在那里看一只甲虫爬。他看甲虫看入了迷，就是天塌下来，也不会皱一皱眉的。

这个人显然也很可怕。

其他的几个也不弱。

许方重想，这两个人决不是江湖上藉藉无名之辈。但三弟为什么不讲真话？难道他没看出来么？

决不会。印方明虽然脾气火爆，但做事心还是很细的，决不会粗疏如此。

许方重落座之后，略略寒暄几声，就问印方明道：“师弟，快书传我，不知有什么事？”

印方明呷了一口茶，道：“师兄，请喝茶。”

许方重只好喝一口茶，又问道：“莫非师兄的大仇已报了么？”

印方明摇摇头：“比那件事还大。”

那还有什么事比天门派灭门之祸更大，比被杀了掌门人还大？

印方明道：“双翅峰上的事儿很怪，出在这几日，师兄不来，就没法儿商量。”

许方重道：“什么事，你快说吧，三弟你从来也没这样吞吞吐吐的。”

印方明道：“那好，二哥，你来看好了。”

一行人来到大厅外。

聚鹰石上。群鹰兀立、振翅、扑击、抓攫、翱翔、回旋，姿态各异，很是好看。

许方重不知道印方明要他来看这聚鹰石干什么。天门派的每一个入门弟子都熟知这聚鹰台，入门后的每一眼都带着渴望，带着羡慕，每一个梦中都盼着那之中会有一只威风凛凛的鹰是自己。

许方重看了几十年，怎么会不熟知这聚鹰台。

但印方明偏偏要他来看。

他看了几眼，摇摇头，表示看不出什么来。

印方明就冷冷一笑道：“莫非师兄真的看不出？你看看那鹰眼……”

许方重再认真看去，这一下子他看清楚了，不由得大吃一惊。

不独他师兄天门一隼李方恩那只鹰的鹰眼没了宝石，就连他天门一鹰许方重那一只鹰的鹰眼也凹陷下去了。

是谁取走了他鹰眼里那两粒宝石？

“是谁干的？”

许方重声色俱厉。

印方明笑一笑，说道：“你回头一看，便知。”

许方重猛一回头，他身后正是那一瘦一胖两个人。

那瘦子笑吟吟的，胖子阴沉着脸。

突然他听得脑后风响，一回头，见天门一鹫印方明正双爪齐抓，向他头顶百会穴上抓来。

这是天门派一招“鹰纵搏兔”。

许方重不假思索，就回了一招“跳蹬”。

本是同门，所以武功路数就极熟。

他甫一递招，便觉得身后有变。他刚想闪避，已然迟了。

他的左肩仿佛被烈火烙烤，他的左肩如同浸进了千载玄冰之中。

他的身子已不能动，他的心脏搏动也一点点儿迟缓。

印方明这时的双爪正向他头顶上抓落。

他听到了自己头盖骨咯咯裂响。

他闻到了血腥。

他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说你是不是有眼无珠？”

可惜他再也不能回答了。

× × ×

人就又回到了大厅上。

天池峰还是冷冷笑着，双子峰仍然阴沉着脸。

天池峰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印方明道：“在下既蒙长白十二峰帮忙，就一定有所回报。上一次江湖报恩令一动，追杀骷髅人，让他几无葬身之地。今天，他是死定了。不劳诸位动手，七大门派的人劳而无功，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天池峰、双子峰也连称妙计。

× × ×

少林寺方丈室内。

澄聪方丈对澄圆道：“六大门派与师弟一起去追杀骷髅人的同道为何都来到了少林寺？”

澄圆一愣，他不知道。

澄聪思忖，道：“必是上次追杀骷髅人之事，师弟随我出去。”

两人缓缓步出大厅。

厅上，坐着六大门派的人。他们是武当笑扫道人、峨嵋冷面师太、点苍孙长老、崆峒凑热闹、华山武三屈和淮阳门曾刚。

澄聪寒暄毕，便问各位来意。

众人纷纷拿出书信来。

信是天门派天门一鹫印方明写的。

信曰：

感佩六大派主持江湖正义，使群獠宵小奸邪不行，江湖安宁，人心皆乐。但有骷髅人犯杀天门一脉，武林同仁，安忍坐视？天门派又无力锄奸，便发出先人所留报恩令一枚，恳请少林、武当、淮阳、峨嵋、华山、崆峒、点苍七大派。其意不为寻恩，但求江湖上呵气同援，免生唇亡齿寒之祸而已哉。

天门派门人印方明谨上。

这信六大门派名人手中皆有，而且让他们都一齐集于少林，于同一日上山，这算计也颇为周到。

这时，有侍僧通报：“天门派天门一鹰求见。”

澄圆一喜。这天门一鹰也算是达摩堂三长老的密友。如今听说这天门一鹰亲上少林，便知事情可见分晓，就看着方丈澄聪，等师兄讲话。

澄聪道：“有请印施主。”

印方明蓬头垢面，人似乎比上一次还要狼狈。

他一见众人，便流泪行礼，哽咽不止。

众人忙问其故。

印方明道：“好教诸位得知，这回，骷髅人双掌齐施，活活杀死了我师兄天门一鹰许方重……”

众人又是一惊。

骷髅人不是已经死了么？

少林达摩堂长老澄圆击他一掌，那是功夫纯熟的大般若掌，一掌击在心脏之上，当时已见骷髅人不活了，才让偷王把他带走。难道他又活了？那也不会在短短的这月余时间就平复如初，武功更是精进，双掌一击便打死了名闻天下的天门一鹰许方重啊。

点苍孙长老冷笑，笑扫道人沉吟不语，峨嵋冷面师太连眼睛也不睁，只有曾刚与武三屈再三说这绝不可能。

印方明一叹道：“我也说不可能，但诸位为什么不看看我师兄的尸体再讲话。”

一顶锦缎小轿便抬进了厅里。

众人听印方明讲他师兄已死了多日了，便以为这尸身多半不堪颠簸，早已不忍睹视。但尸体一抬上来，众人便暗暗称奇，这具尸体不独没一点儿变坏，而且面色仍很正

常，没一点腐烂。

印方明让人把尸体翻过来看。

许方重的背脊上有一块呈惨白色。

众人都是行家，都知道这是寒冰掌所致。

另处有淤黑一块掌痕。

这是赤阳神掌之毒。

这两个手印正是一左一右，双手齐施而成。

是他，骷髅人。

世上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同时施展寒冰掌与赤阳神掌的。

众人正惊疑间，突然听见一声响亮的佛号，是澄圆大师在念叨：“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据老衲所知，那骷髅人也许没死……”

六 七大派重出

一语惊人。

众人都不语，看定澄圆大师。

澄圆大师是达摩堂首座，武功修为在少林寺中也仅是略逊于方丈。他又是精通佛典，自幼出家的人，于佛经典籍甚是熟稔，是个有为有德的高僧。

澄圆道：“骷髅人当时是被我击了一掌，那是大般若掌。”

众人惊诧，中了澄圆大师大般若掌的人还会活着么？这可真是令人吃惊了。

澄圆大师向众人一揖，又向方丈一躬道：“请诸位海涵，请师兄降罪。当时七大门派人围定骷髅人，本来杀意已决，要老衲出手。老衲念及这骷髅人一身奇功来之不易，又体味上天好生之德，只想轻轻印上一掌便可让他毙命。因怕他受无妄之苦，是以这一掌是印在骷髅人的心脏上的。”

众人回想当时，澄圆大师确系如此做的。

可骷髅人是神么？他怎么会心脏受了澄圆大师一掌而不死？

澄聪道：“师弟，你再施一掌来，向老衲心脏一试如何？”

澄圆抬头，理会了师兄苦心，合掌道：“遵命。”

澄聪道：“不知师弟当时用了几成力道？”

澄圆道：“六成。”

澄聪道：“那师弟就以六成力道的大般若掌击我一掌如何？”

澄圆大师点头道：“遵命。”

众人在围观，看澄圆大师再现那一掌。

澄圆引气提神，凝成大般若掌势。

这掌式大开大阖，可以生裂虎豹，是极刚猛的路子。

澄圆呼道：“师兄，小心了！”

“叭——”，一记六成力道之大般若掌击在澄聪方丈心脏处。

澄聪如一只断线风筝，跌倒出两三丈去。

澄聪倒在地上，喘息着，赞道：“好掌力！”

他坐于榻上，喘息半天，吐上升余淤血，人脸已是苍白。

澄聪向众人问道：“那天一掌与今日一掌孰轻孰重？”

众人纷纷回道：“差不多就是这样。”

澄聪闭上了眼，喘息道：“如此则可要请教诸位施主了，老衲虽武功平平，但有少林寺中‘洗髓经’不传之秘，又修成少年童子功。想那古楼，也不过二十余岁，怎么会受这猛掌一击而无功？”

众人语塞。澄聪方丈所虑极是。

大厅上众人无一言语，大家无话可说。

印方明突然冷冷一笑道：“要想避灾，何必总回头找那缘由？”

澄聪道：“如果这骷髅人死了，江湖追杀令便没了效用，自然我们不必再重出山去杀人。”

印方明道：“对大师刚才一番解释，在下自有办法知其真伪。其实这缘由在下早已想透，只不过没讲罢了。”

笑扫道人仍笑眯眯：“你说是什么原因？”

印方明缓缓答道：“他的心脏并不在左边，而是在中间。”

众人大哗。

偏心之人，千中之一，这人难道天生偏心？

澄圆大师突然点头道：“印施主果然明见，这骷髅人真是偏心。老衲一掌击出时，已经知道了。”

点苍孙长老冷笑道：“那你为什么不补上一掌？”

澄聪叹道：“这是佛家慈悲处。人有千罪万罪，死罪归为一罪。一掌击出，杀人之心已出，杀与不杀，当看人自家缘分了。师弟此举原是不错，他宅心宽厚，必有后报。”

印方明突然冷冷一笑道：“澄圆高僧如此一做，岂不叫少林清誉毁于一旦么？”

澄聪道：“请问其故。”

印方明道：“少林也受我天门派之恩，七大门派琢玉设誓，必为天门一报。如今追杀令出，澄圆大师顾佛家面子，岂不就失了江湖上的道义？悯而不杀，无信。杀而不死，无诚。少林无诚无信，何以对天下？”

众人一惊，觉得这问话太刁。

曾刚道：“妈的，怎么是这么一个货？”

× × ×

少林寺自然难有决断。

只见澄圆向澄聪行礼，行大礼，九叩之礼。

澄圆看定澄聪。

澄聪摇头道：“师弟，不对。”

澄圆一叹，说偈语道：“人言皆可杀，佛意独活人，活人为活心，自心无垢尘。”

澄聪随口应道：“佛意独活人，高僧自能悟，可笑凡尘世，心思尽尘垢。”

众人看澄圆大师，他竟当众缓缓坐于地上，脸上渐现微笑。

澄聪方丈起身，走至下方，对澄圆磕头。

澄圆大师一偈而圆寂。

× × ×

众人又惊又叹。

为杀骷髅人，才有了这澄圆大师的入世历劫，如今劫缘未了，澄圆大师竟圆寂而去。时化无常，让人既嗟又惭。

笑扫道人对澄聪方丈道：“澄圆大师一圆寂，少林便与这报恩令无缘了，有劳方丈将此令归我。”

澄聪致谢，知笑扫道人为少林解忧，不想让少林入世去残杀。

曾刚拦住了笑扫道人。印方明一见曾刚拦人，脸微变色，急问道：“不知曾大侠要做什么？”

曾刚冷笑道：“别给我戴大侠帽子，我阻止笑扫道兄，是为了说这一句话，此次一去，不管杀不杀得骷髅人，我淮阳一派从此与天门派无缘了。”

曾刚显然不齿于这印方明对澄圆大师的逼迫，看不起他这个天门派传人。

崆峒凑热闹也马上说了一句：“我也是。”

峨嵋冷面师太突然说了话：“现在就不为你去忙碌那些。我们峨嵋欠你们天门派一次，难道做一次还不够么？”

众人怔住了，只有冷面师太一个人不想帮天门派的忙了。

印方明冷冷一笑道：“这次大概不是峨嵋掌门清静师太的本意吧？”

冷面师太道：“峨嵋有人在此，自然可以代表家师。”

印方明似有恃无恐：“冷面师太未入峨嵋之前，也有三四年在江湖上杀人，那时不知师太是不是也想着一次还是两次？是不是想着不该仇杀？”

冷面师太索性闭上了眼睛，不回话。

笑扫道人一笑道：“曾兄所言极是，我要这一玉牌也是此意。天门派之事，武当只理此一次。”

众人中便有武三屈、凑热闹等附和。

曾刚正色道：“印掌门不必多说了，我和诸位不同，我只是看你这个人有些不顺眼罢了。”

众人议定，马上下山，去追杀骷髅人。

人为三路。笑扫道人与武三屈一路，冷面师太与凑热闹一路，孙长老与曾刚一路。

如遇骷髅人，志在必杀！

无苦无乐 是为骷髅

第九章 六大派追杀

一 母子舐犊情

在关东山中，有一处依山傍水的好地方。

初冬，关东大地皆白，此处的美景也化为冰雪。

这地方在黑石沟南，山称冰山。山披千年积雪，结成冰山，冰厚达十几米，远处看去，晶莹如玉，山中有一洞，深六尺余。在那洞中有冰棱千余条，千条冰棱垂挂，在冬

日阳光之中晶莹闪烁，冰柱密密层层，洞若水晶宫。

古楼就居住在这水晶宫洞中。

他已归来十余日了。

他决定用半月时间去服狂侠所赠药物。

他想剧增内力，如果剧增内力有成，他就可以早日去寻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老二双子峰，与他们决一死战。

他静静地坐在冰床之上。

北方冰洞，水比冰寒。静夜中宵，冷气自冰床中出，让群兽不敢入洞。有野鹿误撞入洞，在洞内企求躲风避雨，谁知在夜半中宵，便冻成僵状。洞中有三五稚鹿两头雄鹿偎依若惧怕严寒，实已冻成僵尸。

山洞中唯一不怕严寒的为火鼠。

火鼠就是飞鼠，它在洞内飞翔，其速甚疾，行动之中拖一条火线，火线拖曳于洞内，生成一道道一闪即逝的光彩，十分好看。

古楼就独自居住在这里。

他用寒冰掌毒功驱寒，便人体如寒冰，唯运功力使心脏持暖，全身从头上起开始凝霜，眉毛、胡须以及脸面均被覆冰霜，人如僵毙。他只用内功逼暖心脏，让寒冰掌功从手少阴心经之少冲、少府入，过神门、阴郄、通里，直至极泉，这一边臂膀便是冷冰冰的了。然后这阴寒便又由足少阴胃经去，由颈入腹，经俞府、臑中、神藏、步廊，过胃而入足，经交信、照海、水泉而直至涌泉。

他练这手少阴心经，又练足少阴胃经，这一冷寒逼尽，使寒冰毒掌的寒气又从身躯内游动了一次。

他不大敢多练赤阳神掌功，而多练这寒冰毒掌功。因为他记得狂侠的话，他得力争多活一段时间。

他不想活得太久，活二三年足矣。

二年三年，就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复仇了。

他活着就为了复仇。

× × ×

他已服了五粒药，他决定休憩几天。

他来到山洞外。

天寒地冻，没一丝儿风响。

但树根都旋有雪涡，雪涡就是树下的风旋儿所致。

他看着这风旋儿，突然又想起了羊羔。

如果他不是卧牛镇的人，他如今可能就不会去修习这上乘武功，他也不会去认真杀人。他会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认定人活在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乐趣。

那个他所爱的女孩子是羊羔？还是神女峰？

该叫封汝申，神女峰是长白十二峰中老七。

他看着雪压枝弯的松树，松树上有两只活泼的小松鼠在嬉戏。

他觉得自己很孤单，很悲凉。

他慢慢走回山洞中去。

× × ×

山洞里有人。

他突然一吼道：“谁？”

那人缓缓地站起来：“是我。”

这人是峨嵋冷面师太。

她竟然雪夜入山，竟然能在这儿找到这个水晶洞，这让他暗暗吃惊。

她道：“想不到你竟活在这地方……”

他心头鹿撞，嘴干舌涩，好半天才回答道：“不知师太进山，还找到了我这个小洞。”

冷面师太看着他，人冷得直抖：“我坐在你的冰床之上，只能待上两炷香的时辰，就受不住了，太冷。”

他回答道：“那是没有呆惯。”

冷面师太不讲话了。

她看见了那边冻僵卧毙的死鹿，她无论如何也不肯认定那些鹿是死鹿，她想凑上去，摸摸它，让它起来，走动走动，寻暖。

她问道：“上次受伤，很……很重吧？”

她注视着古楼，目光中满是慈爱。

他话语很冷：“还好。”

她倏然想到，他只是言不由衷地和她对答，对她踏雪入山这努力全然没一点儿热情。

× × ×

她坐下来，自顾自地叙述往事——

那回，长白十二峰的人把她们都用绳子捆系在一起，拉扯着她们向长白山西南坡走去。路上，她们受尽了凌辱。

她流下了热泪。

长白十二峰给她的痛苦最大的，莫过于她身在纍纍之中还不知屠忠与儿子的生死。她在那场吼喊厮杀的屠镇中仿佛一个人进入了一场梦。那梦是艰难的，恍恍惚惚的，让她宛若鬼魂一样走完了那段路。

后来，她便和那些卧牛镇的女人们到了长白十二峰的大寨鹰嘴砬子。

鹰嘴砬子是天险。

只能容一个人面贴墙壁，从鹰嘴处一步步挪过去。

这走动十分危险。如果稍一失足，人就会堕入万丈深渊而死。

前面的大汉们给女人松开了绑绳。

就让女人们自己一个个贴石崖挪过去。

女人们不走，她们说怕。

大汉们就吼喝威吓，见吓不动她们，就只好用一条绳子扯着，一个大汉拽两个女人向鹰嘴走去。

过到了鹰嘴正中，一个女人扯住大汉，向悬崖下跳去。

好半天，悬崖还回响着那大汉的惨叫声。

这样长白十二峰便不敢叫这些女人去大寨了。他们在鹰嘴砬子这边露营，扎上帐篷，让这些女人住在那里。

除了留人馆外，卧牛镇的女人都在那里。

冷面师太道：“我找你是因为，我们应该找一个时机，去把那些可怜的人救出来。”

古楼点头答应。

× × ×

冷面师太说不清那天夜里是谁救了她。

她同那些女人偎依在帐篷里向火，昏昏打瞌睡。

夜半时分，她昏昏然睡醒。

她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蒙着脸面。

他告诫她不要出声，他出手极快，点了她的穴道。

那人把她背了出来。

后来那人又点了她的昏睡穴。

她昏昏沉沉睡了二十几天，只知道她是坐在一辆马车中，马车艰难地在跋涉。

这二十几天的路走得很快，马是骏马，车也是好车，她只知道那控辔驾车的人很有本事。

他日夜兼程，把她送到了峨嵋。

清静师太看了来人所带的书信，马上答应收她为徒，还亲手教她武功。

当古楼被七大门派追杀时，她隐隐觉出不对来。

她在追杀古楼时，自己刺伤了自己的肩，想阻止笑扫道人与澄圆大师去追杀古楼。

她只觉得古楼与关东有渊源，但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儿子。

直到她从神女峰那儿看到了一块玉牌。

× × ×

冷面师太道：“你为什么要去雁北？”

古楼一怔，答道：“长白十二峰的足迹到了那里，我也就随之去了。”

冷面师太道：“你杀了天门一隼李方恩和他的几十门人？”

古楼摇摇头：“我不乱杀，我与天门派无甚过节。”

冷面师太道：“那个印方明说他亲见你在双翅峰上杀人。”

古楼冷笑：“他想害我，让七大门派杀我。”

冷面师太边想边道：“谁会想出这阴毒的主意？”

古楼略一思虑，便道：“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老二双子峰，都不是什么好惹的人物。”

冷面师太道：“上一次澄圆大师击你一掌，一击之下已然知你心脏不居左。澄圆大师体谅佛祖慈悲，所以不曾道破你这一异状，让你可以有一活命的机会。如今知你没死，天门一鹫印方明又让七大门派重聚少林，逼死了澄圆大师，逼六大门派前来杀你。他们马上就来了……”

古楼道：“你……你也来杀我？”

冷面师太摇头道：“不。即便是恩师命我杀你，也只是一死而已，我决不向你动手。”

古楼看定了冷面师太，一句话也说不出。

话总有说尽的时候。

冷面师太看着古楼。

她要先下山去。

她缓缓说道：“你让我看一看……你的脸面……”

古楼摇摇头。

她低下了头。

她想千般万种，都想不起来那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如今是个什么样子。

古楼见她低头，突然说道：“我答应你，等我死后，你可以看我的脸。我只答应你……”

他突然噤了声，他可不是只答应了她。

他死过一次了，他答应过一次了。那是对另外一个女人。

冷面师太不讲话，转身慢慢走去。

他走出山洞，看她蹒跚的身影消失在山林的深雪中。

二 生死大交会

洞中愈来愈寒。

古楼已渐渐体会不到这寒冷。

他已经很快沉浸到那神思所属的内功打熬中去了。

狂侠给了他十粒药。

他已经把这十粒药全都吞下去了。

如今他在用内功把这药力化开，让这药力行走要穴，贮气海，入膻中。

这正是他的关键时刻。

×

×

×

山下，有两个人影如飞飘来。

这是笑扫道人与曾刚。

这二人在山坡上寻觅。

他们看见了冷面师太的影子，见到她飘飞下山。二人知道有异，就向山上寻来。

雪地上没了脚迹。

莫非冷面师太走到这大山里，在这里站了一会儿，就向回走了？

这怎么可能？

“追？”

笑扫道人与曾刚向冷面师太下山方向追去。

×

×

×

山影下，独有两个人没动。

这是凑热闹与点苍孙长老。

孙长老道：“我看那里有些古怪……”

凑热闹道：“咱们去瞧瞧。”

他们来到了冷面师太脚迹处。有三个人的脚迹从这里向山下奔去。其中稍深些的，一种脚迹小巧，这是冷面师太的，另一种脚迹挺大，这是淮阳曾刚的。有一种脚迹只有雪面上的点点拖痕，这是武当笑扫道人的。

凑热闹道：“还是这老道本事大些。”

点苍孙长老也点头赞许：“好轻功。”

他们从这里继续向前走。

走几步路出去，就见到了痕迹。

这儿有用树枝扫过的雪痕。

冷面师太为什么要从这儿上去？为什么她回来时要扫这雪上的脚印？

他们继续往前走。走了好久，才又见到脚印。

就见到了洞口。

这是一个奇异的洞。

冬日的洞内应该比洞外暖和才对，但人一站在洞口，就感到洞内一股股寒气逼人。

从洞口看，洞内深奥曲折，冰花干树。

点苍孙长老在洞外问道：“有人么？”

崆峒凑热闹运足功力，大声道：“崆峒凑热闹，点苍孙愈范求见！”

洞内嗡嗡鸣响，但无人回答。

凑热闹与孙长老闪身入洞。

× × ×

他们从没到过这样的冰洞。

这的冰花千姿百态，煞是好看。

这洞里还时时有一些倒毙的鹿、獐、山雉等物。

显然不是人捕捉来的。

二人向洞内走去。

洞很幽深，点苍孙长老持剑而行，凑热闹随在他身后。

二人来到了洞里，走到了那一张大大的冰床前。

冰床上，端正坐着骷髅人。

孙长老和凑热闹自然是又惊又喜。

他们误打误撞，闯到了这里，谁知道竟然闯对了，找到这个人形骷髅。

但骷髅人只是凝神端坐，睬也不睬他们二人，这让他们不敢轻易动手。

凑热闹哈哈一笑，问道：“你这老兄，没事儿坐在冰块上干嘛？”

骷髅人不答话。

他正在用功逼化药力，他不舍得让那气随身游走，那样会使良药无功。

点苍孙长老大怒道：“我看，冲上去杀了他算了，跟他啰嗦什么？”

凑热闹示意他看一看那块冰床。

这冰床果然古怪。

冰床上面平滑如镜，古楼就坐在这冰床正中。冰床有如三间房屋大小，人坐在上面，头上悬垂几十上百条冰棱，那样子很是诡异。

孙长老心道：这崆峒凑热闹是天下出了名的鬼怪人物，他认为那有些诡异，就必然有些名堂。可不能轻易上去，中了这骷髅的诡计。

凑热闹就冷冷一笑道：“澄圆大师饶你一死，你便该洗手退隐，不再为恶。怎么又敢闯下山去，杀死天门派天门一鹰许方重，这一次六大门派决不会饶你。”

骷髅人仍不回话。

点苍孙愈范想到：这个骷髅人一身武功神奇莫测，他擅寒冰毒掌与赤阳神掌功夫，在这冰床上静坐，说不定正是他在打熬之时，如果是这样，可不能放过了这大好时机，冲上去，准会一击而成。

点苍孙愈范长剑一挺，人便跃上冰床。

这冰是千载玄冰，便极是寒冷，孙长老一踏上这冰床，便觉身子冰浸一样难受。

他持剑而飞，迅疾杀向古楼。

“叭叭叭”一阵急响，无数冰棱如箭，直奔孙长老而来。

冰棱细密如雨，孙长老抵挡不住，人又一个倒跌，飞下冰床。

凑热闹哈哈大笑道：“不行，不行，你这样子，是劳而无功。我来弄个冰棱大战如何？”

凑热闹双手一伸，手便迅疾一闪一现，转眼间，一支支冰棱恰似利箭，飞向古楼。

古楼坐在冰床正中，冰棱直飞去十几支，分上中下三路，破风之声凌厉，直奔他而去。

古楼仍然不动。

他伸出双掌，击向冰棱。

冰棱大都被他双掌击飞，叭叭折成寸断，但仍有两支冰棱透过掌风，直刺古楼肩上。

冰棱插肩，更见诡怖。

凑热闹叹道：“骷髅人，你完了。你不该不死，让澄圆大师遽尔作古。这亦是你杀天门一鹰许方重的罪过。”

古楼不语，不言。他浑身气息奔涌，犹如滔滔江湖，急泻而下。他只能导气归元，对凑热闹的话听而不闻，对点苍孙长老、崆峒凑热闹二人视而不见。

他正处在生死大交会的关口。

× × ×

凑热闹突然脸色一变，他看出了古楼的蹊跷之处。

气行手少阴心经时，古楼的左右手鼓荡似迎风，双臂欲因大力而向外振。这自然是气足则溢的兆象。

凑热闹变了脸色，又道：“他正在行功.....”

凑热闹虽然阴阳怪气，但毕竟是江湖上名闻已久的人物，一见古楼不下冰床，原来是正在行功，说不定是在疗伤自救，一见这样，凑热闹便没了快活，不以自己那冰棱击中古楼而沾沾自喜了。

你打中了一个不能还手的人，你有什么快活可言？

点苍孙长老可不这样想，他一听说古楼正在疗伤自救，无暇理会旁人的攻击，这让他又惊又喜。他心想到：好哪，原来井也会落在桶里。我原以为七大门派出来击杀这人形骷髅，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点苍得手的。谁知天假其便，让这骷髅落在我手里。这一

下子我点苍就可以名闻天下了，我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杀了这骷髅。我为什么不干？

点苍孙愈范一纵而飞，直扑古楼。

这一剑是点苍剑法中的凌厉杀招，叫做“披松落雪”。这一剑攻去，如能一击而成，则在古楼身上刺穿十几个窟窿，把他的双耳、双臂一齐砍落，活生生变作一个人彘。

这一剑正刺在古楼左肩上。

他只是抬手一挡，让了一让。

这一剑顿时标血。

古楼身子在冰床上一动，便滑出了五六尺。

剑从左肩夺出。

古楼感到一阵剧痛，忍不住大声嘶吼起来。

他吼喊厉声：“杀——，杀——，杀——”

古楼飞身而上，双手出掌，直逼孙愈范手中的长剑。

孙愈范一击得手之后，心中一喜，便欲再施点苍剑法，一举击杀这骷髅人，但古楼一出手，掌风尤其凌厉，劲风扑面，一击一击都是寒，让孙愈范感到胆寒。

他的长剑便再也难递进去。

凑热闹在下边见到这情景，忙喊道：“退下来，退下来后再拼！”

孙长老想退，但古楼用掌风卷住了他，不让他下冰床去。

孙长老只好在冰床上苦斗。

凑热闹一见不妙，也身子一纵，人就上了冰床。

凑热闹拳法诡奇，一出手一击掌都令人匪夷所思，饶是这样，二人与古楼也只能斗个平手。

时间一久，凑热闹与孙长老只好暗暗叫苦。

这冰床实在太凉，人站在上面，觉寒气直砭骨节，扎冻住骨髓似的，又直直地向身

子上渗去，转瞬间便五脏皆如冰冷。

孙长老与凑热闹的身子便愈见迟滞，出剑出掌时显得极为吃力。

古楼却越斗越勇。

这时，孙长老叭地一下摔在冰床上。

这一下摔得很惨，剑又抵在冰面上，脱了手。

古楼冷冷看着他，看得孙愈范心如死灰。

位只要轻轻印上一掌，孙长老便不可活了。

但古楼竟住了手，他冷冷问道：“你是不是爬起来，捡起你那把鬼剑来，站稳当了，再打架。”

孙长老面红耳赤，只好爬起来，拾剑再斗。

他顿生敌忾之心，身为点苍大派的一个长老，人尊位荣，江湖上几曾有人对他这般轻慢戏侮？他决心杀死这骷髅，让他万劫不复。

这时，古楼突然喝道：“住手！”

孙长老与凑热闹都停手了。

古楼叹气道：“我告诉你们，杀天门派人的不是我，而是长白十二峰中人。”

凑热闹道：“好啊，你跟我们去，找印方明说去。”

孙长老冷冷一笑：“长白十二峰中可没有人会这赤阳、寒冰掌。”

古楼道：“长白十二峰中老大天池峰，寒冰掌功力已有八、九分火候，就是老二双子峰的赤阳掌力，也有六、七分火候。这二人杀人，自然是极为容易。”

凑热闹道：“对，对，有道理，可是他们也不会双手同时擅寒冰掌与赤阳掌啊。”

古楼叹道：“要害人，长白十二峰自然害我，因为我是他们的血仇。”

凑热闹狂笑道：“他们就喊一声一、二，一齐在天门一鹰的后背上印上一掌，是不是？天门一鹰就乖乖地站着，等着让他们打这一掌？”

古楼也无话可答。按理说确实不会如此。

他向二人正色道：“你们真要杀我？”

孙长老笑道：“笑话，不杀你，我们忙些什么？”

凑热闹也一叹道：“这没办法。”

古楼突然悲从中来，只要有他这个卧牛镇的人在，只要他想着那血仇，他这一生既得去杀人，也得被人杀。

他不想杀六大门派中人。

但六大门派可是决意杀他。

他已受伤，如不杀人，缠斗太久，他也会冻坏不治。那样他既没了性命，也没了报仇的机会。

古楼冷冷道：“你们二位想好了，要不马上退出去，不然你们就没命了。”

孙长老哈哈大笑道：“鬼魅一样的东西，还如此托大，你的死期到了，还说什么大话？”

凑热闹刚要说话，孙长老纵身而击，他也只好猱身而上。

古楼恨恨道：“杀——，杀——”

他痛下杀手。

× × ×

地上倒下了两个人。

一个是点苍的孙长老，另一个是崆峒的凑热闹。

孙长老中了古楼的寒冰掌，他浑身冰凉，他念叨着：“骷髅……你……好……”便寒颤一阵子，死去了。

崆峒的凑热闹中了一掌，是赤阳神掌。

他浑身发热，在这冰窟洞里，兀自不断地扯撕衣服。他乱跳乱蹦，又一跌倒地。他

把衣服撕开，袒胸露腹，对古楼冷笑道：“好，好，没了澄圆，死了孙愈范，又没了凑热闹。凑热闹，凑热闹，世上再没你这个人了，也再没热闹……可凑了……”

他苦拧着脸，死去了。

地上倒着两个人，这两个人一转眼就成了两具尸体。

一个在活着时总是满脸仇恨，死后却面带微笑，笑得很从容。

一个活着时总是满脸笑意，死后却面目狰狞，死得十分痛苦。

古楼看定这二人，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他很累，他杀完人时总是很累。

他撕了一块鹿皮，包好他自己的伤口。

× × ×

身后又响起了一个声音，这声音是陌生的：“你何必又杀人呢？看来澄圆大师的苦心也是多余了，既然如此，枉自折杀了一个得道高僧。当时为什么不一掌击毙了你？”

古楼缓缓回头。

他身后站着华山武三屈，背后不远处站着峨嵋的冷面师太。

武三屈是华山耆宿，剑法为华山派中佼佼者。

他拔出剑来。

剑光湛蓝。

古楼没看清他的拔剑手法。

武三屈显然是愤怒已极，他狂吼道：“来吧！你有能耐，也顺便把老夫的这一条命拿去好了。”

他一剑击来，竟不用华山剑法的起剑招式，一上来使用那畅如流水的三十六式里的杀着。他恨不能一剑格杀。

这一场斗又不同于刚才那恶斗。

古楼受伤在先，而且与孙长老、凑热闹斗了两个时辰，伤口如今刚刚敷好，一斗起来，伤口便流血不止。

在这寒洞之中，流血者几个时辰自会冻死。饶你有极精湛的功力，也不过是比别人多熬几个时辰就是了。

他斗得好吃力。

华山武三屈内力惊人，他一柄剑极锋利，让古楼不得近身，古楼欺不近身子去，寒冰掌与赤阳掌力便奈何不得武三屈。

武三屈杀气弥盛，他见到古楼杀了崆峒凑热闹与点苍孙愈范，心中更是恼怒。点苍孙愈范为人刻薄，自然与他不甚相得，但这崆峒凑热闹却是个随和热诚的好人，古楼杀死了他，让华山武三屈更生杀人之心。

他剑剑紧逼，剑风凌厉。

他一着“华山西岳”，自左肩劈起，剑尖挑飞了古楼的头发，一缕青丝飘落，这一剑又顺右肩削下，削掉了古楼的半条衣袖。

古楼一惊，人向后退出一丈。

武三屈跟上，剑尖直逼古楼。

他志在必杀。因为古楼杀了天门派的人，武三屈想杀他，因为古楼杀了崆峒凑热闹，他必杀古楼。

古楼只有疾退。

他身后是冰窟，没退路了。

这时，华山武三屈突然听到了一声女人的尖叫。

这是站在身后的峨嵋冷面师太在叫。

她怎么了？受伤了么？

武三屈一愣，身形就一迟滞。

他马上就不动了，剑尖仍指向古楼，但人已被点中了穴道。

他背后受刺，有人在他身后点中了他手太阳小肠经的肩膊穴道。

古楼怔住了。

武三屈怒吼道：“你这个臭尼姑，想不到你这个王八蛋竟干这种事……”

冷面师太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武三屈一阵子臭骂。

等他骂累了，冷面师太才缓缓一揖道：“武大侠容贫尼向你讲述。这件事的始终，武大侠还不一定明白。”

武三屈骂道：“狗屁不明白，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帮助这王八蛋。”

冷面师太给武三屈解开了臂上穴道，但让他后背穴道仍然受制。

她长叹一声，向武三屈讲起过去。

去日难言，去日苦多。

武三屈就听到了一个惨不忍睹的故事。

冷面师太满面泪水。

“他就是我的儿子。”

冷面师太看着武三屈，问道：“你知道我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武三屈摇摇头。

冷面师太道：“他是那个卧牛镇活下来的唯一男人，他不承认我，他不承认有我这样一个母亲。告诉你，为了让他拿下脸上这人皮面具，我宁可杀死自己。”

武三屈不语。

× × ×

三个人走出山洞。

来到一间小屋。

这是古楼夜宿之地。

他煮好饭，拿出鹿脯来，三人共食。

武三屈突然问道：“有没有酒？”

他竟然想喝酒。

古楼看看他，说道：“有酒。”

就搬来了一坛酒，两个人共饮。

酒也醉人。

武三屈醉了，持剑而弹，唱道：

人生去日兮苦太多，

莫如喝酒兮醉蹉跎；

今朝醉酒兮烂如泥，

明日持剑兮寻风波。

他饮完之后，哈哈大笑。

古楼亦笑。他不知道江湖厮杀之人也会这么豪爽，也会这么快意。

古楼举杯道：“来，来，我答应你，下一回见面，我绝不杀你。”

武三屈大笑道好，好，我也答应你，下一次见面，我也绝不杀你。”

冷面师太脸在篝火边一闪一闪，她实在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尤其在她真诚地笑着的时候。

三 更有用心时

冷面师太与骷髅人由雪原向下走。

他们决意去找笑扫道人和曾刚。

武三屈醉了，醉得很厉害。

醉人就不想走动，睏，他挥挥手让古楼自去，他说他要在这里等待，等着笑扫道人和曾刚来。

武三屈是梗直汉子，冷面师太一席话让他尽释前嫌，他告诉古楼，他要向六大派人讲明白这之中的缘由，然后再细细查找许方重等天门派人的死因。

古楼就向武三屈道了一声谢。

他突然觉得心里很温暖。如果不用杀人，也可以说明这事儿，当然让人高兴。

现在，他与峨嵋冷面师太去找笑扫道人与曾刚。

本来用不着他们二人一齐去的，但武三屈执意这么做，不然他怕他们二人只一人去，笑扫道人与曾刚会不信实。

× × ×

风嘶雪厉，吹得大地一片寒冷。

古楼和冷面师太向山下飞奔。

冷面师太穿得并不十分多。

古楼脱下了他的外衣，递与冷面师太。

他没讲话。

师太眼含着泪花，接过了长衣，披在身上。

她觉得很暖和了，因为这一件长衣是他脱下来的。

二人默默地走。

冷面师太问道：“你有……没有人？”

古楼看着她，似乎对这话不解。

冷面师太又说道：“女孩子，有没有……”

古楼的眼前闪过了两个女孩子，一个是他的结拜兄弟封汝申，一个是留人馆里的羊羔。

封汝申走了，给他和长白十二峰留下了一丘假坟。

羊羔在留人馆，那里现在叫恋人楼。据说生意不错。

他说不准想不想念封汝申，因为他想起她时就想起南方，想起那小小的酒楼，想起了大钟寺阁楼上的那些日日夜夜，想起了湖上夜游。但每想起这些时，他也总是立即就想起她就是长白十二峰中的神女峰。

他也想羊羔。

他想羊羔时好温馨。

他想羊羔时如在梦里，那个井栏边的女孩子，才是他心目中的羊羔，他喜欢羊羔，想着她时，总认为是那个扎着总角，在井栏边笑的小娃儿。

但这两个都不是他的女人。

他也曾有过一个女人。

那是在偷王的地下宫殿里养伤时的女人。

显然那女人并不是头一回来服侍男人。那是个懂得什么叫做男人的女人。

那是个漂亮女人。

可他在漂亮女人面前反而没了男人的锐气。没了锐气的男人悲伤，困窘，难受，这些滋味他都一一体会到了。

他恨他自己，也伤心他自己。

没人能说出他的悲悯，他悲悯的是他自己。

现在，冷面师太一问他，他就想起了封汝申，想起了羊羔，想起了偷王的那个女人。

封汝申是他的二弟，还是他的仇敌，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七神女峰，不是他的女人。

羊羔笑嘻嘻的，对他十分好，但羊羔是他儿时的朋友，是留人馆中的女人。她是他的朋友，也不是他的女人。

偷王的那个女人是偷王的，也可能是偷王那地下宫殿的，她不是任何一个男人的女

人，当然也不是他古楼的女人。

他想起了狂侠一次讲的古事。

说的是一个太子，他千方百计想要勇士去杀害另一个国家的国君，因为那个国家太强大了，已经要侵吞天下其余六个国家了。这个太子对刺客百般恭敬，这一天让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来端酒给刺客。刺客见那美人玉手如葱白，嫩且白鲜，与玉杯琥珀酒色相映生辉，于是慨然而叹道：“美哉美人手。”刺客这话的意思是说，这美人的手和这艳丽的笑容，还有那玉杯琥珀酒，就构成了一幅极美极可爱的图画，让人赏玩不够。

可这太子粗俗，竟然令手下勇士将这美女之手砍下，拿来献与刺客。醉翁之意当然不在酒，是想告诉刺客，你要什么我都可以办得到，只要你为我卖命就是了。

狂侠讲到这里忽然住了口，大骂起这个太子来。狂侠骂得粗鄙，骂得极花巧，让古楼听了很是吃惊。

狂侠骂这太子是王八蛋，净干些焚琴煮鹤之事。

他不是刺客，他是卧牛镇留下的唯一男人，苍天护佑，让他一个人去手刃长白十二峰群凶，假手于他，惩治恶人。

他这个男人只是个复仇男人，而不是一个活着过安生日子的男人。

这故事与他无关，可他偏想起了这一个故事。

× × ×

冷面师太与古楼找到了笑扫道人与曾刚。

两个人在酒店找到了笑扫道人和曾刚。

这是北方的大客店。

北方客店与南方不同，只是一排平房，开成三间大小，两边成南北大炕，在灶间烧两只盘得住牛蹲得起马的大铁锅，呼呼烧火。屋内一溜炕上，一排排住人，一直住到炕梢，竟然有二三十人。两边南北炕就是六十多人。

人一多，人声吵杂，喝酒的，吵架的，逗眼的，听嗑儿的，闹得像鳖吵湾。

冷面师太毕竟是女人，又是出家人，就远远地在门外一站，等着古楼进去叫人。

冷面师太嘱咐古楼千万不要动手，要他只是把笑扫道人与曾刚约出来，由她和他二人讲话。

古楼点头答应，他低头走进了大客店。

店小二站在门外吼：“北炕又来了一位！”

那意思是让屋内忙活的那个伙计招呼古楼，去北炕排下去。

古楼也不分辩，径自走向笑扫道人与曾刚。

笑扫道人与曾刚正坐在炕上猜枚。

两人互不相让，有输有赢。

五枚铜钱，被两人握在手中，不知怎么一弄，便少了两枚，或者三枚。

笑扫道人把铜钱握在手里，问道：“这一次该你了，你说是左手几枚，右手几枚？”

曾刚看他气定神闲，不像正在运气吸附铜钱之态，就笑道：“左手三枚，右手两枚。”

旁边突然有人接话道：“错了，左手两枚，右手两枚，右臂肘下贴附一枚，这一枚不是在偏历，便是在温溜。”

笑扫道人大惊，回头见到了古楼。

曾刚也冷冷地看他。

笑扫道人道：“好眼力。”

古楼道：“不是眼力，而是运气。我偏偏看见你右手的商阳、二间、三间、合谷皆动，便知你欲让气从手阳明大肠经入去，使那一枚铜钱从肘下向上吸附，只是你气刚起，便一抑而止，所以这一枚钱一定是在偏历、温溜。”

笑扫道人沉默半晌，自肘下取出这一枚“建隆通宝”，对古楼道：“你天资不凡，久后自成大家，为何要妄生杀念？有这么重的杀气，这于世何益，于你何欢？”

古楼叹道：“不得不为就是了，道长何必动问？”

曾刚道：“正要找你，你反倒来了，好，好。”

两声好说毕，人便欲一跃而起，搏杀古楼。

笑扫道人拦道：“曾大侠，这里不是理论处。”

曾刚道：“好，咱们出去说话。”

× × ×

曾刚与笑扫道人见了冷面师太。

曾刚道：“原来还有你……”

冷面师太道：“贫尼自道情形，恐怕曾大侠也未必肯信。想还是请道人与大侠一同前去，见到武三屈本人，那才能讲得明这个中缘由。”

曾刚道：“明明是你推三阻四，不让七大门派栏杀这骷髅，上次去追这骷髅，你途中受伤，我一直以为是受人暗算，武三屈告我你可能是自伤，现在看来，还是他有道理。”

冷面师太道：“你讲我说，各执一端，也说不出什么理来。何不一起去找武三屈，让他给二位讲明这其中隐情？”

笑扫道人笑：“好，你们两人，也无法占得老道与曾大侠的便宜。去又何妨？”

四个人便一路如飞而去。

× × ×

转眼便到了古楼那小小茅屋。

古楼一人当先，直冲入室。

“武先生，武先生！”

他立刻惊在当场。

武三屈死了，他躺在自己的血泊之中。

显然他与人动过手。

但他酒喝得太多了，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他被人从胸前刺了一剑，血从那里汨汨而出。

武三屈已经死去多时了。

冷面师太、曾刚、笑扫道人随后而至。

三人也看到了这惨景。

曾刚双眼赤红，盯住了古楼：“好，好。你不是说可以让武三屈讲话么？我们来了，你让他说吧？！”

古楼瞧着武三屈，不相信他会死。刚才他还言笑晏晏，与自己图谋一醉，可现在竟已倒在血泊之中。

笑扫道人道：“骷髅，你杀人之心也太急切了……”

骷髅人似神情恍惚：“我没杀他，我没杀他，我只杀了那两个……我只杀了那两个……”

曾刚道：“你杀了谁？”

古楼一惊，突然想起武三屈既死，一切都难以解释了。又一想就是武三屈活着又能如何，他如何解释自己杀死孙长老与凑热闹一事？即便他用心解释，这笑扫道人与曾刚也不会相信。

既然谁也不信，你又何必解释？

他冷冷回答道：“我杀了你们的点苍孙长老与崆峒凑热闹。”

一语既出，便生祸殃。

笑扫道人脸色一冷，哂笑道：“贫道见你杀气重，以为犹可感化，可惜呀，澄圆大师死不瞑目。为你这样一个丧心病狂之徒舍命，不值，不值！”

古楼心中冒火，道：“你何必总是恶语相向，你不会用你的扫帚么？”

笑扫道人道：“好！”

一言已毕，人便出手。

笑拉道人的扫帚用起来很是得心应手。

如果一个人用了几十年这工具，就会用它杀人。（校注：作者有些话真是狗屁不通。）

笑扫道人的扫帚极是霸道，内力所注之处，扫帚便扎散成若孔雀开屏状的大面，根根竹枝似箭，似剑，直刺古楼，他虽未中竹枝，但那风袭来，也让他心中一寒。

更何况他不知那竹帚之中哪一根可以在眼前立时变成竹箭，向他射来。

他只好全力防范，怕笑扫道人突发竹箭。

他无法近前，便不能以赤阳神掌与寒冰毒掌伤这个老道。

他招招受制，落于下风。

曾刚是淮阳门掌门人杨伯恕的师兄，这人生性耿直，脾气火爆，若依他性子，便有十个骷髅人这时也冲上去把他生生撕裂成两半了。但身边还有这个峨嵋的冷面师太，他不能轻举妄动，他要盯着冷面师太，让笑扫道人无后顾之忧。

笑扫道人与古楼就斗了三十多招。

笑扫道人暗暗吃惊，他原以为这骷髅人能杀人无算，只不过是赖那两种被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寒冰、赤阳掌力，可没想到他的内力和武功也是这么好。他打起来那姿势潇洒豪放，浑不似江南各派武功，恰如大开大阖的北式拳掌。但笑扫道人饶是多识，也不知这掌拳化式是哪一宗哪一派。

这让他暗暗吃惊。

古楼心中也是凜然。看来这笑扫道人与那澄圆大师一样，是个武功极高之人。如果不受伤，古楼大约还能与之拼斗上百招，但伤口一经搏杀，便金疮迸裂，鲜血涌出，虽一冻便凝，可天气寒冷，伤处又由热至冷，由冷至痒，显然是局势不妙。

古楼着急，想早点拼下笑扫道人，让他服输。

这一急便露破绽。

他向前欺身，身子一斜，左肋下便给了笑扫道人一些空门。

如果是近身肉搏，不待笑扫道人出手，这些空门皆都一下子没了，但这不是近身之搏，笑扫道人的竹帚时时不离他胸前大穴。

“唰——”，“唰——”，突然从竹帚中射出了竹箭。

竹箭正射在他左肋之下。

章门、欺门之穴受制。

古楼倒在地上。

笑扫道人轻轻用竹帚一划，他胸前七大要穴受制。

他一点儿也没法儿动了。

笑扫道人慢慢放下了他的竹扫帚。

曾刚吼出声：“好！”

× × ×

曾刚迫不及待地道：“好，冷面师太，你我也来斗上百合。”

冷丽师太惨然一笑道：“你以为我会同你斗？”

曾刚怒道：“莫非你看不上我，不肯与我争斗？”

冷面师太神色黯然：“曾大侠有所不知，这个崆峒凑热闹和点苍孙长老是他杀的。但这华山武三屈却是受了贫尼的算计。后来向他讲明隐情，才去找你们二位的。不知他又死于谁手。反正他该算是死在贫尼手里的。贫尼罪过，不愿再得罪淮阳派。”

曾刚笑道：“你莫非想走？”

冷面师太道：“我不想走，我只想陪着他。”

她是指古楼。

笑扫道人悠悠而问：“你为什么要陪他？”

冷面师太道：“一条理由就够了，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四 人死不复生

冷面师太一句话，让笑扫道人与曾刚大吃一惊。

果然如此。

只知道冷面师太是半路出家，只知道她是峨嵋掌门清静师太的徒弟，只知道她入峨嵋之前曾经是江湖上的黑煞星，入峨嵋之后便改为行侠仗义之人了。

谁知道她还有个儿子？

谁想得到她的儿子便是江湖上人人谈之色变的骷髅人？

冷面师太说道：“我入峨嵋时，师父收我，见我不能静心，便要我先入江湖。我原是卧牛镇主屠忠之妻，是北方长白派门人。我入江湖，杀的都不是什么好人，我去卧牛镇，寻找他们父子二人的尸骨，但那些尸骨已遍受狼膏鹰吻，面目全非了，我哪里去找我的丈夫和儿子？我未入江湖时，身怀武功却从未与人动手，连卧牛镇的秋祭大会我都没去。那日屠镇，我一出手就赶上来了长白十二峰中的天池峰与双子峰，我自是不敌，几招下来，便被那个瘦子天池峰擒下，交与下人和那些卧牛镇女人一起带走。从那一别，我再没见到我的丈夫与儿子……”

笑扫道人与曾刚听她讲那伤心往事。

冷面师太道：“他去找长白十二峰寻仇不假，但我卧牛镇从不与天门派有什么渊源，他又何必去杀天门派掌门和那些徒众？他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理会别人之间的恩仇？我听说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与老二双子峰一擅寒冰掌，一擅赤阳掌，这二人冒他名头去杀人，转嫁灾祸与他也极可能。他们的目的自然是要让六大门派出手，杀死他，让他没时间去对付长白十二峰。这是一条毒计……”

曾刚道：“师太所言也有道理。但我七大门派有天门派的报恩令在，自然该为他出力，何况，这……古楼又杀死了我点苍、崆峒、华山三派中人。江湖七大派与他的仇怨是结定了。”

笑扫道人长叹一声，不作一语。

冷面师太道：“不知道长老与曾大侠要拿我母子怎样？”

笑扫道人道：“师太无虑，我们自应将师太送回峨嵋，向峨嵋掌门清静师太讲明其中缘由，任由峨嵋掌门与师太自处。可这骷髅人，怨老道无理了，老道只好与曾大侠将之交与天门派人，任其自去剖辩。”

冷面师太道：“人如交与天门派，我儿焉有命在？”

笑扫道人道：“那也无可如何。我们七大门派为一报恩令出，已然折去其四，想来让老道心中着实惭愧。”

冷面师太道：“好，好。但道长还忘了一事……”

笑扫道人道：“什么事？”

冷面师太道：“你应该制住我的穴道，不让我出手。”

笑扫道人与曾刚忙起身防护。

他们以为冷面师太会起而攻击他们。

但他们想错了。

这一错便不可挽回。

冷面师太一掌击在自己头顶，头骨咯咯应声而裂。

冷面师太颓然倒下。

笑扫道人与曾刚忙去扶她，用内力护其心脉。

曾刚一叹道：“师太何苦如此？”

冷面师太道：“道长、曾大侠听我一言……”

曾刚道：“请说。”

冷面师太道：“你们记住，那凑热闹、孙愈范，还有武三屈都是我杀死的……”

曾刚、笑扫道人只好点头。

冷面师太微微一笑道：“贫尼多谢了。”

突然，古楼猛扑过去，泪流如雨，吼道：“娘，娘！”

冷面师太笑了：“你不认娘。娘知你心苦……可你把衣服脱下来给娘穿，娘心里好暖……”

古楼泣不成声。

冷面师太道：“我对不起峨嵋，对不起师父……你，能让娘看一眼你不？”

古楼哭：“娘，娘！”

他用力撕去脸上的人皮面具。

一张骷髅脸形赫然显在笑扫道人、曾刚、冷面师太面前。

曾刚扶住冷面师太的手一抖。

人绝对没这样一张脸。

冷面师太轻轻地笑着，说：“是……是我儿……只是……你太……太瘦……”

她头一垂，死了。

古楼大声嘶吼：“娘，娘！”

冷面师太终于看到了儿子的脸。

古楼哭了，他好悔。他干嘛不早拿下这面具。娘爱他，娘不会被吓坏的，娘要看他，骷髅又怎样，不仍是她的儿子吗？为了这个，不与娘相认，让娘伤心了。

如今，娘死了，他在这世上再没了亲人。

本来他以为他是孤儿了，但还有娘，这让他喜出望外，但如今他又没有娘了。

他仍然是孤凄一人，只有复仇之恨，在这江湖上飘零。

他恨不能马上死掉。

× × ×

笑扫道人与曾刚也心中惻然。

想不到冷面师太会自杀。

她怕儿子与六大门派结怨，愿自己承担一切。

笑扫道人看着古楼，问道：“你为什么不愿拿下那面具？”

古楼悲凄，他突然想讲，想把十年来那一场恶梦讲与人听。

他就讲，讲那一个瘦子，一个胖子在他胸前身后运功，让他受寒冰赤阳毒苦。讲父亲屠忠放下手中刀，甘愿引颈受戮，讲卧牛镇三千余人的死与女人的饱受蹂躏。

笑扫道人与曾刚就听到了这惨绝人寰的一段血仇。

“你杀了长白十二峰的人？”

“我为他们在卧牛镇挖了一处坟墓。如今我只杀死了他们之中的老六、老五、老九、杜十二，还有八个人活着……”

他目光空洞，仇恨把眼中的精神烧没了。

笑扫道人道：“你为什么要戴这面具？”

古楼道：“我怕惊吓着世人。”

笑扫道人断然道：“不对，你只是认定自己很丑，怕被人瞧，怕被人看不起。”

古楼默然。

他想起了偷王地下宫殿中的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已经熟知了他，世上只有那个女人熟知了他。如果那女人不是偷王的女人，他一定会杀死她。

他这是怕么？

笑扫道人道：“人之生死容相，都受天地制约，冥冥之中，天意自在。你看我身高不足一米，人矮个矮，在武当山中恐被人讥笑，从不敢去前宫走动，怕人家向下看那目光。于是我只在后山扫地，扫地几十载，悟透了人生，人生本歧路，尽头自是仙。何必在乎皮囊、面目呢？道家讲求无色、无相，便是最大的淡泊，淡到了对于人世只做一般

看。如果如此，施主自然就是堂堂正正的活骷髅了。这有什么不好，世上独我一人如此。知道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这也是人之生态……”

古楼突然目光一亮，向笑扫道人深深一揖道：“多谢道长了。”

笑扫道人笑：“知道缘何而谢？”

古楼笑道：“道长也太小看骷髅人了，我这一谢，是因为师父给了我活命，而道长却让我有了脸面。”

笑扫道人一叹道：“好，好！”

× × ×

雪闪银光，天已晴朗。

三个人把冷面师太埋了。

骷髅人跪在坟前：“娘，从今儿子入了江湖，活是卧牛镇人，死是卧牛镇鬼，再不戴这劳什子啦。”

他双手一振，人皮面具裂成无数碎片，落在雪地上。

笑扫道人与曾刚不语，只是凄然向着坟墓。

死了人，流了血，才能让苟苟营营的世人心中冷静一会

这代价也太大了些。

骷髅人一跃而起道：“好，好，就请道长与曾大侠捆缚了我，一同去见那个什么天门派的天门一鹭。”

笑扫道人不语，曾刚袖手而笑。

骷髅人不解，问道：“你们要做什么？”

笑扫道人缓缓说道：“你可以走了。”

骷髅人看看笑扫道人，看看曾刚。

二人没有出手拿他之意。

曾刚还递给他一盒药。这是淮阳门的疗伤秘药。

骷髅人身形一闪，人飞出三丈开外。

他又回来了。

他定定地凝视着笑扫道人：“不行，你不讲明白。我不走。”

曾刚突然抚掌大笑道：“好，道长果然好眼力，认定这小子实可救药。”

骷髅人不明白，问道：“什么好眼力？”

笑扫道人笑吟吟：“我对曾施主说，放你自去，你必然不肯。你这一点善心有了，澄圆大师九泉之下自可感到快慰了。”

骷髅人道：“我当然不能这么就走。如果道长不说明白，我宁可随你们去。”

曾刚道：“好，快人快语。我们放你去，你自去与长白十二峰寻一了断。如果你还活着，明年这时，我们在燕京大佛寺相见，那时再为七大门派之事做一了断，如何？”

骷髅人呆住了。

他想不到笑扫道人与曾刚会如此做。

他扑通跪倒，道：“道长，曾大侠，骷髅人谢你们了，卧牛镇全镇男女谢你们了。”

他热泪盈眶。

第十章 骷髅难入世

一 留人馆之夜

留人馆现今叫做恋人楼。

恋人楼不是为了让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是想让人体味一次次雨露风情，让人从那男女之欲中学会放纵。

恋人楼的老鸨是羊羔。

恋人楼的龟公是一个胖子、一个小孩。

胖子做龟公也还罢了，可一个小孩儿做龟公，却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偏偏这孩子就做了龟公。

恋人楼的生意很兴旺。

也说不清是因为顾不上，还是心有忌惮，长白十二峰还从来没来找恋人楼的麻烦。

没人来找麻烦，恋人楼的日子就很好过。

× × ×

小孩儿也有弄不懂的事儿。

他首先不懂的是女人怎么尽说假话。

明明在帘子里时还在骂那男人王八蛋鳖头，一打帘子进了屋，就满脸堆笑，上去又抱又啃，还打情骂俏的，让小孩看得目瞪口呆。明明刚才那会儿还说说笑笑的，怎么这一会儿竟然哭天抹泪的，做出一副难分难舍的样儿。明明还在恨得咬牙切齿，这阵儿偏又好话连篇。

小孩儿看得呆了。

胖子就念叨：“狗古楼，不得好死，让这么点儿的小孩儿看这个，能学上好么。”

× × ×

羊羔坐在屋里，手托香腮，在想心事。

女人大了，就会在夜里睡不着觉，想心事。

自从古楼在那一个夜晚，一个人骑乘七匹马，来找女人，来赌钱，羊羔便认定了这个男人可以终身寄托。

羊羔把心放在他身上。

她爱看他那快意恩仇的汉子劲儿。她去悬崖那儿，把他救上来。她看着他击败关东侠客宋冰儿夫妻，她心里高兴，知道他是个男人，是个北方男人，就想着他。

可他不怎么想羊羔。

他总是匆匆来去。

他已经又有很长时间没回来了。

羊羔觉得，她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她已经把自己都等老了。

这时，一个人出现在她面前。

这个人用脊背对着她。

“谁？你是谁？”

她声音很紧张。

门没开，没声响，他便进了屋：“是我。”

是她日思梦想的那个声音。

是古楼。

“你回来了，你真的回来了？这一回……不走了吧？”

他长叹一声，没讲话。

羊羔有些奇怪，古楼为什么总以背脊对着她。

“你……你怎么不转过身来？”

他叹息道：“我怕吓坏了你。”

羊羔咯咯笑道：“我又不是没见到过你，你又不是鬼，我怎么会怕你？”

他说道：“我长得不好看，很……很难看。比鬼还难看。”

羊羔道：“别胡说了，我又不是没见过你的模样。”

“你见到的我是戴着一张人皮面具的。”

羊羔想想，奇怪地问道：“你真的很难看？”

古楼道：“我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羊羔叹气道：“那你就转过来，让我看看你，我不害怕，既然你说了，我还怕什么？”

古楼没说话，他默默地站了半晌，才慢慢转过身来。

羊羔就见到了他的脸。

羊羔还是惊叫了一声。

这不是人的脸，这只是一具活骷髅。

羊羔尽管有准备，但她还是叫了一声。

这一声叫得他变了脸色，他一转身，要夺门而去。

羊羔扑抓住了门，抓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好冰冷。

羊羔叫道：“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他说道：“你……还是怕我……”

羊羔笑：“我……只是吃惊。”

古楼一叹：“别骗我。”

羊羔道：“真的。你过来……坐一坐。”

她扯住古楼，让他坐在床上。

她仔仔细细地看着他的脸。

这是一张从来没见过过的脸，一张脸上尽是死意，只有一双眸子有暖气。

正是这一双眼睛是羊羔所熟悉的。

“是你，没错，是你，就是你。我怎么能想到是你，我怎么能想到你会回来？会来找我？”

他喃喃说道：“我只想来看看你，然后就走，这一次怕要走很长时间，走很远，怕要不再回来了。”

羊羔很惊惧：“你说什么？”

不等他回答，羊羔就抱住了他，她吼道：“不行，不行，你可不能一个人走，把我

丢在这里，让我天天听响，以为你能回来。那不行，不行.....”

羊羔搂紧了他。

羊羔这一搂不像羊羔，像猛虎。

古楼没想到，羊羔这么惦念他。

他想流泪。

但没泪，他的泪都化成了血，流了出去，再也没有了。

羊羔就让他睡一会儿。

羊羔服侍他睡。

“让你像个主人，好好睡一觉。”

她为他脱衣服，一点点脱去了他的羞涩。

她让他躺在床上，去吹熄了灯。

她脱去了衣服，来躺在他身边。

她问一句：“你要我么？”

他说道：“不。”

他知道他心跳得不平稳。

但他能抑制住自己。

羊羔叹气道：“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

她抱住他。

她的身子很温暖，也很丰腴。

他很瘦，他怕用骨头碰疼了她。

羊羔很细心，把她的绸衣丢在床榻里面，用它盖住了榻屏上的镜子。

她不想让古楼见到他自己的身体。

×

×

×

古楼睡着了。

羊羔的眼睛还圆睁着。

她想不到他会是这个模样。

她知道他戴着人皮面具，以为他不过是想避人眼目，不让仇家知道他的真面目。她也知道仇人叫他骷髅人，以为那只是武林中人的绰号，可不知道他生就这样一副面孔，活活的像一具骷髅。

她不敢去触摸他的身体。

突然，古楼在梦里嘶吼着：“杀——，杀——，杀——”

在梦里，他拼尽了全力，可声音喊不大。

他那脸面上一阵子抽搐，显然他很痛苦。

她把手放在他心脏上。

他的心跳得很快。心脏很热。

二 落魄江湖行

羊羔和古楼向山外走。

他们要去找长白十二峰寻仇。

羊羔知他的身世必定很凄苦，但他不讲，她也就不问，一问他会伤心的。

羊羔不愿让他伤心。

两人两骑，从关东驿道向山外出发。

他们要去的是侯马集。

侯马集是长白十二峰中老十的庄子。

老十叫飞来峰侯雨。

飞来峰侯雨是一个瘸子。

他们飞马向侯马集去，路上招惹了不少人来看。

人们惊讶，惊讶这男人似鬼一样的面孔，让人多瞅一眼都不忍，人们看了他，肯定为他难过。

但这鬼一样的骷髅身边竟有一个绝色佳人陪伴。

这二人竟然还有说有笑，脸上是快活的光彩在闪。

显然他们很自得。

他们不在乎别人的目光。

× × ×

他们来到了一个小酒店。

关东的酒店，一向不以细心谨慎为准则。

明明是个小小酒店，偏要挂上四个酒幌。

这四个酒幌的意思是说八个大字：随叫随到，有求必应。

这八个大字岂是这小小酒店能做得到的？

但关东小店偏是豪爽，自认自强，不甘人后。

古楼与羊羔在店内要了一个白水羊头，一个羊爆肚片来吃。

店内的人见了古楼，不是惊惧而走，便是匆匆扒饭，不敢抬头。

羊羔偏生朝古楼笑，只要古楼看她，羊羔就总是笑脸。

他们吃得很从容。

古楼向小店掌柜打听侯马集。

小店掌柜也战战兢兢，世上的恶人相他见得尽多，但没有一个让他吓成这个样子的。这人还是人么？简直就是大白天来的一个活生生的鬼。他战战兢兢地答应着，告诉古楼：“侯马集……侯马集就在前面二十里。”

× × ×

二人就驻马在侯马集外。

古楼看定侯马集。

侯马集没有什么异样。

他决心冲进去，杀死侯雨。

这一次他决定只杀一个人。

因为他和羊羔在一起。他和羊羔在一起时，他总是感到自己很快活，快活时就不想多杀人。

他劝羊羔在庄外等着他。

羊羔摇摇头。

他想想也罢，如果他有了危险，羊羔自然也没有活路。

羊羔决心和他同生死。

二人一齐放马，慢慢进了侯马集。

× × ×

侯马集是个大镇。

大白天，镇里本来不该这么冷清的。

店铺不开门，街上空无一人。

只有古楼和羊羔的马蹄声响。

马蹄声因这空寂而显得可怖。

有一个孩子忽然哭起来，哭啼的声音很大，但被大人捂住了口，没了哭声，一下子被扼断了。

古楼与羊羔来到了侯雨的大门外。

这是很气派的一家宅院，大门很高，上面写着两个大字：“侯府”。

古楼和羊羔站定了。

便有一阵响亮的狂笑传出。

这笑声很狂，很悲愤。

笑过之后，便是悠然一叹：“既然已来，为什么不讲庄来？”

古楼慢慢下马，羊羔也一同下马，慢慢走讲院去。

院内无人，一直走到大厅前，人都在这里。

正中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四十岁的男人。

这人黑脸，手持一长长铜杆烟袋锅。

旁边站着有男有女十几人，年龄都不甚大，显然是侯雨家人。

他身边还坐着一个女人。这女人三十多岁，人很沉稳，也很漂亮。

当中坐的当然是侯雨。

女人怀里抱着的是一只鸽子。

侯雨道：“来人是骷髅人？”

古楼道：“正是。”

侯雨问：“为何不用面具？”

古楼一笑，笑样亦很阴森：“既蒙长白十二峰所赐，就只好以这面目示人。没办法变了。”

侯雨道：“明白了。”

\times \times \times

侯雨问道：“如果你得手，想杀死几个人？”

骷髅人——看过去，那之中有十几岁的孩子，有白发苍苍的家人，还有一些女孩子。

他们都注视着他。

侯雨一叹：“其实，我又多余问这一句，洗马庄内，无人幸免。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

他向后一指，厅堂内，摆满棺材。

骷髅人也一惊。

侯雨备棺而战，是没打算生路，只打算走一条死路。

“你如果输了，我就杀了你，为老五、老六、九弟、杜十二报仇。你如果赢了，可以把我全家杀了。不过，他们大概用不着你动手。”

骷髅人一瞧，这些家人们人人手边都有兵刃，但那兵刃显然都是为自己准备的。

骷髅人道：“你错了，仇冤有主，我今天来，只想杀你。我决不杀第二个人。”

侯雨看定他，说道：“好。”

他向身边一个家人道：“去告诉他们，开铺面，做生意，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必怕有人惊扰。”

家人依言而去。

侯雨又对一个十七、八岁小伙儿说道：“我如败了，你须按我吩咐，不得动手。”

那小伙儿泪如雨下，点头答应。

侯雨笑道：“好，好。马上动手吧，你可能要笑我婆婆妈妈的了吧？你如果有了家，有了一大堆家事儿，你也没法干脆。”

他慢慢站起来，走到骷髅人面前。

众目睽睽之下，他将与骷髅人做生死之斗。

骷髅人突然向侯雨施礼。

侯雨道：“为什么如此？”

古楼一叹道：“想不到长白十二峰中也有你这样的人。”

侯雨道：“长白十二峰也不尽如你所想那样.....好了，干嘛总是说些闲话，来吧，看家伙！”

他扬臂一击，烟袋便击向古楼乳突大穴。

× × ×

这是一场好杀。

古楼与侯雨斗了三十多个回合。

他无法躲过那烟袋的攻击。侯雨的烟袋别成一家，具点穴笔法之能，有棍棒变化之奇，还时时可变招为吴钩剑法，让人不测。侯雨纵身极快，看不出他那条伤腿碍事。

烟袋已两次击中他的身子，但他硬生生挺住了。他受两击之后，仍若无其事，扬掌攻击，声势更厉。

这让侯雨失去了信心。

侯雨的烟袋打在当街惊走的马背上，打得马脊椎节寸断，像打断了蛇腰。这一烟袋击去，也有千儿八百斤的气力。

但骷髅人生生受他两击，仍若无其事。

他招式虽厉，但已色厉内荏。

骷髅人觑他空门，在他腹下轻轻印了一掌。

侯雨就坐倒在地上。

他咯了两口血，浑身颤抖，似惧冷寒。

他看看骷髅人：“寒冰毒掌？”

骷髅人点点头道：“不错。”

侯雨喘息道：“好掌力！”

那女人突然扑上来，抱住侯雨，泪流满面。

侯雨笑道：“我不行了。你.....”

他挣了一下，身子一抖，不动了。

他震断了自己的心脉。

× × ×

那女人看定骷髅人，轻轻抚摸着鸽子，双手向上一扬，鸽子飞上了天，箭一般向北飞去。

她看着骷髅人：“你可以马上走，不然，长白十二峰会来找你算帐。”

骷髅人望定她，不讲话，也不动。

她猛然嘶吼，像一个疯狂之人：“滚，你给我滚！我看够了你们这些禽兽，只知道杀，杀，杀，天哪，怎么能容这些人活在世上？”

她一扬手，一支匕首刺进了她的胸膛。

× × ×

侯府的人忙而不乱。

悲哀并没挂在脸上。

没有人大放悲声。

连那十岁的孩子也瞪大了眼睛，咬着牙，嘴唇咬出了血，不哭。

他们只是静静地盯着骷髅人。

他们这一生中会镌刻在心牢记住这副鬼一样的面孔。这面孔和他们的仇恨织在一起，和他们的恶梦联在一处。

家人们上来收拾侯雨和夫人的尸体。

他们给他穿上衣服，把他和她放在棺材之中。

厅堂上悬起了白布，转眼间就布置成了丧堂。

他们好像早有准备。

大门上挂上了丧幡。

从门外涌进来了一些男女老少，他们伏地痛哭，扶棺大恸。

这些人都是侯马集的住户。

他们显然很敬佩侯雨和的夫人。

他们哭得很伤心。

侯雨的大儿子，那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对骷髅人说道：“你走吧，如果我能活着，我来找你。”

他没说什么，也没说大话。

但骷髅人相信，早晚这个年轻人会来找他，找他算一笔帐。

那些伏地恸哭的人根本都不理睬骷髅人。

× × ×

骷髅人与羊羔走出门外。

他们惊呆了。

两匹马被杀死了，是被那些服丧的人们用棒子、瓦盆、烟袋打死的。

马死得很惨。眼睛瞎了，身子被捅得几乎变成了筛子眼儿。

人们见他俩走出来，向一边退去。

目光如果能杀人，羊羔和骷髅人立刻就死过上千次了。

他们慢慢向外走。

这走也很艰难。

突然有人吼喊了一声：“打呀，打他个王八犊子！”

众人就向他们扔石块、扔剪刀、扔匕首、扔棍棒。

羊羔与骷髅人尝到了过街老鼠的滋味。

骷髅人只好一声长啸，抱起羊羔，向侯马集外跑去。

愤恨的人群随后赶来，追他。

但越追人越远。

三 不杀人行不？

古楼抱住羊羔，如飞奔跑了三四十里路。

跑到了荒郊野外。

他很累，就放下羊羔，坐下来休息。

羊羔突然呕吐，吐出了食物，吐出了酸水，最后在呕苦胆。

古楼看也不看她。

羊羔哀哀地哭起来。

古楼理也不理她。

羊羔哭够了，吐够了，人站起来，叭叭打了古楼两个耳光。

他眼中放光，轻轻说道：“你也打我？”

羊羔又哭：“你为什么杀人？你为什么杀人？你就不能不杀人么？你没见到那瘸子是个好人么？你没见到他夫人也是个好人么？好人怎么能杀？你杀好人不怕天报应么？”

古楼叹气道：“可我也是个好人。我在卧牛镇就是个好人了，我在井栏边见到你，那时我还是个好孩子呢.....”

羊羔不哭了，看着他。

他是那个男孩子，那个漂亮白净的男孩子？

他的父母死了，卧牛镇的男人都死了，女人都被拉走了，除了留人馆，就是在鹰嘴砬子。

他是卧牛镇剩下的唯一男人。

他应该为卧牛镇的所有男人报仇。

这其中也有羊羔的父亲。

羊羔噗哧一声笑了，她抚摸着骷髅人的脸面，说了一句：“你.....疼不疼？”

他笑了笑：“不疼。”

他心里其实很疼。

他不愿杀人，他已经不得不一个个杀人，只要是他想杀的人，就得去杀。连他不想杀的人，也被他杀死。

他不想杀点苍孙长老，不想杀崆峒凑热闹，也不想杀华山武三屈，可这些人被他杀了。他不想杀澄圆大师，不想杀自己的母亲冷面师太，可这些人为他而死。

他杀了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五三奇峰、老六独秀峰、老九恶林峰、老十飞来峰，还有抱残峰杜十二。

他每一次杀人，都很累。

他想告诉羊羔，他再也不杀人了。

可他不能这么做。

屠忠死时，引颈受戮，就为的是今天。

他不能这样放弃，那会无颜见父亲，无颜见卧牛镇死去的上千男人。

他还得去杀人，杀尽长白十二峰和那个用假银子换走真银，让卧牛镇受此灾厄的人。

他只为这一个目的而活着

四 巫医云三跳

骷髅人在杜荆坡歇息。

他要好好休憩，好再去杀人。

他住在两间茅草屋中，门前是溪水，水中有肥肥的麻口鱼、尖嘴子鱼，他天天去折

十根柳枝，站在溪水边，一掷一条，一掷一条，把十条鱼剖净拿回来，让羊羔做了下饭。这鱼捉得容易，比从盆里摸来还快。

天天吃鱼。

羊羔很会做菜，鱼的滋味让人食而不厌。

他还去捕山雉。

同样是用树枝做成针，用来飞激射鸟。他在树林中纵跳，便惊飞了一群群山雉。山雉飞行不远，一飞几十米再落，飞起来后他使用枝针射去，针贯雉眼，便一撞而毙。他提起野雉，剥杀携回，供羊羔烹肴。

这日子很快活，十足的农人渔猎者的生活。

每日夜晚，就点起油灯，羊羔在灯下补衣，他在灯下看羊羔。

一看就是一个时辰。

羊羔就笑：“干嘛呆傻傻地看人？”

他说道：“你很好看。我才知道，女人在灯下比白日更好看。”

羊羔说道：“你胡说。”

他也笑：“不，说真话，真好看。”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多天。

× × ×

这一天晚上，仍是羊羔坐着补襖，他坐在灯下看羊羔出神。

突然门外远远传来呜呜的吼声。

像是溪水起了呼啸，又像是山林吼大了林涛。

但都不是。

骷髅人笑笑，说道：“羊羔，今晚可不轻松了，没了清静，来客人了。”

羊羔诧异：“怎么来客人了？你怎么知道？”

骷髅人说道：“就像你缝这衣服，知道从哪儿下针，我不会这个，只会听来了多少人，都是些什么人。”

羊羔听一听，也没听出什么异样来。

骷髅人凝神道：“来了十三个人，其中有那么五、六个人功夫极好，另外那几个就不行了。”

这时，羊羔也听见了，因为有轻轻的脚步声停在门外。

有人高声呼喊道：“长白山上十二峰，一峰更比一峰凶。”

就有人一齐呼应：“铁骑驰骋三千里，踏遍关东留美名。”

骷髅人对羊羔一笑道：“你说滑稽不滑稽？明明杀人如麻，却偏说踏遍关东留美名。这一窝臭蜂子……”

他凝坐不动。

羊羔放下了衣服，听着。

屋外人又发了话：“骷髅人，今日你的死期到了，长白十二峰中老大天池峰、老二双子峰、老三迷魂峰、老四云雾峰、老八立石峰、红土峰梁十一来了，你快快滚出来受死！”

骷髅人血忽一激。他们来了，他的仇人来了。

除了老七神女峰之外，他的仇人都来了。

都来了就好，省得他一个个去找。

他恨不能马上出去。

他马上要一跃而出。

但他看见了羊羔的目光。

羊羔的目光中是焦虑，是恐惧。

他说道：“你别怕，如果我死了，你就说是被我抢来的，他们不会对你怎样的。”

羊羔道：“我是担心你。”

他心里一热。有女人为他担忧，让他心热。

他拍拍羊羔的肩：“你等等我。”

他慢慢走出去。

他心跳得快蹦出了腔子。

× × ×

外面，亮如白昼。

不是月光，是灯光。

十几盏风灯都挂在树上。

十三个人，都步行而来，没一个人骑乘。

天池峰、双子峰、迷魂峰都来了，还有两人面生，想必就是什么立石峰、红土峰了。

骷髅人笑道：“长白十二峰怎么不等了？等不及了么？我一有闲暇，肯定会上山来拜访的，何劳来此，岂不枉了几位的大驾了。”

天池峰笃定地说道：“骷髅，当年我与二弟一念之仁，让你从阎王殿里逃了回来。你本该隐姓埋名，过这一生也就是了。偏你又要自称个什么骷髅人，竟敢与我长白十二峰做对，这岂不是找死？你折我六个兄弟，我今日必杀你报仇！”

古楼一笑道：“你也欠我人命，一千多条人命，卧牛镇的一千多男人要你们偿命。先不说别的，你长白十二峰尽死，也百罪难赎。”

天池峰道：“好，这一次咱们来一个了断。”

× × ×

天池峰、双子峰站于古楼身侧。

远处是迷魂峰等人。

他们很笃定。

长白十二峰很少失手。其中以老大老二尤为厉害，每逢强敌，二人出手必得。他二人还从来没一同出手过，这一次二人同时出手，贼骷髅肯定没命了。

天池峰、双子峰也胸有成竹。

天池峰冷笑道：“我二人没杀了你，反助你成了一门天下奇绝的功夫。”

骷髅人道：“这是天意，你自作孽，不可活。”

双子峰道：“我要试试你的赤阳掌力究竟有多大道行，竟然一连折我几个兄弟。”

骷髅人慢慢说道：“你可得小心，别试没了你的命。”

天池峰道：“骷髅人，你的寒冰毒掌只有六成火候。”

双子峰道：“你的赤阳神掌也不过如此。”

骷髅人心内一惊，天池峰所言不假，他如何知道这一点的？

他不知道天池峰宁可剜去三奇峰尸骨上的肉，看它中毒掌后几日方变色，来猜度他寒冰掌功力之深浅。

天池峰胸有成竹。

他看出了骷髅人的寒冰掌只有六分火候，这寒冰掌越往后练，进境自然越慢，骷髅人决不会在一个月内有有什么新进展，这让天池峰心中很笃定。

他知道，这一次骷髅人是死定了。

老二双子峰只是阴沉着脸，望着骷髅人。

他也志在必杀。

骷髅人心中很激动。

他依稀认得出这两个人。就是这两个人，让他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让他成了人形骷髅。他有无数仇冤要向这两人讨还，现在时候到了。

他喉头发紧，咯咯直响，像饥渴的狼闻到了血腥。

他恨不能吞噬了这两个恶魔。

×

×

×

古楼斜身而立。

他头一回感到没什么把握。

他还不能一举击杀天池峰与双子峰。

也许他会被二人杀死。

如果他死了，卧牛镇的血仇就只有等天报应了。

可天报应总是迟迟不来。

他决不能死，他得杀死长白十二峰。

他嘶吼一声：“杀——，杀——，杀——”

古楼冲向天池峰，痛下杀手。

天池峰与双子峰神色凝重，他们一点儿也不看轻这人形骷髅。

他杀了他们兄弟六人，让他们再一讲“长白十二峰”时不免有狐悲之苦。

天池峰引手凝掌，让惨白色的手掌中凝成寒霜，一掌掌击向骷髅人的脸面。

天池峰也练寒冰掌，他知道，此掌练到一定火候，唯有心脏与双目怕寒冰浸侵，全身躯体对寒冰毫不在意。

天池峰志在夺目。

双子峰的一只手变得血红，他一掌掌击向古楼前身前六要穴，这六要穴是归阴、游魂、黑虎心、斩命、捉命、血阻。如一击得手，古楼便将不治。

二人都曼掌轻柔，动作迟缓。

这缓慢之中蕴无数杀机。

×

×

×

古楼知他今日难敌。

他的寒冰毒掌功夫和天池峰相若，也是有八成火候还强，如果一对一对敌，他未尝

就输与天池峰，说不定还可以用赤阳神掌制他。但又有双子峰同上，双子峰的赤阳掌力也已有八成火候，他对这掌力也有所忌惮，双子峰招招杀手，直逼要穴。他一掌掌雄劲带风，身前六大要穴总像欲被火燎，让他心生烦躁。

他抵挡了五六十招，已落败象。

他身形更见迟滞，递招更是缓慢。

天池峰回手一掌，打在他的肩上。

他一下子飞了出去。

人在空中一闪，又站住了。

这一下打得他沁血。

双子峰道：“你如知好歹，就自己寻上一个了断吧。”

古楼冷冷一笑，又纵身而上，直扑双子峰。

双子峰忙出掌相抵。

两人互击一掌，双掌一撞，发出砰的一声大震，两人各震出五六步远。

天池峰只是在一边冷冷地瞧着。

古楼已经受伤，他不用急，让他与双子峰较较内力吧。

双子峰道：“好掌力！”

双子峰也顿生敌忾之心。他想到：我平时与老大不相上下，但从不赌胜，恐生龃龉。我就不知他那寒冰掌我是不是受得住。如今这机会来了，我何不一试？

他对古楼道：“你如果不用赤阳掌力，我两人自可以公平一斗。”

古楼笑道：“好。”

古楼用寒冰毒掌，双子峰用赤阳神掌，二人苦斗。

这一斗也煞是好看。

赤阳神掌走阳刚一路，便招招雄猛，如风如浪，大开大阖，一泻千里。双子峰那胖

身子转动灵活，出掌刚劲，掌风到处，卷起阵阵旋风。

古楼用寒冰掌功夫，看上去就像没赤阳神掌那么有劲道，他比双子峰绕走得更快，掌数变化更奇，身子飞旋得更巧。他掌式走阴柔一路，一掌拍出去，轻飘飘似全无分量。

二人相斗，外行人看去自然是双子峰稍占上风。

但实际上二人难分轩輊。

“叭——”，双子峰与古楼一掌相抵。

双方就较上了内力。

双子峰顿时心中一喜：这骷髅没命了，他二十多岁，自然没有多少内力，何况又刚刚受了老大一掌，较量内力，自己必胜无疑。

双掌相抵，二人都是一声猛吼。

古楼的手像一块玄冰，而双子峰的手像一盆热炭。

二人便僵持不动。

双子峰突觉有异。古楼的内力不类常人，不是一个劲地向前递，而是波浪式地一跌一折，一跌再一折，一跌让他心生紧张，再一折就更添了劲道，这让他惧怕。他觉得出，他的掌心开始有些寒冷了，手太阴肺经之穴道竟微微有些寒意。他心生疑惧，就吼喊一声：“老大，快！”

他想让老大天池峰上来，二人一齐出手，干脆杀死骷髅人。

谁知天池峰只是阴阴一笑，慢悠悠地说道：“二弟，他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又何必要我？”

双子峰已经觉到了一点点的冷颤，如寒风灌肺，又鼓又胀又凉，他吼喊了一句：“老大……救我……”

他喷出一口血箭，立时呕血不止。

天池峰大惊，他没想到双子峰这么快就落败了。

他马上冲上去，向古楼击出一掌。

古楼不假思索，便用左掌迎向天池峰。

天池峰心中一动，便同双子峰一样，用内力逼住古楼的掌，让他无法收掌。

这样，就变成了三大高手比拼内力。

双子峰得天池峰这一强援，立时轻松不少。

他马上催动内力，沿手阳明大肠经催动内力，气息渐畅，又没了那浸肺冷气。他心中一喜，催动内力尤速。

× × ×

古楼万念俱灰。只是体内那极大内力在反抗，在聚寒冰掌力与赤阳掌力抵对天池峰与双子峰。

他知道他今天肯定没活命了。

他双脚已经踩入土中，陷下去半尺。

天池峰与双子峰的掌力愈见从容，他额头已经见到了冷汗。

那边，迷魂峰又去捉住了羊羔。

羊羔一声也不叫，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他和羊羔都将没一点活路。

天池峰道：“老二，十年了，我们再一试故技如何？”

双子峰此时对这老大也颇依顺，笑道：“好，这一次我们真的把他弄成骷髅。”

天池峰道：“你用毒掌摧他心脉，我用寒冰掌破他双目。如此他必死。”

二人使用力运功，催动掌力。

古楼眼看要毙命于掌下。

他觉得心像要一点点突出来，气也喘不均匀了，额上的汗像在飞，他觉得皮肉正一点点从身上脱落下去。

他又要受一次十年前的灾厄之苦。

这时，就听见有人轻轻一叹道：“一念之恶，就死人几千，如果这也容得，苍天还有眼么？”

便有一人飘忽走来，直走到天池峰、双子峰与古楼面前。

三人圈内，热风冷风逼人，人极难耐。

但这人不理会这些，他看定天池峰、双子峰道：“放手吧？”

天池峰、双子峰眼看一击成功，怎能听他的。

二人心想道：这老三、老四和老八、梁十一也太孟浪，我们在这里苦斗，他们竟让一个闲人走入阵中来，真是可恶。来人也颇不知趣，何方闲人，敢来管长白十二峰的闲事，活得不耐烦了么？

二人心念甫生，便一齐出手。

二人各以一掌，以三成力道向那人身上一击。

二人这一掌全都拍实了，叭叭之声如击败革。

那人眼见得已是不活。

可那人不曾倒下去，反而慢悠悠地说了句话：“就学会了这种三脚猫式的毒掌，这么狂？”

那人气定神闲，没一点儿受伤的迹象。

天池峰与双子峰大吃一惊，忙回头看去。

迷魂峰、云雾峰等人显然已被人点中了穴道，一个个不是呆呆地站着，就是在那里坐着，瞪眼。

这人一瞬间竟制住了十一个人，让他们连喊都喊不出一声来？

天池峰、双子峰这才知道不妙。

他们收了掌，一跳起来，回头细看来人。

这人是个五十岁左右的老人。

这人很瘦，面目清癯。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天池峰、双子峰。

他缓缓说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你们长白十二峰做事也忒狠了些，这一生必遭恶报。你等不图警醒，还要一味儿杀人，岂不是罪孽更重了么？”

天池峰沉声道：“你是谁？”

老人答道：“关东巫医云三跳。”

× × ×

关东有二侠，巫医云三跳和狂侠梦哈哈。

这二人不入江湖，传说中已修成不坏金身。

关于这个云三跳，有无数神奇的传说，说他能生死人而肉白骨，说他可以一敲棺材，死人的魂魄就回到了尸身。还说他一身下毒解毒的本事天下无双。

但这些毕竟只是传闻，他本事真的如何，谁见过？

天池峰和双子峰互相看了一眼，知道今日不可善罢甘休，不然长白十二峰就彻底堕了名头。

二人心念一动，便齐向老人出掌。

天池峰一掌击向老人头顶，直贯百会。

这一掌要把巫医云三跳打成阎罗殿中鬼。

双子峰一掌击向心穴。这一掌可以把巫医云三跳的心打成碎片。

巫医云三跳正在训斥二人，想不到二人会猝然发难。

匆遽之间，他双掌分迎。左掌迎向天池峰，护百会；右掌迎向双子峰，护心穴。

二人见机不妙，想收掌再击。

但二人之掌都被云三跳吸住，不能收回。

天池峰和双子峰想把另外一掌递出，但云三跳一阵大力涌至，使他们只好全力迎上，再也无力出掌。

天池峰与双子峰大吼一声，全身内力向云三跳涌去，做致命一击。

云三跳双掌掌力只微微一吐。

二人就脱了手。

天池峰与双子峰就都跌坐在地上。

双子峰一口一口地呕血，天池峰面色变得更是苍白。

双子峰顿时万念俱灰。他自诩武功极佳，一向不大信服天下英雄，认定他与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如果出世争雄，天下会少有敌手。凭他赤阳神掌浸淫几十年的功力，世上一概英豪皆莫能御，这让他十分自豪，自傲，轻易不把武林人物看在眼里。

可这关东怪人巫医云三跳，竟然能随便接掌，而且不为他赤阳神掌所伤，同时也不受老大天池峰寒冰掌之毒，这让他十分吃惊，认定这云三跳的武功深不可测。退而一想自己寒暑相易，苦练赤阳神掌，盼得在世上无敌，却被这老人轻轻一掌便化解开去，这实在不可思议。

巫医云三跳看看天池峰与双子峰，缓缓说道：“世事多艰，宋室与金辽之争日益趋于激化，我等皆是大宋国的子民，何必苦苦执著于个人之仇冤？你们长白十二峰从来很少做些善事，每做事来便图伤人。卧牛镇千余条人命，如杀草芥，焉能不留后患？如果你们今日尚不醒悟，以后必遭天谴。”

说毕，云三跳提起古楼，又拎起羊羔，缓缓向山坡上走去。

他行步迅疾，人如在草树上飞，直走入到林子里去。

五 不治之病症

骷髅人昏昏沉沉。他虽然与天池峰、双子峰抵掌运功，不曾吐血，但比吐血的双子

峰、内伤的天池峰受伤更重，天池峰与双子峰掌催内力，两股大力在他身内游走，使他内息不畅，冰毒奇热使他坎离兑巽都无方位守实之感。他昏昏迷迷，嘴舌干裂，面色如黑灰。

云三跳提着他与羊羔疾走。走出这杜荆坡，来到密密的树林外，云三跳一声清啸，提拎着羊羔和骷髅人一起上了树顶，他携带两人，便身子稍嫌沉重，压得树梢头微微弹下去，他身子一弓，又一跃，人便飞出去几丈，落在另一棵树上。

这样犹如在树顶飞腾，这方法让羊羔又惊又怕。

她先是闭紧了眼睛，不敢视物，只听得呼呼风生，人如御风而行，一纵一跳，便极远距离。羊羔不禁张开眼睛偷看，这一看反倒没法儿再闭上眼睛了，她看见了松林成一片片涛浪在脚下涌，人如飘絮飞行在这树浪之中，煞是好看。

羊羔这一生从没有在树顶上飞行过。这一飞，竟然让她有超世脱尘之感。她想大笑，想呼喊，呼喊大叫这奇异陡现。但她不敢喊，只是呆呆地看着。

云三跳手拎骷髅人与羊羔，从大树上落下来。这里已经有积雪的高原地带了，丛生植物都是矮矮的趴棵子，高低不过一人高左右，又长得扭扭歪歪，不成个气势，便被雪压得几乎没了身影。云三跳手拎二人，还如御风而行，雪地上没一丝踏痕，只是匆匆之中，让羊羔或骷髅人的脚在雪上拖出了一点划痕。

绕过山坡，就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山洞外。

山洞口是冰雪覆盖住的，只有一人可以从冰棱雪块中间钻入去。那些冰棱似垂挂在洞口的尖枪，枪刺全向下丛生，看上去密密层层。云三跳拍开了羊羔身上的穴道，说道：

“你小心些，自己走进去吧，别让冰棱弄伤了你。”

云三跳说这话时，很是温柔。

羊羔满心新奇，她想知道这洞中的冰棱有多少，有多深，洞又是什么样子的。她就急急地向里走。

不小心，还是撞在冰棱上。

一入洞口，冰棱反而更大了些，这些冰棱由洞顶生出，长的可直达地面，冻成了实实的冰柱，短的则如尖针，可刺人身子及脸庞。冰棱有粗有细：粗者两人难抱，细者犹如悬线。更妙的是阳光不知从哪里隙透进来，或折射、或直照、或三折五返，把这冰棱世界照得五光十色，闪烁不定。

羊羔走了几步，便无法走入洞中了。

她只好站定，等待云三跳。

云三跳走入洞口，见羊羔仍在凝立等他，不由得哈哈大笑道：“你找不到路，是不是？别处的洞得入洞才知迷路，我这路却连洞也入不进去。如果你走得不对，也就只能在这洞口绕来绕去。”

说完这话，云三跳就走至羊羔前面。

这山洞的幽折简直极是巧妙，就是云三跳入洞，也不能手拎骷髅人而直接闯入，他得把骷髅人放平，像人在走一样：在他身后把持着他的双腋，将他轻轻提起，离地几寸，人向前挪。走过了一刻钟光景，云三跳才带羊羔走入灵台洞内。

羊羔一入洞，眼都花了。

在这洞中间，有一个咕咚咚直冒的热泉，泉中的石块成五彩，显然是染点了水中的硫磺所至。热气在洞中消散，凝冷于洞中，渐渐通向洞顶，便生生化为水汽，又冷成凝霜，化为冰棱，才有了洞口的冰棱奇景，冰棱越长越大，越长越壮，渐渐使洞口阻塞，几乎人也不能入。

但这洞中却温暖如春。

洞中还开着一些山花。黄菊、紫菊是秋日花，正开成一丛一丛，一簇一簇，让人看了心目一爽。杜鹃是春日之花，却也在这里竞相开放，成一片一簇，几乎落盖成荫，让人无法窥见到花枝。杜鹃有红，有白，有紫，有粉，甚至有蓝色、墨黑、淡绿。

羊羔欢笑一声道：“哎哟，我从来没见过过杜鹃有蓝色的、墨黑的，还有淡绿的。”

云三跳显然也被羊羔的快活感染，他也大笑道：“我没见过，但我种出过，让关东巫医种上几种杜鹃，让它们花信失期，又开出一种天下罕见的颜色来，这并不是难事。”

洞内有两张石床，石床边上，里外都贴缀满了虎皮熊皮鹿皮。

这里是一个奇怪的世界。

羊羔看着这里，觉得又惊又喜。

× × ×

云三跳将骷髅人放在地上。

他不把骷髅人置于床上，却放在地上，是因为古楼此时已身受重伤，寒冰掌毒与赤阳掌毒已经在他身上乱行窜走。他已昏迷，即便是清醒过来，也无力将内力收聚于一起，变为自己充沛的内力。

他已经难于医治。

云三跳抚脉不语。

脉象虚浮，若沉似无。

这是行将散力，脱骸而去的兆象。

羊羔蹲在一边，默默注视着云三跳。她把希望都放在这个神奇的老人身上，她看云三跳注视骷髅人的目光，便知这二人原有渊源。或许这古楼就是这个老人的弟子？他细看看骷髅人的牙齿，看他的唇，又看他的咽喉。古楼的牙齿似乎变得长了，细一看，是整个的牙从牙臼里外脱了几分。牙龈也已变色，变得淤紫。这是身已染毒的征兆。本来他是不惧毒的，阴毒热毒一旦沾身，便可由经脉导入，化为功力贮入气海、膻中。可他现在除了昏迷之外，已无力将元气导顺，让它生生不息了。毒素便从脏腑中出，才见诸于牙龈。他的嘴唇是黑色的，这是寒冰毒质窜跳的结果，黑色的嘴唇正在一点点变，变得更黑。云三跳知道，如果过了三个时辰，他的嘴唇会变成干涸墨黑的枯炭。他的咽喉

似乎比常人的拉长了些，喉结处变作如一点溅血的猩红。云三跳用手去抚摸，觉得炙热烫人。这是赤阳掌毒的发散处。

云三跳把骷髅人的上衣解开。

他全身都变成了有色的斑块，一块是黑的，一块是惨白的，另一块又淤血了似的变为红色。

云三跳长叹一声，站了起来。他想了好久，知道古楼已经不治。谁能将一个浑身经脉走乱了的人治好？谁能够不用通畅经脉就把他这一处那一处乱行乱窜的阴毒热毒解去？

听得云三跳一声长叹，羊羔顿时大惊失色。

她也知古楼受伤不轻，她知道他被人打成重伤，很难治好。但因为不懂武功，就不明白古楼现今已经阴毒热毒窜乱了经脉，不能医治了。她定定地凝视云三跳，见他一会儿把脉，一会儿看古楼的咽喉、唇、胸，就以为他准有办法救古楼。她虽不知云三跳医术如何，但他有救古楼和施轻功带他二人在树丛之上飞纵这本事，他就一定有把古楼治好的本事。

可云三跳那失望，那无可奈何是写在脸上的。

羊羔颤声问道：“他……他没法可救么？”

云三跳点点头：“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把他救活，反正我是没这个本事了。”

羊羔唰地流下了眼泪。

× × ×

云三跳呼啸了一声。这一声呼啸类乎虎啸。

就从洞内慢慢地走出三只虎来。这是东北虎，比华南虎更庞大，胸脊上的花纹也更宽更深。这三只虎是一只雌虎两只小虎，虎从洞里走来，慢慢腾腾，但很有气势。

羊羔不由得吃了一惊。她吓得战抖不止。

云三跳笑了：“这是我养的虎，是猫。这是一只大猫，那是两只小猫，很驯良的，你摸摸它的头，试试看。”

羊羔不敢太靠近，远远地摸了一下小虎的脑袋。

小虎就很亲热地偎近她。

云三跳笑道：“你让它偎近，它嗅到了你的味道，就不会再伤你了。在这长白山里，它可只认得几个人做朋友。有一个孩子，还有他……”

说到这里，老人不讲话了，似乎想起了以前的往事，他低下了头，拍了拍雌虎的头，让它趴下。

雌虎听话地偎在古楼身边。

云三跳让古楼去吸雌虎的奶。

云三跳道：“如果能吸虎乳，对于他还有极大的好处，虎乳热，能活血，利筋脉。如果他能吸母虎乳，就还可以活上几日。”

但古楼昏迷不醒，自然无法去吸雌虎之乳。

云三跳道：“这便如何是好？”

羊羔很是焦急，她看看昏迷之中的古楼，又看看驯顺俯地的雌虎，突然想起了一个办法。她对云三跳道：“让我来吸雌虎之乳，然后去喂给他，行不行？”

云三跳大喜道：“好，好。这法子好极了。”

羊羔就偎依在雌虎身上，吃雌虎之乳，虎乳极腥膻，让她不能忍受，但一想救人要紧，这是为了让古楼能多活几日，多活几日就有了活命的机会。她为了古楼，乐意干这事儿。她就一口口吸吮虎乳，又去喂古楼。

虎乳能入他口，他的咽喉也在慢慢蠕动。

羊羔见他还能吞食虎乳，也就稍微放下心来，知他不会马上死去，好歹还要想一个法儿相救才是。

×

×

×

不料，过了夜半，古楼的病势转重。他不光昏迷，又发谵语，昏迷之中又是呼唤二弟，又是叫喊羊羔。羊羔见他这濒死模样，口干舌燥，一双眼没一点光彩，双唇变成黑枯的焦炭，牙齿几乎全都脱落下来，心里就一阵酸楚，泪珠滚滚跌落。

羊羔很伤心，愣看守着他。到了夜深以后，冬天的长白山林子里便冷寂无声，连涌泉中的水也没了那汨汨的劲头，只有羊羔独守着古楼这将死的人。他轻轻地蠕动了一下，喊道：“杀——杀——杀——”羊羔瞪眼看着他，心中凄楚万分，这一个人完完全全是靠仇恨来支撑的，如果没了仇恨，他就没了活下去的勇气。他为复仇而活着，活着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杀人。他要杀死长白十二峰，为卧牛镇人复仇，为他的父母，也为羊羔的父亲复仇。

仇还没有报，古楼却要死去了。

羊羔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也不知道天已大亮。她偎依在古楼身边，睡着了。她在梦中听得到有脚步声响，就从睡梦中醒。

她刚见到云三跳那慈祥的目光，就被云三跳从古楼身边拽起来。他轻声说道：“你别靠在他身边了，他已经睡熟了。这也好，从现在起，他用不着再惦念复仇了，他让复仇这一欲望给杀死了。”

羊羔心一惊，她再回头去看。

云三跳却用手蒙住她双眼，说：“别看，他那样子很是吓人。”

无生无死 是为骷髅

第十一章 生死两茫茫

一 尸魂葬天池

天正中午，长白山雪峰顶上，有一泓碧得极浓的池水。

池深几十丈，或几百丈，无人可以窥测。因为，据说这是一座活火山，火山口在千年之前就开始喷发，每隔三百年喷发一次。固这水暖，所以冬日亦不冻死，只在池水中间结成一层薄冰，远远看去，若无冰迹。这天池宽围约有数十里，对面峙峰之下，隐约只见雪迹，隔池水若有人相望，也只不过可以见得如猫如狗似的偌大的一点模糊影子罢了。

从西南坡边，从乘槎河上，慢慢走过来两个人影。

这两个人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地走，似乎还抬着什么东西。两个人走到天池边，把这抬着的东西放下，人便在天池边忙碌。

这两个人是云三跳与羊羔。

云三跳把这抬来的口袋放在天池水边，就去拆那一根抬杆，他把抬杆拆下来，在这根抬杆上系一根绳索，绳索的一头系在这口袋上。

他做好了这一切，就等待羊羔。

羊羔很忙碌，她做了一些供品，有在云三跳山洞里拿来的鲜花，有些洞里的野果子，还有些烧纸。这是云三跳的书，给了她三本，她一张张剪成纸钱。纸钱剪成了很小的一串串，她烧得很仔细。

云三跳把口袋放在了天池水中，口袋充了气儿，不沉入水中。他又把系绳的那一根抬杆放在水中，用手化掌尽力一推，这木杆便拖带着这只口袋，慢慢向天池水中间荡去。

这口袋中便是骷髅人的尸体。他被装在口袋里，漂往天池水中，漂向天池中去，渐渐地只成了一个点点儿。

羊羔把那一陌陌纸钱烧个干净。

云三跳见羊羔一片挚情，也是心中凄伤。他对羊羔说道：“你和我回去吧，等到哪一日天晴些，也暖些，我再送你下山，好不好？”

羊羔见他说这话，马上扑通跪倒给云三跳磕头，流泪说道：“我不走，我不走，我就要在这山洞里呆下去。”

云三跳道：“你陪我老头子在这里，有什么趣？”

羊羔哭泣道：“你让我上哪里去？我没处可去，我没有亲人活在这个世上了。我下山去干什么？”

云三跳轻轻一叹道：“好可怜的孩子。”

× × ×

天池水湛蓝，从山峰上看，天池一泓池水，竟能被染成一块深绿，一块浅蓝，一块墨黑三种颜色。自古以来，有多少游戏山川的文人墨客，武林豪杰来这里观赏奇景，都不知这池水中有什么奥秘，以为定是池水有深有浅之故。但这池水如有深浅，也应该是中间墨黑显最深，稍外圈湛绿显得较深，最外边围绕天池峰侧浅蓝更浅些才对，怎么能像被染过后，在一大块池水之中，成一块湛绿，一块浅蓝，一块墨黑呢？这些来游之人上山不易，长白顶峰空气又薄，又常年积雪，见到天池水如此怪异，游人便从峰上攀下，至天池水边细看。这天池水近看却又没了那古怪，只是一片澄碧，都是蓝蓝的颜色。更有好事者欲涉水而试，却发觉这水奇寒，人下去立即要冻僵，马上上来，呵暖半晌方缓得过来。有人捉蛇放入天池水中，蛇一脱人手，便奋力向天池中游去，谁知也只窜得几窜，便被冻僵，僵成了一条直直的蛇尸，顺水顺风漂去。

这天池水如此诡异，没有谁见到过水里有什么东西可活，也没人见到过水中有过任

何生物。

这一只布口袋就漂漂荡荡地漂到了天池水的中心。

在这里，有几块嶙峋怪石，这怪石很大，几乎可以贴近水面。这就是从山峰上看这天池中心有一块呈浅蓝色的缘故。因为水浅自然光照明亮，就显出了浅浅的蓝色。这几块怪石很尖锐，就挂扯住了这只布口袋，抬杆在水面上漂不动，布口袋被嶙峋怪石扯住，浪一点点拍击这口袋，口袋就越来越沉重，渐渐向水中沉去。

这时，豁喇一声响亮，从水正中爬出一只怪兽来。这怪兽头呈三角形状，眼大如拳，颈长似蟒，身形又似象，是龙不龙、蛇不蛇、象不象、龟不龟的一样怪物，它见这一只布口袋，竟也十分惊讶。这是它在这天池水中从未见过之怪物。它小心翼翼，上去用头碰碰口袋，以为它是活物。但口袋中只是古楼的尸体，没一点动弹。这怪兽就大着胆子，上去一口咬住了绳索，把这口袋向水中拽去。但因有这一根抬杆扯住，扯拽时便很不得劲儿，怪兽扯了几下那抬杆不愿入水。它回过头来，竟用牙齿把这绳索咬断，让抬杆带一段绳索自去漂动，它扯着绳索，拖着这一条布袋，向深水中潜游。

这水不知有几十丈或上百丈许。怪兽的头颈用力向下，身子也疾疾直坠，向下落去，直落至池中水底。

到得水底之后，怪兽犹扯住这口袋，向岩壁边爬，这岩壁是由水底渐渐向上升的，成一道斜坡，渐渐进上去，形成了天池水底的一个洞。这洞很长，也很深，洞中满是池水。怪兽又爬又游，走得极快，不一会便从水中冒出。它从水中走出来，拖着这一只布口袋，在山洞里爬，爬得也快，不一会便来到了一个极大的山洞中。

这山洞极其壮丽，洞壁镶嵌着一些亮闪闪的宝石，把山洞照耀得如同白日。洞中有石床、石椅，还有一个小小的洞中池子，池子里游动着密密层层鱼，这些鱼每条都有一尺长短。

怪兽趴在这洞边，显然是畏惧着洞中的什么东西，它嘶嘶低吼，声音似兽似象的吼

唤。

就从洞深处走出来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全身赤裸，只在羞处遮一块兽皮。她长发披散，垂如瀑布，眉黛如远山，星眸皓齿，对这怪兽说道：“阿二，你又叫什么？又是给我弄来了什么稀罕物么？”

怪兽连连点着头，用它那长长的脖颈一仰一顶，就把这只口袋抛到了那女孩子面前。

女孩子很是诧异，她说道：“这是什么？阿二，你弄来了什么？”

这女孩子见到了这只口袋，显然很是惊奇。她弯下腰去，抚摸着这口袋，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是什么？”她用手捏捏口袋，突然喜道：“这可能就是爹娘说的布了，这东西可以做衣服穿。”但她又摇摇头，显然对做衣服这一想法觉得好笑。她只是听爹娘说过外面有一个世界，那里的人都穿衣服，那里的人都不好。既然人都不好，既然不好的人都穿衣服，那么穿衣服有什么用？她可不要穿衣服，但是这布可能有用的。她想到这，很高兴。

她把那系口袋的绳子解开了。

“这东西是绳子，是可以用来绑东西的。”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像是对那个叫阿二的怪兽讲话，那怪兽只是用一双慈和的眼睛瞪着她。

“这里面有什么？”

她把口袋解开，扯起袋角，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出来。

一堆东西都被花儿掩在其中。

她惊呼一声。

她从来没见过花儿，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美的东西。她跪在那里，把花儿拿在手里，一一赏玩，她轻轻地碰，不敢碰伤那些花瓣。只可惜一些花儿在山洞里被怪兽拖坏了。

女孩子生气地喊：“阿二，这么好的东西，你不好好拿来给我。你干嘛拖着它，你

不会用你那嘴叼着，气死我了，阿二……”

她真气得要哭。

她去拣那些没被碰折拖坏的花儿。她一拣花儿，突然惊呆了。这口袋中那黑黑的不是别的什么，是一个人，是一个像她爹爹那样的男人。

她翻过他的身子，看着他的脸。

这女孩子好像不知道惧怕。她没见到过世上的骷髅，也不知道这古楼的模样是人的病态。她只是喃喃自语道：“这个人太瘦了，瘦得出奇。”

她看看他的嘴唇，看看他的牙，知道他是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她解开古楼的衣服，摸着他的心脏，摸着他的胸和腋下，又去摸那男人的根蒂。因为她记得爹娘告诉她的方法，人只要腋下湿，根蒂有热气，胸前的皮肤会滑动，人就不会死。

爹死时，她这样摸过，娘死时，她也这样摸过，所以她也不惊不惧。只是细细地看着古楼。

她看完了古楼之后，转头对怪兽说道：“阿二，这个人没死。可他是从那个坏人的世界上来的，你说，我救不救他？”

怪兽冲着她吼了两声。

她喃喃说道：“你不让我救他，害怕他是坏人是不是？我可不能不救他。我在这山洞里，一个人好寂寞，和谁说话去？你虽然好，但你只会哞哞叫唤，不会说话。这有什么意思？我得救活他。如果他不是好人，我就杀了他。这样好不好？”

怪兽又叫了一声。

这女孩子笑道：“好，你也说好，我把他救活，他要是个外面的坏人，你就把他淹死在外面的水里。”

二 世外已千年

山洞里没日没夜，无寒无暑。

洞中很热，可能是因为这山洞是在山腹之中的缘故。但洞中那池水又很凉，虽然水里有鱼，但连这女孩儿也只能迅疾地从水中捞鱼，不敢把手慢慢地放进水中，浸得太久。太久了，那奇寒的水让她受不了。

这女孩子把古楼全身脱光，把他的身体放进水里，只留下他的头在池水边。她用一块火山石放在古楼的头边，让他枕得舒服一点儿。但她这一举动只是一个习惯，因为古楼已经是死人了，当然不会有知觉，不会来计较她这一个举动是不是可以让他的头枕得舒服些。

女孩子看着古楼的身体，他的胸前仍然是一块惨白，一块淤血似的红。女孩子微微一笑，说道：“你也像我爹爹么？你也练那奇热奇冷的冷毒冰焰掌了么？你怎么也和我爹爹一样，浑身都成了一块块淤血了呢？你疼不疼？你如果醒过来，也会像爹爹那样呻吟么？”

她摘下头上的金钗来，用这金钗去扎古楼身上的穴道。

奇怪的是，古楼人虽已死，但身上的经穴仍然活着。她一针下去，那穴道竟然还见鲜血。

她这第一针是扎向手阳明大肠经的阳谿穴。

这阳谿穴属手阳明大肠经之要穴，在腕之外侧，属阳穴之一，在腕中上侧两筋陷中，主大肠之火。

女孩子的金钗刺穴，刺入寸许，几乎要刺透其腕了。她刺过之后，迅疾拔出金钗来，便有几条鱼去吸那血腥。这血腥一闪不见了，极淡，但最大的一条鱼便上去用圆圆吸盘吸附在那穴道上，用力吮吸，吸了一会儿，这条鱼便如吸足了血气一般，身子慢慢从池中漂浮起来，肚腹胀大，鱼目泛白，已然死掉。女孩子迅速把它从池水中捞上来，迟了

这鱼就会被其他鱼抢着吞食掉。

这条鱼死了后，便又有一条大鱼抢到了那穴道边上，用吸盘牢牢吸住那穴位，身子在水中摆荡，周围的鱼见它贪吸，不甘心让它占这便宜，便都来咬它身子，它身子在水中一摆一荡，可仍不以众鱼这咬啮为念，一心一意地吸那穴道。

须臾，这鱼也胀饱了肚皮，泛腹于池水之上。女孩子又急急地把它捞起来。

这两条鱼放在这温暖如春的涧里，竟然不一会就结了一层冰。女孩子用石块把鱼身上的冰打碎。又化出了一层冰，再打碎，就只有冰凉的鱼了。

女孩子这回很满意了，她把这鱼放在嘴边，用牙齿撕咬成一块一块的鱼肉，然后把这鱼肉放在古楼嘴里。

古楼已死，自然不会张嘴。

女孩子点他两颊穴道，于是他的嘴就张得大大的，像急待喂食的怪物。

女孩子咯咯笑道：“这回你该吃了吧？”

古楼仍不会下咽，女孩子摇摇头，不满地念叨：“爹比你重，也没你这么装样儿。你就自己吃一口得了，何必费力气？”

她吹气轻轻，却使古楼咽喉向上一移，吞咽下去了一口鱼肉。

女孩子很有耐心，一口一口直喂到他把这两条鱼的鱼肉全吃进肚里。

女孩子很满意了，她拍拍手，说道：“好了，今天这就行了，明天再吃吧。”

女孩子就自己去池中捞了三条鱼，嚼着咬着把它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她就去石床上躺着睡觉。

× × ×

女孩子睡过一觉后，倏忽醒来。

她偎在石床上，打呵欠，她懒得起床，平日她有时总是躺在这床上耍懒，不爱起床。反正没有白日黑夜，也没有人会来催她起床，她自然是可以睡，可以躺着，乐意躺多久

就躺多久。

她的目光仍如平日，往洞中墙壁看去，看墙壁中那些比人工镶嵌上去还绝妙些的宝石，宝石都熠熠闪光，撩得洞中永远闪闪烁烁，亮如白昼。她看过了墙壁，看那些石桌石凳，又看洞中那一个寒水池，这时她看见了依然躺在水池边的古楼。

她这才想起来，她洞中“昨夜”有了一个男人。

她突然有了一点儿羞涩。这是少女极自然的羞涩之感。

她下了床，凑近古楼身边，去看他。

古楼依然没有呼吸。但他的身上，在胸部以下，在腰部左右侧，那些惨白色的病块没了，那儿是正常人的皮肤一样，泡在水里很长时间，白而且有些胀。

女孩子很高兴，来了一个鬼脸儿，对古楼说道：“怎么样？手段还不错吧？”

她就又拔出她的金钗来。

这一次她要为古楼疗治他的足阳明胃经脉。

她用金钗去刺气户穴、右腿解谿穴、左腿内庭穴。

刺过之后，照旧有大鱼用吸盘来吸，吸得肚腹胀起，便死，漂浮于水池之中，她又捞起，去冰，喂食古楼。

三天后，古楼浑身已无惨白之色，只有那淤血之处仍是一块块的，犹如被人不顾头脸地痛打过一次。

他的心脏也在缓缓跳动着。

他像是又可以活过来了。

× × ×

他醒了。

他睁开了双眼。

他看见了这是个古怪的山洞，洞壁上镶嵌着宝石，宝石光照着洞内，使洞内如同白

昼。他还看见了自己是完完全全赤裸着的，躺在池水中间。他身边是一群群鱼，在喂咬着他。那些鱼的样子很怪。鱼身子长而细，像长白山区里的重唇鱼，但鱼的嘴却不像鱼，而像那种有吸盘的虫子，圆圆的嘴都吸附在他身上。他整个身子都躺在池水里，身上没一处没有鱼，所有的鱼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都用那吸盘吸住他的身子，鱼尾巴不停地摆动。

古楼突然觉得有些恶心。

他想起了长白山里的七星子鱼。

七星子鱼也像这些鱼一样，是肉食性鱼类，常以吸盘吸附于其他鱼体上，不死不休，用吸盘内和舌上的角质齿锉破鱼体，吸食其血肉。但那七星子鱼不像这鱼，身子如鲶鱼一样，滑溜而细长。古楼看见了这种鱼，心中不由得大大恐惧，像见到了七星子鱼和重唇鱼的头尾相接，才长成了这样一种怪模样。它们吸附在他身上，显然是在吸食他的血肉。他看见过卧牛镇边河里，常常漂起一些鱼尸，有些鱼长得很大，但身子破烂，有的甚至只剩下了一副光溜溜的鱼骨架，那都是被七星子鱼吸食后抛弃的。

他越想越怕，越想越恶心，不由得惊叫起来。

就有一个极甜美的声音在头后边响起：“啊，你醒了？这可好了。”

就走过来一个人，一个女人。

古楼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都说女人需要阳光，需要雨露，像花一样。都说女人需要装饰，需要打扮，才美。古楼一看见这个女人，才知道这些话都讲错了。

这女人美极了，美得令人感到眩目。

她长发披垂，直至胸乳，双乳坚挺而结实，极倔强地在胸前划大了弧线，小腹平平的，双腿修长。她那目光中没一点儿羞怯，反倒有十二分的欢喜。一双明亮的眸子看着古楼。眼睛比脸上的笑更令人着迷。

古楼说道：“我……这是在哪里？”

女孩子皓齿一闪，说道：“这里叫神仙洞。你进了神仙洞了。”

古楼想不起哪里叫神仙洞。神仙洞在哪里？莫不是也同留人馆、恋人楼一样的地方么？

女孩子笑得很天真：“你终于活过来了。我的手段不错吧？我告诉阿二我可以救活你，我就救活了你。不过，要身体复原，全好起来，你还得有那么一段日子呢。”

古楼看着这姑娘，知道是她救活了自己。

古楼问道：“这是哪里？”

女孩子笑吟吟：“告诉你啦，这里是神仙洞。”

古楼又问：“这里离杜荆坡多远？”

女孩子问：“什么杜荆坡？”

古楼又忙问：“云师伯在哪里？”

女孩子也问：“谁是云师伯？”

古楼一连问她许多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引出了她一个新问题，他回答不了女孩子的新问题，就索性不再问了，只是痴痴地看着她。

他请她扶他起来，因为他试了一试，他自己没有一点能力站起来。但女孩子不让他起身，她告诉他，如果他离开这池水，他的病好不了的。他只有靠这池水和这些鱼来救他的命。

古楼问道：“这是些什么鱼？”

女孩子这回可以回答他的问话了：“这种鱼叫做‘梦得’，只在关东有，但都长在深山大渊里，在水深十丈里才有，这种鱼见不得光。”

古楼道：“它们都吸附在我身上……”

女孩莞尔一笑，这一笑让她显得更是艳丽万分：“它们不吸在你身上，你的病怎么会好？它们吸附在你身上，你皮肤及血肉里的寒毒都会被吸出来，那样你的病就好了一

半啦。”

古楼默不作声。

女孩子拍手道：“对了，我该给你治病了。你可得忍着点儿，别叫唤。”

女孩子拔出金钗来，用它来刺古楼手太阳小肠经脉。

她这一次刺的是阳谷穴。

阳谷穴是在手外侧腕中锐骨下陷中，主小肠之火。

这一刺亦几乎将手腕刺透。

古楼已经能觉出疼痛来，但看这女孩子喘息微微，柔柔长发又落在他头颈之上，让他意夺神驰，心思不属，就没有一声呻吟。

女孩儿显然很满意他不叫不吟的劲儿，冲他一笑：“你可真像个男人。”

她把金钗拔出，便从穴道那儿冒出一点点血来，这血在水中转瞬不见。但那些鱼都拥拥挤挤，争着过来吸他这阳谷穴。还是一条大鱼抢到了位置，不顾同伴们喙啄，只是用劲吸附。

一会儿，这鱼就死了。

女孩子马上把它捞出来，放在水池边。

又有大鱼上去吸附，同样是肚胀翻白而死。

一共死了三条鱼。

女孩子叹口气说：“行了，这三条也就够了。”

她把三条鱼放在古楼身边，对他说：“你吃吧，这三条都得吃下去。”

古楼一看这鱼，就大吃一惊。这鱼很是异样，不光是肚胀得饱饱的，而且鱼身上结了一层冰，冻得那鱼硬硬的，鱼身子微泛紫光，显然已中奇毒。这样的鱼能吃么？他吃了这鱼，不是要吃死自己么？

但古楼一看女孩儿那笑吟吟的脸面，就心软了，想：她救了我的命，我应该感激她，

就是吃了这毒鱼又怎么样？他抓起了一条鱼，就去咬它。

女孩子笑着看他。

他咬不动那鱼，那鱼被冻得硬硬的，身子外是一层厚厚的冰。

女孩子吃惊道：“你怎么会咬不动？啊，对了，你的牙坏了。”

女孩子自己认理，以为古楼咬不动这鱼，是因为牙齿都在外脱，才不能咬动它。她不知世上的人都一样，有了坚硬的牙齿，也同样咬不动这冰。

古楼说道：“用火烤一烤吃才好。”

女孩子一愣，说道：“火，什么火？”

古楼一惊，以为她说笑，但她神色真挚，不类乎讲笑。他才知道这女孩子确实不知道什么叫火。他不由得心中暗暗称奇。

女孩子这时从水里飞快地捞出一条鱼，把它放在手边任它扑扑乱跳。又去抓过古楼的冻鱼，把冰打碎，用牙把鱼咬成一条一块的，都放在古楼胸脯上，让他自己吃。她又抓起自己的鱼，从头咬起，咬得咯吱吱响，不一会儿便把这条鱼连骨带刺全吞进去了。

古楼见她这吃法，简直目瞪口呆。她这吃法像兽，不似人类。她抓咬撕扯，都露出野兽贪婪的吃相。

她吃了三条鱼，很满足地叹了一口气，不再吃了。

古楼也吃完了那些鱼块。他看着这姑娘，心中很快乐，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她又是一笑：“神仙洞。”

古楼一怔，他已经问过了。

“这里离……长白山有多远？”

她一笑：“这里就是长白山，在长白山天池水底。”

他想起了最重要的一问：“我是怎么来的？”

她笑得灿然：“你死了，被人用这个袋子装着，阿二把你拖到了这里。”

“阿二是谁？”

她说道：“你回头看看就知道了。”

他用劲扭头去看，顿时吓了他一跳，他看见了一个蛇头长颈的庞然大物，它就是怪兽。

它眼如明灯，瞪着古楼。

三 魂萦梦牵人

两个人从长白山峰上走下，走得很慢。

白雪熠熠闪，池水湛湛深，形成冬日难得一见的好景致。

但这二人却不是观景来的。

这二人是一男一女，男人是个胖老人，他的下颏尤其胖，从下巴至咽喉，有许多疣肉，他阴沉着脸，不停地向这女人问话。

这女人是羊羔，她穿一身白，白衣胜雪，人艳如仙。

“他什么时候死的？”

“十多天了。”

“老巫医救不活他了？”

“救不活。你为什么不问他？”

“我看他来气。我平生只要还有一个人可讲话，就不和这老巫医说话。和他那三只猫讲话也比和老巫医讲话好受些。”

羊羔望定池水，说道：“我们两人把他抬到那儿去的，让他在天池里漂。老人说，任何地方也比不上这池水干净。就让他躺在这池水里。”

男人不讲话了，二人来到了天池水边。

二人临池眺望。

天气很好，冬日的天只要不袭风雪，天池就永远这么澄澈。

男人站在水边，呆呆地看水。

他突然一阵子嘤吼。

这嘤声很悲凄，像野兽受伤时的孤嘤。

这男人是狂侠梦哈哈，他来看古楼，知道他死了，被葬在天池之中。他一句话也没讲，就要下来，羊羔自告奋勇来陪他。

羊羔看他望池水，那目光中没一点点哈哈神色。他悲伤欲绝。

狂侠梦哈哈跪了下来。

他望定池水，叹息道：“你死了，让我怎么办？我本来想等你报尽了仇，再来告诉你那一件秘密的，可现在你死了，我告诉谁去？人都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句话我早在二十年前就不信了，否则天雷为什么不一下子劈死我？”

他泪水长流。

羊羔看他如此哀伤，竟心中不忍，欲上来扶他。

梦哈哈吼道：“别动我，动你会后悔的。”

羊羔也怕他这痴迷，以为他与古楼亲情甚深，为他的死而伤乱，就想去劝慰他，谁知梦哈哈一挺而起，问羊羔道：“你是卧牛镇人？”

羊羔吃了一惊，但旋即又想，像巫医云三跳与狂侠梦哈哈这些人，早已不类常人，都有其过人的本事，知道她是卧牛镇人，知道那个被灭绝的小镇，这也不足为怪。

羊羔点了点头。

梦哈哈又问道：“你知道卧书镇于一个秋祭之日被屠的事？”

羊羔点点头。

“你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

羊羔当然知道：“长白十二峰。”

梦哈哈冷冷一笑：“你知道长白十二峰为什么去杀卧牛镇人？”

羊羔点点头，古楼天天念叨，日思夜想的卧牛镇之恨，她焉能不知道？

梦哈哈瞪大了眼睛：“你知道是谁弄出了那两锭假银子？”

羊羔摇摇头。

梦哈哈一笑，说道：“那个人就是我，哈哈，哈哈，就是我……”

羊羔惊呆了，她不知道那个人会是他。

那个人会是狂侠梦哈哈，是他用假银子换了那两锭大银，让卧牛镇全镇的人遭受屠镇之灾。

羊羔瞪着他，眼里冒火来。

她怎么办？

梦哈哈抽出一柄匕首，匕首闪着寒光，他一伸手，她不知怎么这一柄匕首却到了她的手里。梦哈哈又哈哈大笑道：“来啊，刺这儿，你只要一刺，就把全部仇恨了结了，你这一刺，我也可以安安稳稳睡觉了。刺啊，笨蛋，你为什么不刺？你到底是不是卧牛镇人？”

羊羔攥紧了匕首，这一柄匕首慢慢刺向梦哈哈。

突然身后有人在叹：“疯子，疯子，一对疯子，一对疯子……”

羊羔猛一回头，就看见了长得山羊一般面孔的云三跳。

她怔住了。

梦哈哈瞪着云三跳：“老巫医，不用你管我的事！”

云三跳道：“我从来不管你的事。”

梦哈哈道：“你走开！”

云三跳道：“她要杀人，我可不能不管。”

梦哈哈道：“你凭什么管她？”

云三跳神色肃然：“你不知道她如今已成了灵台洞中之人？灵台洞中之人要杀人，我自然可以管。杀坏人我不管，杀一个倒霉蛋一个糊涂虫我自然要管，而且非管不可。”

梦哈哈道：“谁是倒霉蛋，谁是糊涂虫？”

云三跳道：“是你，如果不是你，还有谁因为两锭银子就背上杀一千人的黑锅？如果不是你，还有谁一心想求死？”

梦哈哈目眦尽裂，人已颤抖，他突然纵身，向云三跳出手。

羊羔看过人斗武，看过骷髅人同人斗，看过胖子、小孩出手。那些人虽然出手快，但她还能看得见那些人如何出手的，可梦哈哈与云三跳就像天池水里的影子，漫漫洒洒，她什么都看不清。

这两人斗罢倏分，各自站定。

云三跳道：“你杀不了我。”

梦哈哈道：“可我能杀了我自己。”

云三跳道：“你没权杀死你自己。”

梦哈哈很沮丧：“古楼可以杀我，这小姑娘可以杀我，你为什么不让她杀？”

云三跳道：“我不是不让她杀，而是让你等。”

梦哈哈：“等什么？我等不及了。”

云三跳道：“等不及也得等，只有他和羊羔才能决定你罪是不是该死。”

梦哈哈神色黯然道：“对。小姑娘，你说，我该不该死？”

谁见过这情景？一个人要问别人他自己该不该死，盼着别人来杀死他？

羊羔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她恨那个换了两锭假银子的人，恨他生事，让长白十二峰顿起杀机。但要她去杀人，和她看着古楼杀人，这完全是两回事。她因为古楼在侯马集杀了侯雨这一个人，就受不住了，不想再让古楼杀人。如今，要她杀梦哈哈，她怎么办？

她不能杀人，她不想杀人。

她应该杀人，这个人是引起卧牛镇全镇人死亡的祸根。

她痴迷迷地拿着匕首，向梦哈哈走去。

云三跳只有浩然一叹。他知道仇恨如果在羊羔心里生了根，她一定会举起匕首。

梦哈哈闭上了眼，浑身松弛，只要她一举匕首，他那夜不能寐的日子就可以结束了。

羊羔举起了匕首。

突然，羊羔的脸变了色。

匕首咣一声丢在了地上。

她声音颤抖：“看，那是什么？”

梦哈哈和云三跳都回头去看。

天池水边，有一根抬杆，抬杆上系着一条挣断了的绳子。

梦哈哈茫然。

云三跳一个箭步奔去。

羊羔急急忙忙向天池边跑。

× × ×

绳子是被生生弄断的。

是用刀？还是用剑？

天池水中无人。他们突然想起了这个。

云三跳和梦哈哈细看这断痕。

像是锯断的，刀剑弄断的比这齐。

天池里没什么生物，天池边也没什么人。

风浪只会把绳子涮下来，让它自己漂走，决不会扯断它。天池里也没有石头礁岩，会挂扯住它，把它磨断。

只有一个推断，这是人干的。

天池中有人？天池边有人？

天池边可能有人，他弄去古楼做什么？

梦哈哈、云三跳、羊羔三个人缓缓站起来，看着天池水。

天池水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四 曾是同行客

夜晚，来宾客栈。

这是北方的小客栈，小到了一掌灯之后，店主人老夫妻只好吃玉米饼子，吃咸菜。如果他们不这样吃，就会挨饿。

小店里只有三个住客。

三个住客是两个老人，一个年轻公子。

年轻公子住在上房里，他住了一天，都没出屋子。

他告诉老人，他要什么，会来喊他，如果不喊，老人不要管他。说这话时，他付给老人二两银子。

这二两银子让店主乐了半天，和老婆子计议如何花销，计议了半天，二两银子还是决定不花出去，攒着。

年轻公子坐在屋里，脱去了长衣，解开了头巾，露出如瀑的长发来。

她呆呆地坐在镜子前。这是半片薄铜镜，锈蚀斑斑的半片铜镜。

她呆呆地看着这镜子出神。

有人在轻轻敲门。

她问：“谁？”

门外人应道：“襄王。”

她镇定一下自己，轻轻说道：“进来！”

就进来了一个蒙面人。

她轻轻一叹道：“来晚了。”

那人应道：“我怕他们知道，就绕了一点路。”

她又问：“他们要你干什么？”

冷笑一声：“就你一个人？”

那人迟疑了一下：“还有老八。”

她冷冷道：“也许他糊涂了，你们俩也杀不了我。”

那人突然一笑道：“我也不想杀你。”

他突然冲上去，像任何情急的男人那样，去搂她。

她身子一拧，人就飘飞了出去。

男人气喘，急不可耐：“你今天不从我，不行……”

她仍笑道：“你为什么这么急？我还不到二十岁，你有的是时间……”

男人恨恨地说道：“你那个……鬼心思没用了。那个死人幌子死了，没了。”

她站住了，脸上仍然没什么表情：“你怎么知道？”

男人恨恨地：“老大和老二一齐出手，把他弄得很惨……”

她不禁呻吟了一声。

男人冷冷说道：“你莫非真惦记他那一把死人骨头？”

她不吱声。

男人道：“他死了。老大老二把他打成重伤。寒冰掌和赤阳掌力同时用在他身上，弄乱了他的经脉，他没救了。”

她也知道是这样。她突然落下了眼泪。

男人见她这样，又有些怯怯的，说道：“可他也弄得老大老二受了伤，现在不能来

追你了。”

她呆呆地怔着。

× × ×

烛上有泪。

被子是打开的。

女人同蒙面人在喝酒。

她讲话语无伦次：“我是在酒楼，喝酒，他的……”

男人不喝酒，只是劝她喝。

她喝得酩酊大醉。

男人把她放在床上。

时已三更。

男人看着她潮红的脸，披散的头发，喘气声就重了起来，他急急地为她脱衣服。

他想偎依过去。

“叭——”，一声脆响，又扑通一声，男人跌在墙角边。

他愣住了，他本以为她醉了，可是她没醉。

她在低声骂：“你想欺负我，没门儿，你以为我能给你么？我不能，我不能。”

她坐起身来，才发现她已是一身赤裸。

她凝息听着，没了男人的动静。

她突然问道：“你，你还活着么？你……你怎么不说话？”

还是没有声音。

她急忙下了地，去点灯。

灯亮了，她看见他偎在墙边，额头上满是血。

她凑上去，轻轻为他擦额头：“这是怎么啦，我怎么能伤害你，我怎么能伤害你。

你对我最好.....”

突然，一柄匕首直刺向男人的胸脯。

她出手如飞，一把抓住了这只手。

“你想干什么？”

男人惨然一笑：“我只想杀了我自己。”

她把匕首夺过来，扔在地上。

她流下了热泪，泪水哗哗流。她对这男人说：“他没了，你以为我还要失去你么？”

她慢慢地说：“我就是有点羞，有点太.....慌，我叫过你叔叔，你知道，总不是那么回事.....”

男人突然一跃而起，他搂住了她，把她搂得几乎窒息，他疯子似地吼道：“我不是你叔叔，我不是。王八蛋才做你的叔叔.....”

五 留人馆灾劫

留人馆冬天生意好。

北方人好猫冬。夏日苦暑，北方人坐在屋子里憋火，没精神，什么事儿也顾不上干。到了秋天，忙着做生意，割庄稼，做过冬的准备，一切都准备好了，冬天来了，他们就坐在屋里，烤火盆，望雪。

这一冬天他们都无事可干。

只有猎人才冬天到处溜。

男人们在屋里坐不住，便苦了女人。

他们不乐于在家里呆，留人馆便比平时热闹。男人们都从心底里信奉一条俗话：孩子是自己的好，女人是别人的俊。男人们就匆匆忙忙撇下老婆，到这里来混冬天。

这里的日子好混。

×

×

×

留人馆其实不叫留人馆了，叫恋人楼。可人们仍是老习惯，难改口，就仍叫它留人馆。

留人馆的大老板一个是胖子，一个是小孩儿。

胖子和小孩天天喝酒，赌钱。

赌掷骰子。

胖子已经输给小孩六万七千两银子啦。

开始输时，胖子还愁眉苦脸的，越输多了，胖子越开心。

小孩儿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输了钱反而开心。

胖子挤眉弄眼地笑：“你不开心？输了钱，又赔不起，这多开心？”

小孩儿道：“你赔得起。”

胖子吃惊道：“我哪儿有那么多钱？”

小孩儿说道：“古楼的这份家业可不小，你知道他赢时认这片房地多少钱？上百万两银子……”

胖子嚷：“扯，扯，值不了那么多。”

小孩儿道：“对，值不了那么多，但三五十万两还是值的。这分成三份，一份儿多少？”

胖子道：“也就十五、六万吧。”

小孩子笑道：“那不就对了？古楼回来，十五、六万给他，你十五、六万，我十五、六万，你再赔我六万七千，你还剩下一些呢。来，来，再掷，我非把你那十五万两银子全赢过来不可。”

胖子怔住了，看着这小孩，想问他：你要这么多银子干什么？

×

×

×

这时，真有人问：“你要这么多银子干什么？”

小孩儿一回头，就看见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老二双子峰、老三迷魂峰。

问话的人在笑，这是老大天池峰。

小孩儿一叹，道：“完了，这人来啦，咱们的钱可赌不成了。”

胖子站起来，阴沉着脸：“你知道我最恨什么？”

小孩儿问道：“你恨啥？”

胖子苦着脸：“最恨我老婆，我一输钱，她就正好来找我回家。”

小孩儿奇道：“你.....你没有老婆呀。”

胖子叹气道：“没有老婆就最恨输钱时来找我的人。”

小孩儿一笑，说道：“可他们不是来找你的，是来找我的。你们说对不对？”

天池峰看着胖子与小孩儿，慢吞吞地说道：“我们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胖子笑：“你知道点什么？”

天池峰道：“你是巫医云三跳的人，他是狂侠梦哈哈的弟子。”

小孩儿硬装大人，对胖子一叹道：“你瞧，他们什么都知道。”

小孩冲天池峰道：“你知不知道古楼这小子哪去了？他好轻闲，留我们在这里受罪.....”

双子峰突然阴沉沉地道：“他死了。”

胖子和小孩儿立时变了脸色。

他们都站了起来，站在他们面前。

“如果他死了，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胖子也点头：“全都得死。”

天池峰突然狂笑道：“如果是梦哈哈和云三跳，我们就认了。凭你们两个，也说这话？”

双子峰也一笑：“留人馆就是留人馆，叫什么恋人楼。婊子有什么可恋的？狗屁不通……”

胖子突然一吼道：“我看见胖子就生气。杀——”

他一纵而击，杀向双子峰。

迷魂峰魏三也冲上去，与小孩儿动了手。

这场厮杀也斗上了三五十回合。

小孩儿对付魏三，就有些吃力，他起先是仗着脚步轻灵，步法怪异，一闪一腾地绕着斗魏三，殊不知魏三这根白蜡杆子有些古怪，杆子上系着丧魂幡儿一样的灵幡，一扫起来嗡嗡直响，扰心烦神。杆子上又有勾线，不时地向小孩身上、脸上招呼，杆尖又有时抖成直箭，直刺小孩儿身上的大穴要穴，让小孩越闪越远。这样子，小孩儿就够不上魏三了。

双子峰与胖子在斗掌。

双子峰自视甚高，一向看不起武林中人，只有这次云三跳出掌击败他与天池峰，才让他锐气一挫，知道自己那赤阳神掌也不是不可敌御的绝技。如今他又看到了云三跳的“云掌三十六式”，虽然这掌式不若云三跳施来那样子内力无穷，却也让他心中凛然，不敢轻视。这样，他与胖子斗三五十回合，就不分胜负。

胖子斗得兴起，一味儿攻敌，双子峰谨慎出招，倒是守多攻少。

× × ×

天池峰已命人去搜恋人楼。由二赖子带人去搜。

这来人之中就有留人馆的旧人，熟门熟路，就一层一层地搜。打人，也杀人，凡抢东西遇反抗者，就一刀砍翻。

就听见到处是惨叫声。

小孩儿脸色就变了，他手脚一迟，遂被魏三一白蜡杆子打倒，人被击退在屋角边，

嘴角流血。

他的一条胳膊被白蜡杆子生生扯掉。

胖子一声疾吼，向双子峰猛扑过去。

双子峰身子一闪，胖子就飞到了小孩身边。

他扶起小孩，问道：“你.....你怎么啦？”

小孩喘息，哭了，他毕竟还小。

胖子为他点了臂上穴道，给了他疗伤药。

小孩哭声道：“我这左手.....没了.....再也不能掷骰子啦，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

天池峰、双子峰、迷魂峰慢慢向胖子和小孩儿走来。

他们不着急。

他们一定要杀了小孩儿和胖子，不让他们去找梦哈哈与云三跳。

胖子站起来，说道：我可不可以把他背在身上？”

天独峰一声冷笑：“可以。”

胖子道：“如果你们让我背上他，我就可以和你们决一死战。”

天池峰三人互望一眼，心中冷笑：背上这个死人，你死得更快。

天池峰爽朗一应：“好，就等你背上他，咱们再动手。”

小孩儿声音微弱：“放下我，去找.....”

胖子狂笑道：“找谁？要死一起死。”

他用一根带子把小孩背在身后，用一块黑乎乎的破布把小孩从头到脚全包好。

这时，胖子慢慢面对三个人，说道：“你们三个是一齐上还是一个个来？”

天池峰冷笑。生死不惧的人固然可怕，可这人这么愚笨，岂不是死人一个么？

魏三笑道：“我先上！”

胖子吼了一声：“好！”

他双手一展，左右手各握一只竹筒。

魏三刚要抖白蜡杆子，双子峰一把将他扯回，吼道：“别动！巫医神针！”

胖子狂笑道：“对！巫医神针！”

“巫医神针”，是云三跳十多年前纵横江湖的暗器。他只用过一次。那一次是黑道三十六个高手将他围困在秦岭山下，云三跳坐于阵中，手握两筒巫医神针，每筒三射，三十六个黑道高手无一幸免。从此巫医神针被誉为天下第一暗器。

胖子身子疾射，人已退远，喊道：“长白十二蜂子，等着好了。”

天池峰、双子峰、迷魂峰都没去追赶。

他们只干了一件事。把留人馆这一片繁华市镇烧成了雪地中一块大大的黑窟窿。

二赖子很惋惜，他以为他返回来可以混上个留人馆的二老板什么的，但天池峰只下了一道令：烧，杀！

房子烧了，女人都杀了。这些女人都是卧牛镇的女人，都全部被扔在火中焚尸。

只有一个人趴在留人馆的大水池子里，她不敢声响，也不敢动。她眼看着众姐妹都被一一杀死，扔在火中。她是辛草儿，与羊羔一样，是个苦命的女人。她趴在水中，眼看着大火烧遍了留人馆，又烧及了相毗连的小巷，把那些相连的房子烧光，十里小镇变成了一片火海，从镇里向外跑出一些人去，他们跌跌撞撞向镇外跑去。

天池峰一声令下，人众就被践踏，马队一阵唿哨，骤驰而去。

辛草儿想从水池里爬出来，她知道水已经滚烫了，她已经受不住了。她慢慢向水池边爬去。水池边的水更热更烫，她一跳一跳地走，终于爬着滚着到了水池边，她头一晕，人昏迷在水边。

第十二章 应是再生魂

一 男女初生夜

古楼在小水池里躺了一个月。

他的耐心很好，女孩子服侍他，即便是便溺，也不让水池有一丝肮脏。她很爱洁净，因为她与古楼两人每日只能吃鱼，吃两条三条“梦得”鱼为餐。古楼居然也学会了用牙齿咯咯咬嚼这鱼头鱼骨，居然也像她一样吃得津津有味。

今天，她告诉他，要把他从水池里抱出来，让他躺在床上。

他很高兴。虽然一个月来，他已经习惯了泡在水里，但他还是很高兴，他能躺在床上。他迫不及待地看着那两张床。其中一张大床是空的，那张小床是她的。

她早告诉他，她叫阿妖，不是么，而是妖，爹娘都说她是水妖，一生下来就放在池子里，一生下来就是个妖精。

她把古楼抱起来，轻轻地放在床上。

这次，他是第一回被她抱着，他触到了她的胸，她细腻的皮肤。

她告诉他，从今天起，他可以“过夜”了。

他不明白“过夜”是什么意思。

她突然面含羞涩，问他：“你不是从人中间来的么？男人和女人，就在一起，就过夜。”

她讷于言谈，但那披散的长发，那赤裸的身子，那姣好的面目，那羞涩的神态，都让他心动。

他已吃了一个月的“梦得”鱼，他浑身已没有了黑色的斑块、惨白的斑块，只有那一点点的淤血似的红斑。

她很自然地告诉他，现在就行了， she 可以陪他过夜。

阿妖和他并肩躺着，他们互相拥着。

阿妖告诉他：“你刚来时，太瘦了，现在你不那么瘦了，你变了，变得你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

他说道：“是么？”他躺在床上，无法看见他自己的面容。

阿妖吃吃笑，从床边递过来一面镜子：“不信？你看！”

古楼从镜子里见到了一张脸，这是一张陌生人的脸，这人有些病容，但五官端正，是个年轻公子的模样。

他大吃一惊。这面镜子实际上只是一片磨光了的玉。

他忙问道：“这是谁？快，快给我镜子！”

他一把抓过镜子，反复照他自己。

骷髅人呢？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丑脸骷髅呢？

他猛地抓住阿妖，喊：“这是我么？这是我么？”

阿妖被他吓坏了，颤抖成一团。

他抓着镜子，跳到了地上，满地乱转，吼喊：“我不是那个骷髅了，我不是那个骷髅了……”

× × ×

屠仁杰再也不是骷髅人了，他是个瘦削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抱起阿妖，连连亲吻她，他流下了热泪，他又可以重回人间了，他再也不是人看人惧的人形骷髅了，他是屠仁杰，不再是骷髅人。

他有了无穷的勇气。

他把阿妖抱到了床上，又亲吻又抚爱。

阿妖也笑，她醉红了酡颜。

她轻轻告诉他：“你的身子只好了一半，你身上那冰焰还没褪尽，你得爱我才行……”

他有了勇气，自然也就有了爱。

他和阿妖就不尽狂欢。

谁知道这样的日子？谁知道有这样一个世界？像混沌之初开，像人类之初始。他开始时还想去找一点东西遮住他自己，后来见阿妖索性什么都不用，他也就释然，什么也不要，这样果然方便得多。他们在水里嬉戏，阿妖下去不久就爬上来，她服食了那些梦得鱼，可仍抵御不得这寒冰，他却可以在水中嬉戏半天。他们比赛生嚼鱼，咯咯的嚼骨声可以让任何活人吓死。

他们做的最多的还是亲热、相爱。

他知道他是男人了，他又知道了男女之情，这情欲一旦解禁，他就无休无止地贪要，阿妖曲尽承欢，让他快活。

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快。

× × ×

他搂着阿妖，讲外面那个世界。

那个世界不是阿妖的世界，是阿妖爹、娘与屠仁杰的世界。他给她讲山，讲花，讲雪，讲城镇，讲人，讲男人与女人，给她讲他熟悉的那些人……讲着讲着，他突然不讲了。他想起了他的仇恨。

长白十二峰杀死了卧牛镇所有的人，也杀死了他。他说道：“阿妖走，我们走，我们去外面那个世界去。”

阿妖看着他，死死地抱住他：“不去，不去，你和我在一起，还不快活么？”

他说道：“快活，快活，但我们不能天天吃鱼，我们还得吃别的什么。”

阿妖奇怪道：“不吃鱼我们吃什么？”

屠仁杰又告诉阿妖在外面那个世界里可以吃的东西，他讲得阿妖很贪馋，很悠然神往。

他跳起来，拉住阿妖的手，说道：“走，阿妖，走，我带你走！”

阿妖挣脱了他的手。

他又扯住阿妖，带她爬着来到洞口，一直爬到水边。

他惊呆了，水是灌满了洞的。

阿妖在他身后，很凄冷地说道：“你走不了，我和你都走不出去，这是天池的水底。有上百丈深，你一出去，不等过了这洞，你就成了真正的死尸了……”

屠仁杰愣了。

他惊呆了。他没想到，他会活着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但也没想到，当他是一个形骸时，世界想抛弃他，如今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他又只好抛弃了这个世界。

他呆呆地坐在洞口，坐在黑暗之中，一动也不动。

× × ×

阿妖在哭。

她爬回洞里，向洞后爬去。那里有一道裂开的石隙，石隙上面放着她爹娘的尸骸。他们永远平静地躺在那道裂罅上。她向着石隙跪下来，祈求她爹娘保佑她，保佑天池水给她带来了这个男人，保佑他能够心中快活。如果他能快活，就是让她死掉她也心甘。

她跪着祈祷，听见了他的脚步声。

他来到了她身后。

“那是什么？”

“是一条石缝。爹和娘躺在那上面。”

他问她：“这里前面是水，后面是石头，这就好像是水下、石头下的一口大大的活的棺材……是不是？”

他的话很平静，是一种无望的平静。

阿妖点点头，说道：“这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就知道了，除非你和我死了，可以让

阿二把尸体驮出去。否则，我们只好在这里活着，天天，顿顿吃这种梦得鱼。”

他知道这是事实，他没有一句话可以说。

二 天崩地坼间

屠仁杰认定，他现今的处境并不比骷髅人好多少。

他已经吃厌了那种梦得鱼，他讨厌听见那喀咯吱吱的咬嚼声。他有时回头看阿妖一眼，她就抱歉地看着他，这洞中除了这鱼之外，什么吃的都没有。

他想不吃那鱼，坚决不吃。

但阿妖看他的那神色让他不忍。他告诉阿妖：你自己去吃吧。阿妖很快活，奔过去抓出一条鱼来，要嚼，见他没有要吃的意思，就又快快地把鱼放回池中去了。

他躺在地上，问阿妖：“如果这鱼吃光了怎么办？”

阿妖一愣，显然她还没想这个，她想了想，说：“不会吃光的，我在这里长这么大，这水是活的，很多这种鱼，天天吃，从来没少过。”

他说道：“可是，你想没想到，天天吃这鱼，人会没一点想吃的劲儿，恨不能死……”

阿妖想了半天，说道：“我们没别的办法。”

× × ×

屠仁杰坚持了三天不吃鱼。

他和阿妖都坚持着，饿得没一点儿力气。

他趴在床上，看阿妖。阿妖也趴在小床上，看他。

两个人都饿，但他不吃鱼，阿妖也不吃鱼。

饿了三天半，终于受不住了，他爬起来，去池子里捞一条鱼，撕着吃了。他怕睡熟的阿妖听见，就小心翼翼地吃，不让阿妖听见。

他吃了三条鱼，反而比平时多吃了一条。

他咬着这鱼，有一种咬木头屑的感觉。这味道很难受。

但他的胃一收一收地缩，拼命要这鱼肉。

他怕留下骨头被阿妖看见，就用牙一点一点儿嚼碎，把骨头也咽进肚里。

他肚里有了食儿，就睡熟了。

在朦朦胧胧的睡梦中，他看见阿妖也起身来，像一条鱼一样滑下床去，直奔那水池，从水池里捞出一条鱼来，撕着吃。最后手心里只剩一根鱼刺，她看看他，怕他知道，就用手紧紧握着这一根鱼刺，去小床上睡熟了。

第二天，阿妖和他都不讲话，他们都怕临睡之前吃鱼那事儿被提起，阿妖的手里还紧紧握着那一根鱼刺骨。

他们互相望望，他们就不好意思再互相看了。

阿妖突然说：“杰哥，如果你不要吃鱼，我也不吃，我们就爬到那石隙上去，和爹娘躺在一起，一起死。”

屠仁杰想了想，同意阿妖的话。

他们实在没有别的什么路。

他们从洞中向上爬，两个人互相拉扯着，在石缝里很吃力地爬上去，坐在那两具尸体旁。

这是两个赤裸的人，男人与女人。

男人摆在罅缝的前面，女人在后面。一条窄窄的罅缝，只可以摆放好一具死尸，于是便头顶着脚，脚踩着头，一具一具排下去。

阿妖仍在笑：“你在我上面呢？还是我在你上面？”

屠仁杰以为她是女孩子，即或见了爹娘之尸也会失魂落魄的，谁知她却这么淡漠地看待人之生死。看来她对于生命之混沌认识也叫人十分羡慕。她因为不知道生死之痛苦，没有得失之忧虑，自然对生生死死也就看得极淡。一想到这里，屠仁杰一笑，说道：

“我是男人，我自然在你前面，你别和我争。”

阿妖笑道：“不，爹先死，爹在前。我先死，我在前。”

屠仁杰一笑，让她在前面。

阿妖笑嘻嘻地躺下，让屠仁杰也在她脚下面躺下。

两个人就躺好，等待死亡。

× × ×

死亡却好久也不来。

他们不知道时间。他们从来计算时间的方法是睡过一觉，就算是一天过去了，如今他们总是睡觉。就不知道是多长时间过去了。反正是越睡越能睡，越睡时间越短，睡的次数越多。

屠仁杰问：“阿妖，你爹娘，是自己走上来的么？”

阿妖沉吟了半晌，才答道：“嗯。爹先说不行了，娘陪他上来。娘在这上面陪他睡。爹说他不行了，让娘下去，娘不去，说陪他，他死了，娘才下来。又过些日子，娘也爬上去，说她要死了。我天天用嘴叼着鱼向上爬，把鱼送给娘吃。后来，她咬着半条鱼，死了。”

阿妖说得很平静。

× × ×

他们睡过了好久，也没死。

但他们却饿得受不了啦。

屠仁杰想说话，但没有力气。

他们先是饿得肚子响，后来肚子不响了，只是热胀胀地闷，疼，后来也不疼了，人懒懒的，只想睡。

阿妖说道：“睡吧，就这么一睡过去，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屠仁杰抬起头来，看阿妖，她的一双澄澈的眼睛正向石缝上望去。这条石缝向上开着，慢慢地合严了，没让一滴天池水从上面灌下来，才有了这个洞，才有了他与阿妖这两个比鱼还可怜的生命。

他和阿妖也是生命。他是骷髅人时，在江湖上活得艰难。如今他不是骷髅人了，在江湖上可以比原来活得好一些了吧？可惜他已经无法回到地面上去了。

他活着，比死了还难受。

× × ×

屠仁杰很饿。

他没有力气了，他低头向山洞下望去，他只要从这儿爬下去三十米，去山洞里，在那个宝石的晶莹山洞里，还有那种很肥腴的梦得鱼可吃。谁说那鱼很难下咽？他已经觉得那鱼很好吃了，一点儿也不腥，肉还很细嫩。

他突然抬起头来，喊阿妖：“阿妖，阿妖，快，我们下去，我们下去，我们不死了，我们死不了，我们下去……”

阿妖抬起头来，也看到了他饥饿的目光：“好，我们下去，吃鱼。”

这一次，他们爬得比每一次都快。

他们尽快地跌跌撞撞地爬入山洞，来到水池边。

水池里有许多鱼，那些梦得鱼一拎一条，都一尺长，很肥嫩的。

阿妖站在他前面，先弯下身子，以往都是她捞，她捞得很快。突然她不动了。蹲在水池边，一动也不动。

他催阿妖，像要吃上好的野味：“快呀，阿妖，快！”

阿妖的声音很空洞，却响在他心里：“杰哥哥，那些鱼，一条也没有了……”

他一愣，冲上去趴在水池边一看，果然只有一小池水，哪里有一条鱼的影子？

梦得鱼，像是一场梦。梦中有鱼，醒来却没有鱼了，一条鱼也没有了。

那些取之不竭的鱼都到哪里去了呢？

× × ×

他们已经饿得发疯。

阿妖把她长长的头发放在嘴边咬，咬得牙咯吱吱响。她这样一咬头发，胃更饿得狠，也叫屠仁杰更饿。

阿妖看着他，说道：“杰哥哥，我不知道鱼会没了，一条也没有了……”

阿妖的泪水如珠般滴落。

屠仁杰还能说什么？他想起了他是个男人，是阿妖的男人。他搂抱起她：“我们还是去那上面去吧……”

阿妖明白了他的心意，两个人相拥着向坡壁上走去。

阿妖突然叫了声：“杰哥，等我一等。”

她去拿那个小口袋，小口袋是他的一只衣袖，袖子里装满了那些从墙上挖来的最大的最好看的钻石。

屠仁杰叹了一口气，这时候，拿这个有什么用处？

阿妖一笑：“娘死时，我给她头上戴上些这个，亮闪闪的，像灯。”

屠仁杰心一酸，知道她是想让他为她在头发上拴几粒钻石。

两个人开始向坡上爬。

最糟糕的是，他们没有力气了，他们爬不上去了。

他们的手发软，没一点劲儿。

屠仁杰想道：“完了，他们只好在这山洞里死掉了，连那个石罅缝儿也爬不上去。

他抱住喘作一团的阿妖，说道：“阿妖，完了，我爬不上去了。”

阿妖摇头，流泪，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爬上去，和她的爹娘躺在一起。她双手哆嗦，用力向上攀，但两腿提不上去，一踩一滑。

阿妖也流泪，她知道她爬不上去了，她想死前和爹娘躺在一起这心愿也无法实现了。

这时，洞里的水突然一点点向上涨。

水涨得很快，淹进洞去，淹没了那两张石床，淹没了屠仁杰躺过的那冰冷的小水池，淹到了洞边，她和他只好向洞后退。水马上就淹过来了。

这时，响起了轰隆隆的地震声。

长白山古称不咸山，又有人说是大荒山，山顶峰这个贮满水的天池便是一处活火山口，每隔二百六、七十年喷发一次。这正是宋哲宗赵煦的元祐七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二一年，这一年春季不咸山又有地震，地震炸裂了天池中那几座淹在水里的暗峰，使天池一泓碧水向下沉落了三尺。

地震声轰隆隆巨响，像沉闷的巨吼。

水哗哗响着向上涌，转眼就淹到了他和她的胸部。

他吼阿妖：“快，向上爬！”

阿妖和他一样，见这巨变，惊呆得不知如何办才好，听见他喊，就拼命向石隙上爬。

他们爬得很快，他们像是又有了力气。

水哗哗响着，追他们。

他们爬上了石隙。

但水也撵上了他们。

现在他们只好等死了。水一点点升上来，这隙罅很长，但也很窄，容不下多少水，水便一点点涨满了这石缝。

他们的身子已经全泡在水里，只有头还露出来。

屠仁杰觉得无望了，他想自己了结自己，他吼喊阿妖道：“阿妖，阿妖，我要先去了……”

阿妖扑上来，一把抱住了他：“不，不，我们一起死。”

屠仁杰只好等着，抱紧了阿妖，看水一点点涨上来，一直涨到他们嘴边。

他们用劲把嘴朝上够。

但这没有用，水马上就会吞没他们。

屠仁杰道：“阿妖，阿妖，我们快死了……”

他觉得出阿妖没有动静，阿妖可能已经先死过去了。

他觉得头也在昏迷。

这时，他听见咔咔的很响亮的裂石声。

× × ×

他又醒过来了。

这时的他仍被阿妖紧紧抱着。

他们漂在天池的正中心。

两边都是积雪的山峰。

他恍惚又重回到了这个世界，他又看到了太阳。

“白天，现在是白天……”他兴奋得想吼叫。

但他吼不出，阿妖抱着他，两个人在天池水中若浮若沉。他呛水，咳嗽。他头晕，身子也很冷。他不会游水。

阿妖仍然昏迷。

他觉得虽然已经莫名其妙地从那罅隙中出来了，但他仍然不能活下去。他和阿妖都会冻死在这天池水中。

他很平静，也很快活，因为他在死之前已经见到了太阳，见到了白天。

× × ×

这时，他突然听到了两声吼声。

他没法儿分辨。不待他分辨时，就见到一个巨大的兽头咬住阿妖的长发，把阿妖拎了起来，他的身子也随之悬起来，只有腿还在水里。

怪兽，这就是阿妖的那只怪兽，她叫它阿二，它拽着阿妖的头，向天池边游去。

怪兽游得很快，身后曳出长长的分水线。

它仰着头，游向沙滩。

天池四周皆陡峰，只有西南坡边有这一片沙滩。

怪兽游到了池边，把阿妖轻轻放在沙滩上。

它仰着头，圆睁着一双大眼，看着屠仁杰，吼两声。

屠仁杰抬起了头，他看着怪兽阿二，说道：“你放心，我会照顾好阿妖的。”

怪兽的身子就先淹没在水中，然后是长长的脖颈，最后是头，怪兽就没了一点儿踪影。

春天的太阳照着屠仁杰和昏迷的阿妖。

屠仁杰抱着阿妖，喊道：“阿妖，你醒醒，你醒醒……”

阿妖从昏迷中悠悠醒来。

她抱紧了屠仁杰的脖子，轻声说道：“杰哥，这不是做梦么？”

他吼喊着：“不是，不是梦，我们又活了，我们又活在这个世界上！”

三 路遥不可测

在走向关内的大道上，有一辆车在踽踽而行。

赶车的人是个胖子，他很热，热得只穿一件小小的背心，但头上仍冒出汗来，他不断驱赶着马，让车驰得快一些。

车是轿车，轿帘打了下来，外面根本瞧不出车里究竟坐了什么人。

有一个人阴沉沉地问道：“快到了么？”

胖子回答：“快了。”

车子仍向前走。

就到了一道江水前。

从车上下来了一个胖子，这胖子的脸上总像有笑模样，即便他不笑，看上去也像在笑。

江上有船，但船在对岸。

胖子赶车人对这人道：“狂侠，我去喊船。”

这胖子去江边吼喊：“喂，船家，过来！”

船家慢慢把船荡了过来。

胖子待船家系好了船，对他说道：“烦你帮我，把这顶轿子弄到对岸去，行不行？”

船家诧异，但点点头，和胖子一起把轿子抬到了船上。

船就慢慢荡过了江。

过了江，狂侠和胖子两个人抬起轿子，如飞般在山道上奔。

上了坡，人在坡上飞，如履平地。

转眼间，轿子已经抬到了鹰嘴砬子下面。

这里，是长白十二峰设置的花寨。

当年，他们把从卧牛镇劫掠来的女人带到这里，本来想把她们都带到山上去，但因为鹰嘴砬子险峻，得放开这些女人的束绳，让她们一个个贴住鹰嘴的石壁向上挪，不料一个女人性子刚烈，扯住一个大汉，两个人一齐跌下深渊。长白十二峰便不再带这些女人上山，在这里辟地造屋，设了一个花寨。

花寨是供长白十二峰的男人们泄欲的地方。

这一顶轿子来到了花寨外。

胖子上去喊话。

花寨里有些壮汉，见有人喊话，便上寨墙来看。

当先的一个男人很壮，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八立石峰，他说话瓮声瓮气的，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胖子喝道：“告诉你们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就说狂侠梦哈哈来见，让他滚出来！”

立石峰惊愣了半晌，看定这胖子，说道：“若是狂侠来，我们也没什么话好说，可你不是狂侠，也够不上狂侠这两个字。”

胖子狂笑道：“好，就让你看看真正的狂侠。”

他一闪身，身后站着狂侠梦哈哈。

梦哈哈满脸怒气，吼道：“开门，开门！”

这立石峰人虽憨实，却也颇有眼力，他一眼望去，便知这胖子不同一般。他看了半晌，施礼道：“不知狂侠驾到，有失迎迓，恕罪恕罪。不知狂侠要长白十二峰做什么？只要您老人家说出来，在下一定去办。”

狂侠看着立石峰，哈哈一笑。

立石峰一看这人模样，若痴若狂，确是大家风范，像那不正不邪的狂侠梦哈哈。他心想道：不知这人来做什么？如果是福，则长白十二峰有幸，如果这人来找长白十二峰的麻烦，还真无法与他匹敌，传说之中，此人一身功夫，深不可测。

狂侠这时笑道：“我欠长白十二峰两锭银子，长白十二峰如今可以收回去了。”

狂侠这话说完，手就一抖，便有一锭银子飞似地掷去。

立石峰暗暗吃惊，见此物光彩闪烁，飞来甚疾，不敢以手去接。谁知这锭银子虽然来势甚疾，但从寨下破风飞来，嘶嘶风响，可一飞至立石峰面前，势道全无，缓缓向下落去。

立石峰抄手接住，原来真是一锭银子。

狂侠说道：“这里还有一锭！”

他又照势飞去一锭银子。

立石峰这次知道是银子，就也不惧，伸手接来。

这是两锭大银，每锭二十两。

狂侠说道：“你好生看看，这是不是两锭好银子？”

立石峰心中暗暗诧异，不知狂侠巴巴地掷上来两锭银子做什么。这是两锭大银，各重二十两。狂侠素日与长白十二峰无交情也无仇怨，这二十两一锭的银子抛上来两锭，有什么用意？

狂侠道：“这是当年我向长白十二峰所借之物，如今归还。请你收下好了。”

立石峰心中暗暗称奇。他不知道狂侠当年从卧牛镇送与长白十二峰的例银五千两中偷偷换去两锭银子，用去买酒，图谋一醉，以至给长白十二峰屠镇造成借口，将卧牛镇男人屠杀一光。他知道那件事，却不知这两锭银子的来历。他现在见狂侠人又急又冷，一心想归还这两锭银子，心知其中必有过节。

立石峰抱拳一笑道：“长白十二峰虽然不富，却也不曾把钱看在眼里，别说狂侠拿去区区四十两，就是眼下狂侠需要，长白十二峰也可向狂侠奉上三万五万两，以为酒资。这一心意，还望狂侠明鉴……”

说罢这话，立石峰双手一扬，两锭银子又飞下来，直落在胖子脚下。

胖子看着狂侠，狂侠也有些无奈，你要还人家银子，人家不收，你有什么办法？

狂侠冷笑了几声，问道：“你们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老二在不在？”

立石峰一怔，回答道：“老大老二均不在这里，如果狂侠要找他们，不妨和在下说话，在下可一力承担。如果在下办不了的事，自可以去通知老大、老二。”

狂侠笑道：“好，你来看！”

胖子打开轿帘，从轿子里走出一个孩子来。他苦着脸，只有一条胳膊。他没了左臂，

左臂只有一条空荡荡的衣袖。

立石峰一见，立时心下明白，老大老二与胖子小孩儿交手，伤其一臂，因胖子手中有巫医神箭，所以无法把两人杀死灭口，以致有今日狂侠上门之祸。

立石峰想定主意，暗暗吩咐身边一个壮汉，要他调寨内三五十大汉一齐立在寨墙上，手中准备强弓长箭，以防不测。然后立石峰对狂侠道：“这是个孩子，不知狂侠要告诉在下什么？”

狂侠脸一沉，喝道：“你用不着胡扯，快叫老大老二出来！”

立石峰陪笑道：“他们不在这里，也不在后寨里，老大老二自从与骷髅人那一场搏斗后，都受了伤，如今在山下养伤，在哪儿，连我也不知道。”

狂侠道：“那好，这仇自然要着落在你身上了。”

立石峰心想：都说狂侠武功盖世，世人难敌，毕竟未见其实。再说这又有三丈之高的寨墙挡着，有几十弓箭对着他，他又能怎么样？于是他笑道：“狂侠今日如想复仇，就冲在下来好了，只要狂侠上得了寨墙，在下敢不从命？”

狂侠当下便知他心思：这狗东西欺我，欺我上不去这寨墙，好，也让他见识见识我的手段。

狂侠哈哈狂笑道：“好，好，你看吧。”

狂侠身子一纵，人便纵在寨墙下。

立石峰一见，忙叫众大汉放箭。他也抢来一张大弓，搭箭便射。

× × ×

狂侠身子便贴在寨墙上。

这寨墙全是用粗粗的原木砌成的，狂侠单手如钩，扒在积木的叠凹处，一只手护在头上，这手化为掌剑，让所有下射的飞箭蝗石伤不得他，他身子只纵了两纵，人便飞在寨墙之上。

众大汉呆了，人近在咫尺，箭便无功，有的见狂侠如鹰飞上，吓得扔下弓箭，转身就跑。

立石峰刚才射了一箭，因狂侠掌功极厉，就被拨开，歪向一边。他刚搭上一箭，还未射出，狂侠已经站在他面前。他就只好仍挽弓搭箭，欲张欲射地站着。

狂侠笑嘻嘻问道：“我就站在你面前，为什么不射？”

立石峰道：“你让我射？”

狂侠道：“射一箭也是射，再多射几箭，又有何妨？”

立石峰道：“好！”

一声“好”字刚刚吐落，立石峰的弓便挽满，如怀中抱月，手指一抖，箭便飞出。

弓箭是长兵刃，途中驰飞越快，便越疾劲，狂侠站在立石峰身前也不过五尺左右，箭力一出，声嘶凌劲，自然会一射而透胸，让他一头栽下寨墙去。

立石峰并不信这一箭可以射死狂侠，他以为狂侠准会闪身躲去这一箭之厄，不然他还叫什么狂侠。但不料狂侠身子动也不动，手亦不张，胸向内一陷，吸气一提，想用功力抵住这一箭。立石峰心中大喜，知道狂侠上当了，他不该如此托大，小觑了立石峰这一箭之力。须知立石峰这人膂力极大，人又刚勇，在关东素有“小李广”之称，这是指他可以像汉飞骑将军李广一样，劲弩羽矢没入石中，有过人的神射之能。他一箭射去，狂侠不躲，自是可以射得透胸而出，让狂侠一箭而亡。

一箭中胸，狂侠居然不倒。

立石峰心中大喜过望，不由得狂呼道：“射中了，射中了！”

狂侠突然展颜一笑，轻轻对立石峰说道：“射中了又怎么样？”

立石峰顿时怔住了，他无法想象狂侠身中一箭竟然还能如此从容，莫非此人真是神仙不成？

狂侠轻轻挺胸，肚皮便渐渐凸圆，一枝箭叭叭寸断，落在地上。

立石峰一见，面如死灰。

周围大汉一声呐喊，齐向狂侠射去。

狂侠身子疾闪，飞在众大汉之中，随抓随掷，把大汉手里的弓箭统统都扔到寨墙下。

众大汉见他神勇，齐声呐喊，人皆走散。

只有立石峰不走，他知道他也无法走脱。他吃惊于狂侠这惊人内功，知道只要他一出手，自己便没了命。他盯住狂侠，不出一语。

狂侠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立石峰突然说道：“我与你没什么冤仇。”

狂侠一怔，心即明白立石峰所说是实。长白十二峰中老大老二老三击折他徒儿一臂，但没有他这老八立石峰。在他去偷换卧牛镇送与长白十二峰的两锭例银时，也是老四云雾峰、老九恶林峰携银归山的，这些都与立石峰无干。

狂侠道：“好，就没你的事，但这花寨必拆，这里的女人都是你们从卧牛镇和各处掳来的，马上把这些女人放了，一人给与银子一百两，让她们自去谋生……”

立石峰点头应允。

× × ×

就把寨门打开，让胖子把那顶轿子抬进来。

狂侠与胖子、小孩儿都落座，看立石峰打发走这些女人。

这些女人都低着头，一拥而出。

立石峰让她们都站好，然后说道：“这是关东狂侠梦大侠，梦大侠来本寨，让我把寨子拆了，放你们回家过安生日子。现下依梦大侠吩咐，每人发银子一百两，你们可以下山，回家去自谋生路。”

众女人先是悄悄议论，继而大声喧哗。

她们在这个花寨，饱受长白十二峰手下徒众蹂躏，如今见可以被放下山，就有的马

上泪如雨下，给狂侠师徒磕头，祝他们长生。千恩万谢地噙泪下山而去。

女人们用了半个时辰就全部打发了，只有狂侠师徒和立石峰等人对峙着。

狂侠哈哈一笑道：“也好，看你做事，也算是个爽快之人，我就烦你告知长白十二峰的老大老二，五月初五之日，在羊角台相候，到时与他们一了此旧帐。”

立石峰只好唯唯答应。

狂侠命胖子抬轿，人轿快速下山。

四 亲极情反疏

长白山下有一个昌山镇，昌山镇有个帽儿楼。

帽儿楼的楼前没有酒幌子，只有一根绳子悬吊着一顶草帽。这就是帽儿楼的标志。

相传早年间，有一个放山人用松枝做架，做一个小厦子在内居住，一天，将来这帽儿山购买靰鞡等物。靰鞡，是一种用牛皮晒革制成的鞋子。在山里走动，非穿这种鞋子不可，大大的牛皮壳子，前面脸儿拿一些皱褶，鞋里充填上靰鞡草，人在雪地里走动就不会冻坏脚。这人刚要离开自己的小厦子，忽然见眼前有一个小孩，小孩长得很可爱。小孩儿说道：“你要去帽儿山？”放山人点点头。小孩儿就说道：“你能不能为我带回一顶草帽？秋太阳毒，我没法儿，要一顶草帽。”放山人道：“我自然可以帮你。三天后，你来我这里取好了。”小孩欢快地走了。放山人就去了帽儿山。帽儿山自古以来就是长白山下八大集之一，有不少店铺开设在那里，专卖给放山人、打猎人一些日用家什。这放山人从帽儿山回来，果然见那小孩儿在小厦边等着，一见他回来，就笑问道：“我要的草帽呢？”放山人付与草帽，小孩谢他，取帽而去，并邀他明日抵东沟一谈。放山人明知这小孩不是凡人，在这大山中独来独去，奔跑往返无所畏惧，于是第二天去东沟看看他究竟有什么名堂。远远一见，草帽在林中树上挂着，走近一看，帽子挂在一只八品叶参上，这赶山人大喜过望，遂跪下磕头，取出小铲，将这苗八品叶参挖出。这苗参身

如人形，重十二三两。后来，这参客奔赴商埠营口，以千金之价将此苗参卖与了南客。

昌山镇的帽儿楼，言诚实，不相欺瞒之意。

× × ×

帽儿楼上，只有四位客人，楼下有七八个壮汉守着。

这四个人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老二双子峰、老三迷魂峰和老八立石峰。

四个人坐在桌边，只有杯筷，并未上菜，人人静坐，显然是在等什么人。

有一匹快马从昌山镇外飞来，马驰疾骤，像一团烈火，一眨眼就到了楼前。那人一勒马嚼，马如人般立呖，那人抛下马缰交与大汉，人便急匆匆上楼来。

这人很慁悍，穿一身紧扎衣裤，面色黧黑，显得十分精明能干。

他一上楼便喊道：“大哥二哥三哥，还有老八，我不知道你们早就到了，以为我还不迟呢。”

这人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四云雾峰李壮。

他见三人不答话，便过来坐下。

老八立石峰喊道：“伙计，上酒菜！”

但老大天池峰略一举手，道：“等一等。”

他看着老四云雾峰，冷冷一笑。

天池峰问道：“四弟，我让你去捉拿老七，不知你办得如何？”

看来这云雾峰对老大天池峰也甚是畏惧，见他一问，马上起身答道：“大哥吩咐，我就一直追到关内，但在津门被她走失了，如今不知去向。如果大哥有令，小弟仍然去查，一定把她拿回来。”

天池峰冷笑不语，双子峰与迷魂峰四目齐视这云雾峰李壮，那意思是颇为不信。

李壮见此情形，大声说道：“大哥二哥三哥，这件事小弟一定做得到……”

天池峰一声冷笑道：“四弟，不用了。你鞍马劳顿，我怎么忍心再劳你大驾？你回

头看一看，你身后那人是谁？”

云雾峰李壮见他们四人那神色古怪，心中也暗暗打鼓，却不知他们做什么鬼。他心想：反正没有人证在，你们即或察觉到了什么，又能奈我何？我只是推说不知便罢了。

他想定了主意，才慢慢转过身去。

× × ×

他马上见到了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七神女峰。

她被一个大汉和十一峰红土峰肋持，站在楼边廊前。

李壮脸色一变，他慢慢说道：“原来大哥二哥早已经把老七拿了回来。既是这样，大哥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让我生此担心……”

他边说边笑，人就向红土峰面前走去。

神女峰显然被点了穴道，她手足受制，只是用眼光看他，那目光中只有冷淡，没有一丝其他神色。

眼见得李壮就来到她面前。

双子峰突然一声大吼：“站住！”

李壮脚犹如被钉在了地上。

红土峰冷笑道：“老四，只要你再向前一步，我就杀了她。”

李壮脸色一变，冷冷说道：“你杀了她，与我有什么相干？”

魏三在身后插上了话：“如果他宰了这丫头，你就再不是怜香惜玉的那个李叔了……”

云雾峰李壮慢慢转过身来。他见天池峰、双子峰那阴鸷鸷的神色，就心中明白他们早已窥破了他与神女峰的亲近，他双手慢慢伸向腰际，他的双锥正挂在腰边。

他想：如今说不得了，只好拼上一拼，如果救不得七妹，也可以一拼而死，不枉了她对自己的情分。他明知同老大天池峰老二双子峰争斗，是以卵击石，但他没有别的法子，只好一拼。

天池峰冷笑道：“老四，我如果是你，我就不去拼死。人有许多方法寻活，干嘛自寻死路，何况你死了，也救不了她，不是白白死去么？”

李壮道：“老大计谋极深，这我一向佩服，不知老大今天摆下的是什么阵势，我应承下来，就是刀山火海，我绝不说一个不字。”

天池峰道：“好，快人快语，也叫我佩服。老七违我兄弟之誓，自己独自走了，想避祸，哪有这么容易？我长白十二峰生死同当，祸患与共，老七这是把我们卖了，按江湖上规矩，我们得凌迟处死老七，但现在又有了你，咱们手足之情不可废，你在五月初五和我们一同去赴狂侠的生死约，回来我们可以放了老七，让她跟你走。”

李壮惨笑道：“好，好。大哥一言，作得数的。我云雾峰自然决不做孬种，咱们自去赴会。七妹，你等着我，如果不死，终须见面的。”

他看着神女峰，目光中尽是柔情。

他面色一冷，回身道：“可如果有人欺辱七妹，我如回头，即或是做鬼，也咒他必死。”

云雾峰李壮问道：“不知五月初五在哪里与狂侠见面？”

天池峰道：“羊角台。”

云雾峰道：“好。”

他起身下楼而去。

× × ×

双子峰喝道：“上菜！”

就上来了酒菜。

魏三笑眯眯道：“老大，是不是解开老七，让她也来喝一盅？”

他那笑模样是一脸轻薄面相，让神女峰见了恶心，她只好闭上双眼，看都不看他。

魏三见她闭目低睫，一副羞涩之状，更显得楚楚动人，不由得春心又起，拿起酒盅，

欲凑向她。

这时，双子峰冷冷喝道：“站住！”

魏三倒也听话，人就站住不动了。

双子峰道：“老三，不管怎么说，她是老七。你不能动她。再说，她是老四的人，你想干什么？”

魏三讪讪而退，脸上有些挂不住，他低头讪笑道：“老二言重了，我不过是想让她喝一盅……”

天池峰道：“你把她押下去，让她静静呆着吧。”

红土峰不声不响，把老七带了下去。

× × ×

走过长长的甬道。

向左走，是地牢；向右走，是出庄的路。

红土峰对一个大汉说道：“你回去吧，我自己带她去地牢。”

那大汉点头称是，转身回去了。

红土峰把神女峰带出去，带到外面。

外面已是薄暮，回头看，帽儿楼的草帽已经和楼影连成了一片阴影。

红土峰对神女峰说道：“没想到你跟了老四……”

她小时候，最喜欢她的是这个十一叔。他只比她大上几岁。他天天带她出去玩，为她买糖仁儿，给她买小孩的“叫妈妈”，这个十一叔她小时候还偷偷叫过他小哥哩。

听他讲话，显然对她与老四云雾峰李壮之事颇有感慨。

神女峰哑穴被制，自然无法讲话。

红土峰倏然出手，连连点她七大要穴。

“你可以走了。你要走得远远的，从此再别让我碰见你们。”

他说完这话，急忙转身，回帽儿楼上去了。

神女峰想讲话，但面对着红土峰匆匆而去的背影，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她真的不知道该向红土峰说什么。

她转身踉跄而去。

× × ×

帽儿楼，是诚实者笃信者之楼。

红土峰来到了楼上。

天池峰对他格外热情，喊他：“来，快坐！”

他站在那里不动。

双子峰看了他一眼，对天池峰道：“老大，我想他是有了点毛病……”

天池峰也看看他，见红土峰那神色坚定的样子，就一叹道：“对了，我忘了。我只记得老三这人色眯眯的，竟忘了你也是一个多情种子。你把她放了？”

红土峰点点头。

天池峰脸色极是难看，喃喃地道：“长白山上十二峰，一峰更比一峰凶。凶个屁！死的死，逃的逃，剩下这么几个，又心生异向，还会有什么作为？”

他眼中满是杀机，恶恶地瞪着红土峰。

双子峰拦他道：“老大，你不能……”

天池峰道：“如果你是老大，你怎么办？”

双子峰放下了手，轻轻一叹。如果他是老大，他也不能轻易放过此事。

红土峰朗声道：“老大心思，我已经尽知。我做这事儿，也没什么后悔之处，但愿……”

他把目光转向老三迷魂峰，像是要说什么。

迷魂峰魏三飞身而上，凑在了红土峰面前，狞笑道：“但愿什么？……”

红土峰突然惨笑道：“你自己心里明白，还要我说……？”

他突然身子一抖，双手飞扬。迷魂峰魏三以为他要攻向自己，匆匆出掌，啪地一掌击在红土峰胸上，他身子向后疾飞，人狂喷出几口鲜血。

红土峰缓缓地把匕首刺在自己心脏上。他胸前流血，双目圆睁，瞪瞪地看着三人，说道：“我放了她，我自己担.....担承.....”

他头一歪，倒地身死。

双子峰突然觑定魏三，冷冷说道：“他死前好像还有话要说.....”

魏三道：“他想杀了我。”

双子峰冷笑：“他根本杀不了你。”

魏三道：“如果那柄匕首正扎在我心脏上，就不一样了。”

双子峰道：“可他那柄匕首是扎向他自己的。”

魏三道：“扎不了别人，才只可以扎自己。”

双子峰道：“以你这一身功夫，自然明白这一刀是扎向他自己的心脏的。你为什么不救他？”

天池峰见他二人气氛紧张，互辩诘难，就插言说道：“不管老三想不想管，这都不是最大的事了.....”

魏三道：“什么是大事？”

天池峰话语冷冰冰，一字一字地说道：“五月初五。”

五 难解人世情

两匹马，两个人。马是良骥，人是璧人。

女人花容月貌，是关东少见的纤纤秀女。说是关东难得一见的女人，却没有南方佳丽那柔弱，她蒲质丽色，全然浑如璞玉，是人见人羡的可爱女孩儿。男人虽瘦削，但双目精光四射，人也虎虎生威，二人联辔而行，也吸引无数来往人客。

两人入了一家客店。

客店照旧是北方大店的模式，前楼是酒店，后间是客房。客房一阶三进，三进皆左右成院，全是客房。这两人进了酒楼，让伙计自去牵马送往后院，人便在酒楼吃饭。

酒楼上满是来往客人，大多是江湖豪客。他们正在议论长白十二峰与狂侠五月初五的羊角台之会。

一人说道：“狂侠多年不曾出世，也不知是不是如人家所说的那样厉害？但长白十二峰近年来遇上了骷髅人那么一个大对头，也让他们十折六七了，他们哪里是狂侠的对手？”

另一人说道：“这些事却也难说。有人说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近年来这寒冰掌的功力已然精进许多，已达化境，那功力天下无人可以匹敌。更有这双子峰土二爷，一双赤阳掌功夫与天池峰不差上下，这二人如果联手，天下很少有人可以占得便宜去。何况长白十二峰剩下的几个手底下都不弱……”

先头讲话的那人道：“可这次他们遇上的是狂侠，可不是那个骷髅人……”

就有人喊道：“噤声，长白十二峰有人来了……”

从楼下咯咯响着走上来一人，这人虎背熊腰，直如人中熊罴，他占住一桌，将手中包裹重重一放，吼道：“店家，快来酒菜！吃了好赶路……”

屠仁杰看着这人，知道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四云雾峰李壮。他不禁多看了李壮一眼。

李壮巡视了楼内一遍，满座豪客，他皆不曾入眼，只有远处一个年轻书生在孤寂地自斟自饮，那神情落寞好生凄冷。李壮想到：这个人影子好熟，好像是哪一个熟人，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他又看到与一个俊俏女人喝酒的屠仁杰，心中暗暗喝一声彩。这人不一般，虽然身怀上乘武功，双目神光四射，人也机警得很，但不知是江湖上什么人，竟然让他眼生。这人身边的女孩子也甚是奇异，她艳丽过人，使李壮神态为之一夺。他

从未见过这般明丽之女人。但这女孩子浑然似不晓世情，在酒楼上东张西望，眼神四顾，显然对这酒楼上的一切都极为好奇，那神情又没有一点儿华贵与雍容，不像是一个贵族女子。

李壮就自斟自饮。

那年轻人与女孩儿的酒菜上来了。众目睽睽之下，那女孩突然伸出手指去抓菜吃。菜是热菜，她那手指一挟一叼，十分快捷，竟让李壮看不清她出手的路数。

众豪客见这女孩子以手指挟菜，不禁都一笑。

女孩子问屠仁杰：“他们笑什么？”

她浑然不觉。这神态让那些豪客们更觉好笑。

屠仁杰告诉她，她应该用这筷子去挟菜，而且要挟一口，吃下去，把筷子放下，等一会儿再去挟。

女孩儿不明白，问他：“那么慢？这菜不是要凉了么？这菜如果凉了，是不是不好吃了？”

屠仁杰笑着点点头，说道：“那样菜确是会凉，但就是凉了，你也得这样吃。不这样，别人会笑话你。”

她低头半晌，才又对屠仁杰问道：“那么，你笑不笑我？”

屠仁杰一笑道：“我不会笑你。”

女孩子突然朗声说道：“你不笑我就行了，我为什么要管他们笑不笑？”

她用了几下筷子，因为她从来不知这筷子为何物，就用不惯，用了几次，终于把它放在桌边，又用手去抓菜。

众人惊异地看着她。

她也看那些人，她对那些男人的注视也回以注视，冲那些对她笑的男人也回以微笑。

那之中就有一个半醉的男人以为这世间最美的怪异女孩儿对他有意了，那明眸一笑让他销魂。他就摇摇晃晃地来到了她面前。

他问道：“小姑娘贵姓？”

这女孩子冲他一笑，这一笑倾城，让他顿时不知人身在何处了。她轻轻地说道：“我不知道我姓什么，我只有个名字，我叫阿妖。”

那男人一脸喜气，冲阿妖一揖：“阿妖姑娘，我这里见礼了。”

阿妖连忙也像他一样，抱拳一揖。

众人之中，有人见阿妖那抱拳一揖之态，以为甚是憨爱可掬，就哈哈大笑起来。

这男人道：“阿妖姑娘，不知可不可以来我桌上，咱们共饮一杯酒如何？”

阿妖笑了：“你要来便来我这桌上，我去你那里做什么？”

那人一听阿妖这么讲，顿时骨头也酥了半边。他笑嘻嘻地回去，端起来一杯酒，人便飘向阿妖身边。

这时，屠仁杰喊道：“站住！”

那人得意忘形，笑道：“这位姑娘约我，又不是你约的，你何必拈酸呢？”

屠仁杰沉下脸道：“你再说上一句，你的嘴便说不出话来了。”

那人道：“笑话，如果说不出话来，活蒋干还怎么在这江湖上混？我怎么还能巧舌如簧，怎么还能让天下英雄知道天下武林同道的消息？”

屠仁杰一扬眉道：“你不信？”

那人嬉皮地一笑道：“当然。姑娘，请坐……”

他尚未说完话，叭地一声，一根筷子飞了出去。

这一根筷子飞得很怪，一下子飞撞在这人面前的桌上，筷子头一折，转头自下而上激射，筷子透过这活蒋干的下嘴唇，又穿过上嘴唇，连着鼻头，一根筷子透过，把这三者串在一起。

活蒋干疼得直咧嘴，从嘴角下巴流下血来，嘴里呜哇着讲不出话来。

阿妖见事也意外，还不明白为什么三言五语话不投机二人便动了手，见那人嘴上串了一根筷子，不禁大惊，喊道：“杰哥，你.....你这样伤他，他.....他不疼么？”

众豪客亦吃惊，就有人向这桌边走来。

与活蒋干坐于一桌的人把屠仁杰围起来。

阿妖像是要哭：“杰哥，杰哥.....”

屠仁杰说道：“别说话，吃菜！”

阿妖叹了一口气，突然低下了头，什么也不看，只是吃菜。

屠仁杰说道：“阿妖，这菜是不是比梦得鱼好吃？”

阿妖展颜一笑道：“是，比那鱼好吃。”

屠仁杰笑道：“那好，就好好吃菜，什么也别管。”

阿妖笑着答应，但她又回头，冲那个男人一笑：“你的嘴是不是很疼？”

那人正被同伙点了穴道，抽出筷子，这时听见她仍笑着问，不知她是天真未凿，反以为她是在戏耍侮辱，于是那一根筷子随手一掷，筷子便深深没入阿妖肩头。

阿妖疼得啊哟一下叫出声来了。

屠仁杰见那人一掷筷子，飞身去迎，恰恰晚了一步。

阿妖用力一拔，这根筷子便扔在地上。

众人以为她会哭会闹，谁知阿妖只是怔怔地看着肩头，对那人说：“流血了，我也跟你一样流血了。”

她只是看着肩头流血，心思是一片迷惘。

她不明白屠仁杰为什么和人一讲话之后就动手伤人，她也不明白为什么问过一句话那个男人就把筷子掷在她肩头之上。她更不明白这些人围在她与屠仁杰周围想干什么，想吃菜么？他们桌子上不是有菜么？

他们想干什么？

就有一个人沉声问道：“请问这位相公尊姓大名？”

屠仁杰一愣，心想到：过去我以骷髅人这一绰号入世，如今我已非骷髅，自然不会仍是骷髅人了，只好告诉他们自己的真名字了，这也没什么不对。

他说道：“在下屠仁杰。”

那些人看他沉凝端坐，纹丝不动，身前身后俱是空门，众人一出手就可以制他于死地，就不禁狞笑道：“恐怕今天你要被人屠了……”

说完这话，身前身后就有三个人一齐动手。

身前一个人，是淮阳门下弟子，擅大力鹰爪功，他早已觑定屠仁杰那一只瘦瘦弱弱的手，他右手疾伸，抓得迅急，这一抓可以生裂虎豹，是大力鹰爪功中的一招“直夺其魄”，他这一抓少说也有二十年的功夫。

身边的一个人，是山西郝家刀法的传人，他用刀娴熟，欺身而进，抖刀变刺，直冲屠仁杰两肋，这一刀虎虎生威，如果让他刺去，几个屠仁杰也被刺个对穿。

第三个人更是厉害，他擅锁喉指，他所以身子站得最远，离屠仁杰约一丈左右，是因为他不想走近，一指必中，锁喉无救，用不着站得太近。这时，他面带微笑，轻轻舒臂，那姿势甚是美观，轻轻出指，拈向屠仁杰的后脑，击向他后脑两大要穴后枕、洪堂。

这三人齐动，屠仁杰必将不保。

这时，坐在窗前那年轻公子突然变色，身子一动，人已经向这边飘来。但因为这三人的变动极快，那年轻公子已然不及。

屠仁杰饶是武功高强，也防不得这三人的夹击，他可以对付一人，对付两人，但无法对付三人。

这时，阿妖突然起身，两指一拈，轻轻向那施锁喉指人拈去。阿妖这两指迅疾，是用食指、拇指，若人拈拿食物杂什，其余三指微翘，其势又准又疾。那人一见便即生怖，

知他这是锁喉指的克星“天竺佛指”，就生生地将这锁喉指移开，移向身旁一桌子，扑地一声将那桌子角儿冲破。

屠仁杰没了这锁喉指危及脑后，便少了顾虑，无须躲闪，他一掌拍击这郝家钢刀，让这直刺入来的钢刀向外一荡，又一掌击向脑前的两只鹰爪，这两掌不待击实，两人都倏然变色，闪身疾射，退向一边。钢刀一断为两截。

这使大力鹰爪功之人惊呼：“寒冰毒掌？！”

另外那个使郝家刀法的人只觉一阵热力透过刀柄，刀已成火红似的，只好弃刀而呼：“赤阳神掌？！”

这两声惊呼立时惊呆了楼上的酒客。

就纷纷起立，围了近来。

其中有两个女尼，冲屠仁杰一揖道：“不知相公如何称呼？”

屠仁杰一见女尼装束，知是峨嵋一路，便施礼有加：“师太容情，我是屠仁杰。”

两位师太沉吟不语。

旁边一中年书生慢慢说道：“据在下所知，天下同擅寒冰、赤阳两掌之功的，只有一人。不知屠兄与那个姓古的有什么渊源？”

屠仁杰轻轻一叹道：“骷髅已死，只有屠仁杰还活着，如果有古楼的仇隙，只可以找屠仁杰了。”

那中年书生点点头道：“好。在下崆峒‘不悲不喜’无老少，要找屠兄讨一笔债。这笔债本是骷髅人欠下的，如今要着落在屠兄身上了。”

屠仁杰冷冷一笑道：“好，好。”

另一边桌旁有两位佩剑少年，人人英姿不凡，这时有一位急步过来，问道：“这位屠相公，我们华山派的人也向你讨债……”

屠仁杰道：“华山武三屈？好好。”

那少年道：“你果然心里明白，师父当真是你害死的。”

屠仁杰低头，看着阿妖，说道：“你吃好了么？”

阿妖嫣然一笑，让这些围观欲斗之人自觉形秽，心中生惭：“我吃好了，咱们走吧。”

屠仁杰道：“好。”

他抱拳一揖，朗声道：“在下屠仁杰，凡有跟在下有隙者，可于明日去城镇北侧小树林外相候。”

他转身下楼，阿妖笑着边走边说，讲话极快，因为心里快活，话就讲得叽哩呱啦的：“这菜真好吃，以后你带我来吃几回。为什么吃饭还要给他们银子，他们要银子干什么用？”

她脸色绯红，灿若朝霞，众人见她浑然童稚，便不忍动手，只是看着他们二人缓缓下楼，上马而去。

× × ×

李壮在一旁越看心中越是惊疑，他几乎可以断定这男人便是那个骷髅人。虽然他变了面具，但那一手功夫可不会错。李壮刚才想上去邀斗他，但又忍住，他想这酒楼上人这么多，何必在众目睽睽之下动作，让人觉得矫情呢？他想，明日绝早，去镇北小树林，先同这骷髅人相斗，如天可怜见，让他能胜得这骷髅人一招半式，或许天池峰会放了神女峰，让他们二人偕同出走，不再来搅这浑水。可他又知道，这骷髅人绝不是他可以轻易击败的。如果那么容易，长白十二峰哪里会死在他手里好几个弟兄？

但他只有邀斗骷髅人，因为他知道，如果狂侠出手，他只有一死。而同骷髅人相斗，他或许还有一线机会。

他要把握这一线机会。

他想起了那个年轻人，那人在屠仁杰被三人一齐出手欲制于死地时，这年轻人身子一飘，似乎要上去援手。这人是骷髅人的同党么？如果真是，他可不能不注意这人。

他再回头寻找，那年轻人已不见了。

六 天真未凿玉

夜晚了。

屠仁杰和阿妖住在一家店里。

阿妖一入夜，便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赤裸着在地上走来走去。

伙计来了，敲门。

屠仁杰马上招呼阿妖，让她躺在被子里。阿妖不愿意，咯咯笑着问他为什么要躺到被子里？

他急得要命，一边和门外的伙计说话，一边去拽阿妖。阿妖像一条鱼，滑向一边。

他只好去门边，打开一条缝，接伙计递进来的饭菜。他刚说了声谢谢，就见那伙计张大了嘴，一副呆相。原来他从门缝里看到了赤裸着的阿妖。

阿妖不躲不避，还冲着那伙计笑。这让那伙计忘了他自己了，一心一意地把眼珠子撂在阿妖身上。

屠仁杰只好急急地关门。

那伙计像杀猪一般地怪叫起来，因为屠仁杰一关门，正好夹住了他的脚。

他这一吼叫，两旁的房间门都大开，来听动静。

伙计喊：“夹……夹……夹脚了！”

屠仁杰一开一合，又把门关上了。

他挺气闷。

阿妖嘻嘻笑。

她偎在屠仁杰身上：“我就是不喜欢穿衣服。穿衣服很气闷。那个男人呀，咋穿那么多衣服？一件又一件的，穿着不麻烦么？再说我这肩上还有伤呢。”

屠仁杰说道：“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一定要穿衣服。尤其是女人，不能让别人看到她的身子，尤其是不能让别的男人看到她的身子。”

阿妖一笑：“他看到又怎么样？他不喜欢么？”

屠仁杰一愣，他不知道该对阿妖说一点什么好。

× × ×

他和她就都躺下了。

阿妖睡不着，他也睡不着。阿妖睡不着，是因为白天的许多事很新鲜，她想不明白。他睡不着，是因为有许多双眼睛正在四处盯着他，让他无法安睡。

阿妖说：“今天，好好的……你为什么用筷子扎破那个人的，他有多疼？”

屠仁杰道：“因为……他对你笑。”

阿妖说：“他对我笑有什么不好？爹对我笑，娘也对我笑，还有你。”

屠仁杰：“那不一样。你和我成亲了，就是我的女人了，你以后就不该对别人笑。你一对别人笑，别人就以为你要和他成亲呢。你要和别人成亲么？”

阿妖摇摇头：“不，我只和你。”

她用力抱住屠仁杰。

她几乎不类于人。一旦从水池中出来，食了人间烟火，就喜淫乐。

但如今他不能做。

阿妖睁大了眼睛，问：“为什么？”

屠仁杰道：“有好几个人在看我们呢。”

阿妖笑道：“这我也知道。房背上有一人，用一只眼在那里吊着。窗外趴着一个人，那人似乎手里还握一柄刀。还有，门外站着一个人，这人满身杀气，对不对？”

屠仁杰暗暗吃惊，他永远也不知道阿妖究竟有多大的本事。看来阿妖的功夫不错。

阿妖吃吃笑着：“就让他们看，能怎么样？”

屠仁杰吃惊道：“这种事儿，是夫妻天伦，外人不得与观的。”

阿妖一愣，不相信地：“不对，我爹娘.....我爹.....我娘告诉我，这么回事。”

阿妖说这话时，也羞得满面绯红。

屠仁杰突然对阿妖充满了爱怜，他伸出一只手，去抚摸着阿妖的头，说道：“人世间可不像你那水里，那里没有恨。这里的人很少有爱，你仇恨我，我仇恨你，都恨不能把别人都杀了，自己好活得顺心。你应该穿上衣服，连睡觉都睁着一只眼。不然这些人从房上下来，从窗外进来，从门外闯来，杀死了你，你是不是很冤？”

阿妖点点头，又有点不明白地问：“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死我们？”

屠仁杰摇摇关，不讲话了。他很难对阿妖说明白。

× × ×

阿妖仍静静地赤裸着躺在那里。

她一进入这个世界，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人和人之间，比那些梦得鱼之间还要紧张，她看山洞里那梦得鱼你啄我一下，我啄你一下，有时看的发痴。她一个人时只好看那些鱼。山洞里只有她与那些鱼可以时常为伴。她每一次都是把那啄别的鱼啄得最喜欢的鱼捞出来吃掉。她恨这样的鱼，恨它的强霸。

可如今她来到了人世。

人世上，都想逞强，动不动就动手，动刀动枪的，很吓人。这让她不喜欢。

今天那三人对屠仁杰下手，她好害怕。情急之下，出手救了屠仁杰，但她还不知自己那两指一拈是武学上乘的“天竺佛指”功夫，只是像每日去拈鱼一样。她爹娘教她十八式拈鱼法，实质上是佛家失传已久的“天竺佛指”，她这一指拈去，让那使锁喉指的大吃一惊，马上缩手而退。她有点后怕，知道今日屠仁杰很危险，但隐隐觉得好像他那怒气与自己有关，像是由她做错了什么事引起的。

可她不知道她今天错在哪里。

×

×

×

屠仁杰说道：“屋脊上的那位朋友，你是不是马上下来？如果你不下来，就不要怪我唐突了。”

就听得一声冷笑，从房子上落下一个人来。扑簌簌带来一片尘土。

这就是白天动手那三位之一，是那个三个人中功夫最高的，他善使锁喉指。

这锁喉指是当今大宋朝的一个西方番僧所创的，锁喉三十六式，每一式都用单手拇指、食指拿捏人的喉核，那是一种极阴邪的内功，一加内力，喉结立碎，碎成粉末，人不能喘息，当即死亡。这番僧挟技登少室山，会少林寺僧五人，毙五人于这锁喉指下。少林寺达摩堂长老印定见状，愁思不定，晚参佛，见佛拈花之态可掬，顿悟邪不胜正，“天竺拈花”指法可以演衍成这“拈指”，专破这番僧的锁喉指，不管你六六三十六式，我只以十八式佛指应之，无不立时破解。第二日达摩堂长老印定与番僧较技，番僧仍以凌空指法拿捏，式式不离印定喉结，印定此时浑不似先前少林寺僧那应对，他只以一手化掌，掌又变为拈指，拿番僧手少阴心经脉中的少冲穴，指指变易，使番僧无功。番僧锁喉指本极暴戾，而佛之拈花又从容，显佛之悠闲慈心善渡，于是番僧哑然不语，坐定少林，出家挂单，一生在少林修禅。这锁喉指因生杀之机太重，故不为少林寺七十二绝技备录，而渐以寺人传入民间，成为江湖上杀人奇技之一。

这人阴沉沉冷笑，从肺里从膈中笑出阴森怪调来。

窗户也“扑”地一声炸裂，一人从窗口飞进来。

这人用一柄奇形缅甸刀，显然是使山西郝家刀法那断刀人。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力鹰爪门下人了。他以手变爪，在门扇上嘭地抓出一个大洞来，就拨开门闩，从门外施施然走进来。

三个人站在床前，一言不发。

屠仁杰慢慢说道：“诸位有什么急事？不会明日早早去镇北小树林么？”

那使刀人冷冷一笑道：“你这人今天行情看涨啊，明日一早，有那么几拨人忙着料理你。咱们是小字号，轮不上，只好赶早不赶晚了。”

屠仁杰缓缓起身道：“还想动手么？”

使刀人道：“你今天伤了我们兄弟，让他伤了脸面。这笔帐咱们还是先来算一算。”

那擅锁喉指的人一摆手道：“且慢，六弟，让我先跟这女人讲讲话。”

使刀人淫笑道：“阴阳书生是不是看上这个女人啦，这女人美是美极了，就是有点傻。你看上她啦，她可不一定是个遂心货呢。”

阴阳书生摇摇头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心思？”

他向床上的阿妖恭恭敬敬地一揖道：“姑娘，书生有礼了。”

阿妖惊问道：“你为什么要向我行礼？”

阴阳书生道：“酒楼之上，唐突了姑娘。姑娘与这位相公责罚，也属该当。在下这里有个不情之请，只请姑娘将那‘天竺佛指’的拈花十八式一一演给在下看一遍。在下敢担保这一场过节全可以烟消云散。”

阿妖一听，顿时喜从中来。她在酒楼之上，只隐隐觉得这许多人一拨一拨尽是与屠仁杰为敌之人，这让她暗暗心惊。这三人的武动又不弱，让她为屠仁杰担惊受怕。她正愁这三入夤夜闯来寻衅，无法化解，听得这阴阳书生几句话，便心中大喜，说道：“你要让我试什么‘佛指’，我不会，但我爹娘教我抓鱼的手势，也是十八招，我都告诉你吧。”

她跳下地来，便手中比划，一瞬间已比划了两式。

屠仁杰跳下地，一把抓住她，不让她使下去。

阴阳书生看得心痒，知道这两式正是她的那“天竺佛指”加上白天用过那一式共是三式，只是这两式比那一式更为精妙。尤其是她这第二式，以三指挟持，向前击出，三

指拈持，其势极妙，向前一出，好似自手少阴心脉经上少府、神门、阴郄、灵道、少海以至于极泉俱都在这一拈之下，以手少阴心脉出力而击的锁喉指又哪里敢施展出来？阴阳书生吃惊之余，巴不得得窥全豹，一下子看全了这失传已久的“天竺佛指”十八式。但被屠仁杰这么一阻，阿妖便住手不使了，这让他心中恨得痒痒的，恨不能马上把这屠仁杰吞吃到肚里去。

阿妖道：“杰哥，你让我告诉他一遍，他再不找你麻烦了，我们就不就少了几个人打架么？”

阴阳书生这时连连点头说：“对，对，姑娘说得对极了。如果姑娘使全这十八式，我和我的兄弟们马上退出去，再不来麻烦姑娘。”

屠仁杰冷冷一笑道：“竟有这么容易？”

阿妖满脸迷惘，她看着屠仁杰道：“杰哥，这不对么？”

屠仁杰道：“阿妖，你的那捉鱼法是一种上乘武功，据我看来，像是江湖上久已失传的‘天竺佛指’十八式，正是这人锁喉指的克星。他要用锁喉指杀我，你一招击去，让他不能再使锁喉指杀人，这就是用处。他千方百计想骗你使全这‘天竺佛指’，为的是他今后杀人时再无顾忌。你给他看全了你的这十八式，他也就一定要杀了你。”

阿妖仍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我？”

屠仁杰说道：“如果他杀了你，他就是天下唯一知道这‘天竺佛指’指法的人了，为了这个，他一定会杀你。”

阿妖迷惘地看着阴阳书生，她很伤心地问道：“是么？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杀了我？”

阴阳书生阴鸷鸷地笑道：“你不告诉我，我也要杀了你，杀了你，天下再没人破我这锁喉指功夫，我为什么不杀？”

阿妖叹气道：“看来，不管怎么样，你们都要杀人的。”

阴阳书生一笑道：“你总算是明白人，趁明白，我可以饶你一命，只要你告诉我那

十八式指法，我可以饶你不死，只是砍断你的双手，切掉你的舌头就是了。”

阿妖瞪眼看他，像看一个怪物。

屠仁杰一阵子冷笑，对三人道：“滇边六鬼大老远地赶到关东来，好像并不是为了这一套‘天竺佛指’。”

阴阳书生道：“说得好。我们来找骷髅人，要跟他清算点苍长老孙愈范的血仇。”

屠仁杰一叹道：“骷髅人已死，你们可以和我算这一笔旧帐了。”

阴阳书生道：“那好，得罪了……”话未说完，三人齐上。

仍是三人攻势。那个使山西郝家刀法的人没了那柄钢刀，换了一把缅刀，缅刀韧而弯，出刀就更多了一分诡黠，他使刀呼呼风响，一上来便是后六路拼命刀法，先是一招“顺刀拨蛇”，再就是“拦断秋水”，又一变而为“隔分峦岫”，再拨刀势而成为“六出祁山”，最后分成两式“借问花间”与“几许闲愁”。

山西郝家刀法讲究快，刀势快，刀锋利，便只是刀唰唰疾闪，只见刀光，不见人影，端的是刀疾人快。

这里那个擅锁喉指的又绕到了屠仁杰身前。他与另两人心意相通，知道阿妖这人不经世故，十分好唬弄，只是屠仁杰这人扎手，所以上来便施杀手，想把屠仁杰击杀，然后再慢慢捉弄阿妖不迟。所以他一上来使用锁喉指的凌厉指法，遥遥出指，向屠仁杰喉间出指。这几招确是凌厉，且又与那山西郝家刀法相配合，十分默契。当那缅刀一飞而上，刀锋横拉，刀尖用内力逼颤，一劈几顿时，便是一招“拦断秋水”。这一刀如果得势，屠仁杰便被劈为六截。恰恰为了避过这一刀，他身子向斜一趁，顺势向上飞起，左手向下拍击刀侧，右手向上提引身体，这时便露出前胸、喉颈，有了一处空门，阴阳书生便急急出指，遥遥向屠仁杰点了三点。这三点也是锁喉指的绝技，是“凤指”“鹰指”“猿指”，三指点出，声势凌厉，饶是屠仁杰闪避得快当，肩头上也被戳出了两个破洞。

阿妖惊叫起来。

阴阳书生阴沉沉地一笑：“姑娘不必惊慌，咱们滇边六鬼一定送他去西天，让他好生生地受死……”

话一讲完，人便揉身而上，向屠仁杰出招。

那施大力鹰爪之人原在一边观望，这时见老大阴阳书生急身攻上，就迟疑一下，人也冲出，直逼向屠仁杰。

他的大力鹰爪直抓向屠仁杰手阳明大肠经的巨骨、五里、曲池，他满拟这一抓出，便可以活生生折断他的臂膀。在屠仁杰身前，那把风快的缅刀正回身变招，劈出六刀，这六刀是山西郝家刀法中的“六斩”：迎头斩鬼，劈颈斩牛，断臂斩豹、削腰斩狼、索尻斩猿，劈腿斩熊。在屠仁杰头顶，是阴阳书生的双手，他一纵而起，落身时斜斜去势，使用两手变指，左手拿乳突、下高，右手拿天窗、曲垣。

这一瞬间，屠仁杰无法闪避。

他只好有一选，要么受这大力鹰爪的一抓，要么受这一斩，再不就受阴阳书生一指。

他不敢受那一刀，那一刀足以丧命。他不敢受阴阳书生这一指，这一指想必也极不好受。他决心受那大力鹰爪功的一抓。

这人出自淮阳门，有二十年功夫，这一抓足可以生裂虎豹。他见屠仁杰动作敏捷，内功掌力均臻上乘，就没料到他会生生受这一抓之厄，所以掌下力道只用了四五成。

屠仁杰用手去拗，弯臂曲肘，手顺刀势，手比刀快，一抓抓住了那一柄缅刀，把刀身向里一顺，刀身已插进那使山西郝家刀人之身。这人的“六斩”不曾用完，只是变式为“断臂斩豹”时，刀已易手，刀锋已透胸而入，他只觉得出一阵凉意，知道自己是中了刀了，但一低头，不见了手中之刀，心中犹在诧异：我的刀哪里去了？来不及细想，人便缓缓倒下。

屠仁杰的另一只手化为掌，去迎击飞纵而至的阴阳书生，他知阴阳书生这人很阴

邪，自然多诡计，就应掌不实，只是用三成力道击去。阴阳书生这左手一指如果用实了，这十成力道用在他乳突、下鬲，却也未必无功，可惜他人太狡黠了一点儿，见势变式，使那有力的一指生生化没了。左手这一势顿变，右手那一势自然也没了准头，只是将屠仁杰后肩击伤流血，这时那大力鹰爪也生生抓破了他的肩头。

阿妖就一声惊叫，她见屠仁杰流血，见他一刀刺回那使刀之人，知道那人无救了，所以就惊呼了一声。

使刀之人倒下之时，还嘶吼了一声：“老大，不行了……快走！”

阴阳书生面色苍白，狠狠瞪着屠仁杰道：“你杀了老三，这血仇今生必报！还有老五，你伤了他的嘴……”

阴阳书生说着这话，点头让那大力鹰爪功之人带这死尸而退。那人眼珠血红：“不，我要和他一拼！”

阴阳书生喟叹道：“这人功力非你我能及。你一抓之下，虽有四成力道，但他也只是受了轻伤而已。走吧……”

那人低头默然，一把咣啷拔出缅甸刀，抛掷在地，抱起那使刀之人飞一般奔出。

阴阳书生道：“屠仁杰，后会有期！”

他人一闪，转身飞出去。

才只是一会儿，室内又是平平静静。

× × ×

阿妖走过来，抚着屠仁杰的肩头，说道：“你受伤了。”

屠仁杰点点头。他肩头被那人一抓撕裂，虽未伤及骨骼，却也一抓裂肉，血汩汩不止。

阿妖为他包扎伤口。

阿妖有好多话要问他。

她问道：“杰哥，我不懂，你与他们有什么仇？”

屠仁杰道：“我过去杀错了他们的一位长辈。”

“他们也想杀你？”

“他们一定要杀了我。否则，他们没办法了结这一件事。”

阿妖问道：“不杀人行不？”

屠仁杰一叹：“起先你并不想杀人，每一次都是这样，一动起手来，你不杀他，他便杀你。你躲也躲不过去的。你只好杀人，杀死一个，和杀死一千个都是一回事。”

阿妖不明白他的话。

她没杀过人，就听不懂屠仁杰的一番心酸话语。

七 月光杀人夜

屠仁杰和阿妖来到了镇北。

天还没亮，他们就匆匆出了店。他们没法儿再在那店里住下了，他们只好匆匆离开。那一间客房的地上满是鲜血。桌上、被子上都溅了血。

那血有那使刀之人的，那是死人之血。

那血有屠仁杰自己的，这是活人之血。

他们只好早早离开，那一店客人已经被他们全都扰醒，人人怨声不断。

他们匆匆出店，来到镇北，来到这小树林。

他们坐在树林边上，坐在一棵倒树上，看月亮，看星星。他们只好在这里等待天亮。

× × ×

阿妖是头一回见星星，她很惊讶，她认为星星比那些宝石更美。她一颗一颗地数星星，数着数着就数花了眼。她躺在屠仁杰的怀里，念叨着星星。

“那是什么？”她指着银河。

屠仁杰就给她讲那一个古老的故事。王母娘娘被仇恨壅塞了心，就不让牛郎织女相见，用簪子一划，划出了这一条天河，阻住了牛郎织女的路，他们只好隔河相望，一年一度在七七之夕做鹊桥之会。

阿妖都听呆了。

阿妖问他：“人和人之间为什么有仇恨？”

他摇摇头，不知道。仇恨这东西不像草不像树，不是可以看得见的，当你知道了有了它时，它已经在你的心里，你的血里了，它一辈子指使你，让你为了它而奔波，生生死死全然不顾。

阿妖问：“你为什么要恨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恨你？”

屠仁杰想了想，他不想讲这些，他曾经给羊羔讲过，如今他又要给阿妖讲，讲他在十二、三岁时那仇恨的梦，那梦让他这一生都睡不稳。

阿妖叹了一口气。

她不明白这一切。他为什么非要报仇呢？看来是杀他父母的那些人错了？那些人为什么要杀死卧牛镇全镇的男人呢？如果他们不杀人，以后也不会有人来杀他们，这不好么？

可她不明白，如果那些人不杀卧牛镇的男人，他们的血就不会热，他们就不会成为江湖上负有盛名的长白十二峰，他们就不是江湖人。

如果他不杀人，他也不会成为江湖上人人畏惧的骷髅人。

阿妖抚摸着他的头，叹气道：“如果人和人之间都没有仇恨，那有多好？”

× × ×

这时，有人应了一句：“人和人之间没有仇恨、也没有爱，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

屠仁杰和阿妖闻言一惊，都站了起来。

月光下，他们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很强悍，很高大，很镇定地看着他们。

屠仁杰认得他，他是李壮，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四云雾峰。

李壮在笑。

屠仁杰冷冷地说了一句：“长白十二峰懂得什么叫仇恨就很了不起了，难道你们也懂得什么叫爱？”

李壮一笑道：“你也知道，长白十二峰并不是一个人，他们各有喜怒哀乐。”

屠仁杰道：“我知道.....侯雨，他，是个汉子。”

李壮道：“还有我，至少还有两个，也和我一样。”

屠仁杰道：“你说出来我听听。”

李壮大声说道：“老七和十一峰。”

屠仁杰不讲话了。他知道老七，老七是神女峰，老七是那个与他结拜过誓同生死的封汝申。

屠仁杰一叹道：“你来干什么？月亮这么美，我不想杀人.....”

李壮朗笑道：“月亮这么美，我一定要杀了你才行。”

屠仁杰看着他，半晌不讲话。

突然间，他轻轻摇头，说道：“我杀人时，从来没手软过，可杀了那个侯雨，我天天做恶梦.....”

李壮道：“你用不着这么婆婆妈妈的，长白十二峰也够你杀一气的，起码今晚你就不那么容易。”

屠仁杰道：“你说得对。”

× × ×

两个人对峙着。

月光很柔，静静洒在地上。

李壮突然说道：“我不是非要搅你月下清兴，只是我有自己的苦衷，非早早和你动

手不可。还希望你见谅。”

屠仁杰道：“真可惜。我想起了侯雨，你，还有她……”

李壮道：“是可惜。可惜这二十年了……”

他突然厉声喊道：“你为什么还不动手，看锥！”

李壮双手一出，双锥前后击出，直逼屠仁杰。

屠仁杰身子疾闪，他正心注思凝在这人间的仇仇怨怨上，不想李壮急速出手，让他吃了一惊。他已失去先机，被李壮连连刺了几锥。

李壮这锥是短兵器，左手锥长二尺一寸，右手锥长一尺三寸，左锥长而细，右锥短而粗，这双锥的长短不一便显见出这锥法的不凡来。左锥出手快而厉，右锥出手短而疾。双锥刺穴疾劲，又可以化铜为打、扫、拨、劈、勾，左锥有勾可以勾带拨挑，右锥有尖，可以刺人透入。

这是一种极古怪的奇门兵刃。

李壮用双锥游动，远远刺屠仁杰浑身大穴。

因为他认定了这人是那个使长白十二峰屡屡受挫的骷髅人。如果他是骷髅人，他就一定擅使寒冰、赤阳掌。他要用双锥刺穴，远远逼开骷髅人，使他双掌无功。

屠仁杰也与他绕斗。

他先是斗志不盛，也无甚杀心。不知怎么回事，当他与阿妖回顾他那半死不活的生命历程始，就不想在这心境中杀人。可这李壮却不同他一样心思，他一心想杀死骷髅人，双锥锥锥不离他身上大穴，每一锥必用力施为，没一点儿留情之处。

二人斗上三十余招，李壮越斗越勇，没一点怯意。他左锥飞扬，右锥突刺，身子横飞，双锥直逼向屠仁杰。

这是他的一手杀招，“锥飞回头”。

这一招本不见凌厉，厉害的是这一招施出之后，屠仁杰必然会将身子闪开，向侧一

躲，这时，杀死他的机会就来了。

果然，双锥先后一逼，屠仁杰的身子急忙一闪。

也只是这么一闪。

李壮的左手用力一握，左锥锥尖突然脱出，从锥尖上飞出十二根淬毒锋针来，他右手同时一震，这短短的锥里也迸射出一蓬烟雾来。

这是李壮的杀招，锥中暗器，很少失手，出手必得。

十二根淬毒锋针都刺入了屠仁杰的身子，一蓬烟雾在他跟前炸开。

屠仁杰慢慢倒下了。

阿妖突然一吼，人冲了过来。

李壮疾出手，连点了她身上三处大穴，阿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

× × ×

屠仁杰的身体软软地倚在地上。

李壮走了过去。

他没有一点儿快活，他只是看着屠仁杰：“我一定要杀死你。我杀你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我要割下你的头。”

屠仁杰居然在笑：“你怎么割我的头？”

李壮道：“你放心，我点你的昏睡穴，不让你有一丝痛苦就是了。”

屠仁杰道：“人如死了，肯定还是会痛苦的。”

李壮不以为意，伸手来点他的昏睡穴。他这时心里很安稳。他在想落入长白十二峰手中的神女峰，想她被红土峰胁持那样子，他们一定是点了她的哑穴。如今把骷髅人的尸首交与他们，让他们放了她，与她远走高飞，再不来理这凶杀仇恨了。

他心中正一喜一忧，要点屠仁杰的昏睡穴时，突然觉得胸前一麻，原来屠仁杰的一掌已经印在了他的手少阴心经脉的极泉、青灵穴上。

一阵灼热直烧透他的手少阴心经脉。

他顿时双锥从左手脱掉，右手也轻轻地垂下。

他被屠仁杰用赤阳神掌掌力烧伤了手少阴心经脉。

他躺倒在地上。

× × ×

李壮看着屠仁杰，叹道：“我糊涂了，本来我已经知道了你是谁……”

屠仁杰看着他，不说话。

李壮仍在讲：“我知道了是你，你本来不怕毒的。你身怀阴毒、热毒两大神技，怎么会受伤？”

屠仁杰道：“可这些淬毒针也挺麻烦。如果你射别人，这时他已经是一具死尸了。”

李壮叹道：“可惜你不是那个别人。”

他问道：“你想怎么办？你要杀了我？”

屠仁杰道：“我发誓杀了长白十二峰，还有那个偷走两锭银子的人。”

李壮道：“好，好。你可以杀了我，也可以杀了长白十二峰。我不用你杀我，我自己足可以杀了我自己……”

他回手拾锥，一锥破腹，力透胸背。

李壮缓缓倒下。

李壮对屠仁杰说道：“我不用你杀，我自己能杀了我自己。你瞧，你发誓也没用，你终于没杀得了我云雾峰……李壮……”

屠仁杰看着他，见他力气不支，气喘吁吁。

阿妖已经忘了惊讶，她呆住了。

李壮说道：“我要告诉你，去……救她。她……落在了天池峰手里。她是……你的兄弟，是……不是？”

李壮说着，还笑，头一歪，死了。

× × ×

屠仁杰和阿妖在月光下埋了李壮。

他头一回没想起来要在坟前立上一块木牌牌，写上李壮的名字，以夸耀他复仇的成功。

他不知道这一回心里是什么滋味。

阿妖也没有话可说，血与死人把她的天真与挚情都弄没了。

埋过了李壮，他和她都没有一点儿力气了。

他想到：天快亮了，天亮之后，那些来邀斗的人就一拨拨、一伙伙都来了，那时就又是血啊杀的一场场搏斗。

他很疲惫。

阿妖也睁大了眼睛，瞪着他，像瞅一个怪物。他什么也不说，只是躺在地上。

他想着他那次在卧牛镇被弄成了一个孩儿骷髅，想起了卧牛镇杀虎台下血流成河那惨景，想起了屠忠放下铡刀慨然受死的那悲凉，那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他活下去，为卧牛镇报仇！

他必须为卧牛镇报仇，杀尽长白十二峰。

现在，长白十二峰还剩下了老大、老二、老三、老八、十一峰，还有老七神女峰。

他们已经死了一半了。

他想着杀虎台下那坟场，想着那头被他生生扼死的野狼，想得他血汨汨地流，一阵又一阵地流淌得很快。

阿妖在一边，见他那脸色一阵阵狰狞，一阵阵兴奋，很是陌生。她觉得可怕。他像一个陌生人一样，没了她所熟知的那可爱之处。

无心无肝 是为骷髅

第十三章 恩怨无了时

一 难说生滋味

屠仁杰与阿妖坐在树林边。

阿妖面色苍白。她经历了从未想到过的震撼。

她看屠仁杰，像看一个从未谋面的嗜杀恶魔。

阿妖看着树林，天渐渐亮了，树林显露出一点点树影，然后是树身、树枝来。

树仍然是活的，活得滋滋润润的。

阿妖的心却像死过了一次。

阿妖问他：“你想不想走？”

他很奇怪，问阿妖：“走？往哪里走？”

阿妖说：“去一个别人找不到你的地方。”

他摇摇头，他不要去别人找不到他的地方。他要找别人，别人也要找他。

他想着的是，今天，在这镇北小树林。明天，后天，再去找那个羊角台。在那里，他不会叫狂侠出手的，他要自己去会那个天池峰、双子峰，让他们偿还血债。

阿妖说道：“你不和他们打打杀杀，好不好？”

他苦笑一下，摇摇头。

阿妖看着他，流下了一串串泪珠。

他明白这泪水的意思。

阿妖站了起来，在等，在等他说话。但他不讲话，他用力咬住牙齿。

阿妖叹了一口气，走了，留下一句话：“你也会被仇恨杀死。”

太阳升起来了，树林中只有他一个人，一个孤独的身影。

他不知道他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阿妖和他是夫妻，阿妖本来是他的灵魂，是他的影子。可如今阿妖走了，他一下子失去了灵魂，也没有了影子。

阿妖应该走。不然，和他在一起，仇恨不仅会吞噬了他，也一样会吞噬了阿妖。阿妖活着是为了恩爱，可不是为了仇恨。只有他活着是为了仇恨，没有恩爱。他没有权利要阿妖陪他去死。

他活着，为了仇恨，他要死了，也是被仇恨所杀。

他等待着，坐在树林边，等待着仇恨的结束。

仇恨却很难结束。

× × ×

从树林边走过来一群人。

先是那个中年书生，他是崆峒三长老之一，叫做“不悲不喜”无老少，据说这人和崆峒的那一个死去的长老“不哭不笑”凑热闹最为不和，二人一见面就叮叮噹噹地吵个脸红脖子粗。如今却是他为凑热闹寻仇来了。

他身后是两个峨眉师太，这二人显见功力比冷面师太更高，轻功更比她胜过一筹。这二尼轻轻飘过来，脸上不喜不悲，毫无表情。

她们之后就是那四位华服少年，人人身佩长剑，疾步走来，显然功夫不如前面之人，所以急步追赶，走得惶遽。这四人是华山派人，是武三屈的徒弟还是师侄虽很难说，但人人神色肃然，显然也抱必死之心。

这之中除了峨眉的两位师太，其余之人皆是屠仁杰的死敌。

他回头向树林外看一看，阿妖没一点踪影。

他放下了心，他知道他还挂念着阿妖，阿妖跟着他更危险，这样说不定会更好一些。

他站起身来，伫立等候着。

这一行人来到了他面前。

峨嵋的两位师太抢在了前面。这两位师太一个瘦削，一个微胖。这一个瘦削的女尼上前施了一礼道：“贫尼打扰屠施主了，不知屠仁杰与我冷面师姐有何渊源？”

那一个微胖的师太也留神着他的神态，静静等着他答话。

屠仁杰心中一阵子激动。他想起了冷面师太替他揽过，想起了笑扫道人与曾刚同他一起掩埋母亲。母亲已死，怎能再让她受过？他想至此，就泪水潸潸流下，哽咽道：“师太动问，不敢不答，冷面师太确乎是屠某的母亲，与我十余年未见，刚刚见面，却又溘然逝去，让我在这世上成为一个孤苦伶仃之人了。”

两位师太本来就疑他是冷面师太之子，因她们知道冷面师太夫家姓屠，又听得笑扫道人与曾刚上山报知消息，就图谋一问，以便知他是否为师姐之子。一问确实，两位师太不禁大喜过望。

两位师太合十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时言语，却不知从哪里说起，她们只好口宣佛号，静聆其变了。

屠仁杰恭敬敬向位师太施礼。

× × ×

“不悲不喜”无老少走上前来，冷冷地问：“你就是那个骷髅人？”

屠仁杰点点头。

“不悲不喜”无老少突然嘻嘻一笑道：“你倒也诚实。”

四华服少年中一人喝道：“害死我师父的就是你？”

屠仁杰点点头。

华服少年气盛，马上把屠仁杰围在正中，四人长剑在手，冷冷觑定屠仁杰。

一少年冷哼：“你动手吧，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屠仁杰站在四人之中，不动声色。

四少年的长剑薄而长，锋锷尖厉，的确是华山剑派的长剑，这四人一齐出手，向屠仁杰刺出一剑，这一剑显出华山派弟子的剑术造诣确实不凡。四人一齐出剑，都用一招“西岳出岫”，平平一剑，疾而且狠，直刺屠仁杰前胸、后背、左右肋下。

这一招招数平平，但就只因四人齐施，出手快、狠，便不易抵对。

屠仁杰身子只动了一动。

他让过了左肋那一柄长剑，这一柄长剑刺空，锋尖走老，便贴他前胸而过，他用左掌一抬一拨，这柄剑便拨开了前胸平平刺来的剑尖。他右手一引一带，那剑便冲右边少年刺去。二人急急缩手，否则二人将对刺透胸。

他仍稳稳地站在原地，只不过身子向一侧挪动了一步。

这一步，就让四柄长剑无功。

四少年脸红面涨，华山剑派是天下七大派之一，武功自有其过人之处，尤其在剑法一道上，向来自负，以为不下于崆峒、峨嵋、武当。如今一招上来，被屠仁杰轻轻化解，当然心里不是滋味。

四少年就又一齐喝叱：“看剑！”

这一回就洋洋洒洒，使开了六十四式华山剑法。

西岳华山，山之险峻者，千尺幢上下，多有奇峻之地。人上千尺幢，生死两茫茫，说的是渡过了千尺幢之人自然知道山势之险，知道剑道的奇崛。华山剑法的六十四式虽然大开大阖，但也是锋锜颇利，剑势奇崛。四少年绵绵不绝施起华山剑法来，如长江滚水，黄河排瀑，一泻而下，倒叫屠仁杰不易还手。一时间，剑锋于身前身后飞，剑势在他周围绕，他只能引掌带风，使四少年剑锋走偏，而无暇去各各击破。四剑配合极和谐，竟因而大增威力，织成密密实实之剑幕，让他无法闯破。

一华服少年喊道：“骷髅人，你纳命来吧，用你这死人之头，去祭我师父英灵！”

屠仁杰竟无暇回话。

他身形渐渐迟滞，左胸被一少年剑锋扫过，扫破上衣，削去一片肉皮，鲜血便流淌下来。众华服少年见他受伤，剑势更紧，剑剑向他身上大穴招呼，一少年朗声长吟道：“日照西岳雾茫茫……”

另一少年陡然出剑，剑刺屠仁杰小腹，也曼声长吟：“万壑云岫看消长……”

第三个少年回身一击，剑锋直刺屠仁杰胸前五穴，他也高声吟道：“松间涛声闻不断……”

第四个少年也吟道：“只待玄乌照紫梁。”

这四句是华山前掌门人创六十四式后六式剑法时的剑诀。这六式奇崛疾厉，出手极快，四人诗未落而剑至，人未达而剑达，四剑一指胸前五大命穴，一递小腹丹田贮气之处，一击头顶有压顶之势，一刺足下有击蛇之拔。

这四式齐施，骷髅人将无法逃避。

但屠仁杰也正等他们这一绝招。

这一绝招配合得严丝合缝，但却有一点点漏洞。

这漏洞在于人的身子上下左右都动不得时，人的身子可以弯曲起来，这一点四少年没有想到。

屠仁杰的身子就在一刹那间弯曲起来了，而且伸出了一条腿。这条腿正踢在那一柄刺向小腹的长剑上，这一踢颇有力，长剑嗡地一声便脱手而飞，这让那少年大惊失色。

这时，屠仁杰的身子又朝前拱了一拱。

只是这么一曲一拱，三柄剑便落了空。

屠仁杰顺手一接，那一柄长剑便落在了他的手里。他用这一柄剑回头一扫，便正碰上了头顶纵飞而至的那一柄剑，两剑相交，又逢大力，咔嚓一声，两柄剑齐齐折断。

屠仁杰把断剑掷下，人在一边站立。

这失剑少年面无血色，他长叹一声道：“好，好。”

他上前去，拾取屠仁杰掷下的断剑，回头一顺，直刺当胸。这华服少年竟然当场自刺而死。

另一个折剑之人也呆呆地看定屠仁杰，那眼光可以杀人。他长叹一声，无话，剑一横，刎颈而死。

两人倒在一处。

两个华山少年看着血泊中的人，血烧得他们心热眼红。

他俩一齐吼喝，冲向屠仁杰。

这是狂刺，没多少剑法。人一疯狂，便无剑道剑法可言。

屠仁杰身子轻轻一转，便夺过了一柄剑。

那少年怔了一怔，转身化掌，来击屠仁杰。

屠仁杰身子避过另一柄剑，轻轻一递，这剑又回到了华山少年手里。

这少年就站住了，呆呆地看手中之剑。

这柄剑在他手里，但这柄他浸淫了十几年的长剑在对方眼中被视若无物。予夺予取，随手拈来。

华山剑是好剑，华山剑法是好剑法。好剑在他手里不如无剑，好剑法在他手中不能雪耻，不能伤敌，有什么用？

不能伤敌之剑，至少还可以杀了自己。

他回身引剑，长剑一振，荡一个漂亮的弧形。

颈血似箭，直标天空。

他用力拄剑，看定屠仁杰。

屠仁杰也住了手，他正用双指捏住了另一个华山派弟子的长剑。

两人都怔立在当场。

屠仁杰轻轻一叹。他没想到，这一场斗本来不是仇隙极深之斗。他认定华山武三屈之死虽系在他身，但不是他所为，其中有些隐情人人难知。可是这华山四弟子性情刚烈，生生死去三人，三人不能杀人宁可自刎，这让他又惊又怨。

但这怨得了他么？

他松开了手。

华山派只剩下了唯一一个弟子。

这人手中的剑刚刚被他用右手食指、中指夹住，任他如何用力，也无法抽回去。这时被他松手放开，就十分尴尬。

这少年一顿脚，内力一震，叭地将这柄剑震折。他这意思是剑辱剑亡，终生如可再活，不言用剑。

这少年面色苍白，回头向众人一望，见两位峨嵋师太站于身侧，就上前去，俯地磕头，行了九个大礼。

峨嵋两师太急忙过来搀扶他。

这少年道：“不知师太能否答允小辈的一个请求？”

一师太点头道：“说吧，华山峨嵋，素有交情，凡你所求，我当尽力去做。”

少年缓缓说道：“请师太将弟子的骨殖带上华山，将此战之情告稟掌门师伯，小辈在这里谢了。”

师太刚想说话，这少年的身子便摇摇而倒。

这少年自断心脉而死。

× × ×

崆峒长老“不悲不喜”无老少冷冷看着这四个少年倒下，他既不讲话，也不生气，人如呆立木鸡。

这时他觑定峨嵋师太，冷冷说道：“不知峨嵋中人是不是有甚么血性，也不知峨嵋

中人是不是仍自认为是侠义中人了，如此惨烈之情，峨嵋人也能袖手旁观么？”

峨嵋一师太道：“峨嵋虽是侠义中人，但这屠施主既为我师姐之子，峨嵋便凡事不能不顾手足之情。崆峒长老如此刚烈，怎么不急人之难？”

“不悲不喜”无老少笑得狂，笑声戛然止时，突然喝道：“忘了我是谁了么？我不悲不喜，无年纪之忧，无尘世之忧，早已将人世之情看破了。但你这骷髅杀人无算，就是我这木人，今日也容不得你，你来受死吧！”

他飞身而上，直扑屠仁杰。

屠仁杰自夜里至此，已是三战。

三战虽胜，但他已力疲。

他力疲但“不悲不喜”无老少精力正盛，他身上受了几处轻伤又一日一夜不曾休憩，自然就力气不济。

二人斗了三十招，不分胜负。

“不悲不喜”无老少内力充沛，人又刚勇，他一拳一式全用强力，拳出手时呼呼风生，打得周围草叶飞旋，树枝抖颤。这劲风逼得屠仁杰呼吸不畅。他内力不畅，便身形迟滞，被“不悲不喜”无老少打得连连败退。

他无还手之力。

但“不悲不喜”无老少这人也很精明，他不急于贪功，也忌他掌法了得，就只是用崆峒绝技伤魂拳攻他。这拳长于远攻，招招刚猛，让屠仁杰递不出掌去。

转眼间两人已经打了一百多招。

忽然屠仁杰身前多了一个人，这是个年轻公子。

他轻轻地接了“不悲不喜”无老少三拳，然后气定神闲地一站，说道：“崆峒长老何不先停手，等在下有一言相告？”

“不悲不喜”无老少只好停手。

这人转身看定屠仁杰，说道：“果然是你。”

屠仁杰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人是封汝申，是那个与他湖上结拜的兄弟，是那个长白十二峰中的女人神女峰。

他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一句：“你……你好？”

神女峰不理屠仁杰，她向四外人一揖道：“崆峒范前辈，峨嵋寒霜、秋露师太，在下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七神女峰，长白十二峰与这骷髅人素有过节，我一定要先向他讨还血债，决不容他人先杀死他。”

崆峒“不悲不喜”无老少见神女峰一上来便给他行礼打揖，很是受用，笑道：“好，好，既有人乐于杀人，我又何必着忙？”他施施然走到一边去，坐在地上闭目养神。

峨嵋两位师太也在一边静观其变。

× × ×

神女峰一抖头巾，头巾飞落，披一头垂瀑。

果然是绝色美女。屠仁杰看着她，想起湖上结拜，想起酒楼相识，想起铁槛寺焚一陌纸钱，想起她看守病人那日日夜夜。

他衷肠百转，柔情顿生，望定神女峰，想一述思念。

谁知她冷冷相对，问道：“不知骷髅人是否见到我长白十二峰的老四云雾峰？”

屠仁杰心中一愣，便知这其中有些难言之处。长白十二峰人众，她独独问及李壮，是不是她与李壮谊深情笃？长白十二峰中人人都暴戾，独有这李壮、侯雨像是条汉子。

屠仁杰道：“他已经来过了。”

神女峰耐住激动神色，问道：“他在哪里？”

言辞之中，已不掩其急迫。

屠仁杰神情落寞，说道：“你随我来。”

× × ×

树林之中，有一丘新坟。

神女峰神色惊惶，她急急地四处寻视，问道：“他在哪里？他在哪里？”

树林里没有人，只有这一丘新坟。

神女峰大吼道：“这不会是他，这不会是他。骷髅人，你这个混蛋，这不会是他，他怎么会钻进土里？他怎么会在这儿？李壮，李壮，这不是你，这不是你……”

她扒开了这一丘泥土。

就看到了李壮的尸体。

他用锥刺进了自己的腹部。

神女峰已泪眼婆娑，她颤抖着说：“你……你……你这又是何必？”

屠仁杰道：他是为了你，才自己刺了自己一锥……”

神女峰道：“他杀不了你，只好杀了他自己。因为他要救我。因为他是……我的丈夫。”

屠仁杰呆呆怔立，无话可说。

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人言已无，人事已尽，又能奈何？

神女峰看着李壮的尸体，恸哭无声。

她抱起了李壮的尸首，起身向树林外走。

她眼里没了一切，只有空空洞洞的仇恨，只有一个已死的李壮。

屠仁杰眼看着她走远。

她走着走着，突然回头一顾，那眸中闪着仇恨的光：“你也得死，而且比他死得更惨……”

他没答话。她已经不是他的那个酒楼上斟酒、湖船上结拜的兄弟了，她只是一个男人被他杀死的寡妇，一个死了男人的女人。

二 都因女人痴

阿妖自己一人向关东山走。

她只有一个念头，回长白山去，站在天池边临池一呼，阿二就会伸出它那长长的脖颈，大大的怪头来，让它驮着自己，回到那山洞里去，哪怕是死，也要和爹娘死在一块儿。她突然特别想那过去在山洞里的日子，那一群群的梦得鱼在水池里游，她天天吃也不见少。怎么就会突然一条鱼也没了呢？这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她如果一回到那洞里，就一定会又见到那洞仍是和原来一个样子，几块大石就是石床和石桌，水池里满是一尺左右长的梦得鱼。

但她知道，自从山洞里来了一个男人，一个骷髅似的男人，山洞就再也不是原来的山洞了。

如今她回去，宁愿死，也不愿过这种世上打打杀杀的日子。看他们一动手来便见生死，草菅人命时轻而易举，这让她震惊。

她不乐意见人们打打杀杀

她决心回天池去。

× × ×

她面前站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神女峰。

女人心里都承认对方美，但嘴上不会认输。

封汝申心中道：这是他的女人，那么一个人形骷髅，竟然有这么一个绝代佳人陪他，他这人活得也倒安逸。”这想法一来，自然也有些酸味。

阿妖心想：这个女人多漂亮，看那样儿，真水灵，像那些洞中的宝石一样，闪光着美哩。

这二人就呆怔怔地互相瞅了一会儿。

阿妖就粲然一笑。

这一笑让神女峰泄气，让她没办法再耍诡计，让她认定无论作什么假，在这纯洁的女孩子面前都是罪过。

她叹一口气，问道：“你和他在一起？”

阿妖点点头。

神女峰道：“他怎么和你在一起的？”

阿妖讲他死去时，讲他被丢进了天池，讲她如何救活了他，讲他与她那一次自绝，讲他杀人.....

阿妖的泪水潸潸而下。

阿妖问道：“他为什么不肯回来？他为什么总要杀人？他太爱杀人了，一会儿就杀死几个人.....”

神女峰问道：“你离开了他？”

阿妖泪水更多：“他杀人，我受不了。”

神女峰看着阿妖：“你告诉我，你.....见过他的脸么？”

阿妖点点头，一副诚笃神色：“见过，他瘦。”

神女峰一怔，不知道阿妖的话是不是说得准。她见到过那死人骷髅的脸色么？女人敢看这脸色，比夜半露宿野坟岗子还艰难，更别说同这人形骷髅相爱了。虽然这个阿妖姑娘不大省事，但面貌姣好，简直美若天仙。美人惜色，绝不会垂青一个人形骷髅的。

神女峰道：“你见到的他，戴着面具.....”

阿妖一笑道：“没有，他没戴面具。他那时已经死去了，哪还用戴面具？他被装在布袋里，只带着一些鲜花.....”

神女峰呆呆地看着阿妖，不知说什么好。

神女峰问：“你为什么要离开他？”

阿妖道：“他还要杀人。”

神女峰道：“你不该离开他，只有你才可以劝得转他，让他不再杀人。”

阿妖道：“我说话他不会听。”

神女峰道：“我有办法要他听。这办法保证灵的，你要不要试上一试？”

阿妖问道：“你有什么办法？”

神女峰在阿妖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话。

阿妖脸色绯红，她有点羞怯，对神女峰道：“你说，这样好么？”

神女峰咯咯笑道：“肯定行。你不是还想让他和你进山么？他如果不理你，你再一个人回去也不晚哪。”

阿妖想了想，点头应允。

阿妖其实也后悔，她越来越不想一个人回天池去。

没有了他，那山洞里的日子实在没法儿过。

她想，她要做最后一回尝试，试一试屠仁杰是不是肯回心转意。

阿妖问神女峰道：“咱们去哪儿找他？”

神女峰冷冷一笑道：“羊角台。”

阿妖和神女峰就日夜赶奔羊角台。

× × ×

羊角台是一块大大的方石，这块方石从地下拱起，弯出去，拗成一块断崖，形状像一只羊角。相传早些年时，猎人在这赶围，把一群黄羊纷纷从羊角台上赶下去，这一群死羊让七十个猎人、三十八驾马爬犁拉了六天。

羊角台这一块石头极大，很平，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五月初五，狂侠梦哈哈将与长白十二峰在这里做生死之斗。

从关东赶来了豪杰大户，赶来了淘金头领、赶山的独行人，从关内也赶来了许许多多的江湖人物，大家都想一睹关东狂侠梦哈哈的神采，想看看这一场关内关外罕有其匹

的交手。

× × ×

羊角台下搭起了一溜长棚。

关东豪客们在饮酒，在喝烧刀子。

马嘶，人吵，车轧轧响，声音昼夜不断。

人们都在等，在等着好戏开场。

等着也是等，人们便想出了好多趣事，来消磨这难耐的等人辰光。

就有赶山人孙荣的大车，在这一溜长棚中间来回走动。这车是赌车。

车里是一个箱子，箱子里是孙荣从长白山里挖来的云母块片，还有一种殷红的血参参籽。这二者都极少见，极难弄到的。在这箱子里却有两只大大的碗，一只碗里装这红参籽，一只碗里装那云母块片。赶车的人在来回吆喝道：“下注啦，下注啦，你赌狂侠能胜长白十二峰，就买这红参籽。一粒参籽三百两银子。你赌长白十二峰能胜狂侠，就买这云母块片。胜负一定，立见分晓啦，如果你赌得狠，赌得准，保证发财啦。”

就有人下注，买参籽的，买云母块片的，忙个不停。

只有几拨人不动，静静坐在长棚里等。

一拨人是武当笑扫道人与淮阳门大师伯曾刚。他们自来羊角台后，一直在帐篷内喝酒闲聊，不曾出来凑热闹。

一拨人是华山掌门人鲜三怒与他所率的华山派人众。鲜三怒天天打开棚帘看这景儿，他像在看市场吵买卖一样看这些南来北往的客儿。他的那一柄乌亮油黑的华山派镇山之宝湛庐宝剑捧在身后大弟子的手上。

另一拨人是大侠宋冰儿和雪花剑芦灵夫妇。宋冰儿用一柄墨剑，这是从骷髅人手中拿回来的那一柄剑。宋冰儿与芦灵也闭棚不出，偶一出入，可见在宋冰儿身后的那两个青年人总是那么直挺挺地站着，冷着脸，不讲一句话。坐在宋冰儿对面的，是那个愁眉

不展的病大夫铁琼。这一伙人也静静地等着。

另一拨人是峨嵋的掌门人清静师太带领手下门人六七位。因是女尼，就不与这一溜长棚挨齐，而把帐篷扎在对面坡上，远远可以眺见此处情形。峨嵋女流又都是出家人，自然就更无一点吵世嚣尘的心思，静静地没一点儿声响。

还有一拨是新任的天门派掌门人天门一鹫印方明率领的天门派三十余人。这些人虎视眈眈，根本不去管什么赌车夺胜，他们都枕戈待旦，期冀一举。

除了这些人，还有些单来独往，翩若飞鸿的江湖客，他们都在等着，等着狂侠和长白十二峰较量。

× × ×

阿妖问神女峰道：“这些人都在这里干什么？”

神女峰冷笑道：“他们在等机会，等机会杀人。”

阿妖全然不解：“他们想杀谁？”

神女峰说得很明晰：“他们有的人想杀狂侠，因为拣个机会，杀了狂侠，便可以在关东夺得盛名。还有些人想杀长白十二峰。他们是有仇怨，有欲望，有渴求。他们想寻找出长白十二峰的弱点，把他们一下子杀光，这关东千里的地盘就又可以重新划分一遍了。”

阿妖问：“为了这个，他们就杀人？”

神女峰点点头。

× × ×

五月初五早晚会来的。

五月初五是一个好天气

天还没亮透，早起的人突然发现长棚边都插一排排艾蒿。这方式从南俗，以古老的方式纪念屈原与介子推。但从长棚出来的人都觉得奇怪，这艾蒿我自己人未上山去捋，

却是什么人捋来插在我这棚檐呢？

只有阿妖与神女峰在暗笑，她们不讲，这件事没人知道。她们那心思也好良善，一心想让人们少些暴戾，多些善良。但她们这心思是不是会被这些江湖人领会呢？

羊角台边已经聚满了人，在等待这场厮杀开场。

长白十二峰来了，足足有一百骑乘从天边卷来，马蹄骤驰声惊天动地，如一片流云，哗地在羊角台下止住。

所有人都下马，静静立于羊角台下。

就慢慢踱上去四个人，这四个人是老大天池峰、老二双子峰、老三迷魂峰和老八立石峰。

四个人慢慢坐下去，等候狂侠出现。

× × ×

就从山坡下缓缓驰来一辆车子，车子由两匹骏马拉着，奔驰甚疾，但看上去却像缓缓而来，须臾便到了羊角台下。

从车里走出来三个人，一个是狂侠梦哈哈，一个是那个没了左臂的小孩儿，还有一个是羊羔。

赶车的胖子也下了车。

四个人略一停顿，身子疾飞都落在羊角台上。

狂侠是扯了羊羔一把，携持她飞上去的，饶是他带着羊羔，仍比胖子和小孩儿飞得更高更轻更远些。

狂侠四个人站在天池峰等人面前。

天池峰见狂侠一纵一飞，便知这人轻功已然超过自己许多，他身子不弯不蹲，不纵不提，只斜斜地向上一引，便如出簧之箭，轻轻飞去，不着一点吃力的痕迹。这让他暗暗吃惊。

狂侠站在天池峰对面，心中一阵落寞之感。他本不必对天池峰出手，但现在非出手不可。也许他在十年以前就应该向长白十二峰出手。

天池峰与双子峰等也站了起来。对面这个不怒自威的人就是狂侠梦哈哈，是那个关东人人闻名色变的狂侠梦哈哈。

没人知道梦哈哈想做什么，能干些什么。

现在，他们要与这个梦哈哈生死一搏。

三 重提旧因由

天池峰向狂侠一揖道：“听兄弟们说，狂侠上鹰嘴砬子非要还我们两锭银子，不知这之中有什么因由？”

狂侠仰天一啸，长叹道：“这亦是我的心病了。我十年前经由关东路，见到卧牛镇人屠勤与你长白十二峰中人交割纳银。这是长白十二峰向卧牛镇每年索要的常例纳银五千两。我看着气愤，恰巧手边又无钱去付豆花楼的酒钱，于是用两锭假银换了你那例银四十两。我以为这是索贿之钱，取之无妨。谁知长白十二峰竟借此因由向卧牛镇发难，一个秋祭之日，屠镇人千余，将镇中妇女掠去鹰嘴砬子。这事虽非我梦哈哈作恶，但因由我生，我不能不来向长白十二峰讨个公道。十年之所以不曾同长白十二峰交涉，皆因卧牛镇尚存一人，我必先让卧牛镇人为亲人报仇。如今，骷髅人已死，屠镇之仇只好由梦哈哈来报了。上次送那四十两，是想提醒你们，区区四十两银子，决不会有千余人命之灾就是了。”

天池峰等一听，心下骇然，知与狂侠积怨之深，已累十年了。他们刚来时见狂侠那身手，自忖极难应付，也曾在心中思忖化解之法。但一听狂侠这番话语，顿时死去了化解之心。

天池峰道：“好，好。既是骷髅人已死，狂侠愿揽这一仇隙，长白十二峰当与狂侠

做一了断。”

天池峰知狂侠当众评说此事之心意。屠卧牛镇之举人们一向以为是仇杀，是卧牛镇与长白十二峰之间的深仇，不料如今说开了，却是为四十两银子，江湖豪杰们便纷纷议论，以为长白十二峰做事太过。四十两银子区区小数，奈何屠杀全镇，不分老幼？这实在让江湖豪杰们不齿。

天池峰缓缓说道：“狂侠所说，是为一因。但长白十二峰倒也不至于因为这一点原因便有屠镇之举，我长白十二峰因知卧牛镇有图我之心，才与卧牛镇有这一场血杀的。”

众豪杰仍议论纷纷，皆不信天池峰的话。

狂侠突然一声啸吼，这啸声惊彻天地。

众豪杰为之一惊。

狂侠道：“天池峰，屠卧牛镇之举确系血仇，我今日来代卧牛镇人报此仇。你只管让你的人都上来便是。”

天池峰知这是一场血杀，他踌躇一会儿方说道：“狂侠英名，长白十二峰不是不知，今日相遇，也该长白十二峰遭厄，我等自当拼力一搏。我与二弟齐上，来与狂侠讨教几招。”

狂侠哈哈一笑道：“好，就是你们四人一齐上也没关系。”

天池峰与双子峰互望一眼，他们知道这是一场生死之搏。狂侠梦哈哈素与关东巫医云三跳齐名，二人侠名并称于关东，世人皆不知其功夫有多高深，只知是天下人皆难敌的三五高手之一。这狂侠比关东巫医云三跳又名气响些，因为他行止匆匆，喜怒不定，是以人们也更惧怕他些。

他们这互望一眼，是决心拼死一搏。

“等一等！”

就有一个人从羊角台下纵身一跃，人便跃到了台上。

这人站在狂侠与天池峰中间。

这是个年轻人，天池峰与双子峰不认得他。但他一上羊角台，台下便有个女人啊噢叫了一声，显见得是惊讶这人居然能冲上羊角台。

他冲着狂侠行礼，跪下磕头。

狂侠吃惊，问道：“你是谁？”

他站起来，瞪着双眼瞅定狂侠：“我是骷髅人。”

狂侠吃惊得很，这人面貌没一丝骷髅人那模样，这人的身形倒与那骷髅人相似，细看他脸面，没戴人形面具。

狂侠苦苦一笑道：“骷髅人是我徒弟，他已经被长白十二峰杀死，人已经水葬于天池了，你是谁？干嘛要冒充他？”

屠仁杰扬头而视，羊角台下众豪杰凝视着他们，他长长一叹道：“狂侠不信，人变成鬼，鬼能变成人么？”

狂侠又惊又喜，看定他，语句忽然激动得结结巴巴：“你……你是他，你是，你怎么又活过来了？”

屠仁杰看着狂侠，百感交集。

× × ×

他刚才在台下，听到了狂侠与天池峰的一场对话。

天池峰意在屠镇，这他早就知道。但那个用两锭假银换取真银子引起屠镇之举的人竟然是狂侠，是他的师父。这让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又想哭，又想笑，又心酸，又愤怒，又不解。狂侠既是换银之人，干嘛要教他一身武功，让他去报那屠镇之仇？如果他细究原由，他是不是也该把仇恨之剑砍在狂侠身上？

狂侠望定他，轻轻说道：“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屠仁杰点点头。

狂侠道：“你可以向长白十二峰寻仇，如果你死了，我替你报仇。如果你活着，换银之事，我一定给你一个公平了断的机会……”

屠仁杰看着狂侠，心里突然明白了许多事。他知道了狂侠的心思，他从不让他叫师父，这倒不是因为狂侠不喜欢他这个人形骷髅，而是因为狂侠知道终有一日他与狂侠会以仇相对，那时他的师父之名会使屠仁杰不敢出手。

屠仁杰心内酸楚，低下头去，轻轻地说了一句：“好。”

屠仁杰走到胖子面前，一揖道：“胖子，多谢你了，帮我照应恋人楼……”

胖子见他模样，本来还疑心他并不是骷髅人，但一听他声音，知是不假，就含泪一笑：“那儿烧了，被那些王八蛋烧了。长白十二峰那些混蛋，还打伤了小孩儿……”

屠仁杰抚摸着小孩的臂膀，说道：“是我累了你……”

小孩儿故作老成之态，笑道：“没了这只手，掷骰子再也掷不过你了。”说完这一句，突然呜呜哭起来。

屠仁杰低下了头。

他慢慢走向天池峰，冷冷地盯着他。

天池峰盯住屠仁杰。这人身上已见不到那个骷髅人的模样。天池峰自从上一次与骷髅人交手，与双子峰二人俱受了伤，他忖度骷髅人经他与双子峰合力一击，必然已成死人，不料在这里又见到了这人，这让他十分沮丧。看定屠仁杰，他冷冷地想到：长白十二峰因为有了你这个人鬼，已经折损十之六七，这一次决不能让你再逃过去。但他知狂侠在一边，这一次毕竟无法再与双子峰一齐出手去杀他了，就看一看双子峰，那心思自然是要双子峰出手。

岂料双子峰只是望定他冷冷一笑。

× × ×

这时，台下有人朗笑道：“骷髅人，你既不死，还我血债来！”

就有人从台下一纵，身子一飘，便飘到了羊角台上。

这是宋冰儿夫妻。

羊羔惊叫了一声，她知道留人馆那一场冤斗。

屠仁杰回头瞅了羊羔一眼。

羊羔就想：他毕竟还是回头瞅我了，我以为他只同小孩儿、胖子寒暄，理也不理我。现在他听见我的叫声了，我这一声叫是为了他，是怕他不敌宋冰儿夫妻才叫的，他听见了，回头瞅了我一眼，这一眼对于我来说也就足够了。

宋冰儿抱拳一揖道：“骷髅人，上次去留人馆一扰，因你能力挫宋某，才让我等败兴而归，如今在下又来，还是那一句话：你得把雪翁之死做一个交代，否则今日宋某与你不死不休。”

屠仁杰一笑道：“宋大侠，我杀人太多，但也知谁可杀谁不能杀。雪翁对我有恩，赠我墨剑又送我冰雪双蟾，我再糊涂，也不至于杀死自己的恩人。”

宋冰儿道：“可墨剑在雪翁身上，我们知道的，这一柄墨剑正插在雪翁身上，雪翁才因此丧命的。”

屠仁杰道：“在下山边被阻，与人相斗，墨剑失落，被长白十二峰得去。这事儿可问长白十二峰便知。”

宋冰儿悠悠叹道：“长白十二峰做事虽不大可信，但你这一推托，谁又为证？”

屠仁杰无言可对，他回头看一看胖子、羊羔、小孩儿这几个人，他们知他那一场厮杀，险些丢了性命，但他说以他们为证人，宋冰儿又怎么能信？

这时，羊角台下有一人朗声而呼道：“我来做证。”

就有一人飞上了羊角台。

这人竟是天下第一杀手麻杀。

× × ×

这人站在羊角台上，望着屠仁杰冷笑。

麻杀道：“你还没死？”

屠仁杰道：“只要你杀不死我，别人就更杀不死。”

麻杀笑了，这是会心的一笑。

麻杀朗声对众人说道：“去年在天池上，天池峰约我去杀人。我杀人无二价，三十万两一条人命。他让我去杀这个骷髅人，我去了，与这个人形骷髅战在一处，打得难解难解，这时，双子峰，还有云雾峰、恶林峰，也就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二、老四，还有老九一齐现身，把我与骷髅人打下悬崖。墨剑是丢在了悬崖边，被他们拿走了。我匆忙之中用锁链吊住悬崖边的一棵青桐柞，吊了好半天，是这位姑娘救了我这骷髅人。这位姑娘是羊羔，她是和这个胖子，还有这孩子一块去的。”

宋冰儿望一望芦灵，又看看麻杀，突然一问道：“阁下所言是实？”

麻杀冷笑道：“天下一杀的信用再不济，也比长白十二峰好上许多吧？”

宋冰儿脸一红，拱手一揖道：“好，这一笔帐我们自会找人去算。”

他与芦灵轻轻飞下了羊角台。

但在病大夫铁琼身边的那两个人突然身子一纵，上了台。

这是在帐篷里总腰挺挺站在宋冰儿身后的那两个年轻人。

这两个年轻人面色很冷。

一个说道：“我是唐云。”

一个说道：“我是唐月。”

两个人说完自己的名字，就不再多置一词。

但说出名字来就已足够，谁不知蜀中唐门暗器天下第一，谁又不知唐门子弟中最为辣手可怕的人就是唐月和唐云？江湖有言传曰：人难过，遇唐月；走厄运，碰唐云。

原来唐云唐月就是这么冷冰冰的两个年轻人。

唐云道：“我要找你算帐，先找那个人.....”

唐云用手指一指胖子，这时胖子慢慢走出来。

小孩儿突然说道：“还有我。”

他空荡着一条衣袖，人仍飘逸，和胖子站在一起。

唐云和唐月在冷笑。

对于他们来说，面前有三个人和三十个人都一样。

胖子和小孩儿的身后是狂侠和羊羔。

唐云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一副鹿皮手套。

他戴手套的速度很慢，慢吞吞的让人不耐烦。

可唐月一转眼就戴好了手套。

两个人身子一移，就分开站好。

唐云道：“你伤了唐胜？”

胖子笑道：“他自己伤了自己。”

唐月道：“我听不明白。”

胖子仍笃笃地笑：“如果你的暗器伤不了我，也只好伤你自己。”

唐云道：“我明白。看来你是暗器道中的老手。”

唐月道：“听唐胜说，你能一口道出唐胜的随手发招三十六计。不知关于我，你能说出些什么？”

胖子道：“我讲不出些什么，我只知道你叫唐月，你和唐云一比，是因为你手黑，所以叫黑手唐月，我不明白你的暗器手法，只知道你的暗器要防后不防先，后手暗器才是杀着。”

唐月怔了半天才叹气道：“唐胜的话果然对，人在蜀中，弱在关东。这句话我信了.....”

唐云冷笑：“关于我，你能说些什么？”

胖子道：“你有一手妙招，叫‘金针度劫’。你有三十六口金针，最拿手的本事是‘三十六失’，你不愿意同唐胜那妙手弥陀的三十六计相媲美，因为你这三十六失如果是妙着，那唐胜的三十六计就只是乱抛暗器了，你用六根金针取了妙殊院文法大师的命，用十八根金针把南侠盖樊杀死，至今为止，你最多没发过二十根金针，你百无一失，所以在唐门弟子之中，也数你最为傲岸。”

唐云冷笑道：“好，好。可不知你的命，我用几根金针可以换得？”

胖子略一沉吟道：“你也得用十二根金针吧。”

唐云道：“好，恭敬不如从命，我就用十二根金针来试试阁下的身手。”

唐云十二根金针在手，他冷冷说道：“我与阁下本无仇冤，但你伤了唐胜，伤了唐胜就是伤了唐门，伤了唐门就是伤了我，我之出手，还请阁下见谅。”

胖子忽然狂笑道：“难道蜀中唐门威震天下，靠的就是这一些婆婆妈妈的小娃娃么？”

唐云面色一变，拈金针在手，双手抵于腹前。

胖子盯住他的双手，双目转也不转。

就有人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蜀中唐门，也忒孟浪，金针既然无功，何不悄悄退下去？”

唐月突然回身，向台下一吼：“谁？”

× × ×

就有人身子轻轻一荡，人已经站在台上了。

这人穿着趿鞋，衣衫不整，但面上漾着笑意。

偷王，这人竟是偷王。

偷王看着屠仁杰，笑道：“我就说你不会死，却偏偏总有人告诉我你死了。这怪不怪？”

屠仁杰一见偷王，就想起在偷王宫殿里的那些日子，他心中激动，向偷王一笑道：“我怎么会死？还没喝够你的女儿红。”

偷王一笑，二人之情，尽在这一笑之中。

唐月道：“你是什么人？敢来讥笑蜀中唐门……”

偷王一笑道：“你问问唐家主事的唐大先生，他如今尚欠我一百万两银子。上次他赌我偷不去他的随手暗器，却被我得了手，那赌资是一百万两银子。唐大先生想为唐门赚点钱去造暗器，我想从唐门赚点钱给弟兄们花花，结果呢，是在下赢了。”

唐月一听，暗暗吃惊，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家伙真是偷王。

偷王对唐云正色说道：“我劝你别放那金针了，你唐门暗器的最大威胁处，就在于那毒，可你这金针无毒，人家谁还怕你？”

唐云一听，大吃一惊，马上拿出金针细看。

果然金针有些异样，淬毒那暗绿色也不那么正了，像还隐隐发光。

唐月道：“是你动了手脚？”

偷王道：“你二人在帐篷里站得笔直，就难免累。我想这羊角台下人成百上千，给你误伤了一个，也不大好。所以，我就把你的金针换了。”

唐月忙去看自己的暗器。

偷王一叹道：“我照顾了他，当然也没丢下你。”

唐月与唐云面面相觑。

唐云道：“好，偷王好手段。咱们日后再会！”

二人纵身下台，转瞬去远了。

四 男儿重一诺

屠仁杰没想到麻杀会来，也没想到偷王会帮他。

麻杀为他做证，不惜驳了关东侠客宋冰儿的脸面。偷王为了助他，一出手就得罪了名重天下的唐门。

他看着麻杀，看着偷王，泪水潸潸而下。

麻杀一笑道：“比掉下悬崖那时还熊包，干嘛掉眼泪？”

偷王也拊掌大笑道：“什么骷髅人，简直就是个婆婆妈妈的傻瓜蛋！”

屠仁杰强忍眼泪，不看偷王与麻杀。

天池峰冷冷一笑道：“骷髅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交之人，不是杀手便是小偷，这能成什么气候？”

偷王冷冷一笑道：“长白十二峰也没瞧在我眼下，如果你杀了骷髅人，我让你长白十二峰天天受穷……”

偷王一句话，偷儿跑断肠，偷儿天天光顾，长白十二峰怎能不穷？

麻杀冷冷笑道：“如果你杀了骷髅人，我负责杀死你，头一回我杀人不要那三十万两，我取你命，一文钱也不要。”

天池峰狂笑道：“好，好。长白十二峰真是越活越活回去了，竟能让你们这些杀手偷儿小瞧，也罢，今日之斗后，我天池峰必来寻你们做一个了断。”

× × ×

屠仁杰望定台下。

台下有华山派掌门人鲜三怒及其弟子，有淮阳门大师兄曾刚与武当长老笑扫道人，有宋冰儿夫妇，还有峨嵋掌门清静师太及其门人，有天门一鹫印方明及徒众，还有许许多多不曾闻名的江湖豪杰。

屠仁杰向台下一跪，说道：“我是卧牛镇人，卧牛镇一日尽化为尘土，全镇男人尽死于无辜，只余下我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骷髅。台下诸位，有的与我有仇，有的与我有冤，有的是我恩人，诚若与长白十二峰一搏，有活下来的机会，当给诸位一个公平。”

台下诸人无语。

× × ×

天池峰站在了骷髅人对面。

两个人马上要做生死之搏了。

骷髅人很心定，他知道他现在才找到了血债的仇人，就是这个天池峰，还有那双子峰、迷魂峰才是主要的仇人。

他很有信心，他决心这一次让天池峰死在当场。

这时，他突然听到了一声声的惨呼：“杰哥！杰哥！”

是阿妖，是阿妖在呼唤他。

阿妖在哪里？

× × ×

阿妖在羊角台的悬崖边上。

羊角伸出去，角尖指向天际，那悬崖边少说也有三五十丈高。阿妖被神女峰挟持，站在那崖边上。

神女峰面色冷漠，看着屠仁杰，她手中提着一柄匕首。她在屠仁杰面前，总是提着这么一柄匕首。

阿妖头发披乱，人也憔悴。她嘶声而呼道：“杰哥，杰哥，别杀了，求你，救救我。”

屠仁杰慢慢转过身子

他看着神女峰，一笑道：“你想干什么？”

神女峰道：“你放弃机会，不再与人寻仇，我就放了她，让你们一齐离开这里。”

屠仁杰道：“咳，你明知这并不可能……”

神女峰：“否则，你只会见到她死在你面前。”

屠仁杰一叹，低下了头。

他心中很乱。

阿妖实际上是他的结发之妻。

只有阿妖才不厌见他那骷髅形象，只有阿妖，才会把他从死亡里拽回来。如今阿妖有难，他怎么办？他应该马上放下他的仇恨，跟阿妖走，跟阿妖去，哪怕去死。

但他不能走，不能去。

他的心已经乱了。

神女峰对阿妖说道：“你瞧，他果然人面兽心，他根本不会理睬你。他活着只是为了他那仇恨，他根本没把任何人的情义放在心上……”

阿妖这时已经是泪流满面。

她哽咽着说道：“杰哥，杰哥，你让我好难过……”

她忽然一转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所有的人都不忍听她那一声临渊而坠时的惨叫。

神女峰笑着对屠仁杰说道：“你看，你的女人没了。你和我一样了。我也没杀你的女人，对不对？是她自己杀死了自己。不过她没用什么锥，而是自己跳了下去。你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她肯定摔得很惨，身子也摔碎了，脸摔得扁扁的，你为什么不去看看？”

屠仁杰闭上了眼睛。

他不愿听也不忍听神女峰的话。

他脸上流出了泪。

神女峰看看他，突然一句话也没了，人匆匆跳下台来，走了。

× × ×

天池峰对屠仁杰冷冷一笑道：“这可不妙啊，临敌之际，最怕分神，分神则必败，你今日既伤心女人之死，神情必然恍惚。这下子你死定了。”

屠仁杰不语。

他在想：阿妖为什么不走？她如果走了，我一样也是牵肠挂肚，阿妖为什么和她在一起？她好毒，想出了这么个主意来对付我，真正是毒女人之心哪。阿妖死了。阿妖死了。我当然也活不成了。我也不要活了。只要让这个天池峰在我要害穴上击一猛掌，我便可以不活了。

他恍恍惚惚，走向天池峰。

他与天池峰交手，必死无疑。

× × ×

突然，有两个人一齐飞上了羊角台。

这两人一高一矮，是笑扫道人与曾刚。

屠仁杰道：“你……你们想干什么？”

笑扫道人说道：“你还欠我的债。我说过，你与长白十二峰的过节一去，我要与你清算崆峒、华山人之债。可现在我等不及了。你这副样子，必然是死，与其死在长白十二峰手中，不如死在我手里。”

又有人一飞而上，这又是两人，一是华山派掌门人鲜三怒，另一个是崆峒长老“不悲不喜”无老少。

鲜三怒道：“这人形骷髅，怎么能杀死我师弟武三屈？师弟，师弟，你死得好冤，你看他这样子，只怕我一指也可以杀死他。”

屠仁杰看看鲜三怒，又看看笑扫道人与曾刚，再看看台下峨嵋派中人，心中突然一阵清朗：我不能死，欠下的债太多，我欠下的债太多，我一死，谁去还债？

这时，狂侠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你如果死了，我决不向长白十二峰出手，你们的仇冤你自己去了结。”

屠仁杰想：对，我自己去了结。我要活着，干嘛要用别人？

屠仁杰的心思一定，回头看一看身后的胖子、小孩儿、狂侠、偷王，还有那个睁大

眼睛的羊羔，他知道他亏欠他们的太多了。

他向天池峰吼道：“杀——，杀——，杀——”

这一声吼在他心中积郁了十年，他在梦里咬牙，在静夜里沉思，都想着这一击。

× × ×

天池峰也纵身而上，二人战在了一处。

没人知道天池峰的寒冰掌练到了什么火候，但这时天池峰引臂出掌，击向屠仁杰时，狂侠心中不由得一凛，这人的寒冰掌功夫已经到了十成火候了，他一出掌，掌心再无寒霜冰缕，而只是在掌绕之处带起一阵寒风，风凝止时，便见寒霜。这掌力十分惊人。

屠仁杰却也不惧，一掌掌递上去，与天池峰接招。

屠仁杰用的是赤阳掌。

天池峰嘿嘿冷笑，他心中暗道：我这寒冰掌功夫对人之损，莫大于对手阳明大肠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阳明胃经脉的伤损，饶你骷髅人练过寒冰掌，也决不可能让你的这四处经脉凝成寒冰，阳明经脉、太阳经脉循阳走暖，寒冰毒气一侵立毙。是以天池峰掌掌不离这四处经脉要穴。他心中一开始就属意屠仁杰的“听宫”一穴，这一穴在耳中，其浑如珠其大如赤豆，为手足少阳、手太阳三脉之会。天池峰想到，如果让他一掌拊于听宫穴上，自屠仁杰手足少阳、手太阳三脉交会之处侵入寒气，则屠仁杰这人必死无疑。

天池峰在寻找这一机会。

而且屠仁杰好似并不明白“听宫”这一穴会是天池峰致他于死命的死穴。

屠仁杰仍以赤阳神掌与之过招。

天池峰引掌出击，一直凝神在屠仁杰的肩臂，他如果一掌击中骷髅人的前谷、少泽、阳谷、肩井等穴，也可少得功劳，但屠仁杰掌力浑厚，出掌缓慢沉实，让他无法下手。

天池峰没有机会。

二人就递了二十多招。

天池峰找到了骷髅人的弱处，这弱处是，如果骷髅人右手出掌拍中天峰的左臂，这时他的头便会偏侧，“听宫”一穴便会贴在臂上，只有那么一瞬间的机会。

天池峰决心找到这个机会，这样他就必须左臂先交骷髅人一击。他边出掌边引内力，将力道集中于左臂之上，待骷髅人出掌一击。

果然，他右手出掌，猛然一击，叭地打实，便又用上些力道，让赤阳神掌之力由他左臂透入。

天池峰脸色一变，双子峰与迷魂峰都吃了一惊。

这时，天池峰的右手轻飘飘地扬起，贴在屠仁杰的“听宫”穴上。

天池峰被他击了一掌，右手之力所剩不多，至多还剩五成力道，但他知道，世上任何人只要身内侵入他三成寒冰掌力在这“听宫”穴内，也必然少阳、太阳经脉凝血而死。

天池峰知自己已稳操胜算，于是狞笑着向屠仁杰“听宫”穴上灌注真力。

骷髅人马上就会死去，长白十二峰仍然可以在关东横行。

可这时，天池峰听见了他肩骨的咯咯碎裂声。

他做梦也想不到，应该被寒冰毒掌击倒而无一点抵抗之力的骷髅人还怎会发出大力来震碎他的肩骨。他知骷髅人这一掌力道不小，但没想到他竟能以十成力道用在这一掌之击上，难道他就不怕“听宫”穴被击而毙？

可奇怪的是，赤阳掌之热毒自手少阴心脉极泉冲入，经青灵、少海，过通里、阴郄，直达手少府、少冲，让他一臂变得赤热。那赤阳掌力又由动脉入胸，直奔心穴。

天池峰觉得腑脏一热，哇地喷出一口血来。

他的手一松，再也无法向骷髅人的“听宫”穴用力了。

他双目圆睁，一口接一口地狂喷鲜血。

他的身上也发生了变化，左臂起始，胸前、腹下渐渐出现了一块淤血似的红，一块

发黑的斑块，又一块惨白色。

天池峰一边吐血一边呻吟道：“你.....你为什么不.....”

屠仁杰一笑道：“你知不知道，长白山天池深处，有一种鱼，这种鱼叫‘梦得’，平常人梦中才可以得到.....”

天池峰念叨着：“梦得，梦得？”

双子峰与迷魂峰上前来，把天池峰背下去。

双子峰见老大这样子，知道凶多吉少，上一次他与天池峰一齐出手，弄得骷髅人也这般狼狈。那是寒冰掌与赤阳掌之掌力弄乱了人的经脉，才可以把人弄成这种样子。

也许只有关东巫医云三跳可以治好他，否则他只会是一个废人。

天池峰仍一口一口地吐血。

双子峰又不敢不让他吐，他知道，如果血逆而行，窜乱经脉的寒热毒一起侵心，人将死得更快，只有吐血，血少了，经脉之载负才不那么重。

他是不是也要呕尽心血，形同骷髅？他是不是会无救而死？这是不是天之报应？

× × ×

双子峰看定天池峰，他目光中是一片惨凄：“老大，我去了，但愿我会为你报仇.....”

他一步步走向骷髅人。

双子峰胖胖的身躯站立在屠仁杰面前。

双子峰说道：“其实，屠杀卧牛镇的只是我与老大，老三。你不该杀这么多人。”

屠仁杰道：“你们是长白十二峰，我杀的是长白十二峰。”

双子峰道：“冤有头，债有主。你杀了老四、老五、老六、老九、杜十二，他们都无辜。”

屠仁杰道：“卧牛镇一千多男人也无辜。”

双子峰道：“卧牛镇要向长白十二峰寻衅，这是老三找到的证据。”

屠仁杰看定迷魂峰魏三：“什么证据？”

迷魂峰笑道：“狗屁证据！我只不过和天门派的天门一鹫……”

他刚刚说到这里，叭地一枝箭射入了迷魂峰的左胸。

放箭的当然是天门派中人。

华山派掌门人鲜三怒喝道：“印方明，你想杀人灭口么？我本来就听说你这人不服师兄天门一隼李方恩为掌门，总是图谋掌门之位。想不到你这人与长白十二峰勾结，想来骷髅人杀尽天门派门人之事也尚在可疑之内。魏三，事已至此，你难道还要为他隐瞒么？”

魏三冷冷一笑道：“长白十二峰有仇敌骷髅人，天门派又有人想当掌门。我为什么就不能利用他们？老大和老二都看不上我，我也不是省油灯。我做的事多了，你们没法儿知道。印方明，你如果再动我一动，我自有人把你那些欺师灭门之罪——向江湖讲明……”

印方明冷冷一笑道：“长白十二峰是什么东西？也敢来欺我天门派。天门派在我父亲那一辈，江湖上声名俱盛，如今到了师兄和我手上，再是无能，也不容你这群歪门邪道诋毁。魏三，你红口白牙，指控我天门派，有什么证据在手？”

魏三只是冷笑。

双子峰看定了魏三，冷冷一笑道：“我和老大都以为你是好人，谁知道你是这么个狗东西。”

他回头看看立石峰：“八弟，你想怎么样？”

立石峰道：“二哥吩咐就是了。”

双子峰道：“老八，你为人憨厚，决计不是魏三的对手。你现在就走，带着老大走。去找老七，你替我给老七跪下，就说长白十二峰求她了，去找巫医云三跳，请他为老大治伤。老七能帮你，魏三可斗不过她。”

立石峰眼中噙泪，向双子峰跪下，磕了三个头，抱起天池峰，下了羊角台，招呼十几个大汉，急驰而去。

魏三望着立石峰远去马队，轻轻一叹。

双子峰道：“魏三，你趁早别动歪心思，只要你一动，我就先宰了你。”

魏三一笑道：“老二，你与我是兄弟，如果你战这骷髅人不下，兄弟也不会看着。长白十二峰是骷髅人死敌。我魏三也明白这一点。”

双子峰一吼道：“你滚！如果你再啰嗦，小心我改变了主意。”

魏三马上不语了，人坐在羊角台一边，不动。他时时盯着台下天门派中人，以防被人暗算。

双子峰这时看定屠仁杰，说道：“上一次讨教，让你活了下去，这一次你决不能有那机会了。”

屠仁杰向双子峰施了一礼道：“请。”

他这一礼，是敬双子峰这骨气，不肯与魏三这肮脏之人同流，又赞他生生死死之时，拿得起来放得下。

双子峰身子一纵，飞掌而去。

这一场厮杀又不同于刚才。

双子峰远比天池峰还要小心。

他已经没了天池峰那自信。因为至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天池峰已经用寒冰掌力击在骷髅人的三阳交脉之会“听宫”穴上，竟会劳而无功，反让骷髅人一掌击实左肩，立成败局。他只得小心翼翼，不让骷髅人的身子欺近。这样一来，他那赤阳掌力便大打折扣。饶是如此，他那掌力也十分浑厚，呼呼热风随掌而起，每一击时，掌心隐隐似血，一击辄变，不见掌心血色。旁边观望之人人都知道这是赤阳神掌练至十成火候之征兆，都暗暗吃惊，知道这掌如果掠来，自己多半不敌，单是那酷辣辣热风，就逼得人喘不上气。

来。

但屠仁杰仍然很是从容。

如今他正用寒冰毒掌去抵对赤阳神掌。他着着被动，直待双子峰出掌之后他再出掌，每每想抵掌相对。双子峰就惧他这一招，怕他寒掌触手，所以一招出去，未达先退，就变得缩手缩脚，越打越没劲头。

屠仁杰反倒越来越占先机。

终于被双子峰寻到了机会，当他引掌回臂，做一势“赤日玄乌”时，左掌划圆，右掌两跳而推出，一跳跳击骷髅人少冲、少府穴，再跳跳击对方通里、阴郄、神门三处穴道，然后推掌直击其极泉、青灵、少海三穴，这几处穴位都属手少明心脉，如用热毒攻入，则对方无救。

他掌力两跳未达，而一掌击实，恰恰拍击在三穴上。他不由得一喜，身子迟滞了一下。

这一下给了骷髅人机会。

骷髅人在他左臂手太阳小肠经脉的阳谷、善老、前谷三穴上轻轻拍了一掌。

他顿时觉一阵凉气从手臂向上伸延。

他耷下手臂，说道：“好，好。果然是.....好。”

他挽臂验看，觉一阵子寒气向上而行，直冲心脉。

他嗒然若丧，缓缓坐下，用功疗伤。

寒毒自行入手太阳小肠经脉，让他冷颤不止。

他抬头看了看屠仁杰，笑着咯了两口血，说道：“你赢了.....”

他头一歪，震断了自己的心脉死去。

× × ×

双子峰死了，天池峰变成了废人。

现在只有迷魂峰还在眼前。

魏三跪在双子峰身前，喊：“二哥，二哥……”

他冲屠仁杰吼：“骷髅人，你杀不杀我？武三屈是我与印方明杀的，连那个蛤蟆塘的刘雪羽老头儿也是我杀的。你还不来杀我？快来杀我!!”

屠仁杰看着他，只是冷笑。

魏三跪下去，抱起了双子峰的身子，向台下说道：“魏三不才，做事亏负弟兄们甚多，有谁想找我报仇，当于这几日来长白山灵台洞外。我大哥被八弟送去，死活不知。我得去看看，死前知他生死，我的心才放得下……”

魏三抱着双子峰的身子，缓缓走下台去。

竟无一人拦他。

五 血腥淹人味

屠仁杰站在羊角台上。

没人欢呼，没人喝彩，只是有人在静静地看着他。

他杀了多少人？他为了卧牛镇，杀死了多少人？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今天又杀了人，杀了天池峰，又杀了双子峰，他还要杀谁？他太累了，今天再也无法杀人了。

他满身是血，这是天池峰呕的血，双子峰溅的血。十年前他的血也溅在这二人身上。

他看不见羊羔那热情的眼光，他看不见狂侠那阴郁的目光，他也看不见胖子和小孩儿那迷惘的目光，他只知道他很累了，他应该去休息。

他慢慢踱下了羊角台。

人们都避开他，因为他身上仍有那种无形的逼人的杀气。

他慢慢地走，一个人向远处走。

×

×

×

他不知道他应该上哪儿去。

他去找谁？

狂侠说，以后和他有一个公平的了断。还有长白十二峰，他们还剩下了谁？老三迷魂峰、老八立石峰，还有她。她是——封汝申，湖上的结拜兄弟，曾经几乎是他的女人的那个神女峰。他的女人不是她，而是阿妖。对了，阿妖呢？阿妖.....她从羊角台上跳下去了。她死了.....阿妖死了。

他想起来了，他曾经有过阿妖。

他要去找阿妖。

他拨开荆棘，来到羊角台悬崖下。

天已经要黑了，他急急忙忙寻找阿妖。

他要找到阿妖，把她埋起来，埋在天池边，然后等那一日，到了那一日，他要抱着阿妖走进天池。

天要黑了，他什么也没找见。

突然，他看见树上有一条长长的飘带。

他上了树，拿下这束飘带。

这是一条衣带，是阿妖的衣带。因为阿妖不会系，还是他头一回为阿妖系在身上的。

阿妖笑：“活在这人世间天天系这东西，太麻烦.....”

系带上有字。

已经看不清了。

他点着了火把。

系带上有字。

“要找阿妖，卧牛镇，杀虎台下。”

他知道这几个字是她写的，她是神女峰，不是阿妖。

阿妖不知是死是活。

屠仁杰转身就走，从这里到卧牛镇有三百余里，他要日夜兼程。

× × ×

人都向卧牛镇走。

前面是一个人，蓬头垢面，饥则以石投雉，生裂而食，渴则饱饮山泉，伏身牛饮。这人至夜晚便爬在树上，以一条绳子系身于树上，沉沉鼾睡。

他睡觉时，身边至少有三五伙人在守候。

他不理睬这些人，连头都不回，只顾自己向卧牛镇走去。

他身后是天门一鹫印方明和他的徒众。这些人阴沉着脸，不讲一句话。印方明知道这一次十分关键，到了长白山内，他凭手中的报恩令海心澄玉牌，不知能不能阻得六大门派。如果能让他们放手，他此次将一举击杀骷髅人和迷魂峰魏三。杀不死骷髅人，魏三也志在必得。

天门一派后面是笑扫道人与曾刚。

这二人此时反倒有说有笑。他们想去看看这一场仇杀结局。笑扫道人见骷髅人屡屡煞手，就摇头叹息道：“杀戮太重，杀戮太重……”曾刚则望着他不语。

这二人之后是华山派掌门人与六七个弟子。

华山派掌门人鲜三怒不像武三屈，他直至如今也没对他的弟子们下过一道厮杀命令，也没喊他的大弟子将华山派的镇山之宝剑湛庐剑交与他。他只是下令：“跟着，去天池……”众弟子自然听令，如果鲜于掌门一声令下。众弟子以血肉之躯去殉骷髅人那骇人掌力，众弟子都不会皱眉，当立即赴死。

华山派后，跟着峨嵋的清静师太及六七个女尼。这些女人向长白山进发，比前面那几伙人都从容。乘两辆大车，缓缓向卧牛镇走去。

后面还有一些武林豪杰，挖参客、赶山人，都希冀一见这最后之残局。

到了卧牛镇了。

× × ×

屠仁杰来到了卧牛镇。

仍是那一镇荒芜，仍是那残垣颓墙。

来到了杀虎台下。

他辟的那一块坟地又已经长满了草，他走到坟地中间，在那些牌牌面前站下了。所有的牌牌都是新的，都是新立好的。

第一块牌子上写着：

天池峰，长白十二峰之首，五月初五被骷髅人所杀。

第二块牌子上写着：

双子峰，长白十二峰中居二，五月初五被骷髅人所杀。

第三块牌子上写着：

迷魂峰，长白十二峰之三，叛逆，将被长白十二峰中人杀死或被骷髅人所杀。

第四块牌子上写着：

云雾峰，长白十二峰之四，人刚勇，性豪爽，被骷髅人所杀。

第五块牌子上写着：

三奇峰，长白十二峰之五，被骷髅人所杀。

第六块、第七块上均有字，一直排到第十二块牌子。

第七块牌子上写着：

神女峰，长白十二峰之七，与骷髅人曾结拜为兄弟，被骷髅人所杀。

第十一块牌子上写着：

红土峰，长白十二峰中之十一，被老三迷魂峰所杀。

屠仁杰看这些牌子，也费了些时候。

他向后看去，竟然还有两块牌子。

一块是：

阿妖，骷髅人之妻，被骷髅人所杀。

另一块是：

骷髅人，卧牛镇人，被长白十二峰中老七神女峰所杀。

屠仁杰呆了。

他先是一愣：我被杀了么？我被她杀死了？她又被我杀了？他觉得惶惑。他看见了阿妖的那一块牌子，牌子下的坟墓显然是一抔新土。他念念叨叨道：“阿妖，你真死了么？你真的就死在这里了？你真的被我杀死了么？”

他蹲下身子，去挖坟，他双手飞快地挖土，把土扬向四边。

他要见阿妖，他想见阿妖，哪怕她已经死了。他也一定要见她。

没有棺木，没有尸体。

他的手指流血，他慢慢站起身来。

就有人轻轻一叹道：“你现在才想起来找她，不太晚点了么？”

他熟悉这声音，他知道这人是谁。

他转回了头，是她，是她。她就是那想叫他也不得好死的神女峰。

她一身缟素，飘飘若仙，美艳已极，笑吟吟地站在他身后。

他轻轻一叹道：“本来我知道，你不会把她埋在这里的，可我还是忍不住挖了下去。”

她笑道：“我明白。”

她问道：“你想知道她埋在哪里么？”

他点点头。

她笑吟吟道：“她的尸体和李壮的尸体埋在一起……”

屠仁杰脸变了色：“胡扯！”

她一叹道：“这是真话。你如果死了，你的尸体也和我的埋在一起。”

他朗声道：“胡说！”

她诧异道：“你不是和我结拜过么？你不是愿和我同年同月同日死么？你难道说话不算数？我等你报过了仇，然后咱们一起死，好不好？”

她讲生死像讲一场游戏。

他沉声道：“别胡扯！告诉我，阿妖在哪儿？”

她叹口气道：“阿妖死了。”

他又问道：“她在哪儿？”

神女峰展颜一笑道：“你如果能料理得了我，就可以找得到她，否则，你这一辈子至死也见不到她了。”

他牙咬得格格响。

神女峰笑道：“你总不能言而无信吧？你向天下的英雄说一说，你是不是讲过这誓言，与我同年同月同日死？”

屠仁杰看着她，不声响，起身就走。

神女峰眼看着他的身影渐渐远去。

她身边闪出立石峰。

“老七，他会不会跟着咱们？”

她摇摇头：“不会。去灵台洞。”

× × ×

灵台洞外。

云三跳站在洞边。

他正同一个女孩子讲话。这女孩子满脸是笑，早已忘了那生死死的滋味。这女孩子是留人馆的辛草儿。

辛草儿正咯咯笑着，向云三跳讲灵台洞内那三头虎的神奇。

云三跳也笑，为辛草儿那光彩动人的神韵而欢乐。

这时，从坡边上来了十余个大汉，他们抬着一个筐兜。

辛草儿不讲话了，她怕这些大汉。

大汉们一直来到云三跳面前。

十余个大汉一齐跪倒，当先的那人十分慄悍，他跪地不起，以头磕地，恳求道：“请老人家帮忙，一定为我大哥治好这伤……”

云三跳皱了皱眉，去扶大汉。

他不起身，只是磕头。

云三跳踌躇了一下，说道：“好，我可以为他看一看，只要我能救得了他。”

云三跳来到了这筐兜面前。

筐兜里有一个病得很重的人。这人见云三跳来了，只是睁开眼，示一下意，没一丝力气说话。

云三跳看看他的眼睛，又捋袖看看他的手臂，再看看他的胸，试试他的脉，说道：“他没救了，这是寒冰毒掌与赤阳毒掌之毒窜乱了经脉，已经无救了，我没有办法救他。”

那大汉看定云三跳，突然跪了下去。

这时，辛草儿突然失声惊叫起来：“他们是长白十二峰！”

那大汉跪地磕头道：“老人家，不管我们有何仇隙，如果你救了大哥之命，我立时自尽。我立石峰说到做到。大哥如果救下来，没了武功，自然也不会去寻骷髅人报仇的……”

立石峰以剑刎颈，马上就要血溅当场。

他这一剑极快，但云三跳的手指轻轻一点，他臂一麻，剑便递不出去。

云三跳道：“你不必轻生，这没一点儿用处。”

立石峰道：“你救了骷髅人。如果你愿意出手，你也可以救我们的老大。”

云三跳道：“他并不是我救的，我以为他已经死了，把他泛尸在天池，谁知他自有奇遇。至今我也不知他为什么能活。如果你想让他活下去，自然还得问骷髅人。”

立石峰道：“他与长白十二峰势不两立。”

云三跳道：“好，你把他背入洞去，我找骷髅人问他。”

立石峰马上跪下，给云三跳叩头。

云三跳轻轻一叹道：“你不用谢我，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法儿可以救得他的命……”

第十四章 人生一场梦

一 灵台洞外客

灵台洞前。

来了神女峰与立石峰。

两个人在洞前等了半天，等云三跳见他们。

辛草儿出来了三次，她对神女峰说道：“他不愿见你，他说你这个人仍是满身杀气。”

神女峰愣怔了一下：“他不杀人？”她言语之中颇为不敬，满是疑虑。

“我从不杀人。如果有时为了救人，我也偶然杀一两个野兽，但那都是些丧心病狂的野兽，不是真正的野兽……”

神女峰抬头，见到了山羊模样的老人，他不知何时已经悄悄站在了神女峰面前。

神女峰很笃定：“我也从不乱杀人。如今我也只想杀一人，杀了他，是为了让他不再杀人。”

云三跳问道：“你想杀谁？”

“骷髅人。”

“为什么要杀他？”

“他就是野兽，就是丧心病狂的野兽。”

“你杀了他，别人又会来杀你，你死了，你的人又要去杀他。生生杀杀，流血不尽，岂不太蠢了么？”

神女峰轻轻叹口气道：“不会了，我死了之后，再也没人会去杀他们的人了，因为我是自己杀死自己的。”

云三跳默然。

× × ×

神女峰把天池峰从灵台洞中抱出来。

天池峰的脸色成灰黑，人委顿在抬椅里。

她俯身问：“去哪儿？天池？”

天池峰只是会意地眨眨眼。

她和立石峰抬着天池峰来到天池边。

天池一泓池水永远是湛蓝的、清澈的，没一点尘世的污染。

天池峰看着天池水，突然轻轻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说得轻，但神女峰与立石峰都听明白了。他说的是：“我算个什么天池峰……这才是天池。”

身前身后渐渐围上来一群群人。

沙滩很洁净。远处大石峰上，站着笑扫道人与曾刚。沙滩另一边是华山掌门鲜三怒及其门人。

更远处有峨嵋掌门清静师太与峨嵋人众。

还有大侠宋冰儿与芦灵。他俩身后是唐云、唐月。有偷王，有麻杀。

还有一伙人是狂侠、小孩儿、胖子和羊羔。

从沙滩边向他们最先走来的是两个人，两个人身前身后，只差那么丈把远。

奇怪的是，走在前面的是迷魂峰魏三，走在后面的是骷髅人屠仁杰。

× × ×

骷髅人跟在魏三身后走了一天。他始终是在魏三身后，只差那么一丈远。

魏三先头还紧走慢走，后来他索性慢慢走了，骷髅人如果想杀他，什么时候乐意杀就杀好了。

可骷髅人不杀他。

骷髅人为什么不杀他？

走到了神女峰与立石峰面前，魏三站住了。

他看着天池峰，突然落下了泪。

魏三说了话：“我怕。不是怕死，是怕不能对你们说出这一句话。”

神女峰问：“你想说什么？”

魏三一叹，道：“本来想说的，看见了天池水，就什么都不想说了……”

魏三看看神女峰，又看看立石峰，一扬手，叭地一声，那仗以扬名的奇门兵器白蜡杆子飞到了天池水里。

白蜡杆子漂漂荡荡向湖心漂去。

魏三回头问骷髅人：“你为什么不杀我？”

骷髅人只是冷笑。

魏三回头问神女峰：“你的匕首呢？你杀不杀我？”

神女峰摇摇头，声音暗哑：“我何必杀你？”

魏三对立石峰道：“老八，你杀不杀我？”

立石峰瓮声而答道：“我为什么要杀你？”

魏三惨笑道：“骷髅人，你瞧，你想杀我，我的兄弟们都不屑于杀我。他们不是可怜魏三，是瞧不起魏三……”

他笑罢，流下了泪水。

他看定神女峰：“老二死了，我把他埋在了卧牛镇……”

神女峰点点头。

魏三朗声对立石峰道：“只有我、老二、老大死后才应该埋在卧牛镇，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立石峰答道：“我明白。”

魏三大笑道：“好，我们兄弟之中，你与老七是最该受人神护佑，否则，人神不公……”

魏三慢慢转过了头：“骷髅人，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骷髅人声音冰冷：“什么秘密？”

魏三道：“你父亲是我杀的，卧牛镇也是我带人屠的。可我当时，对你起了怜悯之心……”

骷髅人抬头看魏三，魏三的脸突然变得狰狞，恐怖，他倒地而死。

× × ×

神女峰看着骷髅人：“你只跟着他，不杀他，像一只猫玩老鼠？”

骷髅人冷冷道：“他不是老鼠，他只是一只蜂子。”

神女峰道：“他不如你，他只是杀人，杀过许多人，他杀人时没你这么津津乐道。”

骷髅人：“我没杀他。”

神女峰突然狂笑道：“你以为他怕你杀？他只不过想匆匆回来告诉我，他错了。他并不怕被你杀……”

骷髅人：“可他死了。”

神女峰道：“你杀不死他，他自己杀死了自己。”

骷髅人不讲话。

神女峰道：“我一定把他埋在卧牛镇外，但你记住，那里的牌子要重写：长白十二峰中老三迷魂峰，自杀后嘱人埋于此地。”

神女峰道：“不管怎么死，只要不被你杀死就行。长白十二峰耻于死在你这个狂人之手。”

骷髅人看着神女峰道：“你杀死了阿妖，我也一定要杀了你。”

神女峰冷笑：“你杀死了李壮，我是不是一定要杀死你？我说过，你应该死得比别人更惨。”

骷髅人长长一叹道：“那样最好。”

× × ×

天池峰突然向立石峰说了句话。

他的话音很轻，立石峰和神女峰都没听到。

神女峰这时看了看天池峰，突然问骷髅人道：“你当初被人重伤，是怎样死而复生的？”

骷髅人看定她，淡淡一笑道：“你以为我会告诉你用什么方法去救天池峰？我没这个法儿，就是有这个法儿，我也不会告诉你。”

神女峰淡然一笑：“我早知道你这个人无情无义……”

骷髅人道：“你怎么会知道？”

神女峰悠然长叹道：“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躺在棺材里，让他的朋友为他烧纸痛哭而心中坦然的……”

骷髅人无语可对。

× × ×

云三跳不知何时也站在了他面前。

骷髅人问：“你.....你也想让我说我是如何活下来的？”

云三跳摇摇头，不语。

骷髅人问：“是你.....要救他？”

云三跳点点头。

骷髅人禁不住大声问道：“你为什么要救他？他杀人无算，他是长白十二峰中的老大天池峰！”

云三跳道：“他像你当年一样，只是一个马上就要死了的病人。”

骷髅人不讲话了。

云三跳问：“你说，他用什么方法可以救活？”

骷髅人牙咬得格格响，他毅然抬头，说道：“只有我与阿妖知道他怎样才可以活命。阿妖死了，我不会告诉你的。”

云三跳不讲话了，他没办法，只要骷髅人不讲，他就没法儿救活天池峰。

× × ×

这时，大石后就有人轻轻叹气，从大石后走出来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人。

是一个披着一头垂瀑长发的女人，她赤裸着身子，只用一块兽皮遮着羞处。

她是阿妖。

骷髅人一看见阿妖，马上就愣住了，他想说话，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只觉得有一什么东西辣辣地冲向他的头。他的话就没了，只是呆呆地看着阿妖。

这是在水中世界的那个阿妖的模样。

阿妖在笑，她坦然地对着那些淫邪的、气愤的、不解的目光。

由于她读不懂这些目光的含义，所以她很坦然。她在笑，她笑得天真、无邪。

于是，所有凝眸注视阿妖的目光也渐渐没了淫邪，没了猥亵，只有惊奇与赞叹。

天池边，一泓碧水边，生出了这么一个女妖似的女人来。

阿妖笑嘻嘻地说：“他不说，我说。”

× × ×

天池，一个童话的世界。

池边，站着一群想杀人的人。

阿妖不想杀人，她只想救人。她讲山洞，讲天池深处那个山洞，讲洞中的十七年，讲梦得鱼，讲她的父母，也讲她与骷髅人。

阿妖的声音很好听。

所有的人一时都忘了仇隙，都忘了杀人，都听得悠然神往。那是阿妖的世界，是他们的一个陌生的、永远不会熟悉的世界。

只有骷髅人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他不愿意想这些，他不想听这些。

云三跳急急问道：“梦得鱼？是不是一尺多长，身形如鳗，长有七星鱼一样圆圆吸盘口的黑鱼？”

阿妖笑着点点头。

云三跳道：“天，真的有这种鱼？黄帝素经曾经提过它的，说它是人不易见的，奇寒之水中可见，但无人见得。你却有这福份，吃过它？”

神女峰与立石峰面有喜色，看着云三跳。

但云三跳突然叹了一口气。他这一叹，让所有的人都明白，天池峰仍然无望。既然其洞已毁，属已无望，又何必说如何去救人？即是仍有那洞，谁入得百丈水下？人不入洞，即已死去，入得洞去，只怕是人的魂魄了。

神女峰与立石峰也明白这一叹的意思，便垂首不语。

阿妖就对云三跳说：“你说，没有办法么？不能救他了么？”

她一脸急迫神色。

云三跳缓缓望去，望见阿妖那急急神色。

他忽然心中一动。

也许有办法。阿妖与天池峰不识，就这么热心，让他心中感动。他看看阿妖，又看看骷髅人，想只有这两个人经过那一场奇遇，百千年不遇的一场奇遇。骷髅人恨天池峰入骨，但阿妖不明白恨，她只懂得热心，懂得爱。

天池峰看上去昏昏迷迷。

云三跳对阿妖说道：“也有一个办法……”

阿妖问：“什么办法？”

云三跳轻轻地说：“血，用你的血……”

阿妖问：“用我的血可以救他么？”

云三跳点点头：“也许行。”

阿妖拊掌咯咯笑道：“哎哟，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可以把血给他……”

骷髅人突然一声喝斥：“阿妖，你不能给他血！”

阿妖漂亮的双眼睁得很圆：“为什么？”

骷髅人：“他是我的仇人。”

阿妖不解地问：“他跟我没有仇啊。”

骷髅人：“但他和我有仇，而你是我的人。”

阿妖问道：“我是你的人？那我就不给他血了。你是不是我的人呢？”

她问话真挚，但也一句问住了骷髅人。

他一时茫然，他是谁的人呢？

阿妖也有点糊涂，她仍在念叨：“我是你的人。但你是不是我的人呢？我是你的人就不能救别人了么？他是你的仇人，可不是我的仇人哪……”

众人之中，谁也无法向她说得清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阿妖永远也不明白这个人

间世界。

阿妖轻盈地在沙滩上走过去，众人都是高手，突然都发现她那步法是一种绝世的武功，她踏在沙滩上，竟没有一点儿脚印。

她不知众人为什么诧异，只是站在云三跳面前，笑盈盈说道：“把我的血给他吧。”

× × ×

众人就眼睁睁看到了奇迹。

云三跳用针扎在阿妖的手背上，血就一点点流出，他又用针扎了天池峰的血管位，两手摁在他与她臂上，让他与她孔相接，但见有血流向天池峰体内。

这是众人听也没听说过的截血之术。相传三国时华陀会这神术。因人气血巡行三十六周天时可测，便在走臂血之刹那采血，用功力逼吸入另一人体内，这是神异之术。

天池峰的脸上就淡褪了灰黑色。

他醒过来了。

阿妖给了天池峰一次血。

云三跳说道：“你可能有救了。是这位姑娘给了你血，也许你这一次又会有了奇遇，功力又更高了，但愿你活下去，不想再杀人。”

天池峰看看他，不讲话。

他看见了阿妖，也看见了阿妖身后的骷髅人。

他问道：“姑娘，你是……他的人？”

阿妖笑，笑得像明艳的太阳，她点点头，想了想，又轻轻摇了摇头。

天池峰问：“他让你……”

阿妖摇头。

天池峰点点头，他明白了。

神女峰这时低下头，向他讲述阿妖能够救他的秘密，她用很少的话语讲了一个很长

的故事。

天池峰看定了天池水，一语不发。

云三跳看着天池峰，笑。

天池峰道：“谢谢你救了我。”

云三跳道：“不是我，是这位姑娘。她如果给你五次血，你就差不多会活下去。”

阿妖咯咯笑：“五次也行，十次也行，只要能救活人。”

天池峰说道：“多谢姑娘。”

他回头向神女峰和立石峰轻轻说了几句话。

二人在犹豫，天池峰轻轻地但坚决地说了声：“快去！”

就有三个大汉去拿来十来根树干。

他们把这树干捆绑在天池峰的坐椅扶手边。

人们也渐渐看出了天池峰的心意，都瞠视着他们。

天池峰的坐椅两边各绑了十数根树干。

神女峰、立石峰和他们随身所带的大汉们都跪倒了。

天池峰很衰弱，但在笑，他说道：“各位听真了，世上没了长白十二峰这些人了，老八，你还是去打猎的好，是不是还可以过得下安稳日子？秀儿，你不是什么神女峰，都是瞎扯淡，你只是老七的女儿，我们的秀儿丫头。你再别去打打杀杀的了，听话……”

立石峰和神女峰都哭。

天池峰突然一笑道：“抬起来，送我走！”

× × ×

立石峰、神女峰和几个大汉抬着天池峰，向天池水中走去。

阿妖大惊，她冲上去扯住坐椅：“你不能去的，水里没了石洞了，洞里已经没有梦得鱼了，真的，一条也没有了，你还是用我的血吧。这位山羊伯伯不是说你可以用我的

血么？五次，十次都行啊.....”

天池峰一笑道：“姑娘，我可以去，也许我会找到山洞呢，是不是？也许鱼又都回去了呢，对不对？”

云三跳道：“天池峰，你这何必？”

天池峰一叹道：“老前辈，死与活下去哪一个更难些？”

云三跳：“活下去更难些。”

天池峰一叹道：“我想容易点儿，再说，弟兄们等我.....我已经晚了。”

云三跳轻轻拉开手攀坐椅的阿妖。

神女峰等人把坐椅放在天池水中。

树干有浮力，坐椅中的天池峰不动，坐椅半沉入水，天池峰的胸、颈、头露在水面。

坐椅慢慢向天池中漂去，越去越远。

天池峰的头变成了一个黑点儿。终于什么也看不见了。

阿妖问骷髅人：“你为什么不拦他？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山洞已经没有了，鱼也没了？你为什么不说话？”

骷髅人看着她。

阿妖流下了泪：“你告诉他，他就会信了，我一个人说，他不信。”

骷髅人突然一笑：“他也许还会找到一个山洞，找到另一个阿妖的。”

阿妖叫道：“不会了，再也没有一个阿妖了，阿妖已经到了人间了。”

骷髅人道：“你不是另一个阿妖，你怎么知道没有阿妖了？”

阿妖语塞。

骷髅人问道：“阿妖，如果是他进了你的山洞，你救不救他？”

阿妖点点头。她当然要救。

骷髅人又问：“你.....也会和他.....过夜？”

阿妖想了想，也点点头。她当然会，他是男人，她是女人，男人女人就会过夜。

她突然惊讶地见到骷髅人的脸变了，变得比在山洞里她刚看见时的还可怕。她不知道他脸上现在正写着嫉妒、仇恨、恶毒这么多字眼，只知道他这时的模样最可怕。

她吓得讲话也变了声儿：“你？你怎么啦，你.....”

× × ×

虽然有许多人在身边，阿妖还是不掩真情。

阿妖的目光只在他身上：“我跳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骷髅人说道：“我来找你了。”

阿妖：“你当时为什么不来？”

他说不出。

阿妖说道：“她说对了，你根本不想我，只想报仇，只想杀人，对不对？”

骷髅人看着她明净的脸，木然地点了点头。

阿妖对他笑一笑，显然没什么信心：“你和我走，咱们一起走，有什么吃什么，不杀人，好不好？我想你，我想和你过夜，想了好几天，好想.....”

阿妖脸红了，咯咯笑，羞涩而又调皮。

她觉得这羞涩好快活，冲激了她的血。

骷髅人慢慢挣脱了她的手，他冷冷说道：“阿妖，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办。”

阿妖很天真，昂着头，笑吟吟地说：“你还有什么事？好，我等你.....”

× × ×

骷髅人看着神女峰与立石峰。

立石峰突然说道：“我可不想让你看我自杀。我成全你吧，让你杀了我！”

他说罢就冲上来，狠下杀手。

骷髅人就飞身迎了上去。

阿妖的身形也很快，一瞬间就站在了他面前：“你不能再杀人啦！”

他一甩手，把阿妖甩在了一边。

阿妖呆了，呆呆地坐在沙滩上，看着他与立石峰搏斗。

× × ×

这一场搏斗很惨。

这是兀鹰与兔子的搏斗，这是狼与鸡的搏斗。

立石峰五招之后，脊背上就被骷髅人抓成血淋淋一片。

骷髅人一边嘶吼：“杀——，杀——，杀——”，一边手疾眼快，连连出掌，将立石峰的脸打肿，人摔在一边。

立石峰趑趄起身，又吼着冲上来。

骷髅人又把他打倒。

立石峰挣扎着要起来。

× × ×

这时，三个人身形一飘，站在了骷髅人面前。

这是笑扫道人、曾刚与华山掌门鲜三怒。

笑扫道人与曾刚都面有怒色，华山掌门人手中握着那一柄一向只由大弟子握着的湛庐宝剑。

鲜于掌门缓缓说道：“我等不及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应该早一点杀了你，为我师弟武三屈、徒弟四人报仇……”

骷髅人道：“你可以等我与长白十二峰的事了断之后……”

鲜于掌门脸色如冰：“你说话竟如此无人味，我为什么要等？我本来想等了，但我突然不想等了，我想马上杀死你！”

笑扫道人突然也说：“我也改变了主意，我也想杀人了，我也只想杀一个人，那就

是你。”

他目光凛凛，看定骷髅人。

曾刚道：“我也想杀人，而且我想，如果峨嵋清静师太想插手的话，淮阳门不怕与峨嵋一二百年的交情毁于今日。我也想向清静师太讨教几招。”

清静师太突然一叹道：“峨嵋不想杀人，只想救人。”

曾刚问：“一味杀人之人也救么？”

清静师太一叹，不语了。

唐云唐月也突然跳到了骷髅人面前：“我们也变了主意了，不想杀那个胖子，只想杀你了。”

骷髅人突然仰面大笑道：“这么多人想杀我，你说说看，我杀谁去？我杀谁？来吧，你杀不了我，就得被我杀！”

华山掌门人鲜三怒目光炯炯，正欲拔剑。

突然一声狂吼从人群中炸起：“谁杀他，我跟他拼了！”

这人声如雷吼。

众人一看，正是刚从地上爬起来的立石峰。

他脚步踉跄。

他几乎又栽倒。

神女峰扶住他，扶他来到了骷髅人面前。

立石峰道：“七妹，你放开手……”

神女峰放开手。

立石峰冷笑道：“你以为你杀死了我？远着哪……”

他一扑又击向骷髅人。

骷髅人身子一闪，他又要倒下。他双臂一抱，抱住了骷髅人的双腿。他的双手还很

有力气，他想弄折骷髅人的腿。

骷髅人一脚把他踢飞起来，直飞向几丈外，叭地摔在沙滩上。

他只有气喘之力了。

神女峰凑上去，跪在他身边。

立石峰道：“老七……你扶我……坐，坐起来……”

神女峰满面是泪，扶他坐了起来。

立石峰脸已摔得不成样子。

他望着神女峰道：“七妹，你好好……”

神女峰神色黯然：“你以为我可以苟活？你放心……”

立石峰说道：“我不是说你，他丧心病狂，你又何必……你要走，离这儿远远的……走……”

立石峰身子一挺，不动了。

神女峰放下立石峰，她吩咐几名大汉将立石峰抬下山去。

几名大汉默不作声，只是跪下向她磕头，然后抬起立石峰的身体向山下走去。

二 仇比亲更近

天池突然起风，风吹皱一池春水。

众人都等待着，等骷髅人与神女峰。

连华山派掌门鲜三怒、武当笑扫道人、淮阳门曾刚都默默退至一边，等神女峰。

他们似乎认定神女峰比他们更有条件讲话。

神女峰突然咯咯狂笑，她用力一震，发辫便飞散如蓬。长发临风，直如箭矢。

她狂笑戛然而止，突然对骷髅人说道：“我活的年纪太小，竟不知世上还有你这种人……”

骷髅人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神女峰惨然一笑道：“真该早早地就杀了你。”

骷髅人道：“现在还来得及。你动手吧……”

他慢慢走到了神女峰面前。

他可以感受到她的披发，长发如矢，散乱如箭，箭箭直射向身后的天池。

神女峰很漂亮，众人神色为之一夺。

她淡淡说道：“你可以杀了我。我不想动手。”

骷髅人说道：“我不想杀不还手之人。”

神女峰咯咯笑道：“别假惺惺装正经了，你为什么不说只要是你的仇人，他好也罢，坏也罢，总得被杀？”

她扬头向众人朗声道：“诸位明鉴，这位骷髅人去年和我有八拜之交，义同生死，今天他要杀我了，当然我也要杀他！”

她向骷髅人道：“我说过，你会死得很惨……”

骷髅人道：“和你结拜的人是古楼，不是我。”

神女峰也道：“和你结拜的也不是我，是封汝申。所以你想杀死我，尽管杀好了。”

骷髅人道：“你别激我，我现在还不想杀你。”

神女峰道：“对，对。好，好，我也不想死，我想看你和我一起死。”

众人皆默然。

× × ×

唐云和唐月渐渐走近。

唐月道：“唐家也杀人，但从来不派一个弟子在江湖上走动半年以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骷髅人冷笑：“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

唐月道：“这是一个秘密，唐家不向世人道出的秘密，如今我可以告诉你。那是因为唐家的祖宗早就明白这一个道理，杀人如同吸毒，会上瘾的。无论谁在江湖上走动几个月，都会被叫回唐家，感受大家庭的嬉笑天伦，知人与人之间还有温暖，否则，这人血必然冷了，只知一味杀人。你知道世上什么人最可怕？”

骷髅人摇摇头。

唐月道：“只为了一个目的活着的人最可怕。不管这个目的是什么，金钱、权势、美女，哪怕是杀人。”

骷髅人冷冷地看着唐月，说道：“你是唐家的子弟，又是唐大先生的儿子，所以受老人教诲多一些。你把这些道理告诉我这个无亲无故、无肝无肺的人有什么用？”

唐月道：“我希望它有用。”

骷髅人道：“没用的。”

唐月低下了头，他半天没有讲话。

他掏出了一双鹿皮手套。这是天下人人人见之惊心动魄的鹿皮手套。

如果你聪明，就不要让唐门弟子戴好手套。如果你想活命，就应该在他戴手套之前就做好两件事，只有这两件事才可以让你有活命。一是永远不要让他戴好这手套。用剑用刀用枪，反正得快，快点斩下那一只手来。这可以保住你的命。二是马上转身逃走，跑得要快，轻功要好，好得让他一掏出那些淬毒的暗器，你已经没了踪影。人们把这两种人分别称为英雄和孬种，但都在心里暗暗称赞这两种人都很聪明。

江湖上的人如果知道面前站着的是唐家子弟中的黑手唐月和金针度劫唐云的话，大多数会选择后面一法：逃。

因为你的剑再快，也可能快不过唐月和唐云的暗器。

× × ×

唐月曾和关东侠客宋冰儿有一次豪赌。

赌快。

唐月站在对面。宋冰儿持剑，唐月双手空着，戴着鹿皮手套。

宋冰儿剑抓在手，唐月的双手尚未探向革囊。

双方只赌一件：或是宋冰儿剑先出鞘，或是唐月暗器先出手。

宋冰儿是关东侠客，手自然不会慢。单是拔剑。也叫峨嵋、武当、崆峒的许多剑道耆宿望尘不及。

但一连三试，都是宋冰儿败北。

他只用一瞬间功夫，剑便出了手。

头一次他没看清，手中剑甫要脱鞘，便觉鞘身一震，原来是唐月掷了一枚暗器，暗器打在剑鞘上。

宋冰儿暗暗吃惊，但心中不服。

第二次他更快。

他左手一用内力，右手剑向上飞，左手剑稍向后退，那势道如双龙分水。

这一回他又感到了剑出手时一震，一枚细细的蚊针击在了他的剑身上。

他的手哆嗦一下。

宋冰儿一叹，低头凝思半晌，又看唐月的立姿。

唐月仍是双手施施然放松于身侧。

宋冰儿想，他双手去探囊取物，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手中已有剑更快。

但偏偏唐月就更快。

宋冰儿就求再试一次。

这一次他凝神注目唐月的手。

他终于看到了唐月的秘密：唐月的手并不探向革囊，而是革囊一振，唐月的手指一擒，一弹。

唐月的手比他的右手走的路短。

朱冰儿的剑已出鞘，但唐月的暗器已奔剑尖而来。

宋冰儿明白，如果不是赌胜的话，唐月三次出手，他就在地狱里走三回。

宋冰儿极佩服唐月，但唐月叹了口气，让他英豪之气更减几分：“你要是遇见唐云，就不像我这么容易了。”

唐云又怎么样？难道比唐月更快？

唐月叹道：“你知道我在发暗器。可唐云你根本见不到他出手。如果你知道他已经出手了，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 × ×

就是这唐月与唐云站在骷髅人面前。

如果唐月出手，骷髅人还可以接下的话，唐云一出手，他是不是就会没有命在？

狂侠身边的胖子与小孩儿想站出来，但他们没动。他们知道，如果一动，暗器必然会先招呼他们，那样他们就会先倒地而死。

唐月冷冷说道：“我看，你也就死去算啦，一个人如果活在这世上，没人以为你该活，你是不是得马上去死？”

骷髅人抬起了头，低声说：“好，那就死。”

唐月说时，手就动了。

唐月的手是黑手，黑手动起来就绝不会留情。

暗器飞向骷髅人。

这是十几枚暗器。

唐月可以用一枚暗器打在宋冰儿墨玉剑之先，但唐月知道不能用一枚暗器使骷髅人受伤，他掷出了十二件暗器：五枚铁蒺藜、五枚星钉、二枚毛针。

唐月知道，这一动准可以杀死骷髅人。

他听见了暗器打在人身上的声音。只有唐月这样的暗器高手才知道暗器打在人身上的那声音，他能感受到。

至少有三枚铁蒺藜、两枚星钉打在骷髅人身上。

如果别的暗器能打中，那两根毛针更是必中，这毛针才是杀人针。

唐月很高兴，他笑了。

可他的笑僵在了脸上：骷髅人仍直挺挺地站着，没倒下，脸上也没什么痛苦。

他脸上应该很痛苦才是。

但骷髅人只是冷冷地僵着脸，一动也没动。

他轻轻伸出手来，从身上拿下暗器，那些暗器只是嵌在他的皮肉上，他冷冷一笑道：“我劝你，下次如果听说有人同时练成了寒冰掌与赤阳掌，千万不要把唐家这些破玩艺儿往他身上扔。”

唐月呆住了。他又想去掏暗器。

唐云拉住了他。

唐云的脸色也惨白，他轻轻说道：“既已无功，何必再试？”

唐月低下头，二人退到了一边去。

× × ×

狂侠叹了一口气，走近骷髅人

骷髅人低下了头：“师父.....”

狂侠惨然一笑道：“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不是你的师父，我只是传了你一点功夫。你现在可以完成你的心愿了，你可以杀了我.....”

骷髅人看着狂侠，似幻似梦。

他是不是在这个胖老人面前长大的？他记得父亲更多些，还是记得这胖老人更多些？他发誓要杀死一切害卧牛镇之人，其中就有这个狂侠。

狂侠梦哈哈脸上没了笑，也不打一声哈哈，他只是冷冷地看着骷髅人。

骷髅人不知道他该不该出手。

他心里茫然，但真气盈于胸，双臂很有力，人向狂侠一步步走去。

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向狂侠出手。

× × ×

云三跳竟站在了他面前。

云三跳说道：“他救了你.....”

骷髅人心里恍然，他一口一口呕血，血呕没了，那时他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狂侠梦哈哈与关东巫医云三跳救了他。他是不是不该向狂侠出手？

但他这时眼前又出现了卧牛镇，那一片土地上流血成河，男人们在死斗，护着杀虎台，刀枪之声格格不断，终于一个个都倒下了，最后只剩下了他与父亲。父亲为他扔下了刀，甘愿引身受戮。父亲看了他一眼。他是卧牛镇的男人，他身上有那块卧牛镇的信物，那一块玉牌。

他的手缓缓伸了出去。

“叭——”，一掌击实，击在狂侠肩上。

狂侠不曾用功抵御，便身子一飘，被击飞出去，落在沙滩上。

“师父！师父！”从人群之中飞出来一个人，那是小孩儿。

他只剩下了一只手，他用一只手去扶狂侠。

狂侠嘴角沁血看着他苦笑。

小孩儿一咬牙，站了起来。

他走到骷髅人面前：“你不是人，你是个鬼！”

骷髅人脸面上无任何表情。他早已不是人，如今又能说什么？

小孩儿站起身来，昂然道：“咱们来斗一场.....”

骷髅人说道：“你别来搅浑水，你到一边去。”

胖子走过来：“你嫌他命贱？那就再陪上我一个。”

骷髅人叹道：“我的大事一了，我自然能给你们一个了断。”

× × ×

神女峰突然咯咯大笑。

骷髅人问道：“你笑什么？我说到，就一定做到。”

神女峰一字一句地说：“你一遍又一遍地说，不觉得有些无耻么？你只有一条命，既要赔师父，要赔江湖，还要赔情义，赔女人，你的命怎么这么金贵？武三屈呢？凑热闹呢？华山弟子呢？李壮呢？侯雨呢？你在客店里杀的那使刀人呢？还有阿妖呢……还有我……”

骷髅人怔住了，他不知如何回答。

神女峰悠悠而问道：“请问，你这一条命赔谁？”

× × ×

骷髅人望着眼前这一群群人。

他觉得很累，杀人并不很累，和这些人讲话累，如果只杀人不讲话，像长白十二峰中的天池峰双子峰迷魂峰他们那样，就不大累。如果只讲话而不杀人呢？行不行？怕也不行。

他的眼前飘飞着父亲死时那头发，那身姿。

他吼喊道：“杀——，杀——，杀——”

这嘶吼不类人类。

× × ×

小孩儿鄙视地看他：“咱俩来一场，试一试，怎么样？”

骷髅人：“做什么？”

小孩儿：“赌啊。别看我左臂没了，还有右手，来！”

骷髅人道：“好。”

小孩儿掏出三只骰子。这是玉石骰子。

这骰子是留人馆的。

骷髅人闭上眼睛，不看骰子，不想留人馆：“你先掷还是我先掷？”

小孩儿道：“当然是你先。”

“赌什么？”

“赌命。”小孩儿笑：“我输了，这条命你愿杀愿砍由你。你输了，反过来也一样。”

骷髅人不敢看他，只是双目凝视沙滩，说道：“你还是个孩子，不能赌这个。”

小孩儿笑：“怎么干都由你？那也太不公平了。”

骷髅人道：“好，我赌。”

骷髅人先掷，骰子向上一飞，三子在空中飞下，他三指一接，三粒骰子稳稳立在指尖上：四五六。

小孩儿抓过了骰子，他说道：“我没你那指尖停骰子的本事。”

鲜三怒在旁一见，手一扬，一物缓缓飞至他面前。

这是一块晶莹透剔的玉牌，是华山掌门人的信物。

鲜三怒笑道：“三粒骰子落在这玉牌上想必不难……”

小孩儿一拱手：“多谢掌门人厚爱。”

小孩儿用一只右手抓起了骰子，胖子为他托着那一枚华山掌门的信物。小孩的右手很嫩，也有点抖。如果是小孩儿的左手在，他一定会掷出个豹子六来，他闭上眼也会让骷髅人败北。可他的左手没了，只有右手，他会掷出来个豹子六么？

他的手轻轻一抖。

骰子落在玉牌上：四、四、六。

少了一点儿，他偏偏少了一点儿。

小孩儿很失望，连骷髅人也随之叹了一口气。他显然也很失望。

小孩儿的脸色惨白。

他向华山派掌门人鲜三怒跪下去，归还那玉牌。

他站在骷髅人面前，笑道：“好，你让我怎样死？”

骷髅人看着小孩，他的一条空袖子在飘舞。

骷髅人说道：“你还小，不懂……你走吧。”

小孩儿一举手，要一掌击在百会穴上

云三跳一出手，在众人惊呼之中扯住了他。

云三跳连点他七道大穴，命胖子把他送去灵台洞。

云三跳道：“你带他回去，不许来这里，这里没你的事了。”

胖子点头，携小孩儿而去。

× × ×

骷髅人躬身低头，等云三跳吩咐。

云三跳道：“狂侠知你是卧牛镇人，偏又要救你，我不想救，他偏要救，你说为什么？”

骷髅人不答。

云三跳问：“你知道他救过你，你也要杀么？”

骷髅人咬牙，点点头。

云三跳道：“他救了你，又救了你母亲，送她去峨嵋山。这事儿清静师太可以为证。”

清静师太道：“老尼确实是受狂侠之托，才收冷面为徒的。”

骷髅人道：“母亲已死了。”

云三跳道：“人活着，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你明白么？狂侠平日不告诉你么？”

骷髅人道：“师父只告诉我要快意恩仇。”

云三跳转身看着狂侠道：“你.....你可真是一个糊涂虫啊.....”

骷髅人看着云三跳、狂侠道：“我不知道人活着有什么趣儿，只知道该为镇人报仇.....这也是你们教我的.....”

云三跳突然狂笑道：“好，好。我看你此时的经脉比十二三岁时还乱，简直是不可救药了.....好，就让我来接你几招如何？让你也知道，赤阳掌与寒冰掌也不是不可抵御的上乘功夫.....”

突然，清静师太口宣佛号，说道：“云前辈请等一等。”

清静师太走到了骷髅人面前。

骷髅人见清静师太鬓丝如雪，心中一酸，几乎落泪。

清静师太道：“你为什么不去少林？出家人无嗔无怨，这有多好。如果你乐意，我可以亲自从这里带走你，任何人也不能拦住蛾媚的.....”

骷髅人摇头道：“不，师太，我不能去。我不能去少林。无论出家入世，我都没家，我是个没家之人。”

× × ×

鲜三怒道：“你该为我师弟武三屈还命来.....”

笑扫道人与曾刚亦慢慢上前。

华山派人、淮阳派人、武当派人都围上来了。

云三跳回身扶起狂侠，把他带到一边，为他疗伤。

三 骷髅人之死

阿妖走到了前面。

她用身子护住骷髅人，与他背脊相抵。

骷髅人低声叱道：“阿妖，你走！”

阿妖道：“洞没了，爹娘没了，再没了你，我走去哪里？我一个人怎么活？”

骷髅人心一酸，想她这话也是的，没人照应，她怎么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阿妖对周围人颤声说道：“你们.....就非杀他不可么？”

周围的人不作声。

鲜于掌门手里的剑已出鞘，笑扫道人、曾刚都准备出手。

阿妖的嘴唇在抖。

她把头偎在骷髅人颈边。

“他们一定要杀了你，是不是？”

骷髅人沉声道：“对。”

阿妖道：“你就不会不杀人？”

骷髅人道：“你不杀人，别人就会杀你。所以你只好杀。”

阿妖笑得脸色苍白：“不，你说什么，我从来都信。可这一句话，我就不信。我不杀人，别人怎么会杀我？”

骷髅人道：“如果有人硬要杀你的亲人呢？”

阿妖叹了口气道：“那好，我就自杀，让他们杀不成我。”

骷髅人大吃一惊，他觉得不妙，想回身去看阿妖。

晚了，一柄匕首正插在阿妖的胸前，血流如注。

她看着神女峰道：“你瞧，我答应你.....杀他。但杀不了，只杀了我自己.....”

× × ×

骷髅人把阿妖放在沙滩上。

天池边一阵平静。

天池仍是一片湛蓝、一片深绿。

天池水里还有没有那个阿二了，那只曾与阿妖相依为命的怪兽？天池底还有没有那个怪洞了，里面有没有一池怪鱼？

华山派人、天门派人都围住了他。

他叹声很轻，但很绝望。

他一纵而起，嘶吼了一声：“杀！杀！”

这一声嘶吼比平时更尖厉，声音几逼破声，使周围人心神一凛。

笑扫道人的扫帚、曾刚的双爪都急急护住自己。

华山派掌门人鲜三怒的剑出了手，逼在骷髅人臂上。

一剑从身后透胸而入。

这是天门一鹜印方明。

骷髅人回头逼视他，冷冷笑着，他刚才只是嘶吼，并没出手。

骷髅人一剑透胸，居然不死。

难道他的心脏没有受伤？

他瞪眼看着神女峰道：“我.....要死了.....你杀不成我。”

神女峰道：“我说过，你会死得更惨。”

骷髅人一笑：“活着.....比死更累.....”

神女峰望着他，不讲话。

骷髅人抱起了阿妖，向天池走去。

他身插一剑，人仍走得很直。

他没回头，他怕回头。

× × ×

天池吞得下一切生命。它又变得平复如镜。

狂侠流了泪，云三跳点了他的穴，让他不能激动。

云三跳一叹道：“我来自诩，以为救人不易，活人一命，自然是无量功德。可救了他，你说，对，是不对？”

狂侠不语。

宋冰儿看着芦灵，他才看见芦灵的额头上有几道细细的皱纹。奔波江湖，人已近老了，何必总厮杀拼命？

宋冰儿默默地提起墨玉剑，扬手一送，剑叭地飞入天池水中去了。

芦灵惊愕。宋冰儿拉着她，悄悄下山去了。

× × ×

眨眼间，人皆走散。

有两个女人哭了，这是羊羔和辛草儿。

她们要留在灵台洞，但答应了云三跳的一个要求：不练武，不谈复仇。

天池边只剩了一个女人。

她是神女峰。

她怎么办？

她手里仍然有那一柄徐夫人匕首。

她像阿妖一样，把它刺在心中？还是和骷髅人一样，自己走进这深深的天池水中？

她看水边，水边如镜，泛上一个一个骷髅人那形如鬼魅的骷髅脸面，她只好匕首冲着心窝，紧紧闭上了双眼.....

(全书完，→孙悟空←录校)